武俠世界

可憎雪人 雪人與海怪多少年以來一直引起世人的爭論，本期的「可憎雪人」一文將作更深入的描寫。到底在冰天雪地裡有些什麼可怕事情發生？



$2.00

848

◀編　後　話▶

一場風雲變色、血腥飄溢的大混戰，今期在「血鸚鵡」故事中上演：武三爺和甘大頭經過一番拚命殊死鬥，結果同歸於盡………大廳上屍骸狼藉，血洗華堂！王風呢！他置身何處？血奴為什麼對李大娘恨意如此之深？今後「血鸚鵡」故事更有高潮迭沸熙的發展，請千萬不要錯過。

＊＊＊　　＊＊＊　　＊＊＊

「龍虎殺手」情節變生肘腋，幽邃莫測！「龍劍」公冶長跌入苗箭和血觀音所佈陷阱後，作垂死掙紮搏擊血觀音之際，突中暗算。他的安危怎樣？是凶是吉，下期分解。

＊＊＊　　＊＊＊　　＊＊＊

「可憎雪人」是今期巨型「鐵拐」故事，閱讀之際，有如呂偉良三俠帶領你暢遊尼泊爾，攀登世界最高額菲爾士峯之感，既刺激，又緊張！到底有關雪人的傳說是怎麼回事？多少年來一直未有答案，但在「可憎雪人」有交代。

＊＊＊　　＊＊＊　　＊＊＊

沈勝衣又來了！黃鷹君下期繼「紅蝙蝠」後為本刊精心撰寫沈勝衣傳奇故事：「鬼簫」。本故事曲折離奇，詭譎變幻處，在在令你有意料不到之感。敬希留意刊出。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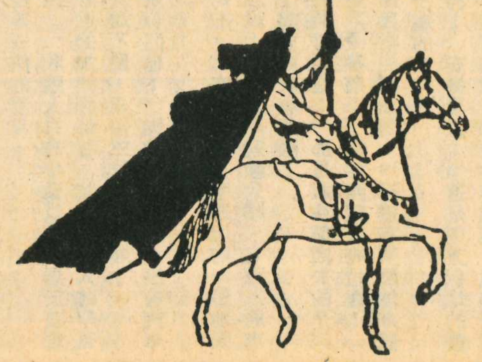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4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可憎雪人

登凌霄殿　看聖母峯

喜歡旅遊的人，把尼泊爾列爲冷門的選擇，因爲這裏的交通實在很不方便。但在可見的將來，這個國家將成爲喜愛刺激的遊客必遊之地！

由於新國王執政之後，目光遠大，正銳意發展一切與旅遊有關的事務，例如擴建機場，以便巨型豪華客機可以降落。

其實生活在這個世界裏，有機會總應該到「世界屋脊」一遊。

能稱爲「世界屋脊」，地勢自然是相當高的，聞名全球的喜瑪拉雅山脈與世界最高峯的額菲爾士峯，也就在這個小國國境之內！

呂偉良等三俠，因利乘便，在結束了「金甲天神」一案之後，決定留在這山地小國裏遊覽一番。

三俠由香港，三藩市以至紐約，觸目所見盡是高樓大廈，路上所能嗅到的，都是水泥三合土的氣味混和了汽車屁股所噴出來的廢氣。

但是目前他們所見的，卻是無數的廟宇，磚砌的房屋，佛塔和宮殿等。

街上也有計程車。首都加德滿都的馬路上卻令人大開眼界，因爲這兒不是汽車專用的，馬路上卻出現了牛，牛車，鵝，人力車等等。

此外還有魔術師，占卜師，嬉皮士和印度教士等等，熙來攘往，熱鬧非常！

路邊的小販，不必担心被控「阻街」。他們攤檔上的貨物包羅萬有！吃的，用的，裝飾的都有，象牙和玉鐲等，正是遊客選購對象。

於是街道之上，混雜了牛隻與鵝羣的嘶叫聲，人力車的吆喝與攤檔的叫賣聲，汽車的喇叭與街頭歌者的演唱聲等等，混合成一首不協調的大「混」唱！

原來尼泊爾人每屆黃昏，喜歡三五成羣的集合於街頭賣弄歌喉，假如沒有其他雜音混入，倒也算得上是一種「免費娛樂」，但混和了街上的其他聲浪，便變成不知所謂！

尼泊爾人相當純樸，他們的種族包括了蒙古族，藏族，緬甸族，印歐語族等的混合體，甚至也有地中海族人的血統。

他們信奉的是印度教，所以也像印度人一樣，視牛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動物。

相反，他們都喜歡用騾馬作爲運輸工具。而大象背上的木轎子，更是遊客均欲一試的玩意，事實上坐在上面搖搖擺擺的，也挺好玩！

因爲在「金甲天神」一案中，三俠的努力救了國王夫婦，所以他們獲得了國賓式招待。

御林軍隊長安曼，對三俠的機智與勇敢十分敬佩。在「金甲天神」一案中，他也是功臣之一，要不是他及時趕到，爲三俠開路，只怕國王與皇后等人，可能已被炸死於金神廟之內了。

因此之故，安曼被派去担當了一份優差，作爲國王給予他的「假期」！

這份差事就是：陪伴三俠在尼泊爾國境之內觀光！

安曼只有三十餘，未到四十歲。要形容他的儀容神態，大概不妨想想在香港常見的啹喀兵的樣子，膚色黝黑，容貌英俊，同時個子不高！

國王讓安曼奉陪三俠，除了他有功之外，還有就是因爲他懂英語！

安曼也爲了獲得這假期而興奮不已！還未離開加德滿都，他先徵求了呂偉良等三俠的意見。

他說：「我國人口有半數以上聚居於首都及其他鄰近的加德滿都谷。其他地方人跡罕見，而且交通不便，只怕三位不感興趣！」

林愛莉問他：「你的意思可是：沒有汽車代步？」

「是的。」安曼打開了手頭上的一份地圖指示着說：「這是高達維公路，它可以通車，但到了盡頭處就有危險！」

呂偉良指住南面問：「這邊有甚麼地方值得我們一遊的？」

「有！」安曼說道：「這是南方低地的叢林地帶，以前是世界知名的狩獵區，現在已有若干限制。國家公園也在這裏。」

阿生順口問道：「那是通往何處去的？」

安曼隊長答道：「通往西藏首府拉薩！」

林愛莉問：「乘搭甚麼交通工具？」

「飛機。」安曼說：「我們可以乘搭飛機南下，大約只須四十五分鐘左右。」

阿生插咀問道：「那兒有旅店麼？」

「當然有！」安曼豎起大姆指，「吉雲國家公園的虎頂旅店，是我們國家裏很有名氣的觀光旅店之一！」

呂偉良說：「那我們就決定先到那兒去玩幾天！」

林愛莉和阿生都沒有意見，於是安曼立刻去展開籌備工作。

節奏輕快的尼泊爾音樂又從窗外傳入來，嬉皮士們懶洋洋地在街頭走過！

也許有人感到奇怪，怎麼在這落後的山地小國裏，會有嬉皮士這一類新潮人物出現？

原來尼泊爾政府過去的放任態度，曾令到這小國變成吸毒者的樂園。

這兒有嬉皮士們的寵物——大麻出產，同時亦有其他毒品供應！但這都是過去的事了！

自從新國王掌政後，一九七三年七月制定了新法例，嚴禁一切毒品，這小國自此之後，才逐漸被納入正軌！

其實這國家一切都缺乏，無論是食物，醫藥和教育等都不夠！所以新國王正式登基之後，立即宣佈全國實行免費教育！

這位新君王曾先後在英美受教育，極具上進心，他決心要把尼泊爾建設起來！

但據專家的探測，估計尼泊爾的地下資源有限，要令到這小國且富強，自非一朝一夕的事。因此他們決心從旅遊業開始。

位於海拔三千八百七十公尺的山窩中，就有一間用石塊和玻璃建成的現代化酒店，那就是「額菲爾士峯景酒店」。旅客可以安坐在房間內，瞭望喜瑪拉雅山的十五個高峯，景色壯麗無比！

因爲這裏是世界最高的地方，所以這裏有許多冰河時代的遺跡。

根據科學家研究所得，數百萬年之前，我們這地球是給冰雪厚厚地覆蓋着的，有些地方的冰厚達一英里以上。

有些地方甚至因爲冰塊堆積太多，負荷過重，以至陸沉！

科學家還不明瞭冰河時代是怎樣形成的，總之太陽已令到我們的氣候有了周期性的變化，但大喜瑪拉雅區還是長年冰封，處處留下冰河時代的遺跡！

大喜瑪拉雅區就在尼泊爾的最高處，也是世界最高的「屋脊」所在！

尼泊爾大致分爲三區：大喜瑪拉雅區，內喜瑪拉雅區以及泰累平原沼澤區等。

大喜瑪拉雅區位於海拔最高處，冰峯雪嶺，絕崖深谷，險峻異常！所以那兒亦人跡稀少，幾乎與世隔絕。但每年仍有不少探險家在此留戀！

其實無論喜瑪拉雅山或者額菲爾士峯，都只有一半在尼泊爾國境之內。但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探險家，只可以在尼泊爾取得入境證。所以世人也就因此有了一個錯覺，以爲世界最高峯是屬於尼泊爾的！

尼泊爾地下的鑛藏，目前僅發現了煤，鐵，銅，鈷及雲母等，但量少質劣，而且開採十分困難。這也是令到這小國貧困原因之一。

年來美國，瑞士以及聯合國均對這小國加以援手。例如美國協助安裝機場導航儀，瑞士派出專家探測地下資源，以及聯合國助其興建發電廠等等，都足以令到這山地小國走向新生之路。

加德滿都谷又名「天神谷」，尼泊爾人大部份即聚居於此以及首都——加德滿都市。

當地人稱加德滿都谷爲「天神谷」，實在也很貼切，因爲在這長三十二公里，濶二十四公里的谷地之內，就有超過二千七百間的廟宇，眞的是「滿地神佛」！

呂偉良等三俠在安曼的籌劃下，翌日便搭機南下。

那是一架螺旋槳發動的舊式小型飛機。這一類飛機在西方國家早已失踪——根本沒有人使用了！

三俠眞有些害怕，因爲誰也不敢保證它在甚麼時候機件會失靈，萬一在飛行途中，如何是好？

除了三俠和安曼之外，還有二名正副機師。此外還有二名美國人。

安曼給他們介紹，三俠才知道這二名美國人是探險家。

他們正等待其他探險隊員到加德滿都集合，所以利用這空檔到各處玩玩。三俠也難得多了兩個旅伴，尤其是阿生，難得多個機會探討一下關於探險方面的智識。他們都相信，這一次的旅途大概總不會寂寞了！

飛機的航程不錯只有四十五分鐘左右，但是令三俠意料不到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首先是飛機降落的一刹那間，三俠和機艙裏的每一個人，都感覺得到有如「跑馬」一樣，其實只是由於他們所降落的「機場」並非水泥跑道，而是一片頗廣大的平原！

試想想看，航機降落現代化的機場跑道，也可以感覺得到那種震盪，現在不但坐的是舊式螺旋槳機，而且「機場跑道」還是一片草原，其震盪輕度差不多可以想見了！

緊隨而來的意外，更加足以令到三俠爲之啼笑皆非不已！

他們落了飛機之後，四下裏望望，差點不敢相信他們的眼睛。

因爲視覺所及，竟然是只見樹木，不見人倫！

要不是三俠相信安曼，一定以爲他們可能已經被人出賣！

再看看那二名美國人，他們卻談笑自若，對一切反而感覺得新奇刺激！

安曼也看得出三俠的神氣，他苦笑聳肩，道：「請原諒，這裏沒有汽車可以代步！但你們三位不必步行，請過來吧！」

三俠在驚愕中，看見那邊有一些大象，象背上有木製的椅子——那是象轎！

他們就被安排坐上象轎裏，由牽象人引領，進入叢林中去！

一路上搖搖晃晃的，耳畔但聞雀鳥叫聲，根本見不到屋宇！

經過叢林小徑時，野鹿野豬爭相走避，樹上雀鳥紛飛，吱吱喳喳的，彷彿斥責這些不速之客驚擾了牠們！

更意料不到的，就是這次「騎象」的顛簸行程，竟然歷時兩小時！

到了最後，他們發覺一些奇怪的屋宇時，更加呆了半晌！

那些兩層高的木屋，就建築在一些木樁之上！

屋子四周，就是叢林。

天啊！原來這就是安曼口中所講的「虎頂大旅店」！

再一問房租，每天收費竟然是六十美元。而且沒有熱水，更無電力供應！

六十美元相信在紐約也可以住到一流設備的單人房了。如果在香港，最貴的套房也無須每天六十美元那麼貴。

但是，這裏只此一家，如果不住就只有到叢林中去與野獸爲鄰！

那兩個美國人一切只感到新奇，口無怨言，三俠也不好意思做聲！

阿生爲了省錢，讓呂林二人佔用一間，他打算與安曼租用另一間。

但是，安曼回來時卻告訴他們，他們總共租用了三間房！

呂林夫婦一間，阿生與安曼各一間。

安曼後來告訴他們，這次旅行的費用是由國王認賬的。但是三俠反而因此感到不安，只因這是一個經濟並不充裕的小國。

三俠並非貪婪的人，他們堅持要自己付錢，但安曼說：「除非你們離開尼泊爾國境，否則，在我們國家裏，沒有人肯收三位的錢！」

三俠不明白，問他爲甚麼？安曼只是一笑，不肯正面回答。

這小國的傳播事業也十分落後，電視固然沒有，廣播電台也似乎僅得一個政府電台，收音機的數目也不見得太多。

至於報紙更少。這可能與人民的敎育淺薄有關。那麼，三俠有功於國王，各地尼泊爾人未必都知道吧，爲甚麼安曼說「在尼泊爾國境內沒有人肯收三位的錢」呢？

呂偉良他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那一晚是非常難過的，他們只可以聽到叢林中的野獸叫聲與虫鳴之聲。還好大家經過一天別開生面的旅程之後，都感到筋疲力倦了！

一覺醒來，只見天色微亮！阿生再也睡不着了，他以爲其他人尚在夢中。走到窗前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卻發覺下面有些人聚在一起！

阿生定神一看，依稀認得那是安曼，還有二個土人。他們到底在幹甚麼？

阿生一向有着他職業上的敏感，所以此刻他不動聲息，靜觀其變！

安曼跟二名土人談了一會兒之後，土人匆匆離去了，安曼也爬着木梯上來！

阿生在想：安曼此人是否可靠？

記得安曼曾告訴他們三人，說「虎頂」旅店是第一流的。

但事實卻令他們難以相信，這只是一些相當簡陋的木屋！

不過話分開來說，所謂「第一流」並無一定的標準。安曼一直生長在這山地小國，從來未到文明世界去見過世面。他當然不知道世界第一流酒店是怎麼樣的。也許他以爲像虎頂旅

店這樣，便是「第一流」了。

天亮後，大家都紛紛起床，安曼已着旅店方面爲他們預備好了早餐。

吃早餐時，安曼說出了他們今天的行程，是乘坐獨木舟，暢遊拉普第河！

呂林夫婦二人覺得這是相當新奇刺激的玩意，但安曼聲明這是十分危險的旅程，他們仍然可以小心考慮清楚。

阿生覺得事有可疑，問道：「你以爲可能有些甚麼危險事情發生？」

「河上有犀牛，也有鱷魚！」安曼說，「假如你們喜歡安全一些，可以選擇到叢林中去打獵，但叢林中仍有可能遇上猛獸！」

林愛莉道：「我們很少有機會乘坐獨木舟，犀牛鱷魚也少見，就這麼決定好了！」

呂偉良也認爲安曼安排得不錯，所以阿生也就沒有意見！

他們直至到出發爲止，仍未見到那二名美國人，也許他們還未醒來！

呂偉良不知道阿生心裏另有所思，只瀏覽着河岸兩旁的景色！

岸邊有沉睡中的鱷魚，岸上也有跳躍而過的鹿，樹林內彩色繽紛的雀鳥輕歌曼舞，牠們好像不知道人間有煩惱。

突然間，二名尼泊爾土人高聲吆喝起來，原來前面有犀牛擋住水路。那龐然大物充滿了敵意，一點也不肯相讓！

二名尼泊爾土人是船伕，也是嚮導，阿生無法肯定他們是否早上曾與安曼在下面傾談過的人。他們生得結實强壯，渾身是勁！

拉普第河這一段河道看來不深，那隻大犀牛在河中屹立，與獨木舟成對峙之勢，那二名尼泊爾人擊响木槳，虛張聲勢！

豈料大犀牛突然俯首狂衝而來，呂偉良和阿生急忙奪過木槳，但他們並非用以對抗犀牛，只是及時將獨木舟划過一旁！

犀牛來勢極之兇猛，猶幸獨木舟能及時閃避，未與牠撞個正着！否則，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林愛莉舒一口氣，道：「我們爲甚麼要到這種地方來？」

安曼笑道：「在尼泊爾旅行，這類事情是無須大驚小怪的！」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其實早在心理上作好了準備，如果他們無法將獨木舟及時避開，就只有躍入河中，讓大犀牛把獨木舟撞碎！

正當各人悄悄鬆了一口氣之際，岸邊驀地傳來一聲槍聲！

各人朝岸邊張望，但見羣鳥紛飛，這現象極有可能是獵人的槍聲，但是，奇在有人連聲慘叫，頓然引起三俠的注意！

阿生本來一開始已感到有預兆，總覺得今天有些事情不對勁！

他不曉得這是甚麼道理，可能是他職業上的習慣性敏感，也有可能是難以解釋的預感。於是他對安曼表示要登岸查究！

呂林二人也被那陣恐怖的慘叫聲所震驚，所以並不反對！

安曼示意二名尼泊爾人，將獨木舟靠近岸邊！

舟未靠岸，另一响槍聲又再度响起來！

那淒厲的慘叫聲停止了！

阿生肯定沒有猜錯，這不是獵人的槍聲！他是一名國際特警，對軍火素有認識，獵槍和手槍的子彈响起時，乍然聽起來沒有甚麼分別，但對軍火有研究的人，很易分辨得出！

現在三俠帶領着安曼等人，奔跑進樹林中去，根據聽覺上的判斷，槍聲是由那邊發出來的！

阿生希望可以及時截止兇手逃去，雖然明知對方不是善男信女，而且有槍！

他們走了一程，仍然見不到甚麼！陽光由樹葉的罅縫之間透射下來，視綫方面並不感到困難！

人們走過林間小徑時，踏在乾葉之上，儘管放輕脚步或是慢慢的走，也會發出音响！

三俠正待分頭搜索之際，已聽到那邊傳來乾葉的奇異聲音！

各人循聲望過去，但見一條人影搖搖幌幌的，扶住一棵樹木！搖搖欲墮！

他掩住胸腹部份，鮮血仍然不斷地滲出。他！顯然就是受害者！

阿生首先衝過去將傷者扶持，其他的人亦相繼趕來，問發生了甚麼事！

但是，那人已奄奄一息，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儘管在喘氣！始終未見他說話！

阿生示意安曼問他，剛才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安曼於是用尼泊爾土話問他。

那人傷得很重，看來危在旦夕，他只說了一句，雖然呂偉良等人不知道他說甚麼，卻可以肯定他只是非常艱苦地，吐出了一句！

然後只見他雙眼一瞪，渾身軟了下來！他死了！

阿生問安曼：「他剛才說了一些甚麼？」

「他說『美國人』，我眞不明白他的意思！」安曼迷惑地說。

「美國人？」呂林夫婦二人也奇怪地瞪住安曼！

阿生道：「會不會是美國人殺死他？」

安曼道：「他沒有說得更明白。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得分工合作，我叫他們回去報警。然後，我們分頭去追緝兇手。我相信他們逃得不遠！」

三俠也覺得安曼言之有理，於是叫安曼留下看守屍體，他們三人分頭到叢林各處去搜索兇手！

根據常理推測，對方行兇後還不致立即逃離這座叢林。

問題卻是他們一行人等由獨木舟登岸這一段時間，阻遲了不少！

呂偉良和阿生他們搜索片刻無所獲，最後又回到了現場。

安曼差遣土人去報警，相信還要不少時間才可以帶人來這裏調查。

這個國家一切都缺乏，交通工具便是其中之一。

假如在一些進步國家，利用直升機在叢林中的空曠地方降落，相信不會阻延太久。

阿生故意問安曼：「他是甚麼人？」

「似乎是尼泊爾人。」安曼又說：「我剛才在他的口袋中搜索過了，但沒有證件，只有一些美鈔和一些本國鈔票。」

「美鈔？」阿生呆了一呆！

安曼說道：「是的，這現象很奇怪。本國人入息有限，有些人一年的入息仍不足百元美金，但此人身上竟有數百元美金之多。」

呂偉良道：「他會不會是嚮導？」

「不像吧？」安曼說，「嚮導一定有身份證明文件與地圖等物。」

「也許他本來是有的，但給兇手取去了。」呂偉良說道。

「那當然亦有可能。」安曼沉吟道，「但我總覺得這傢伙身份特殊！」

阿生問：「這是甚麼意思？」

安曼沒有答他，只說道：「奇怪！他爲甚麼說『美國人』？如果意思是指美國人殺他，原因到底何在？」

林愛莉這時也回來了，她想起同機而來的那二個美國人。

因此她揷咀問：「美國人，會不會是那二

個探險隊隊員？」

呂偉良道：「是的，他們今天的行程如何，安曼隊長，你可知道嗎？」

安曼道：「他們似乎提過，打算僱嚮導進入叢林中行去！」

「那麼，他們大有可能到過這裏。」阿生說，「我們不要忘記了死者臨終時一句話！」

安曼道：「單憑那句話沒有用的，我們還要找出證據來！」

呂偉良喃喃自語道：「我才不明白，他們爲甚麼要殺死他？」

林愛莉順口答道：「會不會是誤殺？」

阿生道：「誤殺怎麼會開兩槍？分明是蓄意謀殺。我們應該先設法查出此人的身份。」

在警方人員未到場調查之前，三俠只能憑其偵探常識，在一帶現場展開例行的搜索和偵查，希望可以搜到一些證據！

阿生未出發之前，一直覺得心緒不寧，想不到果然有事發生！

等了大半天，才看見二名土人把警方人員帶到現場來！

還好他們獨木舟上携備了乾粮和食水，否則一定不可能等到現在！

二名警方人員只是草草問幾句，在現場上瞧了兩眼，便將屍體搬走！

經此一役後，呂偉良等三俠遊興大減，只好折返虎頂旅店！

三俠匆匆回到虎頂旅店之後，與警方人員一起向旅店方面調查二名美國探險隊員的行踪，但據管房的說，二名美國人可能繞道回加德滿都，不會再回到這旅店來！

三俠覺得二名探險隊員極端可疑，但看見警方辦案人員懶懶閒，也省得再惹麻煩。

安曼也許說對了，他說：「在尼泊爾旅行，千萬別出意外，萬一有事發生，只有各安天命。」

他的意思是：在這一切均感缺乏的國家裏，萬一出了事，極有可能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

事實上三俠所得的印象中，這裏也沒有什麼地方可行。

他們終於又回到了首都加德滿都去。

安曼將叢林中發生的命案，告知首都警方，但是，那位警察首長說，沒有證據之前，不能憑一句話把美國人爲難。

美國和許多國家在加德滿都都設有大使館，儘管尼泊爾與印度關係密切，但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一直保持友好。

阿生問安曼：「死者的身份查出了嗎？」

安曼剛由警局回來，他說：「是本國人，叫拉倫，數年前參加過一次射擊比賽，得過冠軍榮銜，這些日子以來，沒有人知道他幹些什麼！」

林愛莉問：「警方準備傳訊美國人嗎？」

「相信不會吧？」安曼說，「他們對外國人一向十分尊重，假如確定了死者是個無關重要的人，相信此事一定不了了之。」

阿生有點憤憤不平地說：「我以爲人類是應該平等的，不管他是什麼種族的人，總要是人就有他的生存權利。」

安曼苦笑道：「事實上我們也沒有足夠的證據去指證那二名美國人是兇手，但當時我確實聽到死者說出『美國人』這句話！」

林愛莉道：「嚴格來說，美國人未必是兇手，除非你聽到他說『是美國人殺我的』，那又不同。」

安曼道：「在警局作證時，他們的見解亦跟你相同。」

阿生嘆了一口氣道：「我眞替他不值。」

呂偉良拍拍阿生的肩膊，道：「算了，談我們下一步的行程吧！」

安曼說：「是的，這些事，我知道三位已盡了道義上的責任，其他的，還是留待警方去偵查吧！明天，我將帶你們去看雪景。」

林愛莉也說：「是的，到尼泊爾旅行，不看雪景是枉了此行。」

阿生沉默下來。

呂偉良知道他這門徒的性格，他並非喜歡找麻煩，只是心裏替死者不值。偏偏這裏又不到他去理，納悶是必然的。

安曼很有耐性的告訴阿生，在他們的國家裏，要理的事多至不可勝數。新國王目前正針對各方面的缺點，逐步改革。

三俠也相信安曼說得不錯，這山地小國實在非常之落後。

別的不說了，就是運輸交通工具吧，那裏還有人用人力手推車和牛車的？

不過政府對外賓却非常之優待，尤其是國王爲了招待三俠到喜瑪拉雅山去遊覽，竟然出動直升機。

事實上要到額菲爾士峯景酒店去，也只有直升機最方便。

峯景酒店位於加德滿都的東北二百八十公里的一處山窩中。該處海拔三千八百七十公尺，一切建設得非常現代化。

建築該酒店的材料，全是用人力揹上來的，單看他們翻山越嶺的艱苦，就令人不得不佩服。

所以，外賓要到此觀光，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只有三俠獲得了空前的優待。

三俠乘坐直升機在四千九百公尺高空上面飛翔，與乘搭噴射客機飛越萬尺高空的感受，自然有所不同。

乘搭噴射客機在雪山之上掠過，但見脚下一片白皚皚的。假如有雲霧，那就更加乏味。

但現在三俠坐在直升機內，穿過羣山之間，但覺寒氣迫人，既刺激，又新奇。

氣候的變化與高度，足以令到呼吸系統感到有點困難，那是由於空氣稀薄的緣故，幸好機上有氧氣罩的設備。

峯景酒店只有十二間客房，但每一間都可以由玻璃窗內往外望，同時每一間房都有氧氣供應。此外餐室和休息室，也面對喜瑪拉雅山的十五個山峯。

在所有的山峯之中，最高的一座便是舉世知名的額菲爾士峯，又名聖母峯。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現在三俠併肩站定在玻璃窗前外望，心裏泛起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優越感，同時也覺得在大自然中，人類是多麼的渺小。

將近黃昏時候，又有一架直升機載來了幾位貴賓，爲首一人是英國紳士。其餘幾位帶了爬山裝備的，是尼泊爾人和中國人。

安曼竟然認識那位英國紳士，他從中替三俠介紹，呂偉良才知道此人來頭甚大。

原來這位英國紳士並非別人，正是一九五三年首次征服額菲爾士峯的英雄人物希拉里爵士。

「爵士又帶人來探險嗎？」呂偉良很羡慕地問道。

希拉里爵士含笑搖搖頭，道：「我只是來探望我的舊朋友。」

「你有朋友在這裏？」林愛莉出奇地問。

「是的。」希拉里爵士說，「他們就是令我成爲英雄人物的謝巴族人。」

呂林二人都聽得不大明白，後來經希拉里解釋，他們才知道當年爵士征服額菲爾士峯時，謝巴族的土人對他帮忙至大。

歷年以來，希拉里爵士曾多次回到尼泊爾來，協助當地人士建橋起屋，籌辦學校以及開

設診療所等等，備受敬愛。

但是，謝巴族人並非居住在這酒店，而是聚居於昆容與根達兩條小村。

由於謝巴族人克苦耐勞，同時熟悉冰天雪地中的環境，所以許多爬山探險隊，都喜歡僱用這些土人做脚伕和嚮導。

阿生在那邊正跟兩個中國人交談，他們原來是來自香港的。

兩個中國人是香港一家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張保尙教授年約四十，大學生洪泉只有二十來歲，他們都是喜歡探險的。

這次他們由一間慈善機構資助，與三名啹喀兵組合成一隊探險隊，準備登上世界的最高峯。

那同來的尼泊爾人，就是三名在英軍裏面服務的啹喀兵。

希拉里爵士因爲在加德滿都知道他們是來探險的，答允爲他們介紹最好的嚮導，所以才一齊到這兒來。

三俠本來打算在峯景酒店中渡過最寂寞的一晚，但是終於因爲有了這六位不同國籍的人客，而變得十分熱鬧。

不知道是由於希拉里爵士的生動描述，還是張教授和洪泉的遊說所影響，三俠竟然在一夕之間產生了探險的念頭。

再加上安曼在旁慫恿，張教授也樂得加强他們的「陣容」。

翌日，三俠決定加入了張教授的探險隊，與希拉里爵士一齊起程，離開了峯景酒店。

希拉里爵士並非到極峯去探險，他只是要到根達村去探望謝巴族人，順便給張教授他們介紹嚮導。

三俠既然決定加入張教授的探險隊，安曼自然樂於奉陪。

這是安曼難得的假期，差不多可以說：這是三俠所賜。

因爲國王所給予安曼隊長的假期，並非硬性規定，國王的目的，只是派個他可以信任得過的人，陪伴三俠到各處遨遊。

因此，只要三俠喜歡，安曼就樂於爲他們作出種種安排。

後來在營幕裏閒聊時，安曼非常感激三俠，他說：「我雖然生長在這個國家，但從未有機會參加爬山探險這壯舉。」

安曼又告訴三名啹喀兵，他的前身也跟他們一樣，是英國軍中一名伍長，所以安曼的英語說得很不錯。

英國爲了配合裁軍計劃，減少開支，把不少啹喀兵解散。於是不少尼泊爾人亦因此失業，返回他們的祖國去。

除了希拉里爵士獨自留在根達村之外，以張教授爲首的探險隊，只在帳幕中住了一宵，第二天一早就起程登山。

希拉里爵士以前輩的資格，對各人面授機宜之外，還爲他們在村裏挑選了一名嚮導和四名年青力壯的脚伕。

此外又搜購了一些必須品，因爲中途加入三俠和安曼等四人，所以吃的用的，都要添加一些。幸好村人喜客，樂於助人，加上他們不但尊敬希拉里爵士，也曉得安曼的來頭，一切自然順利。

他們留在村中一宵，是爲了做好一切出發之前的準備工作。

但是各人感到最大的得益，還是從希拉里爵士處聽到不少先進的經驗。

× ×

儘管氣溫在攝氏〇下三十度，但三俠毫無怨言，因爲他們不但在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而且，那股好奇心與新鮮的感受，熱情到足以抵受那股迫人的寒氣。

他們奮勇地前進，在白皚皚的冰天雪地裏，彷彿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

每個人的身上都要穿上了厚厚的禦寒衣物，背上還得揹上重重的行囊，走在雪地之上，的確不是容易的事！

還好每個人都那麼强壯，而且四名脚伕帮了他們不少的忙。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身經百戰，偏偏未試過這種生活。

反而林愛莉曾生活在加拿大，風雪見得多了，只是也未見過這嚴寒天氣，加上四顧無人，白茫茫一片，實在不是味道。

同時更加由於越爬越高，空氣稀薄，動作更加不能過於急促。否則，呼吸就會有窒息的感覺，事前嚮導已將此點警告過各人了。

天還未黑，嚮導已提示各人留下來在附近擇地紮營，阿生難免有些驚奇。

他問嚮導：「時間還早，爲什麼我們不繼續前進？」

嚮導說：「前面一段路是危險區域，不能紮營的，我們必須在此渡過一宵再說。」

「危險區域？」三俠幾乎異口同聲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嚮導解釋說：「那是指可憎雪人經常出沒的地區！」

「雪人？」三俠又是一怔。

「對了。」嚮導說，「西方人士稱爲『巨足』的東西。」

張教授和他的學生立刻走過來：「你剛才可是說雪人常常在此出沒？」

嚮導說：「是的，但很少在這裏，多數在前面約三里處的地方。一九七一年十月間，有一隊阿根廷爬山探險隊，曾經報導他們的帳篷被毀，現場留下巨大的雪人足印，同時失去食物。」

張教授和他的學生交換了一個眼色，道：「我們可否再靠前一些才紮營？」

嚮導說：「不是不可以，而是實在太過冒險，根據我的經驗，這裏紮營是較爲安全的，因爲這兒平原較大，視野廣闊，縱然有什麼風吹草動，也較容易及時發覺。」

張教授笑了笑，說道：「不瞞你說，我們此行目的，就是爲了要證實可憎雪人存在。」

嚮導的目光中充滿了驚奇，但終於說：「不必爲了好奇而追尋答案了，我可以確實告訴你，雪人是絕對存在的。」

阿生感到既新奇又刺激，問道：「雪人到底是怎個樣兒的？」

嚮導的目光中此時又變得充滿了恐懼地說：「我只見過一次，但當時牠剛背轉身要走，所以我也只能見到他的背部。」

嚮導又微仰其首，以手作勢道：「牠看來有兩個人那麼高，渾身是毛，頸背之間微彎，看來很類似一頭大猩猩。」

張教授道：「不！牠絕不可能是猩猩，因爲猩猩不可能在這種環境中生存。」

嚮導說：「無論如何，牠總是非常危險的動物，所以我主張你們只能在白天迅速通過那一區，晚上絕不能太過接近。」

嚮導的主張終於獲得三俠的支持，張教授爲了各人的安全計，也不好意思反對。

於是尼泊爾人開始非常熟練地架起帳幕，決定在這兒紮營。

三俠和張教授他們都相信嚮導的經驗和他的一番說話是眞的，唯一不同的就是：三俠希望有機會一開眼界，但却不得不爲各人的安全着想，而張教授却担心錯過機會，枉了此行。

那一晚，爲了安全計，每兩人一組，負責輪值放哨，以免爲雪人所乘。

但在帳幕中，三俠却冷得無法入睡，張教

授也感到非常不習慣，只有那些士人脚伕，沉沉大睡，二名喀喀兵此際正帶了刀槍，在外放哨，其他的，都睡得正憩。

三俠與張教授由香港的近事，談到雪人的身上，彷彿「他鄉遇故知」，無所不談。

張教授和他的學生來自香港，但談到這彈丸之地，張教授大有「不談也罷」之感。

儘管不願談，但張教授還是非常氣憤地說了。

他首先問三俠：「三位可聽過合法刧掠這名詞？」

呂偉良等三俠對別的地方也許陌生，但對香港絕不陌生。

呂偉良問教授：「難道刧掠這行業，在香港也獲得批准合法化了麼？」

張教授咬住烟斗，苦笑搖搖頭，道：「不是指盜賊的刧掠，而是變相的刧掠，後者比持着刀槍的大賊更貪婪可怕。」

阿生似乎已想到了張教授所指的是什麼，問道：「你可是說財神爺的神經病又發作？」

「差不多了！」張教授嘆氣說：「那傢伙其實早該送回祖家捱薯仔去了，留在那裏，實在只有叫市民對政府失去信心。」

林愛莉道：「他有些什麼驚人的創舉？是不是又加稅？」

張教授道：「加稅只是例行公事，英國那麼窮困，難道叫他們倒貼不成？政費入不敷支，加稅是難免的。今年世界一片不景氣，他儘管使出唯一的板斧——加！但總還算有點兒分寸。不過有件令到數百萬市民不服氣的事情，就是電話加價。假如電話公司虧了本，向用戶加收費用，此乃理所當然的事，但去年賺了七八千萬，今年又宣佈賺了六千多萬，難得政府竟也同意讓他們先加了再說，這成什麼話？相信找遍全世界每一個角落，再難找到這麼糊塗的混賬事。」

三俠對這些事早已聽過了不少的投訴，阿生道：「政府不是成立了一個什麼調查委員會，還從英國重金禮聘一位退休法官，處理其事麼？」

張教授又深深嘆了一口氣，道：「大概許多人都不大清楚，目前那位主政者是一位外交官，他最會做表面上的工作。所以他的反貪汚運動做得有聲有色，還把祖家一頭大老虎關入牢中，可惜他沒有本事將老虎的贓欵充公，只能讓老虎在牢中過着舒適的生活，吃的是納稅人的錢買來的猪扒牛柳。目前我不敢否定調查委員會有些什麼驚人的成就，但最低限度我已知道市民對他們公開聆訊反應冷淡，這分明是民衆對政府已失去了信心所致。」

林愛莉也說：「是的，加是加定了，還偵必假惺惺作態？眞是婆媽得很！」

「所謂英國作風，大概如是！」張教授慨嘆着說。

呂偉良笑了笑，道：「我走過世界不少大小城市，據我估計，香港有一樣東西乃世界之冠。」

各人齊聲問道：「是什麼東西？」

呂偉良道：「就是什麼委員會，香港擁有數以百計的委員會，所以身爲港督，他實際所負的責任，似乎很有限。有什麼事情發生，好像都唯委員會是問。」

「是的。」張教授苦笑道：「當搶刧案白熱化的時候，我眞懷疑他們是否會成立一個『搶掠應否合法化研究委員會』，到了那時，那些喜歡出風頭的大人先生們，又有機會大發謬論了。」

這時候，外面突然傳來一陣陣狗吠聲，把各人的說話中止了。

那頭雪地獵犬是由那名尼泊爾人帶來的，牠隨着一名喀喀兵在外面放哨。

在雪地上，有些犬隻可以拖着雪車走，代替脚伕的工作。

但是這兒山道崎嶇，雪車根本無用武之地，這些東西只在平坦的雪地才用。

由於獵犬的主人是嚮導，所以他對於牠的吠聲份外敏感。

這時嚮導已從睡夢中扎醒。

他跑出去帳幕外面查看，狗兒仍在朝住東北面吠個不休。

嚮導吆喝着，制止牠狂吠。

放哨的喀喀兵荷槍實彈，小心戒備。

帳幕中人，也紛紛動員起來，分別持着刀槍，如臨大敵似的。

由於獲得特別的批准，這隊人不但擁有獵槍，喀喀兵還帶來一支M十六美式自動步槍，以及一支手提輕機槍和一支手槍。

安曼身邊也經常藏有一柄手槍。

此外，他們還擁有鋒利的軍刀和斧頭等利器。因此在作戰力方面，是相當强大的。

但是，根據張教授的分析，他認爲雪人是不怕刀槍的。

這雖然聽來有點像神話，但從談話中，三俠不得不承認張教授在這方面是一位專家。

過去數年間，張教授曾親自到北美洲一帶，相傳有雪人出沒的地方，作過實地研究，結果他獲得結論相信雪人是存在的。

美國的佛羅烈達州以及俄亥俄州，都先後發現過雪人。

美國的學者稱可憎雪人爲「巨足」，根據他們用石膏製成的足印模型，竟然長達二十一吋，闊也有十一吋。

但是根據張教授搜集的資料所得，尼泊爾雪地出現的「可憎的雪人」，體積可能較小，這與美國人和尼泊爾人的體積比較，竟然大同小異。

一般來說，美國人神高神大，尼泊爾人較爲矮小，根據資料指示，在喜瑪拉雅山區找到的雪人足印，只有十三吋長，七吋闊，約細小三份之一左右。

但目擊者的描述，幾乎一致，也就是說，牠們儘管體積大小不一，但外型則無二致。

現在那狗兒無端狂吠，是否由於那邊忽然傳來異味？

根據張教授手上的資料，雪人身上發出奇臭。狗兒嗅覺極之靈敏，牠可能已經有所發現了。

經嚮導呼喝之後，狗兒稍爲安靜下來，但是各人担心依舊。

這也難怪，在這深夜時份，萬一眞的有雪人來襲，他們能否抗禦？此時此地，說不担心那是假的。

嚮導在安撫他的愛犬。

呂偉良知阿生看見這情狀，難免想起他們的愛犬「多利」。

「多利」已經老了，牠過去曾替牠的主人立下不少功勞。

當三俠離家遠行時，曾託友人代爲照顧，但前些時，朋友在通訊中告知呂偉良，說「多利」患了病已將牠送往防止虐畜會代爲照料。

正是聞戰鼓思良將，呂偉良和阿生每想起「多利」，內心就有點依依。

那名喀喀兵告訴各人：「剛才牠要飛撲過去，但我牽制住繩索，否則牠早已跑掉了。」

嚮導說：「一般來說，牠很少失常，這情形表示牠發現了一些事物，縱然不是雪人，想必然是其他野獸，否則牠不致如此。」

阿生道：「你不是說，雪人很少進入這一區麼？」

「是的，過去的確如是。」嚮導說，「但

我已有數月未上山，誰也不敢保證雪人會否越行越遠。」

張教授道：「雪人亦與其他動物一樣，爲了尋覓食物，不惜跑到老遠地方去，所以牠跑得越來越接近，絕對是有可能的事。」

那一晚，他們就這樣在高度戒備中渡過，他們由二個人一班，加至四個人一班，寧願一人睡少一陣，也要提高戒備。

爲了爭取時間，翌日一早又拔營起程。

他們吃的大多數是乾粮，同時所有的乾粮都必須具有足夠的營養價值，以及相當高的熱量單位，這是十分重要的，否則他們的體力便會迅速消退，難以跟風雪鬥爭下去。

爲了吃熱烘烘的東西禦寒，他們也得生火，但今天不能呆得太久，因爲嚮導希望迅速通過他心目中的「危險區」。

嚮導心目中的「危險區」，就在前面三英里一帶的山腰。

據他說，那兒一帶不但出現過巨大的足印，也是阿根廷探險隊報告被襲的地方。

一九七一年來自阿根廷的爬山探險隊，曾在該處紮營。

當日全隊的人均已離營往一個山峯去探險了，只留下空營一個。

但是，當各人回營時，却發覺一些食物不翼而飛，有些罐頭食物只留下一個空罐。

從空罐上遺下的破痕，他們相信雪人的牙齒與指甲都是非常鋒利的。

事後探險隊又在雪地上發現巨大的足印，當時雖未用石膏製模以供研究，但用量尺一度，竟長逾十三英吋，闊亦七吋。

此事當時曾震動一時，據探險隊宣稱，憑足印深陷的程度忖測，雪人最低限度體重達六百五十磅以上。

現在張教授所率領的探險隊，正在奮勇前進，而且越來越接近雪人可能出沒的區域，荷槍實彈的喀喀兵，在前進中游目四顧，三俠亦分別獲得配以刀劍防身。

各人心裏有數，約畧估計一下，將近走了三英里的路程了。

這一帶是嚮導認爲最危險的區份，所以各人的心情都爲之緊張起來。

嚮導和他的獵犬走得較前，喀喀兵的槍枝都上了膛。只見他們扳了機掣，穩步向前。

走在雪地上的滋味已經夠難受，何况還置身於驚心動魄的環境中呢！三俠第一次感覺得探險家的偉大處！

嚮導的犬兒突然由低哼而提高了嗓子狂吠起來！

牠的聲調彷彿一個警鐘，頓然令到各人都進入了緊張狀態！

嚮導牽着牠，但牠一直拚命的撲向前，差點兒把牠主人拉倒了！

嚮導把繩子放長，却沒有完全讓牠獲得自由；其他的人啣尾追來！

大家心裏都有個疑問，可憎雪人是否即將出現？

狗兒終於沉寂下來，牠的鼻端貼地，嗅着一些什麼似的。

阿生走得較前，他已發覺了一些不尋常的足印，立即衝前！

足印深陷於雪地之上，像我們人類光着脚板踏在泥漿上一樣。

唯一不同的，就是人的足印瘦長，比例大概是三與一之比！

但是眼前印在雪地上的，又肥又大，約莫是二與一之比！

張教授手頭上的資料一點也沒有錯，現在出現的足印足有十三英吋長，七英吋闊。這可能就是「亞洲種的雪人」所留下的！

張教授立即拍照，包括彩色的硬照與活動菲林；他的學生則用石膏造模型！

足印有十多個，連綿不絕地，一直伸展至一處峭壁而消失！

阿生忍不住出奇地問：「牠會不會爬山？牠會不會由這兒絕崖墮入下面山谷去了？」

張教授說：「可能就是由於牠的行動迅速，所以我們手頭上的資料不多！」

呂偉良道：「憑這足印估計，牠確是比我們人類大了許多！」

林愛莉道：「爲什麼只有這段路有足印留下？」

嚮導說：「浮鬆的雪地才有足印留下，平時較實的雪地可能印得較淺，也可能沒有。還有一種可能，是下雪時把它掩蓋起來！」

阿生眞想走到較前處俯首下望，他以爲雪人不會自尋死路，由崖邊跳下去！但嚮導極力制止他，認爲極端危險！

嚮導說：「那兒的雪很滑，也可能很薄，你不能再往前走，否則，你很可能會粉身碎骨的！」

「是的，下面可能是過千呎懸崖，小心點好！」張教授也這樣說。

阿生心裏還是充滿了好奇，要不是嚮導堅持要走，他眞希望他們用繩子綁穩自己，讓他走近崖邊往下張望一下！

但是，這時那位大學生洪泉已將石膏模型製好了，各人立即起程！

根據洪泉說，足印留下一陣臭味；惡臭的程度，令人難以忍受！

要他作個譬如，洪泉想了半天也說不出，總之臭得令人心嘔！

張教授隨便在附近瞥了一眼，他並未堅持留下來。因此阿生忍不住問：「你不是說過，來此的目的在於找出雪人之謎麼？」

「是的。」張教授說，「這確實是我此行的眞正目的！」

「那麼，今天的收穫應該不錯。」阿生說，「爲什麼不把握時機？」

張教授道：「這種事情急也急不來的，根據我手頭上的資料，雪人出沒的區域並非這裏，應該是更高的地方！」

阿生問：「那爲什麼這兒會有足印出現的呢？」

「根據足印留下的方向忖測，牠可能路過此地，出來覓食！」張教授說，「剛才的懸崖，形勢太過險惡，我們可不能冒險！即使有此胆色，只怕也沒有收穫呢！」

「爲什麼？」阿生說，「我認爲一定有的，懸崖峭壁之上，可能有一處山洞，說不定雪人就居住在那裏，爲什麼我們不去看看？」

張教授指指對面一個山頭：「我也曾有你這種想法，但我以爲在那兒用望遠鏡俯視，比你冒險攀出懸崖，來得更安全，而且也必然看得更爲清楚。那是視野問題！」

阿生至此不但不再爭論，也不得不佩服張教授的想法！

張教授手上有一張山區地圖，虛綫畫出了他們的行程路綫，交加之處即爲「可憎雪人」最多出現的地方。此外還有好幾種符號。

阿生雖然不明白，却未有追問下去！

各人又行了一程，自然是越行越高！

在大自然的環境中旅行，尤其是山區，明明是前面高山在望，但往往走了大半天仍然無法抵達，那是視覺與實際環境的蜿蜒彎曲的影响！

張教授所指的山頭，他們就走了老半天仍然無法抵達！

高地的氣溫與氣壓，都足以令到各人的步伐越行越慢！

任你身體如何强壯，武藝高人一等，在這種環境底下也得安步當車，急也急不來！何況現在並非滑雪，每個人的背上都揹上了一大包行囊。

午間，各人停下休息，吃乾粮與飲水。

呂偉良第一次覺得十分疲倦，他覺得自己年紀太大，可能不適宜這種生涯。但是，事實上他只不過三十餘歲未到四十，怎算得老呢？

嚮導勸他吃鹽餅，他說這是迅速補充體力的辦法之一。因爲在行進中，體力運動過劇，鹽份消耗也非常大！這是令人疲累的原因！

其實一行十四衆之中除了那些尼泊爾人習慣在這種環境中旅行之外，每個人都有點不習慣而感到疲勞！

張敎授和洪泉兩師生體力最弱，但他們的好奇與慾望，却掩蓋了一切；所以儘管疲勞，也精神奕奕！

三俠是另外三名中國人，他們體魄强壯，但對這環境太不習慣！

安曼也是尼泊爾人，但年來在宮中的生活較爲悠閒，體力已沒有當啹喀兵時那麼旺盛了！所以一旦要長途跋涉，也顯得有點兒吃不消之感！

只有嚮導、脚伕和三名啹喀兵等八人似乎有用不盡的氣力，越走越精神！

他們都是尼泊爾人，體型較爲細小，但却强壯得出奇！

啹喀兵在二次大戰時期，戰績彪炳！他們克苦耐勞，嚴守紀律，作戰力極强，饒勇善戰，也有頭腦，曾替英國人立下汗馬功勞！更曾令日軍聞風喪胆！

至於五名嚮導和脚伕，他們長年居於尼泊爾山區的冰天雪地環境之下，而且常常受僱於來自各國的爬山探險隊，自然會熟習這裏的環境。

休息過後，各人又再起程，爬向高處！

長毛怪物　槍砲不入

張敎授決定選擇這山頭紮營。

根據地圖上的標記指示，這一帶應該是「耶狄」出沒之區！

「耶狄」是西方探險家給「可憎雪人」冠上的名字。

負責通訊的一名啹喀兵，在紮好了營帳，架搭好天綫之後，立即將他們的位置和方向，用無綫電，通知加德滿都方面尼泊爾外交部！

這幾乎是例行公事，因爲來自外國的每一隊爬山探險隊，都是經由外交部簽證批准入境的。

他們有權知道探險隊的下落，也有義務在必要時向他們伸出援手！

因此，每一隊爬山探險隊，都須要在適當的時候與外交部取得連絡。

各人飽餐戰飯之後，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分頭出發！

他們分成了三個小組，每四個人一組，除了一組留下看守營地之外，其餘兩組，分別朝不同的方向邁進，目的自然是搜索「耶狄」的下落！

分頭進行應該是較省時的方法之一，但戰鬥力却大大減弱了！

不過，這是探險，就算冒一點兒險，又何妨呢？

兩組之間備有無綫電對講機互相連系！

當然，兩組與大本營方面亦有連絡。

有過阿根廷探險隊的經驗，他們不敢擺下空城計了！

「耶狄」的踪跡渺然！

分別由張敎授和呂偉良所領的兩個行動小組，在雪地上搜索了半天，仍然一無所獲。連可疑足印也找不到一個。

看來要不是張敎授的情報有了偏差，就是方位錯誤！

但是，他們的身邊不但携有指南針和中國式的羅盤，也有西方的經緯儀，在一般情況下，決不可能會出錯！

嚮導說：「雪人有手有脚，誰也不敢保證牠們是否會遷徙！」

各人再次聚首一起，帳幕內外變得十分熱鬧。獨是少了阿生！

呂林二人有點担心，因爲阿生好奇心太重，有勇氣而不知危險！

當大家發覺他溜了出去之後，嚮導也發覺欠缺了一些東西！

那是他的獵狗和一支M十六自動步槍。

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剛才分成三個小組時，阿生奉命留守大本營，可能在這段時間內與獵犬混熟了！他的好奇心無法滿足，所以現在非去看看不可！

阿生是個天才——多方面的天才！

他自小沒有父母，幸得呂偉良收留，鼓勵他努力向學。

但是阿生自小喜歡練武。當時呂偉良在居處後院作例行苦練時，往往就發覺阿生「偷師」，於是決定收他爲徒，把本身所學的各派武功，悉數傳授給阿生！

阿生是個十分聰敏的孩子，只要他喜歡，學得十分快而精！

後來他悟及呂偉良的忠言，決心向學，但入學年齡已過。於是他只有自修以及進夜校求學。幸好他悟性極高，正是學那樣便懂那樣！

阿生就是個這麼奇怪的鬼才！他不明白的事物，總要想方法弄明白爲止！

除非他眞的不喜歡，那就用刀子撬開他的腦袋，他也無法入腦。只要他有心去學，更困難的事情他也學曉！

呂偉良最了解他的個性，所以每要他學一件事之前，先要引起他的莫大興趣，以後就不怕他學不會。所以阿生後來不但學會了呂偉良授予的武功，還學了中外各門派的！

呂偉良很高興他有個如此長進的徒兒，但眼前他的處境却是相當危險的。

張敎授立即留下三人看守住大本營，其他的人在他的帶領下，跑去找阿生！

他們不知道阿生去了何處，只能憑雪地上的脚印追踪！

雪地上的脚印很雜亂，因爲剛才二個行動小組的人一來一回，在雪地上都留下了脚印。

但是，狗兒的足印最易辨別。所以現在他們就憑此去找尋阿生的下落！

阿生到底跑到那兒去了？也是否突然之間有所發現？

沒有人比呂林二人更加担心，他們視阿生如親兄弟一樣，萬一他出了事，自然無法向國際特警方面交代，也會造成無法彌補之哀傷！

阿生可能走得很快，這點可以從雪地上留下的足印距離分析到。

他沒有揹上背囊，行動一定十分的輕巧。年青人，尤其是經過了若干時候的休息，精力必然是十分充沛的。

那兒的狗兒足印，也顯示出牠未受牽制，跑得極快！

雪地生活的犬隻，比人類的適應性更大。

阿生好像在追踪那頭獵犬！

呂偉良越來越担心，天色越來越灰暗，一團雲霧越壓越低，看來又要降下風雪了！

嚮導勸各人先回營幕，否則會失去了方向那就麻煩！

但是呂林二人堅持要找到阿生才回去！

張敎授左右爲難，還沒有作出決定之際，驀地傳來了一聲槍响！

在這一刹那之間，頓然感到山鳴谷應！一陣陣的連環回聲，彷彿山崩地裂一樣，令人爲之心驚胆戰不已！

各人又喜又驚，立刻再往前奔！

他們的驚喜之情，是不難想像得到的。驚的是阿生的安危；喜的是他可能就在不遠處被發現！

翻過了那座山，阿生果然就蹲在一堆大石的背後，持槍作勢！

那犬隻十分馴服地，蹲伏在阿生的身旁，顯然若有所待！

各人居高臨下，朝那邊望過去，却又看不見什麼東西！

阿生緩緩站立起來，獵狗一聲狂吠，又要飛撲而前！

阿生在千鈞一髮之際，把牠喝住！狗兒非常乖巧，搖頭擺尾的又回到了阿生的身邊來！

看牠的神氣，既要鼓其餘勇，但又怕敵不過對方似的。

結果還是阿生帶住牠，逐步推進！

林愛莉見狀，已急不及待，高聲的呼叫起來！

阿生回頭張望，發覺大家都來了，放棄向前搜索的企圖。

三俠重聚，喜悅莫名！

張敎授急於要知道阿生剛才何故開槍，問他是否有所發現？

阿生說：「耶狄果然在此出現，那是一頭可怕的長毛怪物！」

各人都呆了一陣！

他們異口同聲地問道：「你剛才見過了雪人？」

「我不知道牠是雪人還是猩猩，但大得比人還高。」阿生又說，「我看過張敎授帶來的資料，覺得牠就是耶狄！」

呂偉良責怪地對阿生說：「你不該獨自離開營幕的！」

阿生抱歉地說：「我等不及你們回來，因爲狗兒實在太懂事！」

原來阿生是當各人還未回到大本營時，瞞住通訊員和二名脚伕，帶着狗兒携了槍偷出營幕的。

他說，獵狗很靈，也懂人意，當阿生把一些繪圖打着手勢告訴牠時，牠已若有所悟！

後來阿生又把洪泉製好的石膏足印模型讓牠用鼻子去嗅，牠果然有了反應！

阿生看見牠像一支箭的奔出了營幕，立即抓過一支自動步槍，追踪而去！

當時通訊員正在收聽廣播；二名脚伕可能太倦，在那邊打睏，所以阿生的行動，各人當時也沒有留意到。

及至張敎授一組人回來之後不久，呂偉良的一組人也回來了，於是人頭湧湧，也趕着交換所見所聞，一時疏忽了阿生。

等到有人發覺這小子失了踪，大家才大大地吃了一驚！

阿生說出剛才的情形，指指山頭說：「長毛怪物雖然身軀龐大，動作却快得出奇，我發覺牠之後，向牠開了一槍，我有信心已經命中牠，因爲這距離不太遠，但牠却未倒下。坦白說，剛才我實在有些怕，怕牠衝過來！」

張敎授道：「你這樣做太愚笨，根據記錄，刀槍不能傷及牠，假如牠是雪人的話。」

阿生道：「如果你那些繪圖是眞的，我敢肯定牠就是耶狄！」

那些繪圖是西方一本探險雜誌，根據目擊者的口述而繪成的雪人素描。張敎授叫人將它放大，畫成更精細的繪像。

嚮導帶住二名啹喀兵追了一程，仍無所見，也折返原地！

他們曾根據阿生所指的雪人逃走的方向，追踪雪人的下落；但足印到了一處絕崖邊緣，便告失了踪！

回程時他們也留意到雪地上的足印，但沒有血漬遺下！

看來那些足印與先前發現的，大小相同，形狀亦一致！

所以，張敎授和他的學生，並未再套石膏模型！

爲了爭取時間，避免爲風雪所困，各人匆匆離開了那處山邊！

看來張敎授的資料並未出錯，只是他們稍爲找錯了方向！

同時他們也疏忽了狗兒的利用價值，假如他們未出發之前，像阿生那麼有耐性地，給予適當的誘導，相信嚮導帶來的這頭獵犬，也同樣會帶他們追踪「異味」！

那「異味」正是雪人足跡所遺下的！

就憑已發覺的去推測，大致上也有個輪廓了！

「耶狄」高約七至八呎之間，渾身長毛，形狀像猩猩，但比猩猩更難看、更可怕！

牠可能刀槍不入，假如那一槍果眞是命中了的話！

牠的行動十分敏捷，雖然牠的體重估計超過六百磅！

這種長毛怪物，肯定是被稱爲「耶狄」的罕見動物。

美國人稱牠「巨足」，中國人叫牠做「可憎的雪人」；但尼泊爾土人，則稱呼牠爲「雪魔」！

回到帳幕後，各人仍在談論不休！

嚮導是個經驗豐富的土人，他看得出大風雪可能降臨！

各人在回到帳幕之後不久，外面已刮起了陣陣大風，漫天風雪！

三俠第一次感覺得到，嚮導在旅行中的重要性和眞正的價值！

過去他們多數在城市之間旅行，只要懂得一些流行方言，知道交通工具的所在，幾乎四通八達。

但是，在大自然中旅行，特別是探險，這是第一次！

眞想不到第一次參加探險隊，便產生這許多驚險事情！

根據那嚮導說，希拉里爵士在他的探險旅程中，也曾發現過一塊雪人的頭皮！事後曾運回倫敦，交給專家檢驗！

顯然，嚮導並不知道該次的檢驗結果。但張敎授却翻開他搜集自各方面的資料告訴他，那塊「雪人的頭皮」，實際上只是一塊獸皮！

此事已經透過了外國通訊社的報導，許多人都已經知道了。

尼泊爾這偏僻的山區，連報紙也看不到，嚮導不知道是不足爲奇的。因爲他們帶人上山探險，唯一的目的只是爲了賺取生活費！

除了爲金錢服務之外，一年爬上攀落好幾次，好易納悶的。何況這種工作實在危險之至，稍一不愼，也會丟了性命呢！

但是人生在世，要生活得有意義，可也不能處處爲自己的安全設想而龜縮於一角。就像希拉里爵士一樣！

要不是他當年憑住一股傻氣——實際上是一股勇氣！相信不會成爲世人所敬仰的英雄人物。

但是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征服了額菲爾士峯——世界最高山峯的人！

可以肯定的，他在歷史上必有良好的記錄；他的生命也充滿了光輝！

這也許就是：「爲什麼有些人不怕死」的最好解釋吧！

× × ×

這是最難熬的一夜！

大家在火堆四周圍坐着！

外面風雪交加，帳幕也被吹得搖搖欲墮！

沒有人敢到外面去放哨，雖然明知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外面太冷，會冷僵的！

以其明知挨不了，不如躲在這裏取暖吧！

既然不設防，誰也不曉得雪人什麼時候會偷襲他們！

有人埋怨阿生，埋怨他不應該開槍，因爲「耶狄」有人性！牠會不會摸黑找上門來，向開槍射擊牠的人報復？

阿生不會後悔，他覺得那一槍的價值，一時還沒法估計。

假如阿生當時不是開了一槍，他可能死在「耶狄」的手中！

假如阿生當時不是開了一槍，他根本不相信有一種動物刀槍不入！

假如不是開了那一槍，阿生的下落不會被各人發現！

假如各人不是及時發現了阿生的下落，可能阿生還要繼續追殺「耶狄」！

假如阿生當時繼續追殺「耶狄」，他根本不會想到大風雪之將降！

那麼，阿生可能被困，也可能在漫天風雪之中迷失方向！

過去有過不少記錄，有許多探險家在大風雪中迷失方向而葬身於雪山之上！

也有更多的實例，證明大風雪會令人在迷失中墮崖喪生！

總之，無論人家怎樣說，阿生和呂林二人自有他們的想法！

張教授和他的學生一直在研究已發現的，和未發現的！

三俠非常佩服這二位學者的態度。他們是書生型的人物，以貌取人，肯定他們捱不住風雪的話，那就錯了！

事實上他們內心的熱情，足以抵抗得住外間的寒氣！

明天的行動，決定於張教授，繼續追踪中槍的「耶狄」呢，還是另闢途徑？

一切有待張教授的最後決定！

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時候。

每個人都感到十分困倦。

火快要熄了。

可以燃燒的乾枝，也都燒完了！

帳幕中的暖氣，漸漸消失，幸好大家都趁住火還未熄滅之前，睡了過去。

假如「耶狄」在這時候突如其來，沒有人敢去想像它的後果！

但是，誰敢保證牠不來？

就算「耶狄」不來，也沒有人可以保證其他野獸不偷襲他們！

持槍戒備的啹喀兵都睡了。

帳幕之內都靜悄悄的，與外面的風聲虎虎，成了強烈的對照！

等到外面的風聲靜止時，反而有些人突然之間甦醒！

假如人類大腦的感受也有「慣性定律」的話，這可能是一個實例吧；當風聲一直虎虎作響之際，大家睡得很憩。

但一旦靜止下來，有些人在睡眠狀態中會在潛意識裏感到不習慣。於是他們立刻就從睡夢中甦醒了！

在稍後時候，就算更熟睡的人，也會被嚇得一跳，由憩睡中驚醒！

因爲外面又傳來了一陣子的槍聲！

槍聲不止一響，而是一連串的，好幾響！

誰在放槍？

剛剛驚醒的人，都以爲是他們的人在帳幕外面遇上了意外！

但已經早就清醒過來的人，卻明白這不是他們的人在放槍！

無論如何，持槍的啹喀兵已首先衝了出去察看。

雖然風靜止了之後，已開始有人出來外面担任放哨任務！但槍聲來得太過突然，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何事！

三俠在心理上並不懼怕，在這種地方，聽到連串槍聲只能表示可能有另一隊探險隊出現，他們想不到害怕的道理。

但是，衝上高處瞭望過四周的一名啹喀兵回來說，他看不見有人！

在這冰天雪地的山區中，儘管聽到連串槍聲響起，但看不見人影亦無須大驚小怪的！

他們追尋阿生的下落時，都有過了同樣的經驗，知道一切只是回音的作怪！

這是山頭野嶺的地方，登高一呼，也隨時會引起回聲！槍聲更加響亮了！

大家都似乎給槍聲驚醒——現在更加清醒得很！

張教授示意控制無綫電通訊機的尼泊爾人，叫他與加德滿都方面連絡。

他說，有另一隊人上山，希望知道對方的來龍去脈，以及現在的位置！

張教授自然知道尼泊爾外交部的無綫電通訊系統，與每一隊登山探險的隊伍，均保持一定限度的連絡！

這次的通話，果然有了收穫！根據加德滿都的答覆，果然是有一隊美國人登山探險！

提起「美國人」，三俠與安曼自然想起叢林中所發生的神秘命案！

當他們南下時，曾有二名美國探險隊隊員與他們同機。

根據安曼說，那二名美國人的隊友未到齊，所以他們趁此機會，到各處旅遊。然後於數日後相約重聚於加德滿都！

歷年來，只有尼泊爾最易入境，所以來自世界各地的爬山探險隊，紛紛齊集加德滿都，等候出發登山探險。這原是不足爲奇的事。

但是，奇在時間上的巧合！

三俠有理由相信死者死前提及的「美國人」，是指二名探險隊員。

因爲當他們入住虎頂旅店之後，翌日未再與二名美國探險隊員在一起！

根據安曼說，他們好像已僱了嚮導，進入叢林中狩獵去了！

當時三俠和安曼都不敢肯定二名同行的美國人有否帶槍，但既是狩獵，自然非槍不行的，不可能用刀斧弓箭吧？

憑這點推測，二名美國人十分可疑！

事後三俠和安曼回到了加德滿都，曾將此事報告警方！

當時二名美國人還未回到首都。

後來他們登山，以後的事情，當然不知道了。

到底現在這一隊「美國探險隊」，是否就是二名美國人所講的那一隊！抑或是另外一隊屬於美國人組織？

憑加德滿都方面的無綫電訊指示，張教授的探險隊，終於與美國探險隊連絡了！

美國探險隊就在一里以外的地方紮營，據說，他們遇見了怪物！

根據方位指出，美國人應該稍爲落後，可能是他們稍遲啟程登山的緣故！

但無論如何，在此時此地，兩隊人如果能合二爲一，總是一件好事！

呂偉良等三俠另一目的，自然是要看看那隊美國人之中，是否有他們見過的兩個可疑人物在內；因爲他們可能是兇手！

美國人在無綫電通訊中指出，他們受到襲擊，「可憎雪人」曾企圖偷營，幸好他們及時醒來，開槍將牠們嚇走了！

通訊進行中，又傳來開槍後的發現！

開槍後的發現是非常令人驚奇的，美國人在雪地上發現了血漬！

張教授表示要帶人過去看看，美國人表示歡迎！

於是張教授留下脚伕和一名持武器的啹喀兵看守大本營，他和三俠等就往山下走！

一里路照計不算太遠，但在雪地上走，倒也須要相當的氣力和時間。

尤其是山路之上，有些地方崎嶇難行，稍不小心，就會失足墮崖！

張教授趕到美國人的營地，與他們的隊長史東博士寒暄幾句，立卽趕到發現血漬的現場去！

史東博士年已半百，却生得十分壯健。要不是他自我介紹，張教授還以爲他是一個軍人呢！

血漬一片鮮紅，染紅了一大塊白皚皚的雪地，然後沿此伸展開去！

雪地之上留有足印，但足印只比人脚稍大，像是大猩猩留下的。

與張教授他們所發現的，簡直有如大巫見小巫！

史東博士道：「根據我們初步估計，這可能是尚未成熟的耶狄！」

張教授道：「昨天我們有個隊員也遇上了一頭大耶狄，當時他還向牠開了一槍！」

「後來呢？」史東急不及待地問：「有沒有令牠受傷？」

「沒有。」張教授道：「假如當時牠傷了，一定有血漬遺下，但我們確實看過了，一點兒血漬也找不到！」

「是的。」史東沉吟道，「根據記錄上的資料，耶狄可能是一種刀槍不入的長毛怪物，所以我只能假想被我們開槍射傷的，是未成熟的小耶狄！」

「這些血，化驗過嗎？」

「我們沒有携備驗血的儀器。但是，你總算提醒了我，我們應該把它取下一些樣本，送回加德滿都去化驗！」

張教授非常担心地說：「我眞有點害怕，牠們會不會捲土重來？」

「我覺得這是我們心理上的矛盾，而不是担心。」史東博士道，「我們一直希望揭破雪人之謎，牠們如果要拉大隊前來報復，這倒是個好機會。但我們却担心敵不過大耶狄，是嗎？教授。」

張教授苦笑點頭！

史東又說：「不過現在我們的心理上總覺得增加了一點安全感。」

張教授道：「是的，團結才是力量，希望以後我們的行動一致！」

但是，史東却說：「對不起，教授，雖然大家都在探險，但我們的目標決不可能是一致的。目標既不一致，又豈能合二爲一！」

張教授呆了一呆，道：「貴隊不是也爲了找尋耶狄而來麽？」

「不！」史東笑了笑，「那只是我們順道的一項試探！」

「那你們——」

「我們是希望登上極峯！」

「這也是我們的意願啊！」

「但是，我們不同意合併！」史東抱歉地說，「這會失去了探險的意義！」

張教授無法了解美國人，事實上他也不能去勉强別人跟他的隊伍合併。

史東又告訴張教授，他的小隊人員，已沿住血漬的方向，追踪到那邊山間去了。

三俠和安曼這四個人，顯然別有用心，他們在其他美國隊員之中打聽，因爲憑雙眼所見，他們並未發現尊尼與杜卡斯二人。

這二名美國人曾被三俠懷疑可能是殺害尼泊爾人拉倫的兇手。

三俠知道史東派出數名槍手，追殺他口中的「小耶狄」去了，所以他們只能在其他隊員的口中打聽打聽。希望有所發現。

果然，有一名隊員說出了他們的探險隊裏面，有這二人。

剛好這二人在不久之前，被史東指派去追踪「受傷的小雪人」！

三俠和安曼交換了一個眼色，但美國人並非呆子，他們已看出了一些端倪！

那跟三俠和安曼交談的美國人叫霍加。

霍加反問三俠：「你們認識尊尼和杜卡斯他們麽？」

「是的。」阿生答道，「我們曾由加德滿都同機南下！」

霍加道：「他們由曼谷起程，可能早到了。有什麼不對嗎？」

「不！」阿生忙說道，「我們只是順口一問！」

但是，霍加這時却笑了起來：「幾位瞞不了我的！」

「我們沒有什麼值得瞞你。」阿生說。

霍加道：「你們大概也在懷疑一些什麼，例如：我的同伴可能會殺過人！是不？」

三俠和安曼都可以聽得明白，「也在懷疑」的意思，可能表示在此之前，已有人在懷疑尊尼和杜卡斯殺人！

於是呂偉良也問得更坦率：「你以爲有這種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霍加說道，「加德滿都警方曾傳他們去問過話，可能就是憑四位口供吧？」

阿生聳聳肩說：「我們只是實說實話。」

安曼却不客氣地問：「你憑什麼說沒有可能？霍加先生。」

阿生也說：「是的，當日他們確實進入叢林中打獵啊！」

「當日進入叢林去打獵的，又何止他們二人？還有嚮導！」霍加說，「嚮導向警方作證，他們一直在一起，從未離開過！同時，警方也化驗過由死者身上取出的彈頭，證明不是他們的槍枝發射出去的子彈。所以我說，你們的懷疑實在多餘！」

阿生不知道爲什麼，在這一刹那之間，覺得對方在說謊！

這可能是心理上的反感，亦有可能是他職業上敏感！

總之，剛才他可以輕輕放過尊尼和杜卡斯，但經霍加這一解釋，聽得十分不順耳，他反而覺得這傢伙是幫兇！

因此，在心理上，阿生已決定追查到底！

他故意對安曼說：「我們反正也要看看可憎的雪人是怎樣的，是嗎？」

安曼會意地說：「是的，去看看他們有一些什麼發現吧！」

霍加當然沒有理由阻止他們！

張教授也在史東的率領下，一齊沿住血漬追踪過去！

三俠的個性大同小異，但現在他們的心情却各有不同！

阿生曾一度懷疑安曼，但現在却又看不出他有什麼可疑之處！

那天在虎頂旅店上面俯視，阿生曾在朦朧的光綫中見到安曼與二名尼泊爾土人。後來安曼已證明他們就是獨木舟的船伕與嚮導。

事實上，阿生他們在那次南下中，並未受到任何傷害。

有時他也想不通，爲什麼他如此多疑？也許他的職業使然，也許他經歷的風險比常人更多！

也許正如俗語所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能無」！

一個人上過別人的當，往往就會在心理上產生了一種陰影。

阿生在他的經歷中，又何止上過人家一次當？簡直多到難以記憶！

各人正越過一道山丘，史東的人已經折回來了。

三俠和安曼見過的美國人尊尼與杜卡斯，果然就在其中。

阿生故意用一種銳利的目光，盯住了尊尼和杜卡斯！

這種異乎尋常的目光，足以令人望而生畏；猶其是曾經做過虧心事的人，往往就會不由自主地迴避！

阿生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他前後辦過不少大案，而且做得非常出色。否則，他也不會年紀靑靑，已名聞國際！

阿生也前後接觸過不少十分有經驗的各國警探，憑他們的經歷所得告訴阿生，許多時他們抓到可疑人犯，就是利用他們的凌厲目光破案的！

當然，其中有不少警探以暴易暴，用他們的拳頭去對付歹徒！

也有人純粹用偵探邏輯破案。

更有人利用環境證據令犯罪者認罪！

但最神奇的，還是利用那雙眼睛！根據許多經驗老到的警探說，他們的目光，足以比得上愛克斯光——X光！

有些疑人被那雙「X光」眼，盯得渾身不自然，但問口供的警探，一定要對方看着他雙眼，結果許多眞相，也就由此獲得！

說起來似乎未免太神化，但是，阿生確實也親身體驗過了！

現在輪到他利用這心理戰術去對付尊尼和杜卡斯二人。

尊尼首先無法抵抗阿生這凌厲的目光，借故避開了。

當然，此時此地的阿生，是沒有理由，也沒有這種權力迫對方招供的。

不過，憑剛才那一剎那間的直覺，阿生似乎可以肯定，尊尼在逃避他！

杜卡斯正向史東博士報告剛才追踪「受傷的小雪人」的經過！

但是，他似乎交代得不大淸楚。

杜卡斯顯然也發覺了呂偉良和安曼等人在這裏！

他顯得渾身不自然！

呂偉良故意走了過去，聽他向史東博士的報告詞。

張教授自然是最關心雪人下落的人。

他插咀問：「又是在山邊附近，突然之間失去了綫索麼？」

「是的。」另一名美國人答了。

杜卡斯沒有再說，但三俠和安曼都在瞪住他，聽得出他的聲音在發抖。

他不再說話，會否與心情緊張有關？三俠認爲有可能。

尤其是阿生，他受訊時，研究過罪犯犯罪後的心理反應。

事實上歷年以來，憑他的經驗去印證書本上的理論，證明一名罪犯在他犯了罪之後，心理上的反應十分强烈！

大致上來說：一名犯罪者，最怕再見到可能懷疑他的人！

有不少罪犯喜歡在犯了罪之後，遠遠避到別的地方去，爲什麼？

他們唯一的理由，就是避免心理上受到太大的威脅！

當然，凡事總有例外的，有些職業罪犯，他們習慣成自然，根本不當作一回事，所以警探往往遇上他們時，就束手無策！

後者不但態度冷靜，頭腦也精靈。他們不但面對有經驗的警探面無懼色，對現場證據也知道如何消滅和掩飾。

各人沒有再到崖邊去，因爲張教授似乎相信了美國人的話。

一行人等，折返美國營地！

由於史東隊長的婉拒合併，張教授也不好意思再逗留下去！

在歸途中，各懷心事！

三俠與安曼，自然是想着「尊尼和杜卡斯是否殺死拉倫的兇手」？

張教授與他的學生，則想着「可憎雪人爲什麼會流血」？

到底是阿生那一槍失準呢，還是史東他們見到的，另有其「人」？

或者說：美國人開槍擊傷的不是「耶狄」那一類雪人！

又或者一如史東博士說：這是未曾成熟的「小耶狄」！

總之，這又是一個無法統一的矛盾。

當張教授他們離去時，美國人正忙於收拾一切，準備拔營離去！

在理論上，美國人如果繼續往山頂進發，他們等會兒必經張教授他們的營地！

在情理上，本來張教授也不妨多等一下，等會兒與美國人一齊返回他們的營地去才對。

但是，問題却出在史東這方面。

不知道是史東故作神秘，還是美國人習慣了如此「坦率」？

張教授總覺得他「自討沒趣」，所以便帶領各人離去！

每個人都有自尊心的。張教授覺得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損害！

回到營地之後，他仍感憤憤不平！

呂偉良早已看出了他的心事，搭訕着說：「美國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反正我們有這麼多人，何必要求他們合併？」

阿生也說：「是的，如果將來有所成就，這份光采應該只屬於中國人和尼泊爾人的，美國人就沒有份兒！」

在場聽見的人，都忍不住笑了！

阿生又說：「不過，我覺得他們拒絕合併，也未必沒有理由。」

張教授反問：「有什麼理由？」

他的學生洪泉也說：「是的，我們已經說出了此行目的，看來大家同是一樣，科學無國界，團結一致去行動，應該有更好的收穫！」

阿生道：「問題是：可能有很多事情，他們根本不希望我們知道！」

張教授與洪泉異口同聲地問：「有什麼值得隱瞞的？」

一名喎喀兵插口說：「可憎雪人是一直被人追尋的對象，沒有什麼神秘吧？」

阿生道：「我不是指這方面的。」

張教授道：「你指什麼？」

阿生道：「我在直覺上覺得：如果他們的目的也在研究雪人是否存在，根本不會拒絕與我們合併！」

洪泉道：「對了，我也這麼想。」

阿生又說：「美國人詭計多端，我猜他們可能另有任務！」

呂偉良担心阿生太過激奮，言多必失，示意他不要說下去！

事實上他是一名國際特警，不應該作太過多的忖測。

張教授也覺得此事應告一段落了！不必再想它了！

但是，忽然之間他對他的學生洪泉說：「我們似乎自尊心太過强，爲什麼我們要回這裏來呢？洪泉。」

洪泉也恍然大悟，道：「是的，教授，我們此行的任務是什麼？」

「找出雪人之謎！」張教授順口答了。

「對啊！」洪泉反問道：「那剛才爲什麼不繼續追踪？」

「因爲那是美國人發現的！我當時正生他們的氣！」張教授忽然又苦笑搖頭，自言自語道：「我太小家，其實，我們應該接手追查下去才對啊！」

三俠也覺得張教授言之有理。

假如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既懷疑那些美國人，爲什麼要相信他們的話。

如果阿生沒有看差，他確信「可憎雪人」是不畏刀槍的話，那些血漬就非常值得思疑。

那就是說：未必一如史東所講的什麼「小耶狄」，有可能是人！

但是，人爲什麼會在山頭出現，似乎又不大可能！

無論如何，他們總覺得反應太過遲鈍，爲什麼當時未有想及此點。

是因爲人的大腦在雪地上的反應不够靈活麼，但俗語有道「讓頭腦冷靜一下」！照計應該越冷越靜，也越靈的！

其實，並非各人的頭腦反應遲鈍，只是當時各人的心中另有所思。

例如三俠和安曼，當時想到「抓兇手」那方面去了！

又例如張教授與他的學生洪泉，他們當時覺得史東的拒絕合併，是一種侮辱；心裏也正在生氣！

所謂「心無二用」，各人當時所以想不到，就是爲了這緣故！

現在大家都覺得其中大有可疑，於是便一齊再開往現場！

那些血漬依舊，只是美國探險隊已經開拔了。

張教授帶着各人趕到崖邊，血漬果然是沿崖而下。照這情形看，要不是傷者墮落崖下，便是有人在故弄玄虛！

事實上在這白皚皚的雪地之上，血紅色是十分奪目的。只要傷者身上的鮮血不斷流出，追踪者就不怕會失去目標！

但是如果像現在一樣，到了絕崖之處，任何人都會放棄再追踪。因爲這是冰天雪地的地方，何處雪厚一些，什麼地方雪薄而鬆？卽使是最有經驗的嚮導，也無法確定！

但崖下往往高達千呎以上，則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任何人到了這地方，也被迫折回！

現在張教授等人感到躊躇，到崖邊查看嗎？還是放棄？

當張教授與阿生等人正在商量對策之際，呂林二人却蹲在地上，研究那些雪人的足印。

他們覺得這些足印與先前二次發現的比較，固然小得很。就是印上了足印的地方，也沒有臭味！

嚮導利用帶來的獵犬，希望確定傷者逃走的方向，獵犬竟然朝住崖邊狂吠！

「想不到雪人果然是可以高來高去！」阿生感到十分迷惑！

「看來雪人的巢穴可能就在崖下。」張教授道：「上次我們不曾冒險一看，這次却不能放過機會。」

上次阿生本來想到崖邊看看，但張教授說太危險。他以爲到了對面山上可以用望遠鏡瞭望那兒的情形，豈料到了對面山上時，又爲其他山峯和雪堆所阻。因此，這一次他們決不再放過機會。

但是，這分明是一件非常危險的工作，誰肯去冒這種險？

呂林二人把他們的感想告訴了張教授。

張教授說：「也許史東博士說得對了，雪人還未成長，所以體型較小，足印自然亦小，同時無法抗拒刀槍，更無臭味！」

阿生道：「但我翻閱過你手上的資料，似乎歷來未有人發現過小雪人。比較起來，這裏出現的雪人，已較美洲的小了。」

「是的。」張教授說，「根據我搜集自各地的資料所得，從未有人發現過小雪人，但在理論上牠是存在的，因爲有大必有小。正如我們人類一樣，有大人，自然也有小孩。」

阿生道：「是的，但正如小鳥一樣，當牠羽毛未豐時，牠的父母是不肯讓牠出來冒險的，對嗎？」

「嗯……這可能就是過去未有人發現過較小的雪人的原因之一！」張教授道：「但無論如何，現在我們必須派人去一看究竟！」

阿生看看各人默默無言，立卽說道：「不如就讓我去看看吧！」

林愛莉道：「阿生，那是非常危險的事。你要小心。」

「放心好了。」阿生說：「你們只要用繩子綁穩我，相信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張教授只要有人肯去看看究竟，一切自無意見。

於是阿生被人用尼龍繩子緊綁腰間，另一端則由其他人拉穩！

呂偉良爲了愛徒的安危，一切小心翼翼地，在旁親自監督！

各人一直遠離崖邊，從未敢靠近一丈以內，因爲誰都知道，崖下可能高達數千呎以上，在這種冰封的土地上，萬一失足滑下，定必粉身碎骨。

尤其是在酷寒的天氣下，任何人的動作都難以保持靈活。所以阿生的勇氣，登時令到起場的人，都不禁爲之肅然起敬！

一切已經準備就緒，阿生開始逐步邁向崖邊！

各人的心情非常緊張，事實上沒有人可以知道阿生此去的後果！

縱然他能懸身在崖下觀察，但誰也無法可以保證他的安全。

在這冰天雪地的世界裏，有許多事情都是沒有人知道的。阿生用繩子綁腰，凌空懸身於崖下，可以肯定，必然大開眼界；他到時所見到的，可能是前人從未見過的。

但是，後果又如何？同樣也是沒有人知道的。

阿生至崖邊俯首下視，但見下面深不可測。越向前走，積雪越加傾斜！

各人從繩子的感覺上可以知道，阿生已開始下墮了！

爲了易於連絡起見，阿生的身邊也帶有一具無綫電對講機。

突然之間，阿生在懸崖那邊惶恐地驚叫在來！

對講機中可以淸楚聽到阿生的尖叫聲：「糟糕！爲什麼會這樣？」

繩子收得非常緊，在場拉住繩子另一端的

都是有氣有力的人，連呂林夫婦二人在內，竟有六七人；其中只有張教授用一隻手扶住繩子，另一隻手持着對講機。

阿生的體重只有百餘磅，憑這數人的氣力，無論如何總可以把他拉得穩穩的。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單憑各人當時感覺，那股下墮之力便超過了阿生的重量！

爲甚麼會這樣？

阿生似乎一直在掙扎，他的聲音中充滿了惶恐，好像他正在遇上了一件前所未見的意外！因此而感到手忙脚亂起來！

張教授在這一剎那間也嚇呆了！

他急忙在對話機中問：「發生了什麼事？阿生！」

「我不知道，快……」阿生的聲音突然之間中斷了！

呂偉良大吃一驚！

剛才他本來想接過張教授手中的對講機與阿生講幾句，但是他看見各人拉得吃力，却担心他們會抵消不了那一股下墮之力，所以他拚命拉穩了繩子，以致未能與阿生通話。

現在他却可以淸楚聽到阿生的聲音中斷，呂偉良自然爲之緊張萬分，就是林愛莉和其他人，也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呂偉良和張教授幾乎異口同聲地叫將起來：「快些把他拉上來！」

於是各人齊心合力，拚盡全力把阿生拉上來！

阿生氣喘喘地，彷彿經過了一場戰鬥，又好像逃過了一次大難！

呂林二人首先撲上前去，看見阿生並無傷損，但面色十分難看！

呂偉良急忙向他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氣喘喘地說：「我也不知道，實在太可怕了！」

其他人可能不明白的，但呂林夫婦二人却十分了解，阿生不輕易說出這種話；能够令到他說「太可怕了」，相信絕不簡單！

阿生是個名符其實「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到底什麼事情會令到他怕？

張教授非常担心雪人突然由崖下爬上來向他們展開「反攻」，所以叫各持槍的嘍囉兵嚴陣以待，以防萬一！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分左右兩旁，合力將阿生扶過一邊！

大家都急於想知道，到底剛才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可惜阿生驚魂未定，支吾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事實上連阿生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所以他根本也不知道應該從何說起！

當時他攀住繩子，雙足踏住峭壁，正俯首下視，目的是要看看峭壁之上是否有可以藏身的地方。

但是，突然之間，他感到有一股力量，將他往下吸去！

爲什麼會有此現象？阿生至今仍不明白。就是他現在告知了呂偉良等人，大家也無法解釋這奇異的吸力！

阿生自問讀書太少，他側頭問張教授：「會不會這兒的地心吸力份外厲害？」

張教授苦笑搖頭，道：「絕不可能的！」

林愛莉道：「你有沒有看見什麼可疑的事物？」

「沒有。」阿生說，「到處盡是冰雪，但我彷彿被一隻無形的手，力拉向下！我抵受不住那種恐怖感，於是叫了起來！」

「無形的手？」各人不約而同地，互相瞥了一眼！

此時此地，發生了這種不可思議的事，竟然連三俠也無法找到一個合理的答案！

張教授叫阿生再想淸楚，他說：「會不會是雪人由峭壁上伸手出來拉你？」

「不可能的！」阿生逐漸鎭定下來，「我首先注意的便是峭壁上的動靜，但是，那兒全是冰雪，什麼也看不見！」

「也許你當時已嚇得忙亂了手脚！」張教授道：「照正地心吸力不可能在那兒突然之間加重了好幾倍的。這是不合常理的事。」

阿生道：「我知道你的想法與我完全一樣，我們都以爲峭壁上可能有雪人的巢穴，否則爲什麼先後兩次我們追踪雪人的足印時，都在崖邊失去了足印的下落？但事實上我剛才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林愛莉忽然問：「阿生，你的刀子和手槍呢？」

是的，剛才爲了安全計他們不但讓阿生隨身携備了一柄利刀，也給他帶了一支手槍，以應不時之需！但現在這些武器都不知所踪！

阿生像從夢中驚醒一樣，伸手按住腰間兩旁，果然是一無所有！

他記得手槍和刀子都插在腰間，而且插得很穩，即使剛才那麼緊張地掙扎，照計也不可能把這些武器掙脫的。

由於阿生並未見到任何想像中的「敵人」，所以他也一直未用到此等防身武器，要不是林愛莉提醒他，阿生也未發覺！

至於掛在身邊的無綫電對講機早已墮到崖下去了！這是阿生唯一知道的，其他人也明白，這正是阿生的聲音何故突然中斷的原因。

阿生剛才在崖下記得對講機掛在頸項上的，他的身子並未倒懸，爲什麼對講機會墮到下面去？

可能是那對講機的繩子斷了，但照計不可能輕易會斷的。

呂偉良對張教授說：「這可能又是他所講的『無形的手』在作怪！」

「你的意思是——」阿生吃驚地瞪住他師父，「這荒山野嶺上面有鬼？」

聽到「鬼」字，各人無不毛骨悚然！

儘管眼前每個人都不迷信，但在此時此地，遇上了這種怪事，誰都會在心理上產生一種恐懼感！

這是深山野嶺，也是冰天雪地，更是海拔數千呎以上的地方，到處只見白皚皚的一片，連人影也不多一個，最易令人有凜然的感受！

但是呂偉良絕非一個迷信的人，他對張教授解釋道：「我的意思並非指有鬼。教授，你以爲在崖邊的峭壁或者山下，會不會有一塊巨大的磁石？」

張教授怔了一怔，其他的人亦恍然大悟！

張教授稍作沉思，說道：「是的，你倒提醒了我，這裏可能有飛白岩！」

阿生立刻就問道：「什麼是飛白岩？張教授。」

「飛白岩是一種質硬，而含有大量磁鐵或鐵鑛的甘草根黑色的石。」張教授說，「這些岩石遇上鐵或其他金屬，非常敏感，就像磁鐵遇上了針一樣，也最易令到旅行和探險人仕迷失方向，因爲它足以令到指南針失準！」

阿生抓抓後腦，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道：「怪不得我身上的金屬製品，都紛紛丟失了，原來是給磁石吸去！」

他再探手一摸，金屬製成的原子筆和袖珍電筒，都不翼而飛！

阿生再往衣袖之內摸索，手腕上戴着的多種用途的手錶，也不見了！

他喃喃自語地說道：「怪不得當時我好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搜掠一樣，但當時爲了顧全性命，我並未注意到這一切，而且我已嚇得心慌

意亂……」

呂偉良不等他說完就說：「看來我們的假定，可能性越來越大，那就繼續吧！」

「繼續到崖邊峭壁去？」阿生怔了一怔！

呂偉良道：「你害怕嗎？」

「不！只不過……」阿生頓了頓！

呂偉良接續說：「如果你怕，讓我試試吧！我們應該繼續努力，希望找出謎底！」

阿生並非貪生怕死的人，否則他也不會選擇國際特警這種工作。

只要他明白此中道理，他就不會再怕！於是他站直了身子，挺起胸膛，自頂至踵的自我搜索了一遍，目的只是把一切五金製品除去！

張教授自然希望及早找出答案，能够有阿生這種勇敢青年拔刀相助，正是求之不得。他叫各人小心戒備，讓阿生再作一次嘗試！

這一次阿生學乖了，沒有帶刀槍，甚至皮帶也解去，因爲皮帶末端有金屬的扣子。總之，現在他身上連一些兒的金屬也沒有了！

假如呂偉良的想法正確，阿生不會重蹈覆轍了。但一切仍有待事實證明！

阿生又一次踏上了征途！

在場協助的人，每個人都在爲他担心；但在另一方面，却爲他的勇氣所感動！

相信如果換上了別人，在一次驚濤駭浪之後，驚魂甫定之際，都會休息一段較長的時間，然後才作決定！但這一次呂偉良反而急不及待，爲什麼？

呂偉良覺得打鐵趁熱，假如「可憎雪人」的巢穴就在峭壁之上，這時候若不乘勢追擊，相信以後就更感困難了。

阿生最愛聽師父的話，有了呂偉良的鼓勵，他做起任何事情來，都會感到勇氣百倍！

這一次呂偉良也把自己綁上了一條尼龍繩子，他決定與阿生併肩作戰。

因爲阿生不能攜備任何五金製品，自然包括了無綫電機在內！呂偉良担心阿生在失去連絡的情況下易生危險，所以重新作出安排！

他決定親自担任連絡任務，辦法就是讓他站立於岩邊，一方面注意阿生在峭壁上的一舉一動，另一方面爲張教授等人作傳訊工作。

例如萬一阿生有什麼須要，又或者阿生突然之間遇上了意外，呂偉良都可以打手勢，讓上面的人把握時機，以適應當時的環境！

呂偉良既然鼓勵阿生再作一次冒險，他親自以身作則，更令人心服口服！

阿生又再一次邁向崖邊，這一次他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一定要找出答案！

阿生心理上威脅已告消失，正如一個怕黑的人，在他未明底蘊之前，有什麼風吹草動也往往以爲是鬼物作祟。

但是，如果讓他有機會澈底明瞭個中眞相之後一切自會改觀！

呂偉良也跟阿生一齊走向崖邊，他連鐵枴杖也放棄了。

呂偉良的殘廢腿部，早已裝上義腿，但在習慣上，他仍然手持鐵枴杖，那東西不但是他的標誌，同時也是他的防身武器！

但是現在，他却用一根木棒協助，以便在崖邊的雪堆上站得更穩定！

這些堅實的木棒，是爬山人仕的恩物，在尼泊爾的鄉間均有出售。許多西方探險隊不但購了它登山，事後還帶回來作紀念！

這種被人稱爲「士的」的木棒，扶手處雕成龍頭者有之，雕成其他形狀者亦有之，有些還打磨得非常光滑美觀！

呂偉良到了崖邊，彎腰俯身下視，正如阿生所說，什麼也看不見！

白皚皚的世界中，彷彿目睹一處無底深潭，半山有雲霧，更加令人在視覺上，感覺到深不測；事實上他們駐足之處，已是海拔幾千可呎的山頭上！

阿生有他師父在身旁壯胆，一切也表現得勇氣百倍。

他打着手勢，示意抓住尼龍繩索的人將長度一再放寬，讓他滑落崖下！

呂偉良一直盯實阿生，留意他的去勢以及一舉一動。只要他發覺有什麼不對勁的時候，就會叫上面的人把阿生再次拉上來！

但是，阿生這一次似乎十分順利，他並未遭遇到任何吸力！

看來呂偉良的假設是事實，山下或崖邊可能有「飛白岩」的存在！

飛白岩是一種帶有强烈磁石的岩層，岩石中的氧化鐵發出極强大的磁力，一切五金製品都會給它吸去！

呂偉良爲了證實這種假設，曾將唯一的金屬製品帶在身邊，那是一個指南針！

他一直注意指南針上的磁石指針，越是接近崖邊，指針越跳動得厲害，不但方向改變，最後連整個指南針也被吸到崖下去！

因此現在呂偉良差不多可以肯定，阿生出亂子的可能性減到最低，因爲他的身上並無些微的五金製品。

阿生已用雙足支撑住峭壁，游目四顧，不斷向呂偉良打出手勢！

呂偉良担任的是傳訊工作，他也不斷向拉住繩子的人打手勢示意；由於三俠平時合作慣了，那邊有林愛莉在着，一切做得非常之有默契！

阿生最留意崖邊峭壁上足印！

因爲憑血漬和雪地上的足印啓示，假如「可憎雪人」果眞有飛簷走壁的本領，牠們大有可能沿此而下，回到秘密巢穴去！

但是，阿生不久之前才利用繩子的協助，同樣踏足於絕崖峭壁之上。所以，那兒的足印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的。

在雪地探險的人，除了穿得臃腫之外，足下的雪靴也十分巨大，因此每踏在冰雪之上，也可能留下極大的凹痕！

所以，阿生必須小心辨認，以便確定是否除了他自己的足印之外還有其他可能的足印。

結果給他發現了——是一項令他幾乎難以置信的發現！

那峭壁上的雪痕，不但有着另一種足印，而且這種足印與先前在崖邊附近發現的，與血漬滲雜在一起的足印，完全一樣！

剛才那一次阿生根本連看也沒有機會看得淸楚，意外就告發生！

但是現在，阿生不用担心被吸到崖下去了，他可以仔細觀看！

假如他身上仍帶有大量金屬製品的話，這時他仍然會以爲地心吸力突然之間增强了幾倍。但現在他的心情却是驚喜難分。

驚的是「可憎雪人」果然存在！

喜的自然是有了這發現！

他向呂偉良打出手勢，因爲這時阿生不但戴上了雪帽，也戴上了改用棉繩綁好的眼罩，以防風雪侵入眼球！

如果在這環境下用說話傳訊，一定十分麻煩，甚至阿生叫破了喉嚨，呂偉良也聽得糢糊，因爲叫得大聲有回音，叫得細聲又聽不到。

所以師徒二人，早已有了默契，這是別人難以做到的，因爲他們有過數以百次計的合作經驗，加上平時生活在一起，一切自然純熟。

呂偉良曉得阿生已有所發現，他一方面向林愛莉打手勢傳消息，另一方面也示意他們把繩子再放長一些，讓阿生再落一點！

林愛莉雖然沒有呂偉良和阿生合作得那麼多，但她本身是迷你女賊，又是鐵枴俠盜的妻

子，平時大家也有了默契，所以她自然也明白他丈夫的手勢所包含的意思。

於是她逐一向張教授等人說了出來。

阿生的發現越來越令他感到震驚！

他發現一些針孔狀的小洞，似乎有人用一些鐵釘——也許比鐵釘更粗大的東西，刺在峭壁之上！使到堅硬的冰雪，留下一個一個的小洞孔！

那些小洞孔非常規則，那是指距離和排列兩方面而言。

爲什麼會有這些小洞孔？

爲什麼會刺得這麼規則？

峭壁上的冰雪是相當堅實的，假如不是這麼穩固的話，相信早已往下墮了！

但是儘管它堅實，雪靴踏在其上，仍有痕跡留下來！

假如眞的有「人」用鐵釘或鋼針刺上去，亦足以留下齊整的小洞孔！

阿生明白了，這是尖木釘子造成的，照計不可能是鐵釘或鋼針吧。

假如是五金製品，豈可反抗崖下的磁場？

但是，什麼人可以用堅木削成釘狀物？什麼人可以利用木釘在峭壁上造成這麼規則的小洞孔？阿生不斷地想！

阿生是個頭腦十分靈活的人，他好容易就憑這些小洞孔的排列方式，想出了個中道理；那是雪人的「傑作」！

這是阿生初步的想法，他以爲：可憎雪人大概用堅木沿住峭壁而下！

那麼，雪人的巢穴豈非就在阿生的足下？

阿生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他定一定神，留心那些小洞孔所經之處，必有足印留下。

最後，小洞孔不見了，足印也不見了！

阿生示意呂偉良，把繩索再稍爲放長一些，豈料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彷彿平地一聲雷，峭壁突然凹陷，阿生身不由主地，整個兒也飛蕩了入內！

呂偉良正將阿生剛剛發出的手勢向林愛莉他們示意，回頭突然失去了阿生之所在，不禁爲之大大地嚇得一跳！

飛簷走壁　絕技驚人

呂偉良向林愛莉張教授他們，打出了一個緊急手號！

林愛莉突然離開了各人，直奔向了崖邊呂偉良所站立之處！

呂偉良忙於扶住她！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只感覺得到，阿生的繩子忽然鬆弛了；阿生彷彿割斷繩子，墮入崖下！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爲阿生身上根本沒有刀子。

沒有人能想出其中道理，只知道從呂偉良剛才的手勢中，必有意外發生。

現在又因爲林愛莉冒險撲向她丈夫的身邊，張教授等人更多了一重担心！

林愛莉是要知道阿生發生了什麼事，她身不由主地衝了過去！

呂偉良忙對她說：「快些回去！阿生有了意外，雪人的巢穴可能就在峭壁之上，叫大家小心！」

林愛莉抱住他不放，道：「你不能再下去冒險，要去讓我去吧！」

本來一條繩子只綁住一個人，但現在呂偉良的身邊因爲多了一個林愛莉，卽使二人站在崖邊，扯住繩子另一端的人，也得小心翼翼地大力抓穩，以免再出意外！

事實上阿生在下面不知發生了何事，各人方寸已亂，甚至負起指揮之責的張教授，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原本綁住阿生腰間的繩子，現在顯然因爲沒有負荷而鬆弛下來！

林愛莉想過去把那空了的繩子抓過來綁住自己，到下面去看看阿生的下落。但是呂偉良却摟住她不放，同時勸她別冒險，讓他先去看看，大概不會再有事發生的。無奈林愛莉不聽他勸。

林愛莉說：「在絕崖峭壁之上，你的行動不便，別拖延了，否則只怕阿生……」

話猶未完，她已抓過了折斷的繩端。那繩端就在呂偉良的脚旁附近。

其實呂林二人對阿生都不敢樂觀，雖然他們曉得阿生英勇機智，無奈這兒不是普通地方。假如阿生已落入雪人手中，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呂偉良曾目睹阿生突然之間消失於峭壁之上，否則，他可能以爲阿生已墮進懸崖下面去了。

林愛莉不理會呂偉良的勸告，已將繩子繞過了腰間，把自己先綁了起來！

兩條繩子都緊緊地被張教授師生二人，以及啹喀兵等人抓住！

除了呂林夫婦二人之外，似乎每個人都突然之間沒有了主意。

林愛莉並未停止她的動作，她向後面的人打出手勢，叫人放她下去！

但是，張教授忽然叫住各人：「慢着！別讓她再冒險了！」

呂偉良在崖邊也制止他的妻子，但林愛莉却有她的想法。

她覺得必須爭取時間，否則，時間拖得越久，就對阿生越加不利。

因此她高聲對她丈夫說：「別傻氣了！你可以在這裏監視着一切，如果發覺有甚麼不對勁的話，我會打手勢向你示意，那時你再叫他們把繩子扯上來好了！我一定要下去看看阿生怎麼樣了！」

呂偉良道：「要去就讓我去吧，你來担任連絡的任務！」

「不！別再婆婆媽媽，再遲就只有令阿生更加危險而已！」林愛莉道。

張教授已經忍不住跑了過來，但他不敢過份接近懸崖邊緣。

他說：「二位請回去商量過才好行動，我們實在不想再看見有人犧牲！」

呂偉良還沒有告訴他們關於阿生剛才的情形，所以張教授等人還以爲阿生墮落崖下去了！現在呂偉良對教授說出了剛才的情形。

張教授想了想，終於同意，讓林愛莉落去看看情形如何！

他雖然沒有說出口，却跟林愛莉有同一樣的想法，就是呂偉良畢竟是個殘廢的人，儘管他比常人更技高一籌，也感到有些不便。所以張教授主張林愛莉速去速回！

呂偉良在這種情形之下，也變得無可奈何，因爲他決不能讓阿生遭雪人的毒手！

於是繩子放鬆，林愛莉沿崖邊峭壁而下，按照呂偉良的指示，到達阿生突然之間失踪之處，小心地觀察那一帶的情形。

她看不出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峭壁之上仍然是封滿了冰雪！

唯一不對勁的地方，也許就是那些足印突然之間不見了！

如果阿生被雪人抓去，那麼，應該就在這兒附近吧？但是，那兒仍然是峭壁，連駐足的地方也沒有，怎麼可以找到人影？

林愛莉打着手勢，向上面的呂偉良示意。

呂偉良覺得阿生的安危盡在他們的想像中

，已無須再向張教授他們表達了。

林愛莉用手敲擊峭壁的冰雪，却沒有任何反應！

她心有不息，用手足支撑住峭壁，讓位置稍爲改變一下。

這是令到她的視覺方面可以拉濶一些的方法之一，但也相當危險，因爲這樣會令到身體的平衡方面失去重心！

但是林愛莉爲了救阿生心切，已顧不了這許多。

想不到位置的不斷更換，令到林愛莉由迷惑而至到有了一個概念，那就是：峭壁上面有一條相當齊整的切口！

那兒足有二指那麼粗大，但林愛莉却看不進去，只覺得這罅縫很長，由頭至尾約有過丈長。

林愛莉示意上面將她吊上去！

她站在崖邊將發現告知了呂偉良，然後改變了一個位置，再度沿崖下墮，觀察着那兒一帶的情形。

現在她可以肯定了，峭壁之上果然有秘密。那兒一定有個洞穴，但外面有掩飾。也就是說，那峭壁之上，可能有機關。

這是難以置信的，雪人的智慧，怎會這麼高？

林愛莉觀察一會無結果，終於爬上崖上！

她將觀感對各人說出，覺得阿生十九被人擄進了機關中去！

張教授道：「根據我研究多年的心得，認爲『可憎雪人』只是一種低能動物，但這麼看來，我們可能有了一種新概念！」

呂偉良道：「會不會是另一種高等動物，而不是可憎雪人？」

「不可能吧！」張教授說：「這是冰天雪地的地方，一般動物並不適宜生存。」

「我的意思是指人。」呂偉良說，「有沒有可能有人躲在下面？」

張教授呆了一呆，沉吟道：「這似乎不大合邏輯，因爲沒有人喜歡住在這白皚皚的世界裏，連找尋食物也感到困難。」

林愛莉道：「無論如何，我們可不能拖得太久了，否則阿生生還的機會就更微。」

張教授道：「你們的意思可是：派人到峭壁上去，弄出那機關？」

「是的。」林愛莉說，「我幾乎可以肯定，阿生一定被困在裏面。」

張教授感到爲難地說：「在那絕崖峭壁之上，如何展開工作？」

呂偉良也同意了張教授的說法，他回憶着當時一刹那間的情形，就是阿生突然踪影全無之前的一刹那間！

那是突如其來的事，呂偉良由於只能彎腰俯首下視，所以能見度十分的狹窄，因爲峭壁上凹凸不平，他又不能讓身子遠離崖邊。雖然腰間有繩子綁住，但呂偉良却明白後面的人須要扯兩條繩子，而這兩條繩子都綁了人的！他不想他們負担太重因此當時他必須小心遷就！

在阿生失踪之前，確實有些東西閃動了一下，在白色的世界裏，彷彿有些啡色的東西在幌動了一下，那啡色的東西，極有可能是一幅泥牆——一幅活動泥牆。大約有丈多二丈濶。

那只不過是一幌眼間的印象，可能由於角度的關係，呂偉良當企圖再觀看淸楚時，那些東西已告消失了。

當時呂偉良只以爲自己一時眼花，現在回憶起來，竟然配合了林愛莉的想法。

於是他要親自下去看看。這一次，林愛莉竟然未加反對。

林愛莉不加反對的原因，是由於她曾經身歷其境，她覺得不會有甚麼危險，所以她希望呂偉良看得比她更淸楚。

各人又將呂偉良放落崖下，讓他觀察峭壁上的情形。

呂偉良上來之後，反而束起了雙眉！他顯然有許多事情想不通。

他說：「假如他們是人，一定須要呼吸的，是不？」

呂偉良並非向某一個人發問，而是皺上了眉頭，迷惑地問。

「對啊！」林愛莉在旁答道：「假如裏面有人，憑那空罅透進去的空氣，如何生存？」

「但是如果不是人，又是甚麼？」呂偉良道，「難道雪人就不須要呼吸？」

那嚮導說：「據我所知，雪人不但要呼吸，也跟其他動物一樣，須要食物。」

張教授也說：「事實一定是這樣，根據我手上的資料，雪人除了適宜於雪地生活之外，並沒有其他較驚人的特長！」

呂偉良忽然又往那邊山頭跑！

林愛莉追過來問：「你往那兒去？」

「我忽然想到一個可能性。」呂偉良一邊走一邊說：「既然動物都須要呼吸，而憑我們剛才觀察所得，又沒太大的洞孔讓空氣透進去，那麼，會不會表示另有出口？」

林愛莉想了想，也說道：「這確是大有可能的事。」

「我現在就是要過去看看，可能在一些隱蔽的地方，有另外一處秘密通道。」呂偉良說道，已爬上一處岩石之上，那兒一帶自然亦已被冰雪掩蓋，但却是唯一的，最接近崖邊的山岩。

張教授經過了剛才一連串的事實表現，對呂偉良等三俠的胆色與見識，不得不衷心佩服。這時他也率領衆人亦步亦趨的，跟了上來！

林愛莉爲安全計，也尾隨着呂偉良，爬上了丈多高的山岩之上。

呂偉良已取回他的鐵拐杖，因此在行動上，更加靈活得多了！

林愛莉登上了山岩之後，正待說話，却給呂偉良用手勢制止住！

這並非表示呂偉良有甚麼發現，而是他發覺山岩之上有個洞穴，如果有人在此談話，聲音便可能造成一種回音。

假如呂偉良的假設是正確的，他們決不能就此打草驚蛇！

在另一方面，張教授他們在下面想問呂林二人在上面有甚麼發現，但這時候呂林二人已被岩石遮掩住，他們在下面暫時見不到二人的影子。

呂偉良突然止住了脚步，同時俯首彎腰，觀察着地上一些痕跡。

那是一些足印！大小與不久之前所發現的，竟然一樣！

雖然冰雪已將足印的痕跡掩沒，但由於足印深陷，冰雪只輕輕給它蓋上了一層，所以難以將那足印完全掩蓋住！

呂偉良越來越覺得他想像中的事情絕非幻想，而大有可能是事實。

他想像到下面假如眞有一個巢穴，那麼，除了峭壁上的出入口之外，必有另外一個秘密的出入口。理由是：第一，絕崖峭壁之上，不適宜經常性的出入，因爲易生危險！

第二，無論秘窟中的是人還是雪人，抑或其他動物，如果要生存，必須要空氣，憑呂林二人在峭壁所見的罅縫，不可能有足夠的空氣透進去！

同時呂偉良的腦海中還存在着一種很矛盾的想法，就是尼龍繩上面的顯示。

用來吊人到峭壁上去的尼龍繩，十分堅韌，若非有人用利器將它切斷，根本不可能突然

之間折斷的。但那繩口顯然有刀子切割過的痕跡。

為甚麼會有人用刀子去切割？為甚麼那些人可以用金屬製品？

呂偉良想到阿生身上的金屬製品全被吸去，再看看手中的鐵拐杖，就暗暗吃驚！因為他不知道這洞中是否有氧化鐵的岩石。

呂偉良步步為營地走進去，林愛莉在後面亦步亦趨。

洞中很黑，雖然現在仍然是白天，但洞內缺乏光綫。

突然間，呂偉良聽到了一些聲音，他立刻止住了腳步，呆在那裏。

呂偉良傾聽，是一些令他感到極度驚奇的生硬英語。

林愛莉逐步湊過來，尤其是在這黑暗的洞穴之內，一不小心就會發出了音響。那就會驚動對方。

她也聽不懂，到底對方在講一些甚麼？

再聽下去，竟然有阿生的聲音夾雜在內，這令到呂林二人大為興奮！

阿生說：「……你們相信我吧！我剛才對你們說的，全是眞話。」

有人用生硬的英語道：「不要騙我！你們是甚麼人，騙不了我的！」

阿生苦笑道：「你們完全誤會了，我怎麼會是美軍？我的樣子怎會是美國人？」

呂林二人聽得一頭霧水，到底對方是甚麼人？阿生剛才又說了一些甚麼話？

無論如何，他們能說人類語言的，自然是我們人類，大概不會是「雪人」吧？——這是呂林初步的想法。

但是，他們的說話突然停止了！

呂林二人不明白為甚麼。他們想設法窺伺一下山洞中的情形，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有人由後面用硬物重重敲擊了他們的後腦下面神經密集的地方。

對方的動作是一致的，行動也非常迅速，加上當時呂林二人的精神和注意力集中在前面，所以他們猝不及防，終於被擊昏！

×　　×

張教授等人在下面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張教授的學生洪泉，帶着二名喎喀兵爬了上去，想知道呂林二人有些甚麼發現！

但是，當張教授他們注意着山岩上面的情形時，冷不提防那邊山坡有一股人在窺伺！

那股人鬼鬼祟祟的，而且手中有槍……

×　　×

當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逐漸甦醒過來的時候，耳畔已聽到了一陣陣吆喝聲！

他們睜開了雙眼，發覺阿生正被人綁在一條木柱上，一名壯漢用刀壓住他的頸項！只要阿生稍加反抗，利刀就會割破他的咽喉。

這是甚麼人？

呂林二人游目四顧，只見那邊角落的草堆之上，躺了數名傷者，旁邊有人用一些草藥為傷者止血以及包紮傷口。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目光中，充滿了驚異！

他們是雪人麼？

不見得吧！那些傷者的身旁只有幾件染了鮮血的長毛外衣，穿上了這些外衣也許會像「可憎雪人」，但眼前這些人，跟我們人類未見有異！

這是一間丁方只有丈許的斗室，但却擠了十多個人。

看來，這兒是一個山洞——用人工挖成的山洞。

這些人都有利刀在手，其中一個還配有一柄長長的日式軍刀！

那邊泥牆上掛了一方「膏藥旗」——日本旗，再看看那些陳舊不堪的日本軍服，呂林二人無須多問，也猜到了幾分。

所謂「可憎的雪人」就是他們嗎？呂林二人心中仍然存有疑問。

但有一點差不多可以肯定的，就是不久之前被美國探險隊射傷的，就是這班人，然則，他們當然不可能是「小雪人」吧！

向呂林二人吆喝着的，就是那名配有長長日本軍刀的中年人：他看來是日本人，頭頂半禿，唇上有小撮鬍子，一個典型的日本軍官扮相。

他盯住呂林二人，用生硬的英語問：「你兩個是甚麼人？」

呂林二人交換着眼色，道：「我們只是來此探險的，有甚麼不對？」

日本人問：「你們可是跟那班美國人在一起的？」

「不！」呂偉良說：「我們是中國人。」

「噢！中國人？」日本人面色一沉，道：「你們一定是中美聯軍！」

呂偉良怔了一怔：「甚麼中美聯軍？」

阿生在那邊搭訕道：「他們以為戰爭仍在進行中！眞是莫名其妙……」

「住口！」日本人吆喝道：「你再說話我就下令殺你！」

林愛莉想起了，年來東南亞各地的叢林中，不斷發現日本的散兵遊勇，他們都是忠心耿耿的日本官兵，由於他們以為戰爭尚未結束，所以一直保持「戰爭狀態」！

林愛莉道：「你們可是日本皇軍麼？」

日本軍官點點頭：「是的，你們為甚麼不帶槍？」

呂偉良道：「我們對你們根本沒有敵意，何必帶槍呢？」

「這是戰爭！不是說教！」日本人說，「你們中國人十分狡滑，但騙不了我的！告訴我，你們兩個是甚麼官階？」

呂偉良苦笑道：「你幾時見過跛子當兵的？我這一輩子就從未入過伍，當過差！」

日本人懷疑地瞪住呂偉良的足！

那軍官示意一名日本人過去，將呂偉良的袂管捲起，發覺其中一隻果然是假腳。

日本軍官又把呂偉良手中的鐵拐杖取去，小心地檢視着！

還好呂偉良眼前這一支鐵拐杖並非特製的，可以發射暗器的鐵拐杖，早已在航機失事時，墮入了海中去了！（按：詳情見鐵拐俠盜故事「危險人物」一書。）

呂偉良現在所用的鐵拐杖，只是一支很普通的不銹鋼製品！

在這斗室之內，有許多金屬製品，但看來並無異狀！

這兒到底是甚麼地方？距離有氧化鐵飛白岩的磁石所在，又有多遠？

他們回頭看看，那邊有一幅牆，是用木板製成的，約有丈餘濶，栓有繩子及活塞，就像吊橋的設計差不多！

呂偉良終於想起了，巨幅木板牆後面，大概就是懸崖峭壁！

那麼，能將金屬吸走的飛白岩，應該在山下，這兒却是凹入的山腰。

呂偉良再看一些日本人腰間，都插有二支磨得光滑鋒利的尖木，自然就想起那些冰雪上面留下的洞孔！

憑眼前所見，可以想像得到，這班日本人實在很聰明！

他們不但懂得「轉移視綫」，而且「藝高人胆大」，絕非想像中那麼簡單。

假如他們眞的能利用二支尖木，在絕崖峭

壁之上爬行，的確有如古代奇人異士一樣，擁「飛簷走壁」的絕技！

呂偉良道：「你們無須諸多懷疑了，我們和美國人都只是分別屬於二個不同的探險隊，並非打杖的軍隊，世界大戰早已結束了！」

日本軍官面無笑容，臉上的肌肉拉得緊緊的。他說：「你們為甚麼要到這兒來探險？」

呂偉良道：「我們到尼泊爾旅行，臨時加入一隊來自香港的探險隊，他們是由中國人與尼泊爾人組成的，目的是要證實可憎雪人是否存在？」

「雪人？」日本人互相望了一眼。呂林二人無法可以明白他們的意思。

「是的。」呂偉良乘機說，「我們和美國人都以為你們是雪人！」

阿生一直噤若寒蟬，因為他身旁的日本人始終用刀子威脅着他！

林愛莉道：「你們為甚麼要假扮雪人？這是十分危險的！」

那日本軍官道：「我們為了生存，自然須要足够的食物。」

「你們實在早該下山去！」呂偉良道，「因為戰爭早已結束了！」

林愛莉也說：「是的，戰爭已經結束了三十年！」

「你說話小心點！」日本軍官道：「我們皇軍不會投降的！」

大概阿生曾經告訴過他們，三十年前，日本皇軍已向盟軍投降。因此而觸怒了他們。

但呂偉良仍然說：「這是事實，美國人在你們日本國土上面，先後投擲了二枚原子彈，令到日皇不得不下令日本軍投降！此事發生在三十年之前，我奇怪你們為甚麼一點也不知道呢？」

「眞有這麼一回事？」日本軍官半信半疑地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肯定地說：「我不會騙你的，這些全是千眞萬確的事！」

「甚麼原子彈？」日本軍官問：「二枚炸彈可以令我們投降？我不信！」

林愛莉道：「原子彈是威力強大的炸彈，不是普通炸彈！」

「有多大？」日本軍官問。

林愛莉道：「我從未見過！那是美國人發明的，一個投下廣島，一個投落長崎！」

日本軍官道：「算它是一千磅，也不可能一枚炸彈炸毀一個城市吧？但據我所知，最大的炸彈只不過五百磅左右而已！」

呂偉良苦笑一下，他知道要向一個躲在這荒山將近三十年的人解釋，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仍然耐心地說：「原子彈是一種新發明，利用熱核反應，產生強烈的分裂，並非一般黃色炸藥。它的威力足以毀滅一個城市！」

林愛莉也說：「事實上現在已發展到更新式的核子彈，它比原子彈厲害得多，而且還可以利用火箭在數千里以外發射，無須飛機運送投擲！」

呂偉良道：「說來也令人痛心，原子彈雖然毀了日本兩個大城市，促使日本停戰，但是，許多日本人却因此受害，甚至下一代仍然受到輻射性的影響，弄得面目全非！」

日本人呆了一陣！

日本軍官道：「你的說話可當眞？」

「百份之百是眞的！」呂偉良道，「這些事情連三歲小孩也聽得明白，只有你們三十年來與人類世界隔絕，才會有所懷疑！」

「好吧！」日本軍官道，「現在你要告訴我們，你們到底有多少人？」

「我們這一隊探險隊，總共是十四個人。」呂偉良說。

「其他人呢？」日本人說。

呂偉良道：「都在外面。」

林愛莉道：「我們對你們全無惡意，你應該相信我們的話。」

日本軍官道：「這個年青人也是你的隊員麼？」

呂偉良瞥了阿生一眼，點點頭。

日本軍官問：「為什麼你們要苦苦追踪我們？」

呂偉良說道：「因為我們以為你是雪人，美國探險隊的人說，他們遭受到可憎雪人的襲擊。」

「嗯！你們是幫美國人的。」日本軍官說道。

呂偉良說：「不是幫誰，而是出於好奇心而已。」

林愛莉道：「這也好，起碼你們被我們發現了，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日本人迷惑地問：「我們有什麼好處？」

「如果你們相信我們的話，就不該再躲在冰天雪地裏捱飢抵餓。」林愛莉道：「我們應該一齊回到文明世界去。」

一個日本兵道：「不！天皇沒有命令，我們怎樣也不投降。」

呂偉良有點啼笑皆非地說：「這不是叫你們投降，事實上現在已經結束了戰爭狀態。」

日本軍官道：「你有辦法證明你的說話都是眞的話麼？中國人。」

呂偉良登時呆住了。

事實上他們是無法令到日本人相信，因為日本人的服從性很高。正是「軍令如山」，沒有上司的命令，他們誓死不降。

在這一刹那間，阿生忍不住要說話了。

但是，他身旁的日本兵却威脅住他。

呂偉良担心出事，對那日本軍官道：「為什麼你不讓他說話？」

「此人大有胆色，我們不得不小心提防。」日本軍官說。

呂偉良道：「他剛才吊落懸崖，有繩子緊緊綁住了腰間，根本不會發生危險，你說他有胆有色，也許就是指這點吧？」

「許多人如果試過了第一次，第二次必然沒有胆子再下來，但他剛才却一再落崖，這是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日本軍官說。

呂偉良道：「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證，他不會向你們動粗。」

「你用什麼保證？我們試過了，他有很好的武功。」日本軍官道。

呂偉良道：「我可以用我的性命去保證，那你可以放心了吧？」

日本軍官怔了一怔，終於示意那名日兵，把阿生放開。

阿生忽然說道：「我想我們會有辦法證明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投降。」

呂林二人一聽此語，為之大吃一驚。

全世界人士都知道日本已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要證明自不困難，但問題却是：如何能令他們落山去。只有令他們落到山下去，才可以聽聽別人的說話，同時亦可以證明呂偉良等人並未說謊。

但是，呂林二人却担心阿生的說話引起日人的誤會，那就麻煩。

日本人正集中視綫在阿生的身上，阿生又說道：「這件事說來容易，其實也十分困難，因為各位不肯落山，又不相信我們的話，那就只有用另一種方法去證明，問題却是：三十年後的今日，報紙根本不可能再提及此事了。」

阿生說話從來爽爽快快，很少這樣婆婆媽媽的，這一回反而令到呂林二人摸不着頭腦。

這些日本人竟然也很有耐性地，聽阿生說

下去。

阿生又說道：「很湊巧，我在翻閱張教授的文件時，無意中發現了一份印刷品，那是一本世界性雜誌免費贈閱的，內容就是日本簽署降書的影印本。裏面有：日皇的詔書，海陸空三軍司令親筆簽字眞跡等等，是十六開本。」

呂林二人也曉得阿生是個鬼靈精，此刻竟然無法判斷他是否說謊。

日本軍官道：「你們如果眞有這種影印本，我自然相信你們的話。」

阿生道：「影印本只是那本雜誌的附送品，張教授是探險隊的領隊，也是一位學者，他帶來了許多書籍雜誌，我所講的，只是其中一本。」

日本人半信半疑地瞪住阿生。

呂林二人看見阿生言之鑿鑿，自然也相信下來。

那軍官道：「你快帶我們去看看。」

一名日本人於是把一度門拉開，一陣冷氣捲着冰雪吹進來。

那是一處巖石低下，但剛才呂林二人並未發覺那石下也有一度入口。

正是狡兔三窟，這小小的山洞之內，竟然就有三個出入口。

一個在懸崖峭壁那邊，一幅丈餘闊的木牆放開之後，便有如吊橋一般，差不多將整個山洞都打開了，面對住數千尺的懸崖。

到底他們爲什麼要把木門造得這麼大？

其實那木門就是室內一幅牆，他們要將整幅牆推開，並非爲了出入方便，也不是門，而是爲了由崖上爬下來的人減少危險。

因爲如此一來，即使由崖上爬下來的人一不小心，也可以不致墮入崖下，失手時頂多掉入這木牆，木牆上端旣然以繩子吊住，開時也呈漏斗狀，人墮其中，自會滑回洞內。

第二個出口便是岩石上面的山洞，也就是呂林二人剛才上去探望過的地方。

現在他們由裏面出來的是第三個出口。

日本軍官爲防上當，下令日兵將三俠小心監視，當作人質，以防外面的人向他們偷襲。

各人離開了山洞，發覺不見了張教授他們。雪地上只留下一堆雜亂的足印。

三俠呆住了。

日本軍官問他們：「你們的人呢？」

呂偉良道：「可能回到營帳裏去了，他們一定是等得不耐煩。」

林愛莉突然向各人警告：「小心！」

日本人的反應十分快，他們幾乎行動一致地，紛紛伏下。

那邊山坡上有人開槍。

阿生非常生氣地，高聲呼喝，因爲他以爲對方是張教授他們。

但是，呂偉良已經認出了，那是美國人。

他們響了一聲警告槍之後，有人叫了過來：「你們都舉起雙手，慢慢的站起來。」

三俠心裏一凜。

日本人果然不就範，將他們迅速押回洞中去。

槍聲一連串地響起，子彈三番四次在他們的頭頂和身邊掠過。

子彈擊在岩石上，令到冰雪開了花。

三俠根本無須日本人要脅，也紛紛跟他們退回了山洞中去。

他們覺得美國人瘋了，爲什麼要開槍呢？

呂偉良只在那一剎那間，認出了其中一名持槍者可能是他們不久之前見過的美國人，他幾乎可以肯定，他們並非張教授他們。

呂偉良退回山洞之後，舒了一口氣。

日本軍官氣得呱呱大叫，他不明來歷地，大罵呂偉良等三俠一頓。

阿生雖然解釋，終於亦被人用刀子架頸，不准他亂動。

林愛莉解釋道：「他們是美國人，他們根本視生命爲兒嬉！你們也可以想像得到，如果是我們的人，又怎麼會這樣盲目開槍？又怎麼會把我們的性命置諸於不顧？」

日本軍官半信半疑，說道：「你們不是說，戰爭已經結束了嗎？」

「是的。」呂偉良道：「他們簡直是瘋子，你們剛才沒有披上毛衣，也不像雪人，爲什麼他們會開槍？眞是豈有此理。」

阿生道：「坦白說，我早已懷疑史東博士那班人的企圖。」

林愛莉說：「你的意思是說他們並非來此探險的？是嗎？」

「嗯！」阿生說，「也許直至現在爲止，我仍然懷疑他們是殺死拉倫的兇手。」

一名日本兵攀上木梯之上，由岩洞中瞭望着外面的情形。

他不斷用日本話向軍官報告「敵情」，三俠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

雖然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過去曾到過日本辦案，會講會聽一些簡單的日常用語，但是到底日子隔得太久，而且所識有限，加上日本官兵說得快如機關槍，所以很難聽得懂。

不過他們的神色非常之緊張，日人紛紛把一些木柵將門拴好。

呂偉良担心美國人失去理性，對日本軍官道：「讓我出去跟他們談談好不好？」

美國人果然在外面用力撞擊那度門——門的表面是岩石，而且舖滿了冰雪。後面是木板，看來也相當厚。

日本軍官沒有回答呂偉良，他正忙於指揮下屬們對他心目中的「美軍」作戰。

美國人在外面叫囂着，威脅日本人必須開門出來投降，否則格殺勿論。

軍官聽得懂英語，亦會講，他十分生氣。

三俠不懂得他們有什麼法寶可以制敵，雖然牆上掛了一枝枝的步槍，但看來已十分陳舊，到底還有沒有子彈也成問題。

日本軍兵紛紛挺槍舉刀，扼守住二個主要入口，嚴陣以待。

但最令三俠觸目的，並非這些陳舊的槍械和軍刀，而是那些用繩索牽引着的機關。

那些繩索是用一些植物纖維，混合了青籐組合而成的。

繩索一端繫於洞內的頂上。

洞頂之上有用木條紮成的機關，只要用手拉動下面的繩索，上面的機關就會活動起來，但三俠難明其作用何在。

只看見日兵在上面報告「敵情」時，日本軍官突然手一緊，牽動了繩索一端，上面的機關發出「卡察」一聲，外面卻傳來排山倒海的聲勢。

日兵扶在木梯上，喜不自勝地，翹起了大姆指。

看情形，他們勝了第一回合。

美國人在外面果然沉寂下來。

呂偉良等三俠沒有理由替他們歡喜，相反，只有替他們担心而已。

憑這些陳舊的刀槍，憑這些土製的機關，如何能抵擋得住美國人的攻勢。

三俠更不知道張教授他們現在何處，更難明美國人何故如此。

呂偉良趁住日本人忙於「抗敵」之際，對阿生道：「這樣不是辦法，最後只有迫我們跟他們同歸於盡而已。」

阿生低聲道：「是的，看準了機會，我們必須先發制人。」

這時候，外面又響起了一連串的槍聲。

站在高處的一名日本兵突然栽倒下來，他的額上中了槍。

日本人手忙脚亂，呂偉良趁勢說道：「他們只是探險隊，可能誤會了你們的用意。放我出去，讓我跟他們談判好嗎？」

「不！」日本軍官道，「我們誓死不降，這是大日本軍人的武士道精神，你別再嚕囌了，否則我會先殺了你。」

那一邊，阿生與林愛莉二人已不斷交換着眼色。

呂偉良又說：「你們彈藥有限，對方的武器很新式，我以爲你們還是聽聽我勸吧！況且，他們並非心存惡意，我想一定是誤會了。」

日本軍官霍然拔出了長長的軍刀，吆喝一聲，叫呂偉良住口。

呂偉良只好不再說了。

阿生正待有所行動之際，山洞頂上的岩孔突然有些物件飛了入來。

洞內的人立即感到酸風乍起，眼淚鼻水齊流，嗆咳頻頻。

那東西冒着濃烟，顯然是一種催淚氣體，洞內的體積本來就不大，加上通風地方不多，使到各人更加難受得很。

日本軍官親自動手，衝過去把吊門的繩子解開，讓面對懸崖這邊的闊大吊門落下，成九十度角，空氣頓然流通。

日兵把冒出濃烟的催淚彈扔入崖下。

以後還有另一枚催淚彈拋入來，但對他們已經沒有了威脅，因爲這邊投了入來，那邊已經給他們扔到崖下去了。

但是由於懸崖上的吊門打開，美國人竟冒險由崖邊一躍而下。

最令三俠感到驚奇不已的，就是三名美國人手上都有槍。

他們爲什麼可以「抗磁」？他們何故不被崖下的磁石吸去？

後來他們很快就找出了答案，主要是那度厚厚的吊門。

吊門一定是可以把磁石的威力減弱，甚至令它完全消失的，否則，這山洞之內的刀槍，豈不是早已被吸到崖下去了？

美國人這一次做得巧妙極了，他們先令日本人抵受不住催淚彈的厲害，將懸崖上的吊門推開，想不到美國人就由那兒攻了入來。

日本人和三俠正在嗆咳不已，那有力量去反抗？於是美國人立即控制了大局。

面對雪地的大門也被打開，其他的武裝美國人也攻了入來，洞內的日本人頓然變成了甕中之鼈，都成了俘虜。

各人被押到雪地上來。

張教授等人又再出現在三俠眼前。



阿生被綁，一日本軍官在威脅呂偉良和林愛莉。

三俠並未受到美國人的不禮貌對待，美國人反而向他們道歉，表示施放催淚彈是迫不得已的事。

阿生和林愛莉沒有呂偉良那麼好修養，被美國人「請」過一旁去。

美國人並未眞正撤離該區，到底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子鬼鬼祟祟的？那就只有他們自己才明白。

呂偉良和張教授交談時，史東博士由那邊走了過來。

史東很客氣地對呂偉良說：「非常感謝你們的幫忙，我們終於把雪人之謎揭開了。」

呂偉良只是輕輕一笑，沒有說什麼。

日本軍官一度自殺，但被阿生及時制止。

日本人利用獸皮外衣假扮雪人，目的只不過爲了方便他們在雪地上找尋食物，想不到爲美國人槍傷，最後被揭開了眞面目。

阿生對那位日本軍官說：「這也好，否則你們可能一輩子流落在這裏，現在我要好好的證實一下，讓你相信日本已在三十年前投降的事實。」

張教授甚至也不知道他自己的文件中，夾了那份印刷精美的影印本。因爲那本「非賣品」十分薄，就夾在一些「可憎雪人」的資料與圖片之中。

阿生奉命「留守在大本營」時，於翻閱有關雪人的資料時，無意中發覺的。當時他不以爲意，想不到現在多少總有些用處。

美國人同意把日本人押回張教授等人的營帳之內，再行定奪。

張教授同意三俠的見解，勸美國人不要歧視日本人，更不能把他們視作「戰犯」，事實上日本官兵的不屈不撓精神是可嘉的。

但是美國人心存戒備，步步爲營地，小心提防，他們顯然担心日本人突如其來地向他們

「反攻」。

儘管美國人當初拒絕與張教授他們的探險隊合併，但是，現在他們終於也要到張教授的營幕中來作客。

由於美國人的神出鬼沒，令到張教授與三俠等人，總覺得他們未免太過鬼祟，撇開他們此行任務不談，就憑剛才的做法也絕不漂亮。

因此，現在他們雖然表現出一派善意，呂偉良等人也得小心提防。

各人就在各懷心事的情況下，回到了張教授的營幕中來。

阿生搜出一本十六開本的印刷品。

這本灰色封面，印有美國國徽的文獻記錄，只有十多頁，薄薄的一册。

封面印住：「太平洋戰爭之結束，投降文獻影印本」等字樣。

阿生把它交到那位日本軍官的手中，他非常愼重地翻閱着其中的內容。

影印本內容分爲：「外務大臣重光葵受權於東京灣簽署降書之信任狀」，包括了日文原稿與英文譯本之影印等。

當時日本三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大將，受權於東京灣一艘美艦上簽署降書之信任狀。此外還有日皇裕仁親自簽署之詔書。

詔書命令日本全國軍民履行降書中之條欵，除了日皇裕仁的簽字之外，還有內閣總理大臣，國務大臣以及內閣各部大臣的簽字。

日期是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

此外，影印本之內，還包括了各地日軍的降書的影印本。

影印本之原稿顯然是由美國供應的，雜誌社精印後，免費贈閱於他們的長期讀者，作爲一種文獻，屬於「非賣品」。

張教授不知怎的，會把這薄薄的册子挾在他的雪人資料之內。阿生那天無意中發現了，此事一直記在心中，眞想不到現在竟然有點用處。

日本軍官奈矢郎看了一遍之後，把影印本傳給其他下屬看。

他的下屬約有八人，包括一些傷者在內，這時正受到醫藥照料。

美國探險隊和張教授的「雪人探險隊」，都有醫藥設備帶來。

日本軍官奈矢郎把刀套解下，表示他信任阿生的說話，也表示他服從天皇的命令，正式解除武裝，其實他的軍刀早已被美國人「繳械」了。

阿生喜歡日本人這種服從性，無論他們過去做過什麼錯事，這都是値得學習的。

奈矢郎解下刀套時，曾引起美國人一度緊張，阿生怕美國人動粗，在旁監視。

阿生對史東博士表露他的國際特警身份，目的只是希望美國人別太過囂張。

阿生表露眞正身份的另一個作用就是：他對値得懷疑的美國人，是有權從中調查的。因爲他始終覺得殺死尼泊爾人拉倫的兇手，就在「美國探險隊」裏面。

史東博士知道了阿生的來頭之後，態度方面固然有了改變，同時對張教授等人，也表現得十分的客氣。

他說：當初不肯合併，其實是因爲他們對「小雪人」之謎仍未揭開。

換句話說：他們希望獨自去揭開「小雪人」之謎。

但是，三俠對這種解釋並不滿意，不過他們並沒有當場反駁他。

鬧了大半天，各人都疲乏不堪，美國探險隊在未決定是否與張教授的探險隊聯合一致行動之前，也只好暫時在此紮營，渡過了今晚再說。

另一方面日本官兵由於相信了「二次大戰經已結束」，不再懷疑探險隊便是「敵人」，所以一切表現得十分友善。

當晚那名日本軍官奈矢郎，獲得史東博士的熱烈欵待。

奈矢郎自從率領他的部屬逃上山中之後，很多年來未嗅過酒的氣味，那一頓晚餐自然是吃得非常痛快的。

史東博士故意製造機會，讓他和奈矢郎在一起作了一次詳談。

史東問奈矢郎：「這許多年來，你們一直躲在山上麼？」

「是的。」奈矢郎道，「最初數年間，我們在山下較爲接近人烟的地方。但後來我們覺得，這兒比較安全得多了。」

「你們一直憑什麼生活下去？」史東又問道。

「狩獵。」奈矢郎道：「有時迫不得已，我們也得騷擾山脚下的村民，偷了土人的家畜，他們只以爲是雪人出現了。」

其實尼泊爾土人不一定住在山脚，山腰之上也有許多村落。奈矢郎已有點醉意，但史東却相信他的說話是眞的，因爲喜瑪拉雅山脈一帶的尼泊爾村落中的土人，家畜常常有被「可憎雪人」抓去的新聞傳出。

奈矢郎又說：「有時我們也會向爬山探險隊打主意，就像向你們騷擾一樣。」

史東表示抱歉地說：「眞對不起，要不是你們披上了雪人的外衣，我們決不開槍。」

「算了，過去的事別再提了。」奈矢郎頻頻打着呵欠。

其實史東博士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因爲他們在進攻山洞時，也用上了眞槍實彈，儘管他曾向三俠等人解釋，說是志在以火力恫嚇，迫日本人投降，但三俠總覺得他們太過殘暴。

史東又問道：「然則，這些皮外衣，又是那裏來的？」

奈矢郎苦笑道：「說起來，我們做了一次賊阿爸，但這次的收穫可也不錯啊！」

「賊阿爸？」史東打蛇隨棍上地追問下去，「這是什麼意思？」

「有人扮成可憎雪人的樣子，但當時我們已餓得要命，那裏還會害怕他們？於是我們跟他們展開了一場肉搏，結果我們勝利了。這才發覺，原來他們只是假扮的雪人。」

「他們是什麼人？」

「憑！像是西方人。」

「你肯定他不是尼泊爾土人？」

奈矢郎指指那些毛茸茸的獸皮，道：「這是上等皮草，土人怎可以造得出來？穿在身上不但像可憎的雪人，也能禦寒，十分受用。」

他想想又說：「而且，那些人的外表，也分明是個西方人。」

「可以說得更詳細一些麼？」史東道，「例如他們有多少人，可能是某一國人等等。」

奈矢郎想了想，道：「當時他們有五個人出現在山頭上，我以爲是野獸，後來發覺他們會走路，才懷疑他們是雪人。但陷阱已經裝下了，只好硬住頭皮跟他們糾纏到底！」

「結果他們當然失敗了。」史東說道，「他們有跟你們說過什麼嗎？」

「他們只說：扮雪人只是防止被野獸侵襲。但無論如何，我們在奪去了他們幾箱食物之後，便將他們放生！」

「他們怎會有幾箱食物？」

「我也不大淸楚，但不久之前，上空有飛機出現，我想是空投的。」

「那些箱子上，有字跡麼？」

「有的。」

「是英文嗎？」

「不像。」

「你以爲是什麼文字？」

「我不懂！」

「那些木箱在什麼地方？」史東焦急地問：「會不會還留在山洞中？」

「我們後來把它拆開，做了門板。假如你要看看那些字跡，相信仍然可以找到的。」奈矢郎又說：「但一切留待天亮後才說吧。在冰天雪地中最忌在沒有足夠光綫中行走，例如黑夜，或大風雪中，甚至有霧，也不能走動，否則會墮落懸崖之下。」

史東想了想又問：「請你再想想淸楚，那些人像不像俄國人，或者中國人？」

奈矢郎驚奇地側過頭來，瞪住史東反問道：「你怎麼會想到他們可能是俄國人？」

史東道：「我只是順口問問而已！」

「也許你猜對了！」日本人奈矢郎道：「說起來他們確實很像俄國人。」

「嗯！謝謝你！」史東博士沉吟道，「也許明天，你帶我到山洞中看看好嗎？」

奈矢郎已猜到了他的意思，說道：「你可是要看看那些木箱拆下來的木板？」

「對了，我就是要看看那些木箱上的字體。」史東博士道。

「我相信你也不必看了，我給你提醒了，那是俄文；它有些字母像英文字母，有些不像。我想想，確實可能是俄文。」

「還是讓我去看看好些。」史東又說：「不過，這些事情最好別對其他人提及。」

「爲什麼？」

「以後我會好好向你交代的，奈矢郎將軍。」史東博士對日本人忽然變得非常客氣，「請你相信我，日本投降後，美國是他們最要好的盟國。戰後的日本，今日變得非常富强，完全是我們美國人的功勞。」

奈矢郎問：「日本戰敗給美國和中國，今日是否受到這兩國的統治？」

「不！」史東笑了笑說，「中美兩國一向寬大爲懷，在協議中，日本雖歸美國監管，但年前美國已經完全讓他們獨立。目前美日二國，是世界上最密切的聯盟國家。」

「眞的？」

「我不會騙你的，將來你回到日本之後，自會明白了！」

那一晚史東博士說了一大堆討好的話。雖然他的說話，不少是事實，即如美國在戰後給予日本的扶助等等，都是實話。但是，這些話假如給第三者聽進了耳中，很容易發生誤解。

翌日一早，史東帶了三名隊員，由奈矢郎陪同，再回到那山洞中去！

史東博士已說服了奈矢郎，暫時加入他們的探險隊，日後由他負責，把他們送回日本老家去！

史東博士此行似乎只爲證明奈矢郎的說話的眞實性，就是：奈矢郎等人不久之前所遇見的「假雪人」，到底是否俄國人？

奈矢郎說過，那些木箱已被他們拆開，將木板釘成了門！

史東現在就叫人把一些附在門上的泥土剷了下來，上面果然有些字跡，顯然是俄文。

奈矢郎沒有說錯，他們以前遇到的，是俄國人，這些木板上印有「俄國爬山探險隊供應品」等字樣。

史東博士和他的隊員交換了一個眼色。奈矢郎沒有發覺，也沒有去理會他們！

但是，門外却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他，正是阿生！

史東驚奇地問：「你什麼時候來的？」

「來了好一會兒了，也許比你們更早！」阿生會心地一笑。

他很瀟洒地走了進來，朝四面望了一眼，然後走到面對懸崖的木門那邊！

史東博士道：「你說，你比我們更早來到這裏？」

「是的。」阿生漫不經心地答了！

史東不禁又問：「你既然比我們更早來到這裏，爲什麼剛才我們未見到你？」

阿生指指洞頂，道：「我在山巖之上，到處隨便看看。」

「那麼，你都聽到我們的談話了？」史東很不安地問。

「不！我倒不大留意！」阿生惡作劇地笑了笑，「也許無意中聽到了三兩句，但是，我很難明白你們在討論一些什麼。」

史東博士感到啼笑皆非，偏偏又是無可奈何。他說：「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隨便看看啊！」阿生聳聳肩說，「我對這裏有很多事情都心存疑問。你也知道，好奇心人人都有，而我更爲强烈。」

「你有甚麼疑問？」史東問阿生。

阿生道：「例如：他們如何能用二支尖木在峭壁上來回自如？」

奈矢郎一直默不作聲，這時却候忍不住搭訕着說：「那有什麼困難？練習得勤，自然就可以了。何況，我們的目的，只想擺脫追踪，並非存心表演這種飛簷走壁絕技。因爲在這深山野嶺、冰天雪地的地方，任何人在發現一件難以解釋的事情時，都會自動放棄不去追查的啊！」

史東博士也承認：「是的，當初我也以爲可憎雪人曉得飛簷走壁絕技，一度放棄追查下去，但後來我們又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因爲我們的化驗人員，驗出了雪地上留下的血漬，是人血！」

阿生覺得史東這班人深不可測。他記得史東講過，要將這些血帶回去化驗，想不到他的隊員之中，也有這種人才和設備。

但是，阿生到了這時候，對史東這班美國人，已不再感到有什麼驚奇了。

阿生回頭只問奈矢郎：「你們爲什麼不用刀槍自衞？」

奈矢郎道：「我們的目的只爲了找尋食物，根本想不到他們會開槍！再說，如果我們帶刀槍，豈非更惹人思疑麼？」

是的，他們既然存心要扮「可憎雪人」，又怎麼會用刀槍？只有人類才會用刀用槍的；假如美國人當時發覺對方有刀又有槍，起碼肯定他們不可能是「可憎雪人」！

阿生又問：「你們由峭壁下來，豈不是十分危險麼？」

奈矢郎笑了笑說：「沒有什麼危險的，我們派在上面——」他指指巖石上的山洞口，「——的人，一直對我們派出去的假雪人的行動，十分留心，知道他們的須要，所以當他們受傷了，逃走向崖邊時，立即把吊門落下，這樣，他們由上面沿崖而下時，即使失手掉了落來，最多也只掉在門板上，不會粉身碎骨，試問又如何有危險？」

阿生想想，也覺得有道理。

他留意到那些門板之上，有些小洞孔大概是要來透視外面情形的；阿生吊在懸崖偵察時，可能就是給他們由此發覺。

阿生又故意敲敲那些門板：「這是俄文，你們怎得來的？」

奈矢郎支吾着，望望史東。

史東輕輕搖頭，表示叫他不要多說。奈矢郎果然噤若寒蟬！

阿生笑道：「這是俄國爬山探險隊的供應品，還好我也懂幾個俄文！」

其實阿生並非懂什麼俄文，只是剛才他聽到了史東和他的隊員的討論而已！

史東道：「是的，他們承認襲擊過俄國探險隊，掠取一批食物，這些木板是由箱子上拆下來的。」

阿生問道：「博士，你以爲俄國人眞的是爲了探險而來麼？」

史東怔了一怔，問道：「你以爲他們爲了什麼而來？」

阿生故意聳肩苦笑：「我也不大清楚，也許你比我更明白！」

「我怎麼會明白？」史東道，「到這兒來，試問除了探險之外，還有什麼事？」

阿生笑道：「探險是爲了求知，我覺得人類的求知慾有時很難滿足，相信閣下也絕不例外，可不是嗎？」

「是的。」史東道，「我們是爲了滿足求知慾才到此來冒險！但目標未必一致的，假如你們的目的，在乎證實可憎雪人是否存在；而我們志在研究自然現象，例如冰河時代的遺跡等等。」

阿生道：「我感到興趣的是：可不知俄國人的興趣何在？」

史東道：「爲什麼你老是提及俄國人？」

阿生道：「你不喜歡我提及俄國人嗎？」

「不！只是覺得有點奇怪！」史東說。

阿生道：「我有一種感覺，俄國人可能一直未有下山！」

史東的面色登時一沉，呆呆地問道：「你……你說什麼？」

阿生道：「也許只是我的幻想，但我並非憑空構思，多少也總有點兒事實根據。例如：俄國人如果像一般探險隊一樣，只爲了登上極峯，一定是很有計劃地，預測得到他們的行程，帶備了足够的食物上山，又何必勞動到飛機，從遙遠的西伯利亞，把供應品空投到這兒來呢？」

「嗯！你倒說得對了！」史東道，「然則，俄國人可能一直未有下山！」

「有可能的。」阿生又故意說，「可惜你們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否則，相信你們對這件事一定更感興趣！」

史東支吾着，欲言又止！

阿生又說：「其實這山上值得研究的事很多，例如：山下的磁石，它差點兒連我的性命也吸去了！嗯……俄國人的興趣會不會就在於……在於那些飛白巖上面？然則，他們應該就在山下！」

「我想不會吧？」史東說，「飛白巖中含有氧化鐵，所以能產生强力的磁力，這也沒有什麼值得研究的。許多有經驗的旅行家探險家，都知道這是令到他們身邊的指南針失靈的東西。」

「然則，俄國人的興趣，到底在什麼地方？」阿生沉吟道。

史東笑笑說：「如果俄國人有什麼陰謀，你以爲這是誰該去理的事？」

「國際特警。」阿生也笑道，「你是想這麼說麼？」

史東點點頭！

阿生道：「可惜我正在渡假，否則，就一定想知道其中秘密！」

史東只笑了笑，不再說話！

秘密試驗　駭人聽聞

由美國人組成的爬山探險隊，最後還是拒絕跟「雪人探險隊」一致行動。

「雪人探險隊」是由張教授所率領的，呂偉良等三俠，就是屬於這一隊的。

以史東博士爲首的美國探險隊，徵得了日本官兵的同意，加入了他們！

奈矢郎等日本官兵，獲得史東的善待，穿得好，也吃得好；起碼這是二三十年以來，他們從未試過的。

史東明知突然之間多了一些人，無論食宿方面都會顯得失預算，但是，他們還是樂意把日本人一併帶走。爲什麼？

以其說這是美國人的仁慈，不如說是美國人想利用他們吧！

現在美國探險隊的目的地，就是根據奈矢郎等日本官兵的提供，而摸索前進！

毫無疑問，史東博士他們的目的，在於證實俄國人是否仍然留在山上？

因此，史東的探險隊按照了奈矢郎在地圖上的指示前進——目的地是發現「俄國供應品」和僞裝雪人出沒的山頭！

奈矢郎是一位有經驗的軍官，多少年來的原始式生活，早已令他對這一帶山頭上的環境逐漸熟習了。所以只須打開地圖，他便可以指出史東須要知道和找尋的地方！

那是一個相當偏僻的山頭，海拔約在八千至一萬英呎左右。

如果根據地理環境，這兒並非攀登喜瑪拉雅山最高峯的要道。這兒只是另一山峯之所在，絕非到額非爾士峯之去路！

一般爬山探險隊的目的地，都集中在額非爾士峯那邊！

但是，奈矢郎肯定他沒有帶錯路。他强調他和他的下屬們，對這一帶十分熟悉！

別以爲由一個山頭轉道到另一個山頭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在冰天雪地中旅行，幌眼間又是一天過去了；當時已是史東等人與三俠他們分手的第三天了！

史東他們現在似乎並不担心什麼可憎的雪人，雖然連奈矢郎也得承認可憎雪人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史東只希望找到較小的足印，那自然不是眞正雪人的足印，只是人類的！

但是，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中，除了冰雪之外，什麼都沒有。

有道「多見樹木、少見人倫」，眼前這裏，見不到有其他人，連樹木也沒有。

史東博士下令在此紮營！他似乎很相信日本人的說話。

日本官兵顯得非常合作，主要還是奈矢郎的命令足以令到每一個日本兵都百份之百的服從。

他們都是四五十歲的人，就是在十七八歲入伍當兵，現在算起來也不小了。但是他們都精神奕奕，是環境的磨煉嗎？還是人類的適應性所使然？

照計這是冰天雪地的地方，想找一些對營養方面有價值的食物，絕非容易，但日本人的面色看來很好。現在他們帮助美國人架搭起帳幕，也表現得好氣好力！

不過無論如何，史東似乎沒有注意到這點；他的目的只想找出俄國人之所在！

史東爲了安定日本人的「軍心」，答應給他們一大筆獎金；假如此行果有所獲的話。

但是奈矢郎道：「我們不敢要求太高，只希望早日回到老家去！」

在營幕之內，史東博士又與他的主要助手們展開一連串的討論！

他們帶來的收發報機都是最新式的，史東很快已將他們之所在，告知了加德滿都的美國大使館方面。日本人自然無法知道他們還報告了一些什麼，只覺得美國人似乎也受過了十分嚴格的訓練。

晚上，外面風更緊！

他們非常担心有暴風雪降臨！

日本人把他們這些日子以來的驚險經驗告訴了美國人！

在冰天雪地的世界中，有一種「舵風」足以將整座營帳拔起捲上半空！

所以日本人要安居，就只有向地下發展，住在山洞中。

尼泊爾土人把這一類怪風稱爲「雪地中的魔鬼」，簡稱爲「雪魔」，但西方人往往把它形容成一具巨大無比的吸塵機！彷彿沙漠旅行者遇上了狂風沙那麼恐怖！

史東等人携來了不少新式儀器，其中包括了一具小型雷達觀測器，這是美軍所採用，用乾電池發電那一種。

有了這東西，連放哨也可以省回了！哨兵只須注視着螢幕上的反應，便可了解四方八面的一切動靜，實在方便！

大多數的人都睡了，包括日本官兵在內。只有史東博士，仍然跟他的助手在商量一些什麼。

他們討論得非常認眞，也許包括了明天的行動步驟在內。

但顯然的，他們不希望日本人知得太多，所以奈矢郎等人，被安排在另一個帳幕之內，由一些美國人陪同。

那些美國人實際上在暗中監視一切，以防日本人「作反」！

史東博士最後小心翼翼地，把一些文件收拾好，放進了配有密碼鎖的公事手提箱之內。正待就寢之際，負責看管袖珍雷達的人却向他報告，雷達中發現了疑點！

雷達中的白色小點，正向他們這邊移動，這令到史東不得不下令戒備！

一些美國人已被叫醒，他們紛紛持槍佩刀，如臨大敵似的，嚴陣以待！

雷達螢幕上那可疑的小白點突然停止了前進，但却未消失！這表示危險依舊存在的。

史東博士懷疑那是雪地上的怪物，例如可憎雪人，或者是他們從未見過的其他動物。只叫人小心監視，他又去睡覺！

那小白點一直在移動着，只是沒有進一步接近他們的營幕，所以負責監視的人，也就沒有把史東等人叫醒。

一直俟至翌日早上，史東等人醒來，立即携備槍械，前往那可疑的小白點查究！

但是，就在他們出發之前，那小白點已急促地離去了！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前往查看！

史東等人留下大部份的人看守住大本營，只邀了奈矢郎和他的數名下屬，趕到可疑白點出現的地方觀察！

各人趕到那兒時，已嗅到一陣惡臭，地上留下一堆巨大的足印！

這些足印，比先前他們見過的要大得多了。先前他們見過的，只是日本人假扮雪人的足印，因此實際上只比人脚稍大！

但眼前這些，足有十三乘七英吋那麼大，這尺碼剛好是傳說中「可憎雪人」的大足印。惡臭一直沿住足印出現。有足印出現的地方，都可以隱隱嗅到這氣味！

史東問奈矢郎：「他們會不會又是僞裝的雪人？」

奈矢郎搖頭道：「我看不會是僞裝的，這是眞的雪人，尼泊爾土人叫牠們做雪魔；土人對他們害怕或者不明底蘊的事物，都稱爲魔鬼的。」

「你們見過嗎？我是指以前。」史東又問道。

奈矢郎道：「離遠見過一次，牠們身軀雖然龐大，但在雪地上行得頗快！遠看過去，很像一隻大猩猩。」

「我們追踪過去看看吧！」

「何必呢？那是很危險的事！」奈矢郎道，「你們的目的，只不過是俄國人，何必冒險去追踪！」

「不怕對你說，我正懷疑牠們與俄國人有關。」史東仍然堅持要追查下去！

日本人無可奈何，只有沿住足印，追查過去！

美國人以無綫電通話機把情形告知了大本營之後，他們繼續前進！

天氣並非良好，風很大，雪也濃，因此視綫上受到困擾！

奈矢郎一再警告美國人，這樣下去很易出事，過去許多探險家在這情況下失了踪，主要因爲他們迷了途。

迷途的後果是十分可怕的，就像沙漠上旅行的人，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們所面對的，一是沙漠，一是冰雪而已！

沙漠不會有懸崖峭壁，但却會出現流沙，也會突然出現漩渦！更可怕的自然就是狂風沙——一陣狂風捲起了無數的沙粒，凌空蓋下，許多人無法躲避而被活埋在沙堆裏！

冰天雪地上不會有沙漠上的危險情形出現，但如果遇上了天氣惡劣，他們會迷失方向，往往就會失足掉落崖下，而粉身碎骨！

奈矢郎很担心，無奈史東博士不會聽他的勸告；他很勇敢，帶住各人追踪下去！

足印在一處懸崖邊消失了，一如日本人假扮雪人時的情形。

但是，那崖壁只有十多呎高，下面仍然是白皚皚的世界！

儘管如此，史東等人還是不能就此一躍而下；這是冰天雪地，人類的活動能力是受到極大限制的，不論是呼吸和動作！

史東用望遠鏡俯視，發覺足印出現於崖下，證明雪人由此逃去！

再往遠處望去，足印仍在視綫之內！

但往四邊觀察了一番，却沒有較安全的路綫可供他們往前追去！

他們在猶疑中，那邊突然冒出了一陣火光來！

不久之後，傳來了一陣陣山崩地裂的聲浪，彷彿前面發生了火山爆發！

但是史東博士是個有學識的人，他知道這兒沒有火山爆發的事情發生！於是立即用望遠鏡觀察，只見那邊山頭上的冰雪正在熔解！

冰雪在火光過後，變成了水，正急湍向下流！

爲什麼會有此現象發生？

史東憑自己所知，無法可以解答這疑問。他只知道附近有冰河時代的遺跡，却從未聞有此怪事發生，但現在他是目睹了！

冰雪仍在繼續溶解，範圍迅速擴散，望遠鏡頭中所見，彷彿電影銀幕上所見的特技鏡頭一般，令史東等人爲之驚奇不已！

史東交給日本官兵使用的望遠鏡，沒有紅外綫設備，所以他們在視綫上受到了若干的限制，因爲風緊雲密的關係。

但是，史東等美國人手上所持有的，却是最新式的紅外綫望遠鏡，他們對那邊的情形，看得頗爲淸楚。

另一個顯著的分別就是：日本人表現得頗爲驚慌，他們幾乎立即就要往後走！但美國人一點也不害怕。

美國人不但沒有後撤的跡象，還看得津津有味的，繼續觀察附近山頭上的動靜！

突然之間，背後也發出了一團火光，他們感到天地在震撼！

緊隨而來的，是一聲爆炸聲！

史東博士等人在驚奇中回過頭來，只見他

們不久之前走過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小湖！

那兒有的不再是冰雪，而是碧綠的湖水，而且範圍正在擴大！

爲甚麼？爲甚麼會這樣？

這簡直像神話故事一樣，令人難以置信，但史東他們自會明白，這不是發夢，而是現實中的現實情形。只是一時之間，他們難以明白其中眞相而已！

冰雪在不斷發生崩裂現象，紛紛溶解變成了水！那些水彷彿硝鏹一樣，冰雪遇上了它之後，紛紛溶解。所以範圍迅速擴大！

史東担心他們會被淹沒！誰也可以想像得到，在冰天雪地的寒天氣中，被水淹實在不是味道，甚至會凍僵！

看這趨勢，史東他們如果再不避往高處，遲早會被淹沒的！

於是他們一窩蜂的拔足飛奔，不敢再覷望了！

冰雪的分裂聲有如爆竹，越來越接近他們，一經出現裂痕的地方，不及幾秒光景，立即要變成了水，水往低處流，冰雪立刻又發生了連鎖反應！於是小型爆破聲，接連地响起！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史東他們已無暇硏究，匆匆忙忙衝向高處逃避！

情形是相當狼狽的，他們發夢也想不到這種事情會突然在他們背後發生！

等到史東博士等人逃至高處，悄悄鬆了一口氣之後，再往下望，已發現了幾條小河，而且範圍一直在擴濶，差不多所有低處都變成了水淹的地方。

史東等人像活在噩夢中，因爲那水淹的地方迅速擴大的結果，竟然把他們那座小山崗繞起來了！

他們担心水仍往上淹，那時他們只有被活活凍死爲止！

但是此時此地，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

史東立即用無綫電通話機與大本營取得連絡。

他們的營地在另外一個山頭之上，那邊竟然安然無事！

史東驚奇這種奇事的突然發生，到底是自然現象還是人爲的？

想起可憎雪人會到過的地方似乎就是後來發生爆炸的地方，史東博士不禁喃喃自語地問：「那些雪人的智慧，是否達到如此驚人的地步？」

「你是說，爆炸是雪人製造的？」日本軍官奈矢郎反問道。

史東道：「要不是雪人，這又是誰弄的把戲？」

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問題。

史東博士留意那些小河，發覺一切都似乎靜止下來了！

冰雪停止溶解，表示情況稍爲好轉，却不能說解除了危機！

眼前他們就不知道如何離開這小山崗，因爲四面都是水！

不必探究也可以知道那些水很冷，更加可能深不可測！

史東呆在山頭之上，一時之間却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做才好！

大本營那邊雖然沒有事，但他們却無能爲力！

通知加德滿都美國大使館吧？目前又似乎無此必要！

情形未免太過神秘，史東博士他們覺得好像被人戲弄！

可不是嗎？現在他們就無法離開這兒，除非他們敢冒着被凍死的危險！

奈矢郎等日本人的禦寒能力似乎較美國人高强得多！

他們要冒險由小河中游過去，脫離被困的危險，但被史東制止！

史東不斷用望遠鏡遙望對面山頭，他好像在搜索甚麼。

其他美國人也在做着同樣的搜索工作！

一名助手走到了史東博士的身邊，道：「博士，你看看較高處的山頭上吧，那兒似乎有些人正在走動着呢！」

史東把望遠鏡翹高，朝住助手所指的地方，瞭望上去！

那兒果然有人——穿上了毛裘的人，絕非雪人！

那些人似乎很忙，像螞蟻似的，四處走動，數目約在十多二十人之間。

史東這一回不但不感到驚奇，反而興奮地說：「我們的估計果然不差，俄國人可能有基地設在這山頭上！」

奈矢郎在旁聽到了，忍不住問：「他們到底在幹甚麼？」

「天曉得！」史東一邊說，一邊繼續以望遠鏡監視那邊的情形。

史東的助手已用通訊系統，把他們的發現告知了大本營方面。

一名日本人道：「我聽你們講過，美國人向日本投擲過原子彈，這會不會就是——」

奈矢郎也說：「是的，可能就是你們所講的原子彈吧！」

史東道：「假如這是試爆原子彈，只怕我和你都早已化爲灰燼了！」

假如日本人眞的躲在這兒長達二三十年之久，也難怪他們無法理解原子彈的威力，何況目前最可怕的武器已不是原子彈而是核子彈！

史東沒有時間和心情對日本人作太多的解釋。眼前他們急於要解決的，就是如何安然離開這小山崗？

史東終於命令大本營派出救兵來！

在救兵來到之前，他們仍在利用望遠鏡細心地觀察那邊的情形。

那邊遠處山頭上的人，手中分別持有儀器和通訊器材！

他們似乎在記錄試驗的結果！

他們互相連絡，也有人手持望遠鏡往這邊張望着！

史東担心他們的行踪被發現。事實上當時已有數對望遠鏡集中注視着這邊山頭，也許他們已經發現了史東他們！

日本人也在使用望遠鏡瞭望！

他們的情形一如兩軍對陣，互相窺探敵情一樣，但史東他們根本無法肯定對方的眞正身份是甚麼，他們只能假定他們是俄國人而已！

突然間，天空上出現了一些飛行物體，美國人驚告史東博士，日本人却嚇得雙足發軟！

那些飛行物體正是人不像人，鬼不似鬼，背後有兩個筒狀的東西揹着，像蜻蜓一樣，朝住這邊飛翔而來！

史東急忙下令戒備！

美國槍手立刻舉槍上腔，小心瞄準！

日本人可能感到震驚，因爲他們從來未聽過有人會飛的！

但美國人似乎較爲冷靜，那並非因爲他們的胆子大，而是他們知道人類世界中科學進展的情況，眼前所見的飛行物體，正是美國陸軍部發展的「噴射飛行器」！

日本人以爲那是「怪物」！難怪他們嚇得有些人跪倒地上！

「噴射飛行器」可以由一個人揹在背上，由本人操縱，自由飛行，雖然高度不可能飛得太高，但對陸軍作戰帮助至大！

美國人既然知道這是甚麼東西，當然不會過份害怕！

目前他們最怕就是對方手中可能持有武器，那就麻煩了！

轉眼間，「飛行人」已飛臨頭頂之上！

美國人鳴槍示威，不准他們接近！

但是，突然之間，寒光一閃，一名日本兵，慘叫一聲，倒在地上！

美國人當初還以爲日本人大驚小怪，嚇得昏了過去！

但是，寒光如綫，所到之處，冰雪也爲之熔解，美國人這才害怕起來，史東博士也曉得遇上了勁敵！

史東下令各人不要再放槍！

「飛行人」存心示威，繼續放射那奇異的光綫——那是一種死光！

美國人也在發展「光束槍」，想不到人家現在已經採用了，史東是一位博士，自然曉得這是甚麼。

死光又稱「激光」，冰雪遇到它會立即宣告熔解，美國人知道厲害，紛紛棄械投降，動也不敢再動了！

日本人更加嚇得手足發軟，有些日兵差些兒昏了過去！

他們都可以看得見，中了「死光」的日兵正僵斃在雪地之上。

那日兵肌膚變得瘀黑，就好像被火燒焦了一樣，雙目睜得大大，死得十分可怖！

日本人跪地參拜，美國人爲之啼笑皆非，而空中的「飛行人」已開始在小山崗之上緩緩地降落了。

他們顯得十分有秩序，六個「飛行人」之中，有四個仍在空中盤桓監視，另外二人緩緩地在小山崗上着陸！

然後又是其他二名開始降落，地上和空中四人負責監視！

他們非常有系統地控制住日本人和美國人，令他們完全失去了反抗的機會！

現在他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飛行人」並非甚麼鬼物，只不過是穿上了避彈衣，揹上飛行器和持着死光槍的人！

這些人都戴上了面罩，所以一時之間，他們仍然無法肯定對方是甚麼人。

不過，從那些「噴射飛行器」上的一些番號可以判斷出，他們是俄國人！

史東博士曉得他們遇上了對手——非常强蠻的對手！

他無法知道對方的意圖，只知道俄國人已將他們繳械和搜身！

當美國人和日本人完全受到了控制之後，俄國人才解了他們的面罩，跟史東博士對話。

「飛行人」膚色果然是俄國人的膚色，但他們却會講英語。

俄國人問：「你們是美國派來的？」

史東道：「我們是爬山探險隊！」

「沒有爬山探險隊會跑到這裏來的！」俄國人瞪住史東！

史東只好說：「我們可能迷失了方向！」

俄國人回頭望住奈矢郎問道：「你是嚮導嗎？」

「不！」奈矢郎忙說，「我只是日本人，甚麼都不知道！」

俄國人的目光中，充滿了疑惑，他顯然不相信史東等人的說話。

他向同伴打了一個眼色，又命令美國人和日本人伏在地上，將雙手往背後彎過來。俄國人將他們逐一綑綁起來！

史東他們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只有任由對方爲所欲爲！

四個美國人三個日本人，總共是七個人同來，但有一個日本兵被「死光槍」所殺，所以現在生還者只有六人！

俄國人每人吊住一個，凌空飛起，就像一隻鷲鷹抓住一個嬰孩一樣，美國人和日本人的手足被反綁在一起，俄國人只用一隻手抓住那些尼龍繩子，就輕易把他們帶走！

史東等人儘管有視死如歸的勇氣，此刻也實在担心，萬一俄國人手一鬆，他們就會墮下，跌至粉身碎骨！

現在他們不但不反抗，還要非常合作，否則就會跌死！

史東博士心裏很不服氣，眼前所見的新式武器，據他所知，都是美國國防部秘密發展的，爲甚麼最先使用的又是俄國人？

要不是俄國人比他們更加聰明，就是美國的保密不够，以至資料外洩，被俄國搶先試驗成功。

例如死光槍，那是一種利用光束去殺人的武器，美國仍在研究和改良之中，想不到俄國人現在已經正式採用了。

死光又稱「激光」英文名是LASER。

這本來就沒有甚麼秘密，它只不過是利用强烈的密集光綫，在各方面加以利用而已！例如眼科手術，測距離，分切金屬以及通訊等。

問題却是：如何應用集中起來的强光？

美軍曾於一九七二年冬天，在東南亞一個戰場上，試用過多枚「精靈炸彈」，結果都能準確地命中隱蔽起來的目標！

據說：主要功臣就是這種「激光」！

發射「精靈炸彈」的機師，利用飛機上的特殊儀器發射「激光」作爲引導，結果令到一些難以命中的目標，都準確地命中了。

此外，美國陸軍的坦克車，也利用激光測距離，令到坦克發射的炮彈命中率，達到百份之百！

但是，死光槍却是一種高能量的精密儀器，非有高度技術設計，難以控制。

激光如果不能加以完善的控制，就會造成難以想像的危險。

但是，看看俄國人手中的死光槍，小巧精緻，就知道他們在這方面，有了令人驚奇的成就！

「激光」的完整解釋應該是：「激發的輻射造成的强化光綫」！

換過一種解釋，就是把光綫完善地集中於一個焦點之上！

假如明白放大鏡的原理，要了解激光的產生就不會有甚麼困難。用放大鏡在陽光下把焦點集中，可以產生火燄。情形大概就是如此！

唯一不同的是，死光槍所發射的光，足以射穿數吋厚的鋼板。

人類自然難以抵擋得住，所以那日兵立即死亡！

史東等人不知道俄國人的企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正在這兒進行一連串的秘密試驗！其中一項可能將冰雪加以溶解！

然則，那些神秘的爆炸，也是他們所做的了？

遠處山頭上的爆炸還容易解釋，但這山崗後面的爆炸又如何解釋？

也許他們利用了飛彈，但史東並未發現那邊山頭上安裝有飛彈發射台！而且憑他們記憶，當時亦未見有任何東西射過來！

然則，他們所發現的雪人，會不會負有「特殊任務」！

如果這想法是有可能的話，那麼，俄國人豈不是連雪人也可以控制？

史東博士在胡思亂想中，曾發覺下面山谷中的水，又在逐漸變成了冰！

這是冰河時代的遺跡，據史東博士所知，目前還沒有一種能量可以把冰山永遠加以熔解

。到底俄國人有何企圖？

他們在這冰天雪地中幹些甚麼試驗？試驗的目的又何在？

史東還沒有想出一個結果，「飛行人」已將他們帶至一處山頭！

這兒並非他們用望遠鏡監視過的山頭，而是一處十分狹窄的山谷，位於兩座山峯之間。

這裏有一幅可容降落的平地，「飛行人」就紛紛在此着陸！

十多個手持武器的俄國人可能早已接到了消息，他們在此接應，把史東等人的雙足解開，那自然須要俯伏在地上！

地上全是冰雪，史東等人面上沒有戴上任何東西，自然非常之難受！

俄國人先將各人的雙足上的尼龍繩解開，然後讓他們走去前頭，押進那些小洞中去！

史東等人的雙手仍然反綁着，根本無法可以動彈。更談不上反抗了！

史東發覺那些山洞是經過人工改建的，外面有守衞。

「飛行人」解除了武裝之後，回復了本來面目，陪着史東等人進去！

山洞之內很大，與日本人那個丁方不過丈許的山洞，根本無法比擬！

更令史東大感驚奇的，就是山洞之內有電燈照明，還有空氣調節設備，暖氣開放，令人一下子忘記了外面是冰天雪地！

更進一步，史東他們還可以看見升降機。到底這是甚麼地方？

史東等人被人押進了一部升降機內，登上兩層高左右的地方，然後停了下來，門開處，外面是很新型的辦公室！

各人被推進一間房內，門立即被人反鎖！

史東往四處張望，除了微弱燈光之外，正是四壁蕭條，甚麼都沒有！

這間房連傢俬也沒有，似乎是專要來囚禁某些人的。

四面只有一度門，此外便密不通風！

照史東等人的印象，這兒應該是挖空了的山洞。然則這工程亦可謂偉大了！

因爲這是冰天雪地的地方，要把一切建築用的機器和材料搬運至此，的確是談何容易？

史東問奈矢郎：「這裏會不會是你們年前找到俄國供應品的地方？」

奈矢郎道：「可能是的，但我剛才給他們轉得頭昏眼花，根本不知道方向和位置！」

是的，相信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也會跟奈矢郎一樣。

試想想，一個人被人反綁住四肢，吊住在半空中飛行了數分鐘，下面是一片片白皚皚的世界，心裏既害怕，又感暈眩，試問還怎麼可以分辨得出這是甚麼地方呢？

雖然只是短短數分鐘，但這是被人凌空吊起，就像一隻大麻鷹抓住一隻小鷄一樣，而不是坐在直升機之上，心情和感受方面，自然是兩樣。

所以史東並不怪日本人糊塗，只是覺得他們來得太遲了！

假如日本人年前遇上俄國人時，美國立即派人來此採取行動，也許不會有今天這日子！

史東心裏想！

但一切想像已屬多餘，目前他們必須找個藉口，尤其是要掩飾他們的身份！還好除了日本人之外，他們都是受過極嚴格訓練的。

所以史東現在根本無須說些甚麼，只要打個眼色就夠了！

他們不交談，並非担心房間之內可能有竊聽儀器的裝置，而是担心日本人，萬一讓日本人也曉得了他們的眞正身份，他們可能對俄國人和盤托出！那就糟糕了！

不久之後，門又打開！

史東等人分別被押解到幾間不同的房間中去，也許問話要開始了！

隔離問話的目的，自然是要證實他們有沒有說謊言！

一名俄國人問明白了史東的身份之後，相信他是一位博士。

俄國人對史東很有禮貌！親自把他手中的繩子解開了，示意他坐在一張椅子上！還叫人端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

史東不知道他同僚的下落，以及是否獲得同樣的「厚待」！

俄國人頭髮斑白，但並非表示眼前此人很老。看樣子，他最多不過四十餘歲而已。而且可以肯定，他的地位頗高！

這點大概可以從下屬對他的招呼聽出了一些口風！

史東聽得懂俄國話，但是俄國人不知道，還是以英語跟他交談！

俄國人被下屬稱爲「將軍」，可見他的地位相當高！

「將軍」是一種官階，然則他的身份亦不難理解。

史東一邊喝着咖啡，一邊沉思，希望想出渡過難關之計。

「將軍」對史東道：「你們應該僱用尼泊爾人做嚮導，這種地方最易迷失方向！」

「是的。」史東嘆口氣道，「我們以爲有了地圖，一切都可以解決，想不到問題絕不簡單。」

「博士，你的探險隊到底目的何在？」

「本來爬山探險，但遇上了日本人之後，開始對可憎雪人感到極大的興趣！」

「你們相信雪人存在嗎？」

「根據日本人說，絕對存在！但西方人士一直存疑！」

「將軍」輕輕一笑：「你們美國人對任何事都有疑心！」

「只是好奇心！」

「加德滿都大使館知道你們的行踪嗎？」

「我相信知道的，出發之前，我們相約用電報連絡，以防爲風雪所困。」

「你很聰明，在這種冰天雪地中旅行，眞的是甚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

「請問閣下是——」

「噢！我叫古也夫，俄國人。」

「請問你們在這裏幹甚麼？」

「改造自然環境！」

「改造自然？」

「是的，這兒是最冷的地方，每寸土地似乎都沒有用處。」

「你們要令到它有用麼？」

「是的。」古也夫笑了笑，「目前還在試驗階段，你有興趣加入我們嗎？」

「能獲賞識，當然求之不得！」

「你是一位博士，應該有足够的學問跟我們合作。」

「但是——」

「你放心，如果你答允留下來，我會教你如何應付其他方面的事！」

史東心裏想：目前已是勢成騎虎，不答允只有觸怒他們！

於是史東說：「我的興趣是多方面的，科學無國界，只要你們不嫌棄，我願意留下來，但也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你不能殺害我的同伴。」

「你放心！」古也夫道，「我們不是史大林時代的蘇聯人，我們絕不殘殺！」

「那好極了！」史東博士又問：「然則，

你要我做些什麼工作。」

「目前我還不知道你的才能。但可以肯定說一句，我們歡迎有學識的人加入，這是十分有意義的工作，因爲它對全人類都有益！」

史東聽至此，心裏忍不住要發笑！

什麼「全人類都有益」。

俄國人謊言一片，這項陰謀其實美國人早已畧有所聞！

史東儘管不相信，古也夫還是滔滔不絕的說下去！他顯然要令史東相信俄國人是「非常偉大的民族」！

大約一年前，美國中央情報局獲得一項情報，據說，俄國人正在喜瑪拉雅山的冰天雪地中，進行一項秘密試驗！

爲此，美國的人造衞星曾奉命進行了一連串的偵察！

但是，各類人造衞星利用精密儀器偵察的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後來，美國先後派出了由特務組成的僞裝探險隊，進行了一連串的深入調查，到頭來還是無法找出答案！

最近，美國的人造衞星不知是儀器越來越新式，越來越精密，還是其他緣故，終於給他們有所發現了。

衞星偵察到喜瑪拉雅山山脈之上，有許多可疑物體！

於是大批特務開到尼泊爾來，僞裝成爬山家，探險家以及旅行家等等。

他們一邊攀山越嶺偵查，一邊向當地人仕打聽眞相。

拉倫是尼泊爾人，那天在叢林中以嚮導的僞裝身份，約晤二名「美國探險隊」魯尼與杜卡斯，目的是要把情報出賣給美國人！

但是，魯尼與杜卡斯還未到達約會的地點，已聽到了槍聲！

魯尼等人担心中伏，於是匆匆逃出了叢林，趕返加德滿都！

史東博士表面是個學者，實際上他正爲中央情報局工作！

因此，「美國探險隊」中的成員，自然也是特務！

這也難怪史東三番四次拒絕與張教授的探險隊合作了！

史東奇怪俄國人何故對他們這麼客氣，他內心反而有了懷疑！

古也夫帶着他到一處地方參觀，那是一間化學實驗室！

裏面有數人正在埋頭研究，史東很難明白他們在幹什麼。

古也夫道：「我們企圖把冰雪溶解，你以爲有可能麼？」

史東道：「在理論上當然有可能，但是，這是海拔一萬數千呎的地方，氣候太冷，溶解後相信很快又結冰！」

「是的，我們的困難就在這裏。」古也夫道，「我們試過用各種科學方法，希望把冰雪溶解後流入大海去！」

史東聽到這裏，已隱隱聽出了對方的心聲，其實這是一項陰謀！

他說：「如果讓冰雪溶解變成了水，豈不是有大量的冰水流往隣近幾個國家麼。」

「嗯——你放心，我們有計劃疏導的！」古也夫道，「問題是如何令到冰雪的份子永遠無法再組合，所以我們所使用的冰彈，還要澈底改善，包括設計和原料方面。」

「冰彈。」

「是的，我們暫時稱它爲冰彈，你對這方面可有興趣，」

史東苦笑道：「只担心我的學識有限！」

「我知道你是一位科學家，只要你肯助我一臂之力，一切不成問題！」

「然則，我要工作多久，」

「我知道你們美國是個資本主義國家，一切講究報酬。所以，我答應給你厚酬，只要你對我們有所貢獻，我可以保證你下半世食用不盡！」

「你的意思是：我要一輩子留下來，爲你們工作麼，」

「不！我們決計也不會一輩子留在這種地方。」古也夫道，「當你協助我們完成了最後試驗之後，我們給你一百萬美元的代價。然後有二條路給你選擇：一是長居莫斯科，一是讓我們送你到歐洲某些國家去，但不是英法等國，而是我們盟國。」

「爲什麼不准我們回國？」

古也夫笑了笑，道：「爬山探險隊是名符其實的，隨時有可能遇上了危險！所以，我們會設法令到尼泊爾首都的美國大使館，相信你們這班人已經罹難！」

史東博士登時呆了一呆！

他並非仍然替自己的安全而担心，只是覺得這番說話等於間接告訴了他：他的同伴們並包括那幾個日本人在內，都要死！

古也夫催促着他：「博士，你想通了嗎？老實說，我們不輕易讓外人加入的，只有你例外！」

史東乘機問：「爲什麼不邀請我的同伴也加入，他們之中也有人對這方面有興趣的。」

古也夫道：「我們的人會分別查清他們底子，如果他們也有你的修養而且同意留下的，我們一樣讓他們加入。因爲目前我們十分須要這方面的人才！」

史東很想問：大本營的人又如何處置。

但是，他心理上很矛盾！也許俄國人還未查出他們大本營之所在，何必這麼早引起他們的注意呢，再說，大本營早已得到了他們的知會，也許他們正在設法營救他們！

史東被介紹到實驗室去，跟一批俄國科學家們交談！

古也夫乘機溜到了隣室，一名俄國人向他報告：其他人都分別問過話了，表面上沒有可疑之處。但日本人已被我們的同志認出，他們是大約一年前，襲擊過同志的散兵遊勇！

「就是派去接收供應品的同志們？」古也夫這樣問那俄國人。

俄國人點點頭。

「那麼，先把日本人囚禁起來！」

「將軍，爲什麼不殺掉他們，」

「不！他們還有利用價值。」古也夫道，「你們先向他們偵查美國人的眞正身份，如果不合作，就讓他們吃些苦頭！」

「這些我會的，將軍。」

古也夫又說：「西方通訊社曾提及過這隊探險隊，說他們是由一位物理學家率領的，此人就是資歷湛深的史東博士。據報導說，此人博學多才，我希望能收買到他！」

「那麼，其他人我們又如何安置。」

「爲了讓史東安心帮我們解決一些技術上的困難，就讓他們再生存一個時期吧！」古也夫道，「安排他們一份無關重要的工作，但必須派人從旁監視。因他們可能是特務！」

「我明白的，將軍。」

原來古也夫這麼了解史東，全憑在收聽西方電台的廣播。

那個俄國人又問他：「要派人去襲擊美國探險隊的營幕麼。」

「當然！」古也夫道，「我們不能讓加德滿都的美國使館知得太多，所以我們必須做得乾淨俐落。明白我的意思麼。」

「明白了，將軍。」

美國探險隊所擁有的儀器雖然很新式，但由於只是袖珍的，用半導體發電的，所以有時也受到了若干的限制！

例如那具雷達測探儀，就只能探測三英里圓周以內的事物；超出了這範圍就無法發生作用。

因此之故，史東博士等人發出了求救訊號之後，他們未能在雷達上發現他們的下落，只能在無綫電通訊系統中知道他們受困。

但後來當史東等人被「飛行人」帶走後，他們便從此失去了連絡。

身爲史東博士助手的尊尼、杜卡斯二人，非常焦急。

就在這時候，他們又在雷達上發現了一些可疑的物體！

那可疑物件正逐漸接近他們；但他們肯定不會是史東他們！

因爲史東博士他們朝北方走，可疑的物體卻來自南方！

尊尼等人覺得事不尋常，立刻帶人攜帶了槍械，匆匆離開了幕帳！

他們埋伏在一處山腰之間，發覺有一隊人浩浩蕩蕩地開上山。

再細心看淸楚，竟然是張教授和呂偉良等人組成的「雪人探險隊」！

「他媽的！又是他們！」尊尼生氣地擧槍瞄準，「讓我殺了他們！」

但他身旁的杜卡斯立即制止！

杜卡斯很理智地說：「尊尼，別這樣！別忘記，他是國際特警！」

「國際特警又怎麼樣。」尊尼說：「他可能已知道我們的身份。」

「知道亦無妨！你憎恨他，只不過因爲他曾懷疑我們是殺人兇手！其實目前我們最須要他這種人帮手！」

「什麼，你說，叫中國人帮我們。」

「何必大驚小怪呢，不管他是什麼國人，他到底也是一名國際特警。」

「但是，我們不是已經把博士可能出事的消息通知了大使館方面麼。」

杜卡斯說：「雖然已經通知了我們的大使館，但遠水又豈能救近火。」

「你知道他們有辦法助我們一臂之力麼？」尊尼懷疑地瞪住他的同伴。

「你我有目共睹，那跛子等三人，的確有勇有謀，我們豈可輕視他們。」

尊尼於是想起懸崖上，三俠「征服」了日本人的一幕。

當時的確是驚心動魄，但阿生卻視死如歸；後來林愛莉和呂偉良的勇敢表現，也令到美國人不得不心服口服！

呂偉良等三俠這時已走到了山腰，非常接近尊尼等人埋伏的地方！

呂偉良忽然朗聲說道：「是美國探險隊的朋友麼。請出來！」

尊尼和杜卡斯等人又是一呆！

他們現了身！

呂偉良卻含笑迎上去，道：「朋友，何必鬼鬼祟祟，我們又不是頭一次見面！」

杜卡斯表示善意地，跟各人握手招呼！

張教授已急不及待地問道：「博士怎麼樣了。」

杜卡斯和尊尼等美國人，都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反問道：「你們怎麼知道的？」

張教授道：「加德滿都方面通知我們的，他們說博士突然與你們失去了連絡！」

但身旁的阿生卻忍不住說：「我想，到了這時候，我們還是來得坦白些好嗎，不怕告訴各位，我們一直在跟踪和監視你們！」

尊尼很生氣地盯住阿生問：「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因爲你們會引起我的疑心！」阿生說，「想不到你們果然另有任務！」

「你都知道了，」杜卡斯反問道。

阿生說道：「還未完全明白，但猜也猜得到的，你們諸位，可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來的——」

阿生話未說完，尊尼就想動手，但迅速被他的同伴制止！

阿生氣定神閒地說：「現在還不是打架的時候，如果你有興趣，我隨時也可以奉陪。可惜你的氣力必須保留下來！」

杜卡斯聽得出阿生的絃外之音，道：「你們是否另有高見。」

阿生回頭指指那一處山頭：「我們在那邊山頭瞭望過來的時候，無意中發覺了一些不尋常的現象，跟着不久之後，便接到了加德滿都方面的呼籲，要求附近的各國爬山探險隊，趕到這兒來拔刀相助，因爲有一隊美國探險隊出了事。我們自然知道就是你們！」

杜卡斯焦急地問：「你們到底還看見了一些什麼。」

阿生道：「說出來你們未必會相信！」

阿生話猶未完，那邊有人一邊走一邊叫了過來！

那是另一名由營幕中奔跑出來的美國人，據說他們的雷達又發現了可疑物體，這一次卻來自北方！

「會不會是博士他們脫險歸來，」杜卡斯問來人！

「不！好像是飛機，因爲速度甚快！」那美國人說！

就在這時候，各人都可以看見，那邊天空上出現了一些小黑點！

阿生吃驚地說：「我剛才說你們難以相信的，就是這些飛行人。」

呂偉良叫各人迅速採取行動，躲進了山腰的小山後面去！

張教授伏在山石之間，用望遠鏡望向了天空之上！

他說：「又是一隊飛人！」

美國人已經十分有默契地散開了！

呂偉良等三俠不知道他們想怎麼，但從他們的行動可以看得出，這班美國人並非泛泛之輩，而是受過訓練的！

美國人包括了尊尼和杜卡斯等人在內，他們迅速消失在視綫之內！

不久，一隊爲數約有十多人的飛行人降落營幕外面。

他們對帳幕中人展開了包圍之勢！

美國人全無反抗，由營幕之內，紛紛擧高雙手投降！

「飛行人」用死光槍射毀那部發報機，也毀了雷達！

但是，他們似乎還未滿足，一邊小心監視「俘虜」，一邊展開了連串的搜索行動！

這是古也夫的命令，他們必須設法揭開這班美國人的眞正身份！所以，他們必須小心地展開搜查，然後才放一把火燒了這營幕！

豈料就當俄國人埋首於視察一些文件時，尊尼和杜卡斯等人已率領數名美國人由外面發難，殺了入來！

美國人也知道厲害，所以一點也不敢怠慢。他們不敢用槍，卻使用了一種「弩」——那是發射短箭的東西！

他們首先殺了在營外放哨的二名俄國人，然後衝進來向其他俄國人發射！

這種弩於扳動機掣時，只有「卡察」一聲，但威力絕不低於槍彈！

美國人很毒辣，說得較動聽一些，只能說他們很聰明！

也許他們早已想到了「飛行人」所穿的是防彈的風衣，所以弩箭只瞄準那些人的頭部。

美國人顯然全是受過良好射擊訓練的，所以俄國人冷不提防，就此給他們射殺淸光！只留回一人。

等到張教授等人發覺他們改變了形勢之後，進來時看見美國人正向一名傷者問話！

這是唯一生還的「飛行人」，他的死光槍已被繳去了！

美國人要他說出史東等人的下落，俄國人抵不住種種虐待，只好照實說了！

另一些美國人在替死者脫下他們的「飛行衣」，那是一件特製的防彈風衣，包括了頭罩和後面的「噴射飛行器」！

美國人穿上了這些東西，在外表看上去，與俄國人並無二致！

那個唯一生還的俄國人被留下來，尊尼與杜卡斯等人就地展開討論他們救出史東博士的步驟與行動計劃。

張教授叫人打開他們携來的電報機，向加德滿都方面報告實況：因爲美國人的電報機已經被毀，無法再工作！

尊尼和杜卡斯是受過訓練的特務，至此又多一明証；他們不但殺人不眨眼，就是向俄人迫問口供，也別具一格！

此外，他們還懂得使用這些俄人製造的「飛行器」！

尊尼甚至說道：「這玩意有什麼新奇？本來是我們陸軍部發展的，想不到俄國諜間這麼厲害！」

言下之意，他顯然也試穿過這些飛行裝備了。

於是一行十數衆，立即浩浩蕩蕩地出發！朝住俄國人的基地飛去！

× × ×

史東博士在古也夫將軍的陪同下，參觀了一些他意想不到的事物。

那是一隻高達丈餘的雪人！

古也夫說，這是他們年前活擒的，也就是西方人仕稱之爲「耶狄」的史前怪獸；東方人叫牠爲「可憎的雪人」！

古也夫又盛讚蘇聯的馴獸師，他非常驕傲地說：「耶狄替我們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例如把好一些探險隊嚇走；我們甚至利用牠把冰彈埋到一些地方去——」

史東明白了，晚間在雷達中發現的可疑小白點，原來就是牠！

「耶狄」身上發出奇臭，牠被囚禁在一個大鐵籠之內！

古也夫說：「每天馴獸師必須爲牠注射鎭靜劑，然後才可以放牠出來；否則，萬一牠獸性大發，那就麻煩了！」

史東心裏好笑，既然如此，應該說是「鎭靜劑」的功勞，又怎算得是馴獸師？

無論如何，史東已經從言談間，探討出俄國人的意圖！

俄國人在此設下秘密基地，並非眞的「爲了改善大自然環境」，也不會是眞眞正正爲了「改善人類的生活」！

他們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就是要研究出一種「冰彈」，令到喜瑪拉雅山的冰雪迅速溶解，製造成爲一次「人爲的冰河時代」！

「冰河時代」的恐怖情形沒有人見過，但考古學家相信那是十分可怖的事；數百萬年以前，我們地球上到處是冰雪，有些地方的積雪達到一英里那麼厚。結果引致若干地方陸沉！

假如俄國人這一次「人造冰河時代」試驗成功，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首先受害的，是東南亞一些國家；有些是俄國人的死對頭！

那麼，俄國人的想法，相信亦無須多作解釋了。

史東正在胡思亂想，有個俄國人入來向古也夫報告：「將軍，他們回來了！聽說美國人都給我們殺光了！」

俄國人不知道史東聽得懂俄文，但史東這時，卻如夢初覺地，嚇得歇斯底里地高聲驚叫起來！

史東當然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還未想到應該怎樣做，已見電光一閃，有人在慘叫聲中倒了下去！

那是數名穿上了飛行衣的美國人，最初俄國人因爲他們幪了面，都以爲是自己人。甚至現在史東博士也以爲他們是俄國飛人！

但是，尊尼等人已分工合作，一邊以死光槍對付古也夫等人，一邊示意史東博士跟他們一齊飛上了天空！

十多名美國人都是受過訓練的特務，他們這次以牙還牙的僞裝，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俄國人最初以爲他們的「飛人隊」奏凱歸來，等到發覺他們發射死光槍時，才知道上當，可惜太遲了！

美國特務們手下不留情，不知是他們心狠手辣，還是担心對方以死光武器還擊，他們雖然升空，仍然繼續發射死光槍！

俄國人的秘密基地，就因爲不斷受到死光的射擊，最後發生了爆炸！

那可能是死光槍擊中了電箱，引起了連串的爆炸！

美國人終於成功救出了史東博士，但他並不開心，因爲爆炸令到「耶狄」粉身碎骨；最感惋惜的，當然是張教授他們！

當然，他們是專爲「耶狄」而來的，看來他們又要繼續努力，希望再發現另一個雪人；但卻不希望有同樣的事發生！

日本官兵並未被美國人救出，他們當然是跟俄人一起同歸於盡了！

史東事後雖然向三俠解釋：那個尼泊爾人拉倫是雙重間諜，他因爲準備把俄人基地的秘密賣給美國，而遭俄國特務所殺。但是，三俠只是半信半疑。

不過無論如何，對於這種事情，他們是無能爲力的！因爲尼泊爾政府最後也相信了美國人的口供！

張教授等等人仍然堅持繼續行程，找尋雪人的下落，但是呂偉良等三俠卻感到乏味。他們最後還是跟皇宮侍衞長安曼，折回了加德滿都去！

（全文完）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挪亞方舟

馬雲著

根據聖經舊約的記載，挪亞所建造的方舟，會因水流的急退而擱淺於亞洲一座一萬五千餘呎的高山之上。數千年來，這個謎底一直未爲人揭開。各國探險家與考古學家曾千方百計地找尋「挪亞方舟」之所在。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在他們的驚險旅程中，又一次捲入一場莫名其妙的鬥爭中，此事竟與「挪亞方舟」有極大的關連，爲什麼？請注意繼「可憎雪人」之後刊出的鐵拐俠盜新故事「挪亞方舟」，自有交代。

超人幻想傳奇故事／倪匡·文 盧令·圖

泥沼

恐怖輻射線

端納先生說他要介紹入會的新會員「快到了」，這個宣佈，令得其它五個會員，都有點意外，因爲從范先生起，已經有四個會員，各自推薦了新的會員，但是被推薦的新會員，却沒有一個出席這次年會的，他們之中，有的是不願來，那是范先生推薦的魚人都加連農，有的是根本不知生在何處，那是阿尼密推薦的寶德教授的再生，有的根本不能來，那是史保先生所推薦的一株大樹和卓力克先生所推薦的，三千年之前的古埃及超人魯巴。

但是端納先生與衆不同，他要推薦的人，就可以在這裏出現！

各人的心中，同時也感到很輕鬆，因爲在史保先生要推薦一株萬年古樹入會之際，所發生的爭執，雖然已經獲得解決，但是當時的氣氛，却實在是很尷尬的，他們實在不想再有同樣的情形出現，端納先生要推薦的人，既然會到這裏來，那問題自然容易解決了。范先生有點開玩笑地道：「端納，你的朋友是——」

端納立時明白了范先生的意思，道：「當然他是人，一個看來和普通人一樣的人！」

各人都笑了起來，史保道：「他什麼時候到？要不要請總管去接他？」

端納搖頭道：「不用，我已經派人陪他一起來，本來我可以和他一起來的，但是他有點事走不開，所以要比我遲幾天動身！他快可以到了，至多不超過一小時。」

卓力克伸直了雙臂，伸了一個懶腰，道：「那麼，是不是可以趁他未到之前，先對我們說一說他的一切？當着一個人，叙述這個人的一切，那是不免令人尷尬的！」

神奇發電人

端納點着頭，道：「是的，這正是我的意思，但是在未曾提及那個人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最近的活動，那和我發現這個人，有重大的關連！」

各人都沒有異議，一起點頭，而在這一剎間，各人也都在猜測着端納先生近期的活動是什麼，端納是「非人協會」中較早入會的一個會員，僅次於范先生。所以，當日漢烈根先生介紹他入會之際的簡短介紹詞，只有范先生一個人親耳聽到過，但是其餘各會員，却也可以知道，端納先生是一個「探測師」。

「探測師」是一個奇特的名詞，必需作一番解釋。端納先生的工作，是包括了鑛師的一切工作的範圍，換句話說，他的任務是探測，探測隱藏着的資源，土地下的，沙漠下的，巖石下的，河流下的，海底的和泥沼底下的一切對人類有用的資源。

這種種的探測工作，本來是由許多分門別類的礦師所負責的，例如金屬的礦源，有金屬礦源的探測師，石油有石油的探測師，等等；而且，所有的礦師，全要使用各種各樣的儀器，來協助工作的進行。

但是端納先生却是一個例外，在他人看來，他有着極其敏銳的一種天賦的感覺，或者說是一種直覺，能够正確無誤地指出，什麼地方，有着某種自然物資的蘊藏，近乎奇蹟。在他的一生之中，有着說不盡的這種「奇蹟」，隨便拈一些例子出來，墨西哥南部的一個大銀礦，在一九三四年，就被認爲礦苗採完了，所以採礦公司也準備結束了，但是在結束之前，礦主請端納先生去看了一看，端納先生幾乎沒有花費任何時間，只是順手在一個舊坑道，向前指了一指，便道：「從這裏向前掘過去，三十呎之後，就有大量的礦苗，儲藏量比以前的更多。」

礦主不相信他的話，但是幾個工程師却相信，那幾個工程師和端納先生，以廉價購下了「廢礦」，進行開掘，結果，這個銀礦，是墨西哥七大銀礦之一，一直到現在，還大量生產成份極好的銀。有一次，端納先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山區旅行，那地方的村落，貧窮而且缺水，端納先生一面在崎嶇的石岡上漫步，一面順手指點着，就給當地的居民，指出了四處地方，挖掘下去，得到了豐富的水源，是四口源源不絕，供應清甜可口食水的水井。

同時，端納先生也在意大利北部貧瘠的山區，指着一座禿山，道：「鑿開表面的那些巖石！」

鑿開表面那些巖石的結果，是使著名的意大利條紋瑪瑙出現，幾乎成爲每一個家庭之中，必然有的裝飾品。

在一九三〇年代，端納先生還成爲中國四川一些富家族的貴賓，被那些擁有私人軍隊，財雄勢大的豪富家族，稱爲「洋軍師」，因爲他能正確無誤地指着地上說：從這裏掘下去，是一口上好的鹽井！然後，他隨意踱出幾十步，又指着地面道：「從這裏掘下去，是一口火井。」不論是一口火井，還是一口鹽井，都是鉅大財富的來源，而當端納在四川的時候，他已經堅信長江上游，近西康一帶，有着天然的純金塊，幾乎就在露天，可以俯身拾到，後來事實證明他是對的，造成了十數萬人的大移民，和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政府的組織。端納先生對於阿拉伯油田的開發，也有着極大的功勞，據他自己稱，他不但可以在沙粒下聞到石油的氣味，甚至可以「看」到地下翻騰着的黑色濃稠的原油！

由於端納先生有着這種奇妙的直覺，他的生活自然是極其多姿多采的，他的足跡，也幾乎遍及全世界——那是眞正的遍及世界，並不是只在某些地方的大城市，住上一些時間就算了，而是眞正地深入窮鄉僻壤，到過很多沒有人到過的地方。

「非人協會」的會員，都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雖然心急於要知道，端納先生要推薦的新會員，究竟是何等樣人，但是他們也知道；端納先生本身的活動，一定也是極其吸引人的，所以他們並不表示異議。

端納先生向各人望了一下，看各人並沒有反對的表示，他輕咳了一下，道：「在過去的兩年，我一直在澳洲，起先，我到澳洲去的目的，是因爲那一塊浮在南半球海面上的土地，是地球上最奇特的地方，在這塊陸地上生長的生物，也與衆不同，譬如說，袋鼠和樹熊，別地方就一隻也找不到，我想到這地方的地底下，一定也可能埋藏着地球上其他地方所沒有的東西，我本來是計劃，要在澳洲，至少發現十種或更多的新元素的。」

端納先生說到這裏，略頓了一頓，又道：「可是我失敗了！」

他伸手在臉上撫摸了一下，道：「看來，地面上的情形，和地底下有所不同，澳洲既然是從其他陸地中分裂出來的，只不過是地面上生活的生物情形不同，地下的資源，却是相彷彿的，從澳洲的情形，我甚至可以作出結論，太陽糸中的每一個行星，如果全是從同一團星雲，在急速旋轉之中，分裂而成的話，那麼，在其他行星之中可以找到的元素，只怕也不會超出地球上所能找到的範圍。」

各人都用心聽着，雖然他們知道，端納先生的話，還未曾歸入正題。

端納先生又道：「半年之前，大戰打得很激烈，澳洲也派出了大量的軍人參戰，一大部份生產任務，落在澳洲身上，澳洲需要大量的電力，澳洲政府的一個部長，找到了我，向我提出了一個要求，他們需要大量的能源，尤其需要電源，要我帮他們尋找。」

大廳中的各人互望了一眼，范先生忍不住道：「尋找電源？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端納道：「是的，我應該說明一下，我要尋找的，是可以變爲電源的最簡捷的一種能源，譬如說，如果我能發現一個極大的瀑布，那麼，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就可以建立一個水力發電站，獲得大量的電源了！」各人都表示明白了端納先生的意思。

端納先生點着了一枝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道：「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任務，因爲事實上，在這兩年來，我已到過澳洲的很多地方，並沒有類似的發現，自然，過去兩年我已到過的地方，可以不必再去勘察，這也可以節省不少時間，我接受了這個任務——」

他講到這裏，向史保望了一眼，道：「我任務的性質，和史保先生的任務，十分接近，不過我們所要尋找的東西不同而已。」

史保「唔」了一聲，並沒有表示什麼。

端納續道：「澳洲政府給了我很好的配備，也可以讓我隨便挑選技術人員，但是我什麼也不要，我只要了一架小型的飛機，事實上，這架小型飛機，也只不過在我旅程開始的時候才有作用，因爲我要去的地方，必定是以前從來也沒有人到過的，在那種地方，决不可能有燃料的供給，到那時，飛機也成爲廢物了，不過，在那架飛機中，有着極完善的無綫電通訊設備，以便我一有所發現，就可以和澳洲政府聯絡。」

「一切準備就緒，一個清早，我自墨爾本的一個軍用機場上起飛。」

× × ×

小型飛機的性能極好，端納一直向東北飛着，他的第一個目的地，是大狄維亭山脈，因爲他的第一個設想，是想發現可供建立水力發電站的大瀑布，而澳洲東部的所有河流，幾乎全是發源自大狄維亭山脈的。

端納在起飛之前，已經盡可能地帶足了燃料，但是在快接近大狄維亭山脈之際，小型飛機還是不得不降落在離巍峨的山脈不遠處的一個平地上。當飛機降落之後，端納背上了早已準備好的背囊，開始步行。

他步行的目標，倒很容易辨認，一個接一個的山峯，峯頂上皚皚的積雪就是最佳的指引，那些山峯，看來好像就在眼前，但是當天，一直步行到太陽下山，晚霞滿天時分，山峯上的積雪，被晚霞映得泛起了一片奇異的金紅色，端納先生並沒有前進了多遠。

入夜之後，氣溫相當低，端納先替自己弄了一餐豐富的晚餐，然後，鑽進了睡囊之中，拉上了拉鍊，連頭都縮在睡囊之中。

每當他在荒山野嶺之中，鑽進這種特製的睡囊中睡覺的時候，他就感到自己和掛在枯枝上的一隻毛虫的蛹，並沒有多大的分別。

接下來的兩天，端納先生一直在步行，到了第三天，他已經進入山區，並且翻過了一座積雪的山頭，看到了一條極其寬闊的山溪，溪水澎湃，衝過亂石，向下流着，溪水湍急，但是並不深。

這樣的一道山溪，自然也可以供來發電，但是那至多不過是使幾個農莊得到照明的用途而已，和端納所預期的，可以發生大量電能的目標，相差實在太遠了，所以端納先生連停也不停，就順着那道山溪的上游走去，希望那道山溪的源頭，是一道大瀑布。

當晚，端納就宿在牛山上，仍然睡在他自己特別設計的睡囊之中，第二天才開始跋涉，第二天一直到天黑，才看到了山溪的源頭。

端納先生感到相當失望，那山溪的源頭，不錯，是一道瀑布，但是，却並不是懸空直瀉下來的那一種，而只是在亂石叢中亂竄的那一種。

在觀賞上，這種像是銀蛇亂竄的瀑布，有它一定的價值，但是在發電的實用價值上，這種類型的瀑布，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端納在瀑布旁停了一會，或許是失望刺激了他，他並沒有按照正常的休息時間休息，而是趁着月色，繼續向前走去，一直來到了一個極大的水潭旁才停了下來。

那個水潭十分大，看來還是一個小湖，端納攀上了一幅高地，打量着這個小湖，在月色下，他還無法看到這個湖水的來源，然而他的本能却告訴他，這個潭的水源，是大量的山中的地下水，自巖石縫中滲透而聚集在這裏的，這個大水潭，如果用炸藥炸出一個理想的大缺口，倒是可以用來發電的，但是工程未免太大，而且絕不符合立即可用的原則。

端納先生坐了下來，望着在月色下，閃閃發光的一座接一座的山峯，嘆了一口氣，他的工作，只不過是開始，要經過多久才會有結果，完全不知道！當他嘆了一口氣之後，他覺得，現在就來嘆氣，未免太早了一點！

在弄了晚餐之後，他弄熄了篝火，照常鑽進了睡囊之中，很快就睡着了。

他並沒有如常地早上醒來，而且在睡着了不多久之後，被一種「蓬蓬」的聲響所驚醒的。端納先生才一醒過來之際，還以爲自己是在做噩夢，因爲在深山之中，是如此寂靜，不應該有任何聲響的，他定了定神，看了看他所戴的燐光錶，時間是清晨三時，而同時，他也聽出，那種聲響，是一種木鼓的聲音。

端納將睡囊的拉鍊，拉開了一些，探出頭來。

在凌晨三時，空氣冷而清新，他才一探頭出來，就睡意全消，而那種沒有回音，聽來硬梆梆的木鼓聲，也更加清楚可聞了。

木鼓聲聽來很急驟，而且，顯然不是一具木鼓所發出來的，至少有十具以上的木鼓，在同時敲擊着，才會有這樣的聲響。

端納也估計到，木鼓聲發出的所在，和他這時所在的地方，不會相隔太遠，至多不過是一個山頭之隔，端納側耳聽了一會，轉過頭，望着平靜的潭水，那些木鼓聲，自然是聚居在山地中的土人所發出來的。

他知道，澳洲的土人，種族比較單純，在中部沙漠地區的土人，和山區的土人，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種族，可能全是南太平洋各島土人的後裔，而在高山地區的土人，人數最多的是剛剛族。

端納懂得一些剛剛族土人的語言，剛剛族土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弓箭手，他們懂得用堅硬的黑棗木來做弓，這種堅硬木質製成的弓，可以將一支裝有鋒銳石箭鏃的箭，遠射到一百公尺之外，而仍然具有殺傷力。

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山地民族一樣，澳洲剛剛族的土人，性格也十分強悍，而且堅持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澳洲政府曾經努力想將白人的文明，帶給剛剛族的土人，但是却一點也沒有成績，在大戰之前，澳洲政府曾經請了十幾個剛剛族土人的代表，來參觀澳洲各大城市，在經過了超過半年的巡迴旅行之後，徵詢剛剛族土人的意見，剛剛族土人的回答是：我們的生活好得多，這裏的人，應該全到山中去，和我們一樣的生活！

端納先生想到這裏，不禁笑了起來，他想，明天中午，大約就可以和隔着一個山頭的剛剛族土人見面了，他們是世世代代居住在大狄維亭山中的，和他們見了面，自己要找尋的大瀑布，究竟是不是存在，在他們的口中，應該會有較確實的答案。

端納將頭又鑽進了睡囊之中，可是，這一夜，木鼓聲竟然沒有停止過，而且，越來越急驟，凌亂。這種聲響，令得接下來的幾小時之中，端納幾乎沒有睡着過，以致早上，當他收拾背囊的時候，他還是連連打着呵欠。

陽光普照，潭水閃着光，木鼓聲仍然沒有停，端納一面向前走着，一面心中在想，可能自己剛好遇上了剛剛族土人的一個什麼大慶典，不然，何以土人徹夜地敲着木鼓，一直到現在還不停？

不過，端納先生的心中，也不免有多少懷疑，他會剛剛族土人的語言，自然也曾和剛剛族土人接觸過，知道他們的一些風俗習慣，他知道剛剛族土人，有許多祭典，是極其隆重的，但是在他的知識之中，却記不起有什麼祭典，是需要徹夜不停地敲擊木鼓的。

端納一面疑惑着，一面仍不停地趕着路，當他來到那座山頭的下面之際，木鼓聲由於山峯的阻隔，聽來反倒不如在水潭邊上時那樣清楚，但當他在中午時分，翻過了山頭之後，木鼓聲却像是就在耳際響起一樣。

端納在山頂上，找了一塊比較平坦的地方，停了下來，向下看去。

他看到，在他的脚下，是一個狹窄長形的山谷，有一道溪流，流經那個山谷，那山谷的一端，是一個十分狹窄的出口，看不到出口的那一面是什麼情形。

在山谷的溪水兩旁，散落地，有着許多剛剛族土人的建造的簡陋的木屋，這自然是剛剛族人的一個村落，可是看下去，村落中幾乎一個人也沒有，而木鼓聲，就在山谷的那一頭狹窄的出口處傳來。

在那邊出口的地方，好像有很多人在，端納取出了望遠鏡，向出口處看去。

不錯，有很多剛剛族土人，聚集在兩邊峭壁，狹窄的出口處，在望遠鏡中，端納甚至可以看到他們臉上的粗糙的皮膚和皺紋，每一個人，幾令全是愁眉苦臉的，包括一個披着整張公鹿的皮，頭上頂着巨大的公鹿角的祭師在內，全是一樣。

剛剛族土人的男人，全是披着獸皮的，所披的是何種獸皮，就表示他們的勇敢程度，酋長是披黑熊皮的，那頭黑熊，一定是要他獨立殺死的才行，剛剛族的女人，身子和男人一樣強健，她們也披着獸皮，但是却加上用一種樹皮組成的「衣料」，和男人有分別。

這時，端納先生看出去，男男女女，至少有三百人上下，男的一行，女的一行，列成兩行，在緩緩地兜着圈子，步子十分沉緩，在出口處，有十二個，顯然全是剛剛族土人中的勇士，他們全披着猛獸的皮，正在敲擊着木鼓，祭師高舉着雙手，在人叢中，看不到披黑熊皮的酋長。

端納先生呆了半晌，他看不出剛剛族人是在舉行什麼儀式。但是從望遠鏡中看到的，却顯示一定是有大禍臨頭了。

端納沒有多停留，急急地找尋着可以踏脚的地方，向山下走去。

端納急速地攀下山，穿過了和在山頂上，用望遠鏡觀察所得的結果相同，剛剛族土人的村落之中，一個人也沒有，看來，所有的人，全集中在那個出口處了。

端納一面開步走着，一面聽着越來越清楚的木鼓，但那種木鼓聲聽來令人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因爲它的音響，是十分短促的，完全

沒有餘音，所以聽起來，也格外覺得凌亂和急驟。

端納先生知道，自己一定遇上了剛剛族人中的一件大事，在快要走出村子的時候，端納略停了一停，他到過世界上很多地方，也曾和很多還處在原始狀態的土人部落，有過接觸。

他知道，儘管所有的土人部落，各有各的習俗，但只有一點却是共通的，那就是，當他們有重大的慶典或是儀式之際，絕不喜歡有陌生人撞進來的，在有那種情形發生之時，往往是一個悲劇。

所以，端納才猶豫起來的，固然，他如果能和剛剛族人有所接觸，對他的工作來說，可能有一點便利，不過，是不是值得去冒這個險呢？

剛剛族人在做什麼，發生了什麼事，和他是全然無關的，他的任務是要尋找一個大而可以立即利用的電源！

當端納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幾乎就要轉身走回去了。可是就在這時，木鼓的鼓聲忽然變了，木鼓雖然是極其簡單的樂器，可是也和任何樂器一樣，能够表現出人的心情來。

本來，端納只覺得木鼓聲急促，凌亂，這時，木鼓聲變得沉重，他更可以聽得到，在木鼓聲中，有着極其深切的悲哀和傷感！

從這一點看來，端納也可以肯定，剛剛族人，並不是在進行什麼慶典，而是有一件，令得他們全族，都感到十分悲傷的事，正在進行着！

當端納一想到這一點之際，他決定再向前去，雖然他貿貿然撞上去，可能發生危險，但是他却是抱着幫助剛剛族人的心情向前走去的，因爲有很多事。對一個原始部落的人，可能是無法解決的，但是對一個文明人來說，却可能是根本不成問題的問題！

端納的脚步，也受了沉重鼓聲的影响，變得相當沉重，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離開聚集在那出口處的土人，只不過幾百碼了。

他看到所有的土人，都背向着他的來路，而面向着那個出口處，所以並沒有人發現他。

端納先生又看到，頂着整張鹿皮的祭師，不斷高舉着雙手，他的手中，好像拿着一團毛茸茸的東西，每次當他高舉雙手之際，就揚動着那團東西，不過，端納却暫時看不出那是什麼。

端納也聽到，除了木鼓聲之外，還有一種喃喃的聲音，那是很多剛剛族土人，一起在低聲唸着一點什麼，好像是衆多的人，在默禱一樣。

被人羣遮着，端納看不出在那個出口處有點什麼，不過從眼前的情形看來，剛剛族土人並不是在慶祝什麼，而一定是在哀悼着什麼，那是毫無疑問的事了！

他繼續向前走着，突然之間，有一個剛剛族土人轉過頭來，看到了他。看到了端納的那個土人，陡地叫了起來，隨着他的叫聲，不少土人轉過頭來，看到了端納。

接下來的變化，令得端納手心冒着冷汗，呆立着，不敢再向前走去！

剛剛族土人其實並沒有什麼舉動，只不過是所有的人，全部轉過了頭來，向端納望着，所有的聲音全都停了下來，只有那出口處，因爲十分狹窄，兩面都是峭壁，所以有一陣淒厲，斷續的風聲，嗚嗚地傳了過來，聽了使人遍體生寒。

而更令得端納全身發寒的，還不是那種可怕的風聲，而是所有向他望來的，那幾百個剛剛族土人的眼睛，那幾百雙眼睛，幾乎全是不眨動的，只是直勾勾地望着他，剛剛族土人的膚色相當黑，所以當他們的眼珠，凝止不動之際，他們的眼白，看來也格外奪目，端納望過去，只見到一點又一點的白色和黑色，一點也找不到生命的跡象，而只使他想到死亡！

端納僵立着，離最近的一個土人，大約有五十公尺，他不知道是向前去好，還是向後退好，只是僵立在那裏，進退皆難。

人雖然多，但是却一點聲音也沒有，互相對望着，端納一個人，面對幾百個剛剛族的土人，他只覺得手心中的冷汗，越來越甚。

這種極其難堪的對峙，事實上，怕只有一分鐘左右，但是在端納而言，却像是不知過了多久，他的耳際，開始有一種「轟轟」聲，他想大叫，叫那些剛剛族土人，眨一眨眼，不要那樣看着他，但是他鼓足勇氣，却仍然沒有法子發出聲音來。

就在這時候，端納突然聽到，在土人的人叢之中，傳來了一下尖叫聲。

那一下尖叫聲，聽來像是由一個女子發出來的，那一下尖叫聲之後，幾百個土人，略略起了一陣騷動，緊接着，一個人直奔過來，奔到了祭師的面前，急促地講着話。由於那人的話，實在講得太快了，而端納又不是十分精通剛剛族的土語，再加上他心中十分驚慌，是以他幾乎完全不知道那人在講些什麼。

然而，端納却知道，那個人對祭師講的話，對他一定有極其重大的關係，所以他必需先聽他在講些什麼！

等到端納想到這一點的時候，那人的話已講到尾聲了，只聽得他的聲音，十分尖利，道：「由得他去，反正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由得他去！」

那人講完了話，喘着氣，轉過頭來，向端納望了一眼。

端納到這時候，才大吃了一驚！那人奔出來之際，端納只看到他身上披着一幅山貓的皮。山貓是十分兇猛的動物，照剛剛族土人的風俗，能够披上山貓的皮，那一定是一個非凡的勇士才是。端納雖然感到那人的聲音太尖銳，但是決計想不到，那人是一個女人。

直到那人半轉過身來，端納才看清，那個披着山貓皮的人，竟是一個女人！

當那女人向端納望過來之際，端納還看得出，她的年紀很輕，身型相當高而苗條，短而鬈曲的頭髮緊貼着，眼睛很大，襯着她黝黑的皮膚，更顯得黑白分明，算得上是剛剛族中的美人兒。

她的神情，帶着一種異樣的倔强，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有一種極度的無可奈何。

端納感到，自己要是再不表示態度，事情可能十分糟糕了，他高舉起右手，又將左手放在胸前——那是剛剛族人表示友善的手勢，急急向前走去，一面大聲用他所能表達的土語道：「我是路過的，絕對沒有惡意，而且，很願意幫助你們！」

端納的話，又引起了一陣騷動，只見祭師高舉着雙手，大聲叫了兩下，所有的人全靜了下來，祭師轉過身，向端納走了過來，同時叫道：「停步，停步！」

端納依言停了下來，祭師來到了端納的面前，端納才看清，他手中那團毛茸茸的東西，是一簇黑白分明的一種山雉的尾羽。

一看到那團尾羽，端納又怔了一怔，他所知道的剛剛族人的習俗，只有當舉行葬禮之際，祭師的手中，才應該執着這種黑白的羽毛，照鼓聲的哀傷來看，倒有點喪事，但是，却又不像。

在端納的知識中，剛剛族人的喪禮，是十分隆重的，死者放在木板上，全身塗上油脂，由他的幾個親人抬着，而其餘的族人，則應該圍在死者的屍體之旁跳舞。

可是現在又看不到有這樣的儀式舉行，再加上披着山貓皮的女子，端納眞懷疑自己是不是眞的對剛剛族土人的風格，知道了多少！

他站定了不動，祭師一直來到了他的身前，瞪着眼望定了他，端納勉强笑了一下，道：「很對不起，我不知道你們有不幸的事！」

祭師的面肉，抽動了一下，道：「走，快走開！」

端納已經完全定下神來，他笑得也自然得多，道：「照我看，你們好像不是在進行眞正的喪事，是不是有人有了麻煩？我可以帮助你們！」

在端納想來，剛剛族人這種不尋常的行動，多半是有什麼人，患了重病，土人認爲他一定會死了，而這個人的地位又十分重要，所以才有這樣情形的。

端納又想到，在這許多土人之中，沒有看到披黑熊皮的族長，他幾乎已經可以肯定，患重病而頻臨死亡的，一定是剛剛族的族長！

他隨身帶着不少藥物，可以治療很多疾病，在土人認爲必然死亡的絕症，在他看來，可能是十分容易醫治的，所以，他才大膽提了出來。

祭師仍然瞪着端納，還沒有說什麼，那個披着山貓皮的少女，已經走了過來，昂着頭，道：「你帮不了我什麼，別來理我們的事！」

端納笑了一下，道：「我想，一定是族長在生病，是不是？我可以帮他，請相信我！」

那少女笑了一聲，說道：「族長，已經死了！」

端納呆了一呆，他料錯了，可是他心中仍然不免疑惑，族長要是死了，爲什麼在喪禮中，見不到他的屍體？端納吸了一口氣，道：「對不起，我料錯了，但是我想，我總可以帮忙的，要是你們眞有什麼困難的話」。

那少女冷笑一聲，道：「你是那人的朋友？是那人的同伙？」

這兩句話，實在是來得無頭無腦的，端納聽得莫明其妙，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他呆了一呆，才道：「是不是有人在壓迫你們，逼你們做什麼？」

這一次，端納又想到，可能有白人來到了這裏，而只要那白人的手中有槍械的話，剛剛族土人，實在是無法與之相抗的！

那少女顯然不願再和端納討論下去，昂着頭，轉過身，向前走着，一面揚起手來，叫道：「繼續打鼓，告訴他，我來了！」

端納向前看去，看到打木鼓的土人，一共有七個，七個土人身上所披的，全是猛獸的獸皮，那表示他們全是族中的勇士。

當木鼓再度响起之時，鼓聲聽來，更加哀痛，那披着山貓皮的少女在向前走着，祭師也不再理會端納，跟在少女的後面。

本來聚集在出口處的土人，全都分了開來，形成了一條人龍，在人龍之中，那少女在前，祭師在後，隨着鼓聲，在向前慢慢走着。

端納實在不知道確實發生了什麼，但是從那少女剛才那一聲大叫聽來，一定是有人在强迫着剛剛族土人，做他們不願做的事，那是毫無疑問的了！

端納陡地感到了一陣衝動，他大叫着，道：「等一等！」他一面叫，一面向前奔了過去，當他奔進了人弄之際，看到兩面的土人，全用極其吃驚的態度，望着他，端納也全然不加理會，他一直奔到了祭師的身後，又大叫了一聲，伸手拉住了祭師。

端納的動作，十分粗魯，他一拉之下，幾乎將祭師的鹿皮，拉了下來。

端納也不理會那祭師的反應，立時側身在祭師的身邊奔過去，伸手抓住了那少女的手背，用力將那少女拉得半轉過來。

那少女十分惱怒，怒視着端納，端納不等她開口，就大聲道：「要是有什麼人强迫你做不願做的事，你可以不做，你們雖然住在山中，自己生活，可是一樣也受澳洲政府的保護，沒有什麼人可以强迫你們！」

端納說得很快，很激動，那少女揚起了眉，一直望着他，端納說完，才鬆開了手，這時候，所有的土人，都發出極其喧嘩的聲音來，吵成了一片，打鼓的幾個人，擠了過來，一個道：「你有辦法對付那個人？」

端納道：「能！」

當然，他不知道自己要對付的是什麼人，但是他想到的，是一個文明人在欺負當地的土人，只要他見到那個文明人的話，他自然有辦法對付！所以他才回答得如此肯定。

所有的人又靜了下來，端納又道：「在那裏？那人在那裏？」

他一面問，一面望着在他面前的土人。

在他的追問之下，所有的土人，都低下了頭，現出相當害怕的神情來，只有那少女，指着狹窄的窄谷，說道：「他在那裏面，沒有人知道他究竟在何處，只要他出現，他就帶來死亡！」

端納吸了一口氣，說道：「一個白人？」他作着手勢，指着自己，道：「像我一樣的白人？」

少女睜大了眼，不斷地搖着頭，道：「不是，不是白人，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他——他——我們叫他雷神，他掌握着雷的力量！」

端納只感到一陣莫明的憤怒，雖然他仍然不知道整件事情的眉目，又雖然那少女說「那人」不是白人，但是他也可以知道多少眉目了，端納仍然肯定那人是白人，一定經過化裝，說不定還化裝成古靈精怪的樣子，而所謂「掌握着雷的力量」，那毫無疑問是現代的槍械！

端納道：「我明白了，我去找他！」

端納這句話才出口，所有的土人同聲「啊」地一聲，不知他們是在表示意外，還是在讚嘆。

端納又道：「我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對付他！」

祭師擠了過來，道：「你——不怕死？」

端納揚了揚眉，說道：「我有辦法，你們不必理會了，你們將他出現的情形告訴我就行了！」

祭師還沒有開口，那少女就搶着道：「他是去年才出現的，來到我們的村落之中，有兩個人襲擊他，才碰到他的身子，就死了——」

端納連忙問道：「是什麼令這兩個人致死的？」

少女的臉色變得蒼白，道：「雷，就像是天上的雷一樣，雷！」

她一再强調着「雷」，端納點着頭，他知道，手槍發射時的聲响和火光，以及手槍的殺傷力，是足以使沒有現代知識的土人當那是「雷的力量」的。

端納又問道：「後來又怎樣？」

祭師插口說道：「他向我們要了食物，就走了！」

端納道：「他講什麼話？」

祭師眨着眼，道：「我們不懂他講什麼，他——不會講話，只會發出聲响！」

端納皺了皺眉，這一點，和他的設想，並不十分相同，但這不要緊，在土人聽來，一個精通九國語言的人，可能也是「不會講話」的！那並不能表示他的設想，是不能成立的。

端納再問道：「以後怎麼樣？他有沒有再來？」

祭師道：「過了很久，月亮缺了二十二次

，他才再出現，那是上次的月缺。」

端納心中算了一下，那就是說，這個人第一次出現之後，幾乎隔了一年，一直到半個月之前，才再度出現。這時，端納不禁躊躇了起來，如果是一個白人，想來統治剛剛族土人的話，怎會隔那麼久才出現一次？

端納感到自己的設想有破綻了，他不由自主地搖着頭，祭師指着那少女，道：「這一次，那人來了，他要帶走倫倫！」

端納呆了一呆，向那少女望去，那少女神情悲憤，緊閉着嘴。「倫倫」自然就是她的名字了。

祭師又道：「族長叱他走，他不肯走，族長拿起武器驅逐他，族長是勇士，可以獨立殺死一頭黑熊，但是那——魔鬼有雷的力量，族長死了，他——仍然要倫倫，我們沒有辦法，只好送倫倫給他！」

端納吸了一口氣，他總算明白事情的一大半了！族長已經死了，所以看不到披黑熊皮的族長，而被稱爲「有雷的力量的魔鬼」看來一定要倫倫，他們只好將倫倫送給他，以拯救他們全族的人。

自然，也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倫倫才被認爲是勇敢的人，而披上了山貓皮。

現在，剩下來的問題是，那個「魔鬼」究竟是什麼人了！他又問道：「那個人——那個魔鬼，他——穿什麼樣的衣服？」

祭師瞪大了眼，望着端納，好像他的這個問題，問得十分愚蠢，端納又道：「他穿什麼衣服？」

祭師揮舞着雙手，說道：「魔鬼是不穿衣服的！」

端納陡地一呆，道：「什麼？」

祭師道：「他不穿什麼衣服，和我們一樣，他什麼也不穿，他的身上，全是泥漿，有的乾了，有的還沒有乾，他是從泥沼來的，是泥沼中的魔鬼！」

祭師說到後來，聲音急促而尖利，顯然他的心中，充滿了極度的恐懼。

端納本來以爲自己已將事情弄得很清楚了，但這時，却又胡塗了起來。

祭師喘着氣，道：「我們的祖先就說過，在那泥沼中，有魔鬼住着，那些魔鬼，有雷的力量，就是那種魔鬼，就是那種！」

端納給祭師的話，說得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冷戰！

端納向祭師揮了揮手，說道：「好了，現在問題很容易解決，倫倫不必去，我去見那個人！」

祭師望了端納一會，後退一兩步，用右手指着端納，喃喃有詞，唸了一會，才道：「如果你能帮我們，我們奉你做族長！」

端納笑了起來，道：「我不做族長，只不過帮助你們，泥沼離這裏多遠？」

在一旁的倫倫忽然道：「我帶你去！」

端納略呆了一呆，望着就站在他身前的倫倫，這個披着山貓皮的剛剛族少女，在她的臉上，有着極其倔强的一種神情。

一接觸到倫倫臉上的那種神情，端納就覺得自己有點低估她了。因爲一直到這時爲止，端納都以爲在泥沼中居住的，「有雷電力量的人」，是一個有着現代化武器的白人不法之徒，可是如今看來，如果只是一個有現代化武器的白人，是不是令得倫倫這樣的少女屈服，那是很成問題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不是一個有現代化武器的白人，那麼，「有雷的力量」，那又是怎麼一囘事呢？

在端納想着這些事之際，倫倫一直在他身前挺立着，又道：「我帶你去，你可能找不到路，我去過那泥沼，雖然族法禁止到那裏去，但是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偷偷接近過很多次。」

端納不禁笑了起來，毫無疑問，倫倫是剛剛族一個十分傑出的人物，他也想到，就算自己不出現，倫倫一個人去會那個「有雷力量的人」，只怕她也不肯吃虧！

端納雖然並不完全確知住在那泥沼中的人是什麼樣的人物，但是他却始終覺得沒有什麼多大的危險性，所以他點頭道：「好，只要你不怕！」

倫倫昂着頭，道：「不怕，就算他用雷電的力量對付我，我也不怕！」

端納攤了攤手，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敲擊木鼓的剛剛族勇士，又擊起了木鼓，硬而短促的鼓聲之中，端納和倫倫並肩向前走去，進了那狹谷，倫倫走在前面，端納跟在後面。

那峽谷有的地方，狹窄得就算人側着身子走，背後也要抵着山壁上，就像是不知多少年之前，有一柄巨大之極的利斧，在高山之中，迅速地劈了一下，然後又縮了囘去一樣，所以才留下了這樣的一道縫。

而且，狹窄的山谷，比意料中來得長。

那峽谷估計超過一千公尺，才到了出口，出口外，是一片連綿的小山頭，山頭上全是一種焦紅色的石塊，看來像是一個火山的噴口，或是經過火山熔巖洗禮的地方，一點草木都沒有。

端納先生一看到這種情形，立時站住了不動，這時候，倫倫在他的身邊，講了一些話，但是端納却完全沒有聽進去，因爲他完全被眼前的奇特情景吸引住了。

端納是一個極其傑出的探測師，他對於各種地質的構造情形，有着透澈的了解，而在大狄斯亭山脈之中，找到了火山的遺跡，這一點，是絕不可想像的。對一個普通人來說，或許就認爲那是火山的遺跡，而忽略了過去，但是對端納來說，他却知道決不會，除非他以前所有的知識全都錯了！

端納呆呆地望着那些巖石，然後，俯身下來，撫摸着那些巖石，他取出了一隻鎚子，敲下了一小塊，將石粉放在手心中，小心地觀察着，又用舌尖，舐着石粉，嘗嘗它的味道。

當他對那些巖石作了將近十分鐘的觀察後，他已經可以肯定，那的的確確，是火山熔巖，但是他心中的疑惑也更甚，因爲他同時也可以肯定，這裏是決不會有火山的！他慢慢地站了起來，由於蹲得太久了，當他站起來的時候，雙腿有點酸痲，他看到倫倫正用疑惑的神色望着他，端納苦笑了一下，道：「眞是不可思議，這裏竟然會有火山爆發的跡象！」

倫倫的雙眼，睜得更大，問道：「火山爆發？」

端納一面做着手勢，一面道：「火山就是會噴出火的山，噴出許多火，很遠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將石頭燒成水一樣流來流去！」

倫倫用心地聽着，可是端納究竟在講一些什麼，她顯然聽不懂。

端納揮了揮手，說道：「算了，你不會懂的！」

倫倫道：「要是像你那麼樣，走着就停了下來，吃着石頭，那我們今天晚上，到不了泥沼！」

端納苦笑了一下，他將打下來的巖石塊，塞了幾塊在背包之中，準備去作進一步的研究，如果藉此發現大狄斯亭山脈，竟是太平洋火山帶的延續，那眞是地質學上的一項重大的發現了！

他反手托了托背包，道：「好，我們繼續走吧！」

他們繼續向前走着，那種焦紅色的，光禿的巖石，分佈的範圍相當廣。

端納一面向前走，一面盡量向前看，他在想，如果這裏，曾經有過火山爆發，那麼，一定有一個火山口，照他發現曾經過熔巖洗禮過的地方向前去，地勢應該是越來越高才合理。

可是他越向前走去，地勢却越來越低，火山口一定是在高地的，照這樣走下去，根本不可能有火山口，但如果沒有火山口的話，那些分明是熔巖凝成的石塊，是哪裏來的呢？」

倫倫一直跟在端納的身邊，她不時講幾句話，又向端納問了很多有關「火山」的問題，端納詳細地解釋給她聽，她也似懂非懂地點着頭。忽然問，倫倫笑了起來，道：「這倒和我們的傳說差不多！」

端納心中動了一動，道：「什麼傳說？」

倫倫向身後指了一指，道：「我們剛才經過的那道窄谷，據剛剛族古老的傳說，本來是沒有的，本來，兩邊的高山，長在一起，剛剛族人從來也沒有越過那一座高山，有一天，不知道是多久之前，忽然山的那一面，起了驚天動地的變化——」

當端納才向倫倫問及剛剛族古老的傳說之際，他雖然心中想到了什麼，可是根本還沒有一個概念，但這時，他聽到倫倫那麼說，感到這個古老的傳說，可能其中隱藏着什麼事實！所以，他忙向倫倫作了一個手勢，道：「等一等，你說得詳細一點！」

倫倫側着頭，道：「我沒有法子說得詳細，傳說只不過是那麼多！」她望着端納，端納示意她說下去，倫倫繼續道：「那眞正是地動山搖，整座山，所有的山都在搖動，火光高過山脊，使山這邊的人，都可以看到，足足一天，大地怒吼，天神震怒，然後，才靜了下來，等到靜下來之後，高山裂開了，出現了一條窄谷，我們的祖先，認爲那是天賜的機會，使我們可以到山的另一邊去，那一邊，可能有更多的獵物可以供我們作豐富的食用，所以，就有一隊勇士，穿過那峽谷，去看一個究竟！」

端納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結果，怎麼樣？」

倫倫搖着頭，道：「結果是很悲慘的，當時，由族長帶頭，一共是十二個勇士，穿過那峽谷去，族中的人，天天盼望他們回來，一共過了十二天，一天晚上，族長一個人才像是喝醉了酒一樣，奔了回來——」

倫倫講到這裏，忽然頓一頓，道：「你看到過我們村口的那個石像？」

端納怔了一怔，一時之間，不知道倫倫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他道：「沒有，我沒有注意。」

倫倫道：「據說，那個石像，就是照着那個回來的族長的樣子雕刻的，在我爺爺很小的時候，石像就已經有了，那個石像——」

端納忍不住打斷了她的話頭，道：「你先說，那傳說的結果怎樣！」

倫倫靜默了片刻，才道：「傳說講，那個族長雖然回來了，可是他的全身赤裸，身上全是一個一個的泡，好像是被烈火燒過一樣，他已經不能講話了，眞不知道他憑什麼能夠支持回來，當時，族人都嚇壞了，一起圍在瀕死的族長身邊，族長只掙扎着，講了兩句話，就死了！」

端納聽得出神，問道：「兩句什麼話？」

倫倫說道：「第一句話，族長吩咐，要將他死前的樣子記住，刻成石像，立在村子口，第二件，是剛剛族的子子孫孫，永遠不許經過那峽谷，絕不准許到山的那邊去看看那邊有什麼！」

端納呆了半晌，他在忖度這個傳說的眞實性，然後，才笑道：「每一個民族，都有他自己的傳說的！」

倫倫眨着眼，道：「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我們剛剛族人，是從來不說謊的！」

端納忙解釋道：「我不是說你們說謊，問題是，古老的傳說，經過了那麼多年，總和當時所發生的情形，有點不相同了！」

倫倫的神情很正經，看來極其嚴肅，她道：「或許，但是那個石像，是當時就刻成，一直豎立在村子口上的，它不會有變化？那石像記錄着當時族長臨死前的樣子，全身全是泡，頭髮全都沒有了，你知道，我們剛剛族人，每人都有長而濃的頭髮！」

端納皺了皺眉，的確，剛剛族人的特徵之一，是他們每人都有又長又濃，柔軟的頭髮，就幾乎垂到腰際，可以說得上是世界上最美髮的民族，這樣的一個民族，除非是記錄當時的事實，否則，是決計不會豎立一座石像，竟然是沒有頭髮的！

端納又想着這個傳說，從這個傳說看來，眞像是若干年前，這裏眞的曾發生過一次火山爆發，或者是猛烈的地震，使得高山裂了開來。而出發去探險的十二個勇士，可能是遇上了餘震，或是陷在尚未熄滅冷却的熔巖之中，所以才遭到了不幸的命運！

這樣的假設，應該是最合理的了！

雖然端納知道，大狄斯亭山脈決不是火山，但看來，這個古老的傳說，除了這樣假設之外，也沒有再合理的說法的了！他向倫倫望了一眼，道：「既然剛剛族有這樣的禁例，爲什麼你——」

倫倫像是知道端納要說什麼一樣，笑了起來，道：「我不同，我是膽子最大的人，全族膽子最大！」

端納笑了起來，道：「全族，包括你們族裏所有的勇士在內？」

倫倫昂着頭，道：「當然，我小時候，一羣男孩子想欺負我，和我打賭，說我不敢經過那峽谷，到山的那邊去，我就偏去給他們看，那是我第一次經過那個峽谷，以後，我不知到這裏來過多少次，山那邊有一個大泥沼，也是我發現的，一直到現在，也還只有我一個人，敢到這裏來，他們都不敢！」

端納看着倫倫那種自豪的神氣，覺得很有趣，他道：「至少還有我！」

倫倫忙道：「你不同，你不是剛剛族人，你不會從小就聽得大人說：不要過那邊去，不要過那邊去！」

端納不得不承認倫倫的話是對的，他點頭道：「不錯，你的確是極勇敢的人！」

倫倫受到了端納的讚揚，心中十分高興，連跑帶跳地向前奔出了十來步，並且發出了清越的歡笑聲，可是，在奔出了十來步之後，她却又停了下來，現出了很不高興的神色來。

端納來到了她的身前，道：「怎麼啦？」

倫倫嘆了一聲，道：「我的勇敢，一直得不到族人的鼓勵，他們自已膽小，不敢過這道峽谷，反倒說我，因爲違反了族規，而替合族惹了大禍，那個有雷電力量的人，他們說，就是我引來的，是我引來了死亡之神，所以他們才要我去祭這個死亡之神！」

端納呆了一呆，道：「什麼？不是那個人指定要你的麼？」

倫倫道：「雖然是，可是我告訴他們，我決不相信，我們整個族，幾百個人，會敵不過一個人，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帶着武器，出其不意，由我帶領着，去找那個人，將他殺死！可是他們怕得要命，沒有一個人敢聽我的話，哼，不聽就不聽！」

講到這裏，倫倫又現出倔强的神色來，道：「就算我一個人，我也不怕！讓他們送我去好了！」

端納停了下來，望着倫倫。

端納的心中在想，在一個古老的，閉塞的民族之中，居然有這樣一個充滿了叛逆性的勇敢的少女，那眞是不可多得的事情！

倫倫也停了下來，道：「你說是不是？」

端納衷心地道：「對！你的做法很對！你的族人，一時可能不原諒你，但是他們終究會知道你是對的！」

倫倫聽得端納先生那樣講，又高興地笑了起來，端納道：「我還有很遠的旅程，但是時間不會超過一年，當我回來的時候，我一定再經過你們的村子，我要帶你到雪梨去，去唸書，學更多的東西！」

倫倫搖頭道：「不，我們族裏，有人去過雪梨！」

端納道：「是，我見過他們，一共三個人，我的剛剛族語，就是跟他們學的！」

倫倫笑着，仍然不住地搖着頭，說道：「他們說，你們住的地方，一點也不好，可怕得很！」

端納苦笑了一下，道：「也許是，不過你去看看，自己作一個判斷，總是好的！」

倫倫想了一想，才道：「也好，不過，要是我們敵不過那個人，那也就回不來了！」

倫倫的話，使端納對她的勇敢，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說道：「決不會有這種事的！因爲——」

他略頓了一頓，才道：「因爲直到現在爲止，我還是不相信，會有什麼人，有你們所說的，雷電的力量！」

倫倫低頭向前走着，走了好久，才道：「那麼，我問你，這個人，他一伸手，砍在一株樹上，這株樹就起火，斷下來，這是什麼力量？我只有見過天上的雷電，才有這種力量！還有，他抓住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會死，而且，死得全身焦黑，臭得不得了，像是雷雨過後，森林中被雷打死的野獸一樣，這又是什麼力量呢！」

端納道：「如果他眞有這樣的力量——」

不等端納講完，倫倫已經雙手緊握着拳，叫了起來，說道：「他眞有！族長就是那麼死的！」

端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事情好像越來越不可理解了。

他沒有理由不相信倫倫的話，不單是因爲剛剛族人從來不說謊，而且由於他了解倫倫越多，就越知道她不是一個說謊的人！

然而，倫倫的話，却又是無法接受的！

他攤了攤手，道：「好，我相信你，反正我們就快見到那個人了，是不是？」

倫倫像是還在生氣，急步向前走着。

他們所經過之處，一直只是光禿禿的，暗紅色的巖石，而且地勢越來越向下，這時候，當端納先生略停一停，打量四周圍的情形時，他不禁「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當他開始發現那些巖石之際，他覺得，如果附近有一個火山口的話，那麼，他應該越走越高，才能發現那個火山口的。可是此際，當他一直向下，走了將近一小時之際，他才發現，自己早就在「火山口」之中，所以，才一直向下走，他一直是沿着火山口在向下走！

然而，那又不是一個火山口，只是一個十分廣大，邊緣的斜度相當低的大坑！那些顯然是熔巖凝成的石頭，佈滿在大坑斜坡上，而這時他們已接近這個極大的大坑最底部份了！

這個大坑的邊緣，估計周界，至少有五千公尺以上，那決計不是火山口，這一點，端納的心中，感到很安慰，因爲他早就知道，這裏不會有火山的。可是新的問題又來了，這樣巨大的一個大坑，是由什麼力量造成的呢？看來無論如何，不是天然形成的！

倫倫繼續在向前走，在快接近底部之際，向下的傾斜度比較大，倫倫走得很快，端納一直跟，在快到底部之際，倫倫指着前面，道：「小心，下面是一個大泥潭！」

端納忙道：「就是那個泥沼？」

倫倫搖頭道：「不是！不過也全是泥漿，再翻過去，就是大泥沼了，我看，泥沼的泥漿，和這個潭的泥漿，是連在一起的，地下一定有一個大洞，泥漿就流來流去！」

端納一面聽着，一面向下看去，果然，在那個大坑的底部，有個泥潭，泥潭是圓形的，潭的直徑，約莫有二十公尺，端納也看出，倫倫的所謂泥漿，其實，只不過是混濁不清的泥水。

端納來到了潭邊，又呆了半晌，泥水看來很平靜，這就是令得端納大惑不解之處。

泥潭中的泥水，如果是在翻騰滾動的，那麼就沒有疑問了，可是事實上，水是靜止的，靜止的水，泥應該向下沉，水應該變清，如何還會是泥水？

端納俯身，捧起一掬水來，不錯，水中含有大量的泥，比中國黃河上游，水最濁的地方，含泥量至少多二十倍，已經接近是泥漿了，可是，黃河的水，是奔騰東流的，水中的泥，根本得不到沉澱的機會，而這裏的水，却是靜止的，那確然有點不可思議了！讓濃濁的泥水，在指縫中流走，端納的手上，仍然沾滿了不少泥。

沾在端納手上的泥水，乾得很快，不一會，他的手上，就像被塗上了一層均勻的泥粉一樣，端納自然而然地搓着手，想將泥粉搓下去，而就在他搓手之際，只聽得一陣輕微的「劈拍」聲響，那便是在陽光之下，也可以看到端納的手掌中，有火花在迸出來！而且端納，也感到了一陣震動，就像是有一股電流，由他的掌心，通過了他的全身一樣！

端納不由自主，發起了一下呼叫聲！那些乾了的泥粉，是帶電的！

在那一剎間，端納呆呆地站着，實在不知道該作如何表示才好，因爲一切實在來得太意外了。任何人，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被一股電流通過身體，都會受到震動的，但是，如果電源之來是可以解釋的話，這種震動很快就會過去的，但是現在的情形，是電的來源，也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

端納呆立着，雙手張開着，沾在他手上的泥粉，在他剛才搓手之際，已經脫落了很多，但是還有不少沾在他的手上。

在陽光下看來，細粒的泥粉，黑褐色，和普通的泥粉，完全沒有什麼不同。

端納呆了半晌，再搓了搓手，這一次，一則是由於他有了心理準備，二則是手上的泥粉已經少了，所以，雖然一搓有電震的感覺，但遠不如上次爲甚。

端納吸了一口氣，抬頭向倫倫看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倫倫却並沒有什麼驚訝的神情，照例是用一種十分頑皮的神氣望着他。

端納心中動了一下，道：「你……你也試過？」

倫倫點頭，道：「是的，這裏的泥水很怪，乾了之後，會爆出小火花來，還會……還會使人有被人呵癢的感覺，很有趣。」

端納又呆了片刻，剛剛族土人，自然不知道被電源突如其來通過身體的感覺是怎樣的，倫倫用「被人呵癢」來形容，已經算是十分貼切的了！

端納這時，心中充滿了疑團，因爲以他的

知識而論，實在無法解釋，何以會有這種情形發生，不明白何以在泥粉中，會有電存在！

他怔怔望着那一潭混濁的泥水，心中亂成了一片，他知道，自己一定處在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的外圍，他也知道，要是他能夠突破外圍，進入這件事的中心，他一定可以有極大的新發現。

可是端納也知道，這件事神秘的外圍，太堅固了，想要突破它，決不是容易的事！

倫倫卻並不覺得這件事有什麼大不了，她只是笑嘻嘻地道：「你的臉色爲什麼這麼難看？這裏的泥水雖然古怪，但不會有害的，你看，我一點事也沒有——」

她一面說着，一面跨前兩步，要將腳伸進泥水中去，端納連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陡地叫了起來，道：「不要！」

他叫着，陡地伸手拉住了倫倫，倫倫轉過頭來望着他，看來絕不明白爲什麼他要如此緊張，但是端納已經不由她分說，拉着她後退了兩步，同時，急急地道：「我們，我們該趕路了！」

倫倫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只是點着頭，端納不由自主地喘着氣，向外走了過去。

他們來到這個泥水潭之際，是一直在向下走着的，一直來到了泥潭附近，端納才發現，以泥水潭爲中心，四面的斜坡，擴展開去，像是一個極大的圓坑。

這時，他離開了泥水潭，就變得一直在向上走，端納的思緒，混亂之極，在他一直向上走的時候，他只是亂七八糟地在想一些不着邊際的問題，自然那是由於他實在想不到問題的中心，所以便不得不作其它的胡思亂想之故。他想到了剛才的那種感覺，用「阿癢」來形容，自然只是剛剛族土人的說法，要讓他來作形容的話，那種感覺，自然不是眞正的觸電，最貼切的形容，應該是一種惡作劇的玩具「電震器」。那是一種很小的裝置，藏在手中，和對方握手，電震器中輕度的電，可以使得不察究竟的人，在剎那間，嚇上一大跳。

端納剛才握手的時候，那種感覺，就像是被人用電震器惡作劇玩弄一樣。

可是，想來想去，還是那個老問題：泥粉之中，怎會有電能呢？

要是天氣十分乾燥，在握手之際，可能產生靜電，自然也會有火花和輕微的爆裂聲，甚至也會有輕微的震動，但是空氣並不乾燥，決不是沙漠之中，而且，在泥粉的搖動之中所產生的，好像也不是靜電！

在走上斜坡的那一段路上，端納完全是像在做白日夢一樣，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走上來的，一直到倫倫大聲道：「過了前面那座小山，就可以看到泥沼了！」端納才如夢初醒，定了定神，轉過頭來，向已走過的路，回頭望了一下。

當他在泥潭旁邊的時候，仰頭向四面看的時候，覺得這裏的地方，像是一個極大的圓坑，這時到了上面，向下看去，「大坑」的感覺更甚，四周圍的斜壁上，全是那種焦紅色的巖石和寸草不生的泥土，看來，實在像是經過火山熔巖蹂躪過的地方，而那個泥潭，應該就是火山的噴口。

可是，端納知道，那決不是火山的噴口，整個大坑，看來是被一種什麼巨大的力量，撞擊而成的！

當端納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不期而然地，抬頭向天空望了一眼。

天空上萬里晴空，只有幾絮雲彩，在碧藍的青天下，幾乎停留不動。端納抬頭向天空看，完全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因爲當他想到這個大坑，是由一種什麼力量「撞擊」而成的話，那麼，這種巨大的撞擊力量，唯一的來源，就是來自天空，來自遠古到現在，神秘而不可測的天空！

不過，端納立時低下了頭來，他覺得自己的這種想法，未免太不實際了，他心中苦笑了一下，向倫倫所指的方向看去。

可是，他雖然抬起頭，向前看去，但實際上，他卻幾乎什麼也看不到，因爲他思緒實在太亂了，以致令得他視而不見。這時候，他又想到，那種他還只在感覺上的「奇異的巨大的撞擊力量」，是來自天空這一點，未必是不切實際的。舉一個例來說，要是有一顆殞星，自天而降，跌在這裏的話，那麼，就有可能，形成一種巨大的撞擊力量，而形成這樣的一個大坑！

當端納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忍不住發出了一下歡呼聲來。因爲這樣的假定，不但解決了大坑形成的問題，而且，和好多懸而未決的事，是相脗合的。

如果一顆極大的殞星，墮落在這裏，那麼，剛剛族土人傳說中的地動山搖，天崩地裂，也就可以解釋了，能夠在山地之中，撞出這樣的一個大坑來，這顆殞石一定極大，在它撞中地面的一剎那，的確可以造成地震或火山爆發一樣的效果。

不應該有熔巖的地方而有熔巖凝成的石塊，也可以有解釋了，殞星在經過地球的大氣層之際，產生巨大的熱量，它的本身，可能已在半熔狀態之中，撞到了地面之後，高速的巨大的撞擊力，又會產生高熱，那種高熱，是足以令得巖石熔化的！

至於那個泥潭，不消說，一定是殞星撞擊之後，最後的墮落點了！

端納對自己的假設，越來越覺得合理，忍不住自己在自己的腿上，用力拍了一下，道：「對了！」

倫倫眨着眼，道：「你想到了什麼？」

端納指着還可以看得到的那個泥潭，道：「你知道這是怎麼形成的？」

倫倫可能連這個問題的本身，都沒有聽得懂，她只是眨着眼。

但是端納卻不理會倫倫是不是聽得懂，對他自己的假設，他有一種極度的興奮，不論對象是什麼人，他都非對之敘述一番不可。

他大聲道：「是殞星，一顆大殞星！」他指着天上，道：「你知道麼？一顆星，跌了下來，跌在這裏，形成了一個大坑！」

倫倫聽了之後，卻笑了起來，道：「你在騙人，天上的星那麼小，就算跌了下來，怎會有這樣的一個大坑！」

端納萬料不到自己的話，竟會召來這樣的回答，他先是陡地一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倫倫跟着他笑着，倫倫的心中，顯然是以爲端納講了一個笑話，而她聽懂了那個笑話，所以一樣高興。

兩個人笑了好一會，才止住了笑聲，繼續向前走去，端納感到自己對一切不可解釋的事，已經有了一點頭緒，所不明白的，何以那泥潭中的泥粉，會帶電而已。

再向前走去，端納覺得十分輕鬆，他已經有了一個計劃，準備向澳洲政府提議，派一個勘察隊到這裏來，抽乾泥潭中的泥水，就可能發現在泥潭的底上，找到一塊世界上最大的殞石。

等到他們來到了那座小山頭附近之際，已經過了正午了，端納和倫倫找了一個樹蔭，停了下來，端納燃着了一個火堆，煮了一些咖啡，給了倫倫一杯，倫倫小心地嚐着咖啡，不時皺着眉，等到勉強喝完，她才道：「你們喜歡喝這種苦水？」

端納道：「這不是苦水，是咖啡！」

倫倫將「咖啡」兩字，反覆唸了幾遍，才笑了起來，道：「我不要到城市去，過你們的日子，你們或者懂得很多事，但是，實在不懂得生活，看你，喝這樣的苦水，你們的腳上，要套上硬套子，使自己的腳，變得不能碰到地上，要是沒有了這種套在腳上的硬套子，我看你們根本不能走路了！」

端納呆了半晌，倫倫口中的「硬套子」，自然就是鞋子，那是文明人不可或斷的用品！

自認過着文明生活的人，沒有一個不穿鞋子的，也決不會有人以爲穿了鞋子，有什麼可笑之處，但是在倫倫的眼中，這種套在腳上的「硬套子」，就成了十分可笑，滑稽的東西。在自小就赤腳的剛剛族人看來，的確應該如此，他們的一雙腳，可以踏在尖嶙的巖石上而不覺得疼痛，這種本事，決不是任何文明人所能做得到的！

端納呆了片刻，道：「看來我無法可以說服你，但是我認爲，你是剛剛族人，最勇敢的人，如果要使剛剛族人，脫離原始的生活，只有你努力，才能改變！」

倫倫搖頭道：「我不會作這種努力，我們生活得很好，爲什麼要去改變它？」

端納放好了咖啡杯，站起身來，道：「對，各人可以有權歡喜自己的生活方式，可是你必需承認一點，在沒有別人的干擾之前，你們的生活方式，可以保持，一旦有了武力的干擾，你們就吃虧了，例如那個『有雷電力量』的人，就使你們的生活，不能繼續下去了！」

倫倫咬了咬下唇，道：「我會對付他的，我至多和他同歸於盡！」

端納搖頭道：「要是這個人還有他的同伴呢？」

倫倫顯然未曾習慣對一個問題作深思熟慮，所以她皺着眉，答不上來，只是鼓着氣，向山上攀去。維納跟在她的後面，一小時候，他們已經來到了那座山頭的上面，倫倫大聲指着山下，道：「看！」

端納向前看去，一看之下，他不禁也發出了一下歡呼聲，他歡呼的，是前面的地形。

山頭下面，是一個相當寬的峽谷，兩面全是相當崇峻的山嶺，所謂峽谷，端納一看，就可以看出，那原是一條相當寬闊的河流。只不過河水已經乾涸了，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說，那是一個相當寬闊的河床，在河床上，還可以清楚地看到許多被水冲成圓形的大小石塊。

在河床的一段，還有着水，水在陽光下，閃着一種奇異的光芒，看來幾乎是泥褐色的，端納也知道，那就是倫倫所說的「泥沼」了。

端納之所以歡呼，是因爲他看到那寬闊的河床，他來此的目的，是要找尋適宜於發電的水源，這樣的一大條大河流，一定有十分急湍的水源，雖然河水已經消失，但那可能是由於某種原因而使得河水改了道，只要沿着河床向前去，一定可以找到源頭的。

有了這樣的發現，端納對於那個泥沼，反倒不十分注意，而倫倫卻陡地叫了起來。

倫倫一面叫着。一面現出十分憤怒的神情來，手指着前面，甚至在發着顫。

端納心中一凜，向前面看去，一時之間，他的心中，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

他看到，在那個泥沼之中，有一個人，正緩緩地走出來——說是「一個人在緩緩地走出來」，那只不過是第一個直接的印象和反應，實際上，卻只不過是一個像是人一樣的東西，在從泥沼中走出來，那東西的身上，全是泥漿，但他的樣子，的確是一個人。

端納在陡地一呆之後，立時道：「快伏下來！」

倫倫道：「沒有用的，他知道我來了！」

端納大喝道：「快伏下來！」

他一面喝着，一面近乎粗暴地，拉着倫倫，在一塊大石後，伏了下來。

這時，他已看到了那個人，完全出了泥沼，站在岸邊，端納取出了望遠鏡來，湊在眼前，調整了焦距。這時，他已經完全可以看到那個人了！

那的的確確是一個人，雖然他的身上，沾滿了泥漿，但他實在是一個人，他有頭，有身體，有手臂，有腿，實實在在是一個人。

然而，望遠鏡雖然將距離拉近，端納還是無法看清那人的臉面，因爲那個人的身上，全是泥漿，而且泥漿十分濃稠，端納甚至無法分得清，那人是背對着他，還是面對着他。

端納所看到的，只是那人身上的泥漿，大團大團地向下淌着，有的已經順着他的腳，來到了地上，聚起了一大堆泥漿，這種情形，就像是這個人，根本是一具蠟像，而這時，正在高溫之下，開始溶化一樣！

這種情形，實在是令人心悸的，這個泥沼，看來不像是那個大坑底部的泥潭，泥潭中的水，雖然含泥很多，但還是水，而這個泥沼，卻明明是泥漿，人如何可以在泥漿裏幹什麼？這時候，端納才知道，自己一開始，認爲自己要面對的只不過是一個有現代武器的白人這種想法，是如何錯誤！

他吸了一口氣，將望遠鏡遞給了在他的身邊，緊靠着他的倫倫，聲音因爲心情的緊張，而有點僵硬，道：「是這個人？」

倫倫接過了望遠鏡來，湊在眼前，才看了一看，她就震動了一下，接着，他向端納望了一眼，又湊在望遠鏡中看看，顫聲道：「就是他！」

倫倫說着，低下了頭，也放下了望遠鏡，端納又接過了望遠鏡來，他看到，那人身上的泥漿，在不斷向下淌着，他才從泥沼中出來的時候，身形很臃腫，這時因爲他身上泥漿的不斷淌下來，而變得正常得多，但是，還是看不清他的臉面。

端納看到那人，緩緩轉過身來，他顯然是面對着端納的那個山頭了，他的臉上，全是泥漿，只可以看到他的口，在不斷開闔，好像是在說話，當然聽不到他發出的聲音，而更令人看得心驚肉跳的，是在他口部的開闔之間，他臉上在向下淌着的泥漿，有不少進入了他的口中，而他卻全然不覺，好像流進他口中的，不是泥漿，而是美味可口的奶油巧克力！

端納也放下了望遠鏡，不由自主喘着氣，倫倫望着他，顯然是在等着他的決定。

端納心中也猶豫不決，他身邊並沒有武器，如果有的話，他會毫不猶豫地向山下走去，去弄清楚那個人究竟是什麼怪人。

但是，他又想到，就算他在山上不下去的話，也是無濟於事的，因爲那個人，曾到過剛剛族的村落，如果要對他們不利，自然不會就這樣停在泥沼旁邊！

而事實上，的確也像端納所擔心的那樣，那人開始在向前走來，他每向前走一步，在他經過的地方，都有泥漿留下來。

留下來的泥漿，在烈日下，很快乾了，變成了灰褐色的泥塊，而那人身上的泥漿，也在漸漸地乾着，有的地方，也是現了淺褐色，看起來更是難看。

端納還在猶豫下去，倫倫已經不耐煩起來，道：「我們不是來找他的麼？爲什麼還躲在大石後！」

端納吸了一口氣，道：「這個人……太……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倫倫望了端納一眼，道：「本來，事情和

你無關，你可以快點回去！」

端納陡地一怔，倫倫又立即道：「我寧願向前走，不願意等在這裏，由他來找我！」

端納感到臉上一陣發熱，忙道：「我不是想退縮，我只是在考慮，該怎麼對付！」

倫倫突然掀開了身上的貓皮，取出了一柄鋒利的石刀來，道：「就這樣對付！」

端納搖着頭，道：「你這柄刀——」

倫倫又道：「我還有勇氣！」

的確，倫倫有着無比的勇氣，這種勇氣，不但令人欽佩，而且還可以感染別人。端納沒有再說什麼，解開了背包，取出了一柄小刀來，遞給了倫倫，道：「給你，比你那柄刀，有用得多！」

倫倫將那柄小刀接了過來，和石刀插在一起，又用山貓皮將刀掩上，端納也取了一枝尖銳的鐵筆在手，那枝鐵筆，本來是他挖掘巖石用的，如果作爲武器，當然也有一定的殺傷力的。

他們兩人互望了一眼，一起從大石後站了起來，向山下走去。

那個自泥沼中出來，全身是泥漿的人，仍在向前走着，他走得相當慢，當他在向前走來之際，他身上的泥漿，一直在繼續乾着，以致他的全身，看來成爲一種極其難看的灰白色，而且，看來乾了的泥漿，不再脫落，像是一層灰褐色的外殼，緊附在那人的身體之外，卽使是在日光之下，看來也覺得極其詭異。端納並不是一個有很多冒險經歷的人，這時，他的身子，忍不住在發顫，一股寒意，自他的心底深處，直透出來，使得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肌肉，他一面向前走着，一面向身邊的倫倫看了一眼，只見倫倫雙眼直盯着那個泥人，從她的眼神之中，看出她的心中，也一樣有着恐懼，可是她的勇氣，卻毫無疑問，能夠克服她心中的恐懼！

端納暗中叫了一聲「慚愧」，悄悄在衣服上抹去了手心中的冷汗，他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喉嚨，想說什麼，可是又實在不知說什麼才好。

本來，他是保護着倫倫，來對付那個「有雷電力量」的人的，可是這時候，他自己的心裏很明白，如果沒有倫倫在他身邊的話，他極可能掉頭奔上山去，再也不到這個地方來了。

他們向下走着，那泥人一步一步，向高地接近，雙方的速度都不是很快，但是越是想這一刻慢一點來，這一刻越是來得快，端納和那個泥人，終於面對面了！

他們之間，相距大約有六七呎，雙方都停了下來，當端納屏住氣息，打量對方之際，他甚至要運用極強的意志力，才能令得他上下兩排牙齒，不致發出得得聲來。

那個人的身上的泥漿，幾乎全乾了，那是一種呈現死亡的灰褐色，泥片出現了裂痕，但是仍然緊貼在他的臉上，由於一直走向前來之際，那人身上的泥漿，已經落下了不少，所以這時，乾了之後，還留在他臉上的泥片，並不算是太厚，可以看到那人的輪廓。

那人的臉，看來比平常人來得圓，當端納注視着他的時候，他也一樣注視着端納，在泥塊之中，他的雙眼，發出一種異樣的，令人心悸的光芒。

端納無法在那人的臉上找到鼻子，當然，在泥片之下，端納是應該看不到那人的鼻子的，但是鼻子在臉的中央，是一個隆起的部份，那是應該看得到的，然而那人臉部的中央，卻是平坦的。

端納甚至在那人的臉上，找不到鼻孔，只看到他的口嘴張着，口內是鮮紅色的，牙齒白而細，那人的口張闔着，同時發出一種「嘶嘶」的聲響，看來像是他的心中也很緊張，正在喘着氣一樣。

端納深深吸了一口氣，他感到肌肉僵硬，本來他想轉過頭去，看看倫倫的反應，同時通知她站在自己身後的，可是他卻無法轉過頭去，他只感到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抓得很緊，那當然是倫倫，同時也聽得倫倫道：「好，我來了，你想怎麼樣？」

端納幾次想開口，卻無法出聲，這時他聽得倫倫先開了口，那使他心頭，感到一陣慚愧，也刺激着他，使他陡地提起了勇氣來，他先將手臂向後移了移，那是示意倫倫站到他身後去，然後，他沉聲問道：「你是什麼人？」

當他這一句話出口之際，他自己也驚訝於自己聲音的鎭定，而且，看來那個泥人，似乎同樣感到害怕，他的話才出口，那泥人就震動了一下，向後退了一步。

這使得端納的勇氣增加，他並沒有逼向前去，不過聲音却提高了很多，他又厲聲問道：「你是什麼人，你爲什麼要害死剛剛族人！」

端納是用剛剛族的土語向那人喝問的，當端納開口之前，他也曾考慮過，對着這樣的一個怪人，應該使用什麼語言，結果，他還是選用了剛剛族土語，因爲他感到，那人既然曾和倫倫見過面，又到過剛剛族土人聚居的村落，應該可以聽得懂的。

在他第二次發問之後，只見那人，又震動了一下，張大了口，在他的口中，陡地發出一種極其難聽的聲音來，像是一頭狼在受了重創之後，發出的嗥叫聲一樣，緊接着，只見那人陡地揚起手來，當他揚起手來之際，他整個人已經向前，直撲了過來。

端納一直是在極度的警覺的戒備狀態之中，那人才一揚手，他也揚起了手中的鐵枝，等那人撲向前來之際，他手中的鐵枝，也向前擊了出去，那人再發出了一下狂叫聲，雙手握住了鐵枝。

那泥人雙手握住了鐵枝之後，口中不斷發出那種難聽之極的嘶叫聲，端納覺出手中一緊，第一個反應，自然是想將鐵枝自那人的手中奪回來，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端納陡地叫了起來，那是一種駭然之極的呼叫聲，那根鐵枝，握在泥人的手中，可是端納卻在那一剎間，感到了强烈的電擊。

那是眞正電流的衝擊，就像那根鐵枝，不是握在人的手中，而是插進了一個强烈的電源之中一樣，那種令人全身發震的，全身每一根神經都因爲痛苦而在顫動的電擊，令得端納不由自主，發出震悸的呼叫聲，而在這同時，他的雙手，也陡地被一股大力，彈了開來。

當他雙手被彈開之際，他的手心，其實已經被灼傷了，不過端納由於心中的驚怖，實在太甚，所以根本沒有感到任何疼痛，只是聞到了發自他手心的一股被灼傷的焦臭的氣味。

也在同一時候，端納也聽到了一陣輕微的「拍拍」聲，和看到了在那根鐵枝上，所發出的一連串火花。

那是電！毫無疑問，那是電！

那個泥人，他的手上發着電，强烈的電流，傳過了鐵枝，撞擊向端納的身體，若不是强烈的電流衝擊，在一剎之間，將他的雙手彈了開來的話，他一定已經被那股强烈的電流電死了！

端納叫了一聲之後，又不由自主，再叫了一聲，在他呼叫間，他看到倫倫已經掣出了石刀和那柄小刀，一起向前拋去。

那泥人也發出極其難聽的嘶叫聲，揮舞着手中的鐵枝，擊開了倫倫拋向他那兩柄刀。

當鐵枝揮擊那柄石刀之際並沒有什麼異狀，而當鐵枝擊開鐵刀之際，鐵枝和刀身相碰，

又是一陣拍拍聲，爆出了連串的火花來，那情形，就像是刀身碰在通電的電綫上一樣！倫倫兩擊不中，還待向前衝去，這時候，端納雖然心中震悸莫名，也知道了「具有雷電力量」的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他畢竟比較鎭定，他一看倫倫還在向前衝去，立時伸手，抓住了倫倫的手臂，拉着她，也直到這時，端納才感到自己手心的灼痛。

他拉着倫倫，向後退，那泥人順手將手中的鐵枝拋得老遠，雙臂張開着，身子搖擺着，向他們逼了過來，來勢並不很快，可是樣子却駭人之極，尤其是端納在才領教了他的「雷電力量」之後！

面對着這樣一個搖搖擺擺逼近的怪人，端納除了拉着倫倫，一步一步後退之外，實在一點辦法也沒有，他拉着倫倫，一直退出了十來步，那怪人一直在向前逼來，倫倫叫着，掙脫了端納的手，俯身拾起地上的石塊來，一面叫着，一面向前拋過去，其中有兩塊石塊，擊中了那個怪人，令得那怪人發出難聽之極的嘶叫聲來。

端納一面喘着氣，一面也和倫倫一樣，俯身拾着石塊，用力向前拋去。

他拋出的石塊，比倫倫拋出的石塊有力得多，有一塊擊中在那怪人的頭部，那怪人嗥叫着，雙臂護住了頭，身子搖幌着，眼中的光芒更甚，可是却沒有再向前逼來，端納又接連拋出了兩塊至少有十磅重的石塊，連續擊中在那怪人的身上。

那怪人被石塊擊中之後，叫着，身子轉了過去，仍然搖幌着，看情形像是要退回去了，端納大叫着，雙手一起捧着一塊大石，向前衝了過去，高舉起大石，就向那怪人的背後砸下去。

就在他要將大石砸下去的那一剎間，那怪人陡地轉過身來，雙手托住了那塊大石。

端納和那怪人之間，只隔了一塊大石！

他可以清楚地聽到，那怪人口中發出來的「嘶嘶」聲，那塊大石並不是傳電體，所以端納並沒有電擊的感覺，只不過和那怪人隔得如此之近，他心悸的感覺，也越來越甚，他要不停地大叫，來提高自己的勇氣，他和那怪人隔着一塊大石僵持的時間，實在並不太久，他感到那怪人的口，在不斷張翕着，發出「嘶嘶」的聲響，好像是在講一種什麼話。

端納在那一剎間，突然感到，那怪人的確是想向自己講一些什麼，可是自己無法聽懂他的話，當然，自己的話，他也無法聽得懂。

人和人之間，最大的悲劇，是在於互相之間，無法明白對方究竟想表達什麼，端納一想到這一點，立時也想到，自己一上來，就用武力對付，或許是錯了！

然而，也就在他剛想到這一點之際，倫倫已經衝了過來，倫倫並不是空手衝了過來的，她的手中，握着兩塊有着銳角的石塊。

那怪人的雙手，正在堅拒端納用力要向下砸下來的那塊大石，是以對於倫倫的襲擊，全然無法防禦，倫倫衝了過來，手中的兩塊石頭，一塊重重地砸在那怪人的肩頭，另一塊，正砸在那怪人的臉上！

那砸在臉上的一下，實在是致命的一擊，那怪人看來一樣經受不起，他發出了一下極其刺耳的嗥叫聲，雙手一鬆，動作極快地抓住了倫倫的手。

他一抓住了倫倫的手，倫倫立時尖叫了起來，而在他一鬆手之際，端納手中的大石，也向下疾壓了下去，正重重壓在那怪人的頭頂之上。

那塊大石，至少超過五十磅，端納以爲這一下砸下去，就算不將那怪人砸死，也一定可以令得他昏過去了。

誰知道那怪人又發出了一下吼叫聲，左臂突然一揮，一下子打在端納的身上。

那一下揮擊，端納是絕對忍受得住的，可是，隨着那怪人的手碰到端納的身子，一股强烈的電流，隨之而來，端納整個人，都懸空彈了起來，他聲嘶力竭地呼叫着，而當他在向下跌下來之際，他只覺得全身痙攣，眼前金星亂迸，他想要竭力掙扎着使自己站穩和保持清醒，但是却已沒有這個可能了，他的呼吸窒滯，他眼前發黑，他只可以感到自己是重重摔了下來的，至於摔了下來之後，又發生了一些甚麼事，他却不知道了，他昏了過去。

端納可以估計，他昏迷不醒的時間，大約是四小時左右，因爲當他又有了知覺，感到全身的灼痛，像是許多枚極細極細的針，在刺着他全身的毛孔之際，他睜開眼看，看到了滿天的晚霞，和半輪西沉的紅日。

端納立時掙扎着，想站起來，可是他身子略動一動，那種劇烈的灼痛之感就更甚，令得他不由自主，呻吟起來，他無法掙扎起身，只好忍着疼痛，將身子微微撐了一點起來，四面看看。

他看到自己，仍然在原來的地方，顯然是他昏過去了之後，未曾移動過，而他的思緒也漸漸回復，他陡然地想到：倫倫呢？

他大聲叫了起來：倫倫！倫倫！

可是他的呼叫聲，只帶來了陣陣回音，倫倫不在，那個自泥沼之中出來的泥人，也不見了！

端納咬緊了牙關，喘着氣，大顆的汗自他的額上沁出來，他忍着疼痛，總算站了起來。

四周圍的一切是如此之靜，遠處的山巒，就在眼前不遠處的大泥沼，靜得連一點聲音都沒有，要不是他全身那種劇烈的疼痛，他幾乎不能想像，剛才發生的一切是事實，剛才的一切，實在像是一場噩夢！

端納費力地解下了身上的背囊，掙扎着向前走去，走向泥沼的邊緣。

那怪人是從泥沼中出來的，當端納和倫倫還在高地上，俯瞰泥沼的時候，清楚地看到他自泥沼中冒出來，端納雖然不記得那怪人步出來的正確地點，可是這時，當他向泥沼邊走去的時候，他却是有標誌可供遵循的，因爲當那怪人自泥沼中出來，向前走來的時候，他的身上，全是泥漿，那些濃稠的泥漿，在他向前走來之際，不住地自他的身上淌下來，落在地上，這時全乾了，變成了點點斑斑的灰褐色的泥塊，直到泥沼的邊上。

端納就循着那些泥塊，向前走着，端納走出的每一步，都是掙扎出去的，他身上的刺痛，足以令得他發狂，但是他還是掙扎着向前走去。

這時，甚至連他自己，也不明白，何以自己要掙扎着向前走。

倫倫不見了，那怪人也不見了，那怪人是從泥沼中冒出來的，他可能又回到了泥沼之中。端納已經沒有時間去想，人如何可以生活在泥沼之中，但是他却想到了一點，他想到，倫倫如果是被那怪人拖進了泥沼之中去了，那麼，倫倫一定也已經死了。

他掙扎着走向泥沼，實在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他根本沒有能力跳進泥沼去，將倫倫救出來；可是，他還是向前走着。然而，端納終於未能來到泥沼邊上，當他跑離泥沼，大約還有二十多碼時，他倒了下來，劇烈的痛楚，又令得他昏了過去！

這一次再度昏迷，他無法知道究竟昏迷了多久。

當他再度醒過來時，他首先的感覺，是聽

到一陣吵鬧的機器聲，而當他睜開眼來時，他發現自己是在一輛救護車的車廂之中，車子正在向前駛着，在他身邊的兩個人，一個顯然是醫生，另一個是護士。

端納眨着眼，他想講話，也想掙扎起身，但是那醫生却伸手，輕輕按住了他的心口，道：「別動，端納先生，你最好別動！」

端納喘着氣，道：「我……我……」

他一開口，才發覺自己想要講話，喉頭和聲帶上，也會產生一陣劇痛。

那醫生道：「你最好盡量少講話，不過，我想你用最簡單的方式，回答我幾個問題！」

端納點着頭，那醫生道：「我實在不敢相信，不過從你的傷勢來看，你像遇到了强烈的電流襲擊，這是實在的嗎？」

端納苦笑着，點了點頭。

那醫生皺着雙眉，道：「可是，可是在那個山谷中，那裏根本沒有任何可以產生電流的東西，你又沒有帶着發電機，我不明白——」

端納喘息着道：「那……泥沼……從那泥沼中出來的一個人，他……能發電……你們是怎麼……找到我的？」

那醫生並沒有回答端納的問題，只是和護士互望了一眼，低聲道：「替他注射鎮定劑，讓他保持睡眠！」

端納忙道：「醫生，我——」

他只講了三個字，身上的劇痛，又使他全身冒汗，護士已經準備好了注射，端納根本無力反抗，而且連口中的抗議也發不出來，注射了之後不多久，端納又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在接下來的十天中，端納有知覺的時間並不多，醫生不斷讓他睡眠，顯然是希望他在靜養之中，獲得復原，一直到十天之後，端納已經可以起床行走，和如常說話了，醫生才允許他接見外人。

第一批進來看他的，是兩個澳洲政府的高級官員，和盟軍的一位高級軍官。

這些日子來，端納的心中，一直蹩着一個疑問，所以他一見了那三個派遣他去尋找發電源的官員，立時就問道：「救護車是怎麼找到我的？」

一個官員蹙着眉，道：「救護站接到了報告，說你有了意外，所以才立即派人去找你的，他們果然發現了你。」

端納忙道：「誰，誰報告的？」

那官員道：「幾個獵人，他們打獵，發現你昏迷不醒，怎麼，這很重要麼？」

端納道：「當然，我昏到在那地方，根本是無獵可打的，怎麼會有獵人經過？」

兩個文官，一個武官互望了一眼，那軍官道：「無獵可打？普里叢林裏面，有的是野獸啊！」

端納陡地一怔，深深吸了一口氣，道：「什麼意思？你是說，你們是在普里叢林找到我的？」

那三位官員又互望了一眼，一個文官道：「端納先生，你最好多點靜養，你——」

端納陡地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別再叫我靜養，我不是在那地方出事的，我是在一條乾涸了的河床，一個泥沼的旁邊出事的，那地方，離普里叢林，至少有三十里！」

那位軍官攤了攤手，道：「端納先生，醫生說，你的受傷，是受到了電擊。」

端納道：「是的，那個人——」

端納只講到這裏，就停了下來，他自己覺得好笑，因爲那三個官員，顯然全不相信他的話。

他倒也不想辯明這一點，一個會發電的人，這無論如何是匪夷所思的。但是，他是在哪裏獲救的，這一點倒不能不弄清楚，如果他是在普里叢林中被發現的，那麼就很奇怪：他是如何去到普里叢林的呢？

端納改變了主意，他道：「那個發現我的醫生，是不是可以找到他？」

三個官員又互望了一眼，那軍官伸手，按住了端納的肩頭，用一種很同情的口吻道：「端納先生，醫生說你的情緒——」

端納有點發怒，大聲道：「別關心我的情緒，多關心一點事實，我不是在普里叢林昏過去的，是在一條乾涸的大河中段，一個泥沼的旁邊！」

那軍官有點尷尬地縮回手來，一個官員道：「好，我們可以請那位醫生來，他會說，在救傷車裏，你曾經醒過一陣，你一定可以認識他的！」

端納略喘了一口氣，道：「是的，我認識他。」

那三個官員看來已準備離去了，端納實在想將自己的遭遇，告訴他們，但是他也明知他們不會相信，所以他猶豫了一下，那軍官問道：「端納先生，你想說什麼？」

端納嘆了一聲，道：「你們或者不信，但是有許多人可以替我作證，他們是剛剛族的土人，在那個泥沼中，有一個人，他會發電，我是在和他發生爭執的時候，被他發出來的電量，震昏過去的！」

三個官員聽得十分用心，可是在聽得端納如此說法之後，臉上都現出一種十分古怪的神情來，他們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是端納一看到他們臉上的神情，就可以知道，他們並不相信，但是又有點不好意思駁斥他。

這一點，本來也就在端納的意料之中，他揮了揮手，道：「算了，你們當然不信，不過我總算說過了。」

那軍官笑了一下，道：「請你等一會，我們很快就可以找那位醫生來和你談談的！」

端納躺了下來，雙手交义着，放在腦後，三位官員走了出去，端納的心中十分紛亂，在他昏了過去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全然無法想像，而這時，他最關心的，是倫倫不知怎麼樣了。

當他在泥沼的邊上，昏了過去之際，他記得，倫倫是被那個發電的泥人抓了過去的，看來，倫倫一定已凶多吉少了。

更令端納心中疑惑的，是那個泥人，毫無疑問，那個人有着發電的力量。雖然那個人的身上，有很多泥漿，連他穿了什麼衣服都看不清楚，而且看來身形相當臃腫，但是端納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身上，決不會携帶着什麼發電機，除非有一種小型的發電機，可以發出强烈的電流，而體積又小得可以藏在身上，不被人發覺。那種情形，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比較起來，却又比一個人能够發電，要合情理得多了！

思索的結果，端納只好苦笑，他的遭遇，是全然無法想像的事，他的一生，本來已經充滿了傳奇性，但是不論他以往的遭遇多麼奇特，也決及不上這次的十分之一！

想了好一會，端納覺得十分疲倦，又朦朦朧朧睡了過去，等到他睡醒，已經天黑了，病房中的燈光很昏黃，他看到有一個人，坐在他的病床旁邊，端納眼動了一動，那人伸手，在他的身上，輕輕按了一下，道：「別急，今晚我告了假！」

端納這時，已經看清楚，坐在他旁邊的那個人，就是在救護車中，他見過的那位醫生。

端納心中，陡地緊張起來，這時候，他究竟爲什麼要緊張，連他自己也不明所以，或許是他的心中，怕接受自己是在普里森林被發現的事實，而如今，發現他的醫生來了，他所害

怕的事實，變得他無法不接受了！

那醫生帮着端納，使他坐了起來，才道：「我是勃朗醫生，你的情形很好！」

端納道：「醫生，請你告訴我，發現我的情形。」

勃朗醫生點點頭：「有人來報告，我們派出救護小組，就在森林中發現了你。那時，你昏迷不醒，正伏在一株斷樹上，救護車無法駛進森林，我們是將你放在擔架上，抬出森林來的，一直到你到了車上，才略爲醒了一下。」

端納苦笑了一下，道：「來報告的是幾個獵人？」

勃朗醫生道：「是的，不過其中的一個獵人說，也不是他們直接發現你的，他們在森林中打獵，有一個裝束很奇特的少女——」

勃朗醫生說到這裏，端納的身子，陡地震動了一下，道：「一個少女？」

勃朗醫生點頭道：「是的，據獵人說，那少女說的，是剛剛族土人的土語，可是她又披着貓皮，那是只有勇士才能披的皮，那少女很美貌，在向獵人說及你需要救護之際，情緒很惶急！」

醫生話還沒有講完，端納已那叫了起來：「倫倫！」

勃朗醫生呆了一呆，他顯然不知道端納叫了一下，是什麼意思，只是怔怔地望着端納。

端納伸出手，抓住了勃朗醫生的手背，神情緊張，說道：「說，她怎麼了？那少女怎麼了？」

勃朗醫生略帶思疑地望着端納，道：「那獵人說，那少女說完之後，就匆匆走了，他們起先還不相信，後來照那少女所說的方向找你，不到幾分鐘，就發現了你！」

端納像是完全沒有聽到醫生的那能句話一樣，仍然道：「她怎麼了？她怎麼樣了？」

他接連問了幾次，才苦笑了一下，想起勃朗醫生是絕不會知道倫倫到什麼地方去的，自己再追問，也沒有用處，所堪告慰的是，倫倫還能在普里森林中出現，可知她一定沒有受什麼損傷，她可能已回村子去了，自己復原之後，可以去找她的。

想到了這一點，端納鬆了一口氣，鬆開了抓住醫生的手臂。勃朗醫生吸了一口氣，道：「先生，我聽過你的一些事，知道你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我本人對於『對抗科學』這一類事，是相當有興趣的，我所說的『對抗科學』，是指科學不能解釋的事而言的！」

端納垂下頭，想了片刻，才道：「醫生，那麼，你相信，人能發電麼？」

醫生怔了一怔，像是一時之間，不明白端納這樣問是什麼意思，但是他隨即道：「人當然是可以發電的，皮膚的摩擦，就可以產生靜電，人的頭髮，更是產生靜電的良好物體，指甲也是一樣！」

端納大搖其頭，道：「不是，我指的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發電，眞正的發電，可以發出致人於死的電量，至少是可以致人於昏迷狀態的電量！」

勃朗醫生摸着下頦，咳嗽了一下，並沒有回答。

端納又道：「生物能够發電的例子，不是沒有，不過我的意思是指人！」

勃朗醫生點頭道：「是的，在海洋生物中，八目鰻是著名的發電生物，牠發出的電量，足以使人致死，牠的體內有發電的組織，另外還有一種淡水魚，被人稱爲電鰻的，事實上，牠並不是鰻魚，而是一種泥鰍類的魚，這種魚所發出的電量，也可以令人致死的！」

端納道：「人呢，醫生，人呢？」

醫生搖着頭，道：「這兩種魚能够發電，全是體內有着發電組織之故，而人，端納先生，你和我都知道，是沒有發電組織的！」

端納嘆了一口氣，道：「是的，我知道，人體內並沒有發電組織，不過，我們見到的：：絕不能稱他是一條魚，他是一個人，而且，他是會發電的，醫生，我是被電擊才昏過去的，你是最先看到我的醫生，你應該可以判斷到這一點！」

勃朗醫生皺着眉，道：「是的，這正是我極感疑惑的一件事，我認爲不可解釋——」

端納叫了起來，道：「沒有什麼不能解釋，醫生，讓我將全部過程，講給你聽！」

勃朗醫生道：「如果你够精神，我當然歡喜聽你的叙述，事實上，我的心中也充滿了疑問。」

端納欠了欠身，勃朗醫生取過了一隻枕頭，塞在端納的背後，好讓他坐得舒服一點，然後，端納又喝了幾口水，才將他如何去到剛剛族土人的村中，如何遇着倫倫，去見那個有「雷電力量」的人，一切的經過，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端納的那一場經歷，決不是三言兩語講得完的，而且，端納又講得十分詳細，不但叙述，而且還滲雜着他自己的看法，由於勃朗醫生聽得十分認眞，絕不像那三個官員那樣，聽得端納一提起那個泥沼，就現出不信的神色來，所以，端納也講得十分起勁，一點也不覺得疲倦。

在端納叙述之際，端納的主持醫生，曾進來過幾次，觀察端納的情形。

等到端納講完之後，他鬆了一口氣，勃朗醫生將手放在他的手背之上，道：「照我看，不論是什麼樣的不可思議的事，總有一個起源，這件事的起源，一定是那一次不知發生在什麼年代的大爆炸！」

端納吸了一口氣，看來勃朗醫生的思路，比他更遠，更廣，他使他感到很高與。

端納道：「你的意思是，那場大爆炸，形成了那個深坑和火山爆發之後的那種岩石？」

勃朗點頭道：「是的，而且還有一件事，你可能忽略了，就是那次大爆炸之後，帶着人離開村子去察看的族長，後來不是只有他一個人回來麼？」

端納道：「是的，這又有什麼關係？」

勃朗醫生揮着右手，說道：「你不是醫生，當然不注意，我是醫生，照你所說的那種情形看來，那個唯一回來的族長，是受了傷，而他的那種傷勢，全然是受了一種輻射光綫的灼傷。」

端納有點不明白，一臉疑惑的神色。

勃朗醫生補充道：「關於輻射綫，我聽說德國和美國的一些科學家，正在着力研究原子分裂之際的輻射能，而已知的輻射綫是X光，過度的X光的照射，就會出現皮膚組織壞死，全身潰爛的情形，那正是那個族長回村之後的症狀。」

端納「啊」地一聲，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說，那次大爆炸，不是人類的力量造成的？」

勃朗醫生的臉脹得很紅，顯然是因爲他大膽的假設，而感到極度的興奮，他不住地點着頭，道：「正是那樣！」他一面說，一面向上，指了一指，道：「外來的——」他的神情又變得十分神秘，道：「外來的，連那個能發電的，住在泥沼中的怪人，都是外來的！」

端納的身子，陡地震動了幾下，他的面前，雖然沒有鏡子，但是他也可以知道，這時，輪到他的臉上，現出那種不相信的神情來了。

勃朗醫生不等端納有任何表示，立時又道：「我對這個人，感到極度的興趣，我想，等

你復原之後，我和你一起再到那泥沼去走一遭，好不好？」

端納忙道：「好，太好了！」

勃朗醫生深深吸了一口氣，站了起來，端納的主治醫生又走了進來，看他的情形，像是要來提出抗議的，但當他看到勃朗醫生已準備離去，他也沒有再說什麼。

接下來的幾天，勃朗醫生每天都來和端納閒談，他們兩個人，都有意避開再談那個「發電的人」這件事，那是由於這件事，實在太玄妙了，而且他們已經決定了要向前去實地考察，再胡思亂想，也沒有意思。

端納只是將他採集來的，那種焦紅色的巖石的樣本，在第二天，交給了勃朗醫生，托他找人去化驗，而端納自己，也在迅速地復原之中。

到了第二十天，端納已經完全復原了，勃朗醫生陪他出院，兩個人一起到了一家地質研究所之中，由一個研究員接見他們。

那研究員看來也知道端納的大名，所以對端納很尊敬，講了很多客氣話，端納有點很不耐煩，道：「我送來的樣本——」

那研究員說道：「那是火成巖，是普通火山爆發後的產物，端納先生，一點也沒有什麼特別！」

端納道：「你知道我在那裏採集來的？」

研究員瞪大了眼睛，端納嘆了一聲，道：「是在決不可能有火山的山脈中！」

研究員看來很不明白端納的意思，但是端納却已沒有興趣再講下去，他對那研究員禮貌地道了謝，就和勃朗離開了研究所。

端納又到軍部走去了一遭，要了兩柄射程相當遠的手鎗，和若干子彈，以備再度遇到那個會發電的人之際，可以使用。

端納決不是一個贊成使用武力的人，但是他也想到過，如果上次，他有一柄手鎗的話，那麼，事情的結果，就大不相同了。

他和勃朗醫生，是在他在普里森林之中被救出來之後三十天，開始出發的，出發之際，軍部借給他們一輛適合於山地行駛的車輛，使他們可以盡量減少步行，而端納並沒有向軍部透露他再次出發的目的，而他也不是軍部直屬的人員，行動是完全不受拘束的。

當天晚上，他們在山脚下紮營，兩人都顯得很沉靜，第二天一早，他們就開始攀山，他們所經過的途徑，完全是端納第一次的途徑，當天晚上，他們宿在山頭上，就是一個月前，端納被剛剛族土人的木鼓聲，弄得徹夜難以入眠的地方。

這時候，他們兩人，輪流用望遠鏡向下看去，只見剛剛族人的村子中，十分寂靜，除了閃爍不停的幾點火光之外，什麼也看不到。

他們在山上生着了一堆篝火，圍着篝火，喝着香濃的咖啡，勃朗醫生突然講了一句話，道：「明天，到達剛剛族村子的時候，我們先去看那尊石像，那位死了的族長，臨死之前什麼都不吩咐，單吩咐土人這件事，一定是有理由的！」

端納望着山下的村子，事實上，除了漆黑一片之外，幾乎什麼也看不到，他的神情和聲音，都很憂鬱，道：「好，不過我希望先和他們族人接觸！」

勃朗道：「那不碍事，石像在村口，我可以觀察石像，你進村子去！」

端納沒有再說什麼，兩個人隨即鑽進了睡袋之中，第二天一早，他們將一切收拾好，開始下山，當他們漸漸接近村子之際，居高臨下，已經可以看到不少村中的土人，他們一口氣下了山，到達村口，端納第一次來的時候，並沒有注意那座石像，這時却一眼就看到了，那座石像，聳立在村口，遠看，的確是一個人的雕像，但是一到近處，却令人不由自主，打着寒顫。

那雕像的手工，並不算精細，但是却十分生動。

當端納和勃朗兩人，越走越近之際，他們兩人，都被那座有着震動人心的雕像所吸引住了，他們幾乎是屏住了氣息向前走過去的，一直到了雕像之前，才停了下來，然後，又過了很久，才不約而同，一起長長地吁出了一口氣來。

那雕像實在太可怕了，可怕在雕像所塑造的那個人，全身幾乎每一處地方，都有着潰爛的洞口，整個臉上，全是一個一個的洞，本來應該是鼻子的地方，也不見有什麼東西隆起來。如果說，那是一個手藝拙劣的工匠所造成的結果，那實在是無法令人相信的，但如果說，那是一個手工極其精巧的工匠的作品，那就更令人不寒而慄，因為這個人在臨死之際，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眞的太可怕了！

端納和勃朗在雕像前呆立了好一會，端納才道：「醫生，你的意見怎麼樣？」

勃朗醫生的聲音很苦澀，他道：「我……我想不出應該怎麼說才好，實在不知該怎麼說才好，這……種情形，如果是照那族長臨死之前，忠實記錄下來的話，那是超出我知識範圍外的事情了！」

端納吞下了一口口水，後退了幾步，他的視綫，仍然盯在那座雕像之上。

突然之間，他心中陡地一亮，不由自主，指着那座雕像，叫了起來，面肉抽搐着，神情十分可怖，勃朗醫生忙過去扶住他，端納喘息着氣，道：「對，對，那個泥人，他就像這座雕像，他……他……」

勃朗醫生連聲道：「你鎮定一點！」

端納勉力鎮定着，他的手指，仍然指着雕像，道：「我是說，如果在那座雕像上，淋上泥漿，十足就是那個泥人！我在和那個泥人最接近的時候，看到的臉，就是這樣的臉，再加上封在上面的泥！」

勃朗望着端納，端納的情緒，十分激動，還在不斷揮着手。

就在這時，村中有幾個剛剛族人，走了出來，那幾個剛剛族人，看到了端納，立時叫了起來，一面叫，一面奔了過來，看他們的來勢，好像很不友善，勃朗忙拉了端納一下，端納向那幾個土人望去，認出其中有兩個，是當日擊木鼓的剛剛勇士。

而端納還沒有開口，一個剛剛族勇士，已像是吼叫一樣地問道：「倫倫呢？」

端納心向下一沉，剛剛勇士問他倫倫在那裏，可知倫倫並不在村子裏！

倫倫不在村子裏，可能自從那天之後，她根本沒有回來過，那麼，她在什麼地方？

一則是由於思緒煩亂，二則，要向剛剛族人講述經過，似乎也太嫌複雜，端納一時之間，變得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而圍着他們旁邊的剛剛族人，顯然不耐煩了，紛紛發出了呼喚聲，有的擠了過來，伸手來推端納和勃朗醫生，醫生看來是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場面，他顯得很慌張，一面被剛剛族人推得跌來跌去，一面大聲叫嚷着，可是剛剛族人的情緒，越來越激動，呼叫聲也越來越大，擁過來的人，也變得更多。

開始的時候，端納和勃朗醫生還是在一起，相互扶持着的，但是當向他們撞擊的剛剛族人越來越多，喧嘩嘈雜，越來越甚，漸漸失去控制之際，幾十個土人擁過來，將他們兩人，分了開來，。

勃朗醫生大聲叫着，想擠回端納的身邊去

，可是有一個土人，自他身後，攻了過來，用膝頭在他的後腰，重重頂了一下。

勃朗醫生大聲呼叫着，向前跌去，另外兩個土人，又各自揮拳，向他擊來。

那兩拳，打得勃朗醫生滿天星斗，身不由主，向後跌了下去倒在地上。

在那種混亂雜沓的情形之下，一跌倒在地上，再想站起來，就十分困難了，勃朗醫生在跌倒之後，本能的反應是雙手抱住了頭，身子蜷曲了起來，可是各種各樣的攻擊，向他身上落了下來。勃朗醫生大聲叫着，他得不到端納的回答，但想得到端納的處境，可能和他一樣，他也想到，如果這樣的情形再持續下去，他和端納一定會被土人打死了！

也就在他想到這一點之際，他忍着痛，向外滾了一滾，在他向旁滾開之際，身上又被踢了幾脚，但是他也有機會，拔出了鎗來。

他一掣鎗在手，就接連放了三槍。

槍聲一响，剛才的混亂，立時靜了下來，勃朗醫生掙扎着想站起來，在那一刹間，他根本不知道身邊發生了什麼變化，他被打得腫了起來的眼睛，也不怎麼看得清楚四周的情形。

當他還想繼續射擊之際，只聽得端立的呼叫聲，道：「不！別再開槍！」

勃朗醫生終於搖搖幌幌地站了起來。

勃朗醫生站了起來之後，才發現在他的身邊，倒着三個土人，有兩個還在呻吟，上身淌着血，有一個離得他最近的，顯然已經死了，中槍的地方是在臉部，鮮血迸裂，十分可怖。

而端納正跌跌撞撞，在向他走過來，其餘的土人，一起在向後退去，現出極其可怖的神情。端納來到了勃朗醫生的身前，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喘着氣，說道：「天，你幹什麼，醫生，你幹什麼？」

勃朗也喘着氣，道：「我必需這樣，我們要被他們打死了，不是麼？」

在他們兩人急速地交談之間，又有很多土人，自村落之中，走了過來，領頭的幾個，全是披着猛獸皮毛的剛剛族土人。

端納回頭望了一眼，急叫道：「快走！」

他拉着勃朗醫生，向前疾奔出去，他們奔得如此之快，只怕擅於奔跑的剛剛族土人，也自嘆不如，而且，那些土人，看來也無意追趕他們，所以他們很快就逃了開去，一直到完全看不到任何人為止。

勃朗醫生苦笑了一下，端納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但是立即又站了起來，道：「我們一定要找倫倫！」

勃朗雙手掩着臉，道：「找回倫倫來又有什麼用？我又……打死了他們一個……」

端納苦笑着，道：「我們找回倫倫，將倫倫送回去，我們可以不必露面。」

勃朗點着頭，神情很難過，端納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向前走去。

當天傍晚時分，他們已經越過了一個山頭，也越過了剛剛族人的村落，他們並沒有停止的意思，一直向前走着，當晚的月色很好，他們在午夜時分已可以看到了那道乾涸的河床。

端納的聲音很低沉，道：「不遠了！」

勃朗抹了抹汗，道：「我們是停下來休息，還是繼續向前走？」

端納想了一會，慢慢向前走着，在河坡上向下滑去。河坡相當陡斜，端納和勃朗，幾乎是滑下去的，不一會就到了河底。

在河床底，全是密佈的鵝卵石，大小不一，他們就在河底坐了下來，端納才道：「我們先休息一會。」

勃朗醫生生了火，端納循着河底，向前看去，河床一直伸延向前，看來像是沒有盡頭一樣，他們實在已經十分疲倦了，可是，他們的心中，有着一股莫名的緊張，使他們忘記了疲倦。他們休息了大約半小時，正準備繼續向前走去之際，突然聽到前面，傳來了一陣令人毛髮直竪的叫聲。

那種呼叫聲，在寂靜的原野之中聽來，實在沒有法子不令人全身打震，兩人呆呆地望着聲音傳來的方向，這時，他們還看不到任何東西，可是那種呼叫聲，一下又一下地傳來，使得他們不由自主，緊握住對方的手。

足足有三分鐘之久，呼叫聲才停了下來，勃朗醫生呻吟地叫道：「天，這是什麼人發出來的聲音？」

端納立時道：「那個會發電的泥人！」

端納曾經見過那個泥人，也聽到過那個泥人發出的聲音，雖然這時，那種呼叫聲聽來是如此淒厲和令人心悸，但是端納還是可以分辨得出，那的確是那個會發電的泥人所發出的。

勃朗的神情駭然，道：「他——正在向我們走來？」

端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並沒有回答，他根本不必回答，他們已可以看到河岸上，有人出現了！在河岸上，有一個人，正迅速地在向前奔來，那人奔得十分快，離他們兩人，大約還有三百碼左右。

端納一看到那奔過來的人，立時高舉雙手，叫了起來：「倫倫！倫倫！」

在奔過來的那人，停了一停。

當她停止的時候，毫無疑問，那是倫倫！

端納忙向前奔去，衝上了河坡，勃朗緊跟在他的後面，倫倫在略停之後，又向前奔來，他們很快就會合，倫倫喘着氣，雙手抓住了端納的雙臂，一句話也講不出來。端納剛想問倫倫，突然之間，他揮動着手，將倫倫拉到了自己的身後，這時候，勃朗醫生也看到了，沿着河岸，另外有一個人，正蹣跚地向前走來。

那人的身形，十分臃腫，在走動之際，身上不斷有東西落下。

在月光下看來，那個蹣跚向前走來的人，是深褐色的，而當他漸漸來到近前之際，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人的身上，全是泥漿，看來，他像是一個隨時可以溶成一灘泥水的泥漿人！

勃朗醫生不必端納再說什麼，就可以知道，那就是那個會發電的泥人了！而勃朗醫生也沒有考慮，立時就握了手槍在手。

那泥人在離開他們約有十碼之處，停了下來。當他站定不動之際，他身上的泥漿，更是簌簌不絕地落了下來，看來眞是詭異之極。

端納是見過那個泥人的，這時他心中雖然一樣驚悸，但是還比較好一點，可是勃朗醫生就不同了。

固然，勃朗醫生已經聽端納講起過一切，也知道在泥沼之中，有着這樣的一個怪人在，但是，聽人家叙述是一回事，自己親眼目睹，又是另一回事。親眼看到一個人，看來完全像是泥漿堆成的一樣，向前走來，而且又停在離自己如此之近的地方，那種感受，實在是無法形容的。當那泥人停下來之後，刹那之間，靜到了極點，只聽得泥漿自那怪人身上滴下來，落在地上所發出來的「拍拍」聲。

那種「拍拍」聲，實在十分低微，可是這時候聽來，就像是沉重的鼓聲在敲擊着人心一樣。首先打破靜寂的是倫倫，這時，她陡地叫了起來，道：「走，快走！」

倫倫一叫，那泥人也有了反應，他下垂的手，開始揚了起來，而且揮動着，當他雙手揮動之際，在他手臂上的泥漿，更是四下飛濺開來，他沾滿泥漿的手臂，本來看來相當粗，但隨着他手臂不斷的揮動，手臂上的泥漿迅速脫落，很快地，他的手臂看來和尋常人的手臂，一樣粗細了！他不但揮動着手臂，而且，還張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龍蟠虎踞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鐵軍誘引周雪姑上當，但這一切全爲姚泉及周青山所洞悉，當劉鐵軍軟禁了周雪姑，獨自往找周海通談判。姚泉和龍少雲制服看守周雪姑的大漢，但周雪姑却不肯跟姚泉離開，姚泉苦勸間，劉鐵軍已趕回，向龍少雲暗算不遂，飛身逃去，姚等追出，已失劉鐵軍下落。周青山突現身，要周雪姑隨他返回山東，不再找周海通，周雪姑不允，姚泉願告訴她周海通下落，但要周雪姑勸諫她父親周海通帶贓投案，周海通突在姚泉身後現身，姚泉鎮定地說周不敢殺害他，因他是周海通活命之泉——

强中有强手 惡人遭惡報

「姚泉，現在我已經知道你是什麼人了，在徐州，你威風八面，叱吒風雲，江湖道上的朋友莫不聞名喪膽，但是我却有些不服，因爲你的作爲不够君子風度，千方百計以不實之言去蠱惑我的家小，就是小人行爲。」

「你何以用『蠱惑』二字？」

「我說的是實話，一個是望子心切，一個是盼父情重，因此你趁機遊說，加以利用，你說唐老三已經勾結了當地勢力來算計我，就是胡說八道。」原來這人是周海通。

「事實。」

「何在？」

「他勾結藍士良，你根本就不知道。」

「這些暫且不去管它，姚泉，你如想跟我談談交易，首先有一件重要的事要作——將我父親和我女兒送回去，否則一切免談。」

「你眞不想見他們？」

「想見，但不是現在。」

「你除了有『現在』之外，絕沒有『將來』，現在不見，你將來永無機會。」

「姚泉，你來金陵的目的是什麼？」

「緝匪查贓。」

「匪也在，贓也全。但你必須得到我的協助，否則你將一事無成，換句話說，你也需要協助我，快些將他們祖孫二人送回去。」

「我想先問問，我能得到什麼的協助？」

「一定是公平。」

這時，周雪姑已經向姚泉這邊走過來，姚泉連忙向她迎過去。

「姚先生，爺爺已經答應了……」

「那太好了！妳先陪妳爺爺回家去候着，我很快就會將令尊帶來。」

「眞的？」

「請相信我。」姚泉這句話說得很軟弱，因爲他已經說了謊話。

周雪姑又走向周青山，低語一陣之後，兩人聯袂離去。

等他們去遠，姚泉才開始向黑暗處說話：「周海通！你要我作的事情我已經作了，現在輪到你啦！」

黑暗中沒有絲毫反應。

「周海通！你最好不要玩花樣，玩弄花樣無異是自掘墳墓。」

仍然沒有絲毫回應。

在他的四週似乎已沒有任何人，然而在他的感覺中，四週似乎有許多人潛伏着。姚泉深

大了口，發出了如同狼嗥一般的叫聲來。

倫倫仍然在叫着，「快走，快走！」

她一面叫着，一面向前衝了過去，而就在這時候，槍聲響了！開槍的是勃朗醫生，或許他是怕倫倫受到那泥人的傷害，也或許是他的忍受，已到了極限，在曠地之中，槍聲是如此驚人，接連響了四下，倫倫陡地站定，那泥人的身子搖幌着，慢慢倒了下來。

× × ×

「非人協會」的大廳堂中，靜得出奇，只有兩柄烟斗，由於烟絲已快燃盡，而吸烟的人還在不斷地吸着，所以在烟斗內，發出了「滋滋」的聲響。

每一個人的視綫，都集中在端納先生的臉上，端納先生像是想抹去各人投在他臉上的視綫，伸手在臉上重重地抹了一下。

各人都等他繼續說下去，他說到他和勃朗醫生，在泥沼的附近，又見到了那個泥人，也見到了倫倫，而勃朗醫生向那泥人，連發了四槍，那泥人漸漸倒了下去。可是，端納先生伸手在臉上重重抹了一下之後，却很久不出聲，看來他像是不願意講下去！

「非人協會」會員之間的傳統是，如果一個會員不願意說話了，那麼，其他的人，多半是不會催促他說下去的。可是這時候，情形有點不同，一則，端納先生的故事，並未曾說完，二則，端納先生是要介紹一個新會員入會的，而且在事前，他曾經宣佈過，他要推薦入會的那個人，快要到達這裏了！

他要推薦入會的會員是什麼人？是那個會發電的泥人？是剛剛族的少女倫倫，還是勃朗醫生？新的會員入會，要得到全體會員的同意，那麼，其他的會員，似乎有權利知道再下去的經歷。

范先生摸着下頦，他老成持重，一時之間，看來不想開口，阿尼密輕輕砸着烟斗，他一向不喜歡說話，這時也不會例外，史保先生怔怔地望着他身邊小几上的一盆仙人掌，好像正在將端納先生奇異的故事，轉述給那盆仙人掌聽，那身形結實，像是體育家一樣的會員，自顧自吸着烟斗，只有卓力克先生，向四面各人，看了一下，道：「以後，怎麼樣了？」

端納先生又伸手撫了一下自己的臉，現出很疲倦的神色來道：「其實，我已講完了，勃朗醫生的那四槍，全射中在那泥人的身上，他在倒了下去之後，就沒有再動過，他死了！」

各人互望了一下，史保道：「他死了，那麼，你要推薦入會的——」

端納先生搖着頭，道：「不是他——」

他頓了一頓，又道：「或許我應該再補充一點，當時，那泥人倒了下去，我們仍然僵立着，只有倫倫，奔向他，在他的身邊，屈着一腿，慢慢跪了下來，同時，抬頭望着天，一動不動，我一看到這種情形，心中的吃驚，實在難以形容！」

史保揚着眉，道：「你爲什麼要吃驚？」

端納先生還沒有回答，范先生已經沉靜地道：「澳洲剛剛族土人的風俗，只有丈夫死了之後，女人才用這樣的姿勢跪在丈夫屍體旁，表示向無涯的青天，訴說自己心中的哀傷！」

史保和卓力克同時發出了「啊」一聲，端納先生的聲音很苦澀道：「是的，當時我極度震驚，勃朗醫生也極其震驚，他也知道土人的這個習慣，他的震驚可能在我之上，因爲他開槍的，他甚至握不住槍，槍落到了地上，倫倫一直保持着那樣的姿勢不動，我向前走去，來到了那泥人的身邊，泥人身上的泥漿，已經只剩下了薄薄的一層，他的體形，看來和常人無異，槍孔處，也有鮮紅色的血流出來，勃朗醫生來到了我的身後，我給他以鼓勵，安慰的眼光，他也慢慢跪了下來，伸手按住泥人的脈門然後道：『死了』。」

卓力克先生立時道：「那泥人究竟是什麼人？他就算死了也可以解剖他的屍體，看看他的體內是不是有發電的組織，像電鰻一樣！」

端納先生道：「本來，我是準備這樣做的，但是，他是倫倫的丈夫，沒有一個剛剛族女人，會見到任何人觸及她丈夫的屍體的，除非先殺死她，各位知道倫倫是怎麼樣的一個女子了，我們無法做到這一點，我們只是看着倫倫，將那泥人的屍體，負在肩上，慢慢走向泥沼，然後，將泥人的屍體，拋進了泥沼之中，屍體很快地就沉進了泥漿之中，而且再也沒有法子找到他了！」

各人互望着，范先生道：「對於這個泥人，究竟是什麼人？你有沒有概念？」

端納道：「沒有，但是我敢說，他和若干年前的那巨量的幅射能一定是有關的，而且，他必需生活在泥漿之中，他的講造，必然和普通人有着極度不同的地方，可惜我們無法作進一步的研究，我甚至相信，那個泥沼，也是他不知用了什麼法子，截斷了河流而形成的，當然，那只有不過是我的想象！」

史保點頭道：「是的，照你的敘述來看，這位會發電的泥人先生，如果他還沒有死的話，足以成爲我們協會中最有資格的會員，但是他已經死了，而且屍體沉在大泥沼之中，我不明白你要推薦什麼人入會！」

各人都向端納先生望去，顯然他們的心中，有着同樣的疑問。

端納還沒回答，總管突然推門走了進來。總管推開門走進一步，朗聲道：「各位先生，有一位女士來了，是端納先生請來的！」

端納忙站了起來，總管也閃開了身子，一個少婦，緩緩走了進來，她有着棕黑的皮膚，明澈的眼睛，身上的衣服雖然寬大，但是却掩遮不了她隆然的腹部。雖然她是孕婦，不過她向前走來的步履，仍然很穩定，而且幾乎是立即地，所有的人都發覺，她的脚上，並沒有「那種硬皮套子」——鞋子。

其餘的人也站了起來，端納上前，握住了這位少婦的手，又轉過身來，道：「各位，這位就是倫倫！」

范先生用簡單的剛剛族土語道：「你好，我們正在等着你！請坐！」

端納要扶倫倫坐下，但是倫倫却有禮地輕輕推開端納，自己坐了下來，各人都不出聲，心中却有同一疑問，倫倫無論如何，是不够資格作爲「非人協會」的會員的。

端納先生望着各人，道：「各位，我要推薦入會的新會員，就是倫倫將要生養的孩子，是那個泥人和倫倫的孩子，這孩子將是世上獨一無二的！」

刹那之間，各人都挺直了身子。

端納又道：「倫倫懷孕已經六個月了，我們不知道再過多久她才會分娩，因爲她的胎兒，肯定和普通人是不同的，自懷孕第五個月起，倫倫已經感到，她的胎兒，同樣具有發電的能力，那種電能，可以通過她的身子輸出，使電流測度表感受得到！」

各人都吸了一口氣，同時點着頭。這自然是有資格加入非人協會作爲新會員的了！

端納又道：「我又建議，我們協會，應該盡一切力量來照顧倫倫和她的嬰兒！」

各人又點了點頭，表示同意，而在各人討論的時候，倫倫一直平靜地坐着，雙手輕放在隆起的腹部。她將分娩一個什麼樣的嬰兒？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能在事先猜得出來，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個嬰兒，是一個能發電的人，像他的來歷不明的父親一樣！

深地吸了一口氣，冷靜地等待着。

終於，有人說話了：「姚泉！中計了！」說話的人是唐淑蕙，照說姚泉應該意外，但他並沒有感到意外，因爲小高早就發現她和周海通有來往了。

姚泉機警而輕巧地變換了一下位置，他不怕明槍，却怕暗箭。

「姚泉！」唐淑蕙沒有現身，而她的聲音却在靜寂的夜空中清晳傳來：「我雖是女流，說話却是一個釘子一個眼，句句算數，你我聯手結盟，雖然雙方都是虛情假意，畢竟在嘴吧上說過結盟這句話，我當然不能反過來和別人聯手對付你，所以我還爲你留了一條退路。」

姚泉仍然沒有作聲，他一方面在估計對方的實力，一方面却在觀察環境，對於唐淑蕙的話他是一個字也沒聽進耳朵。

唐淑蕙却不管他是否在聽，自顧自地說：「不管你有多少人，周大哥那邊已答應了，按人頭分貨，一人一份，儘管將人數報上來。」

爲了想明白對方說這些話的眞正用意，姚泉只得開了口：「我只有一個人。」

他故意提高了聲音，其實，他已隱身在一塊巨石之後，如果，對方存心狙殺，一定會循聲開槍。但是並沒有動靜，而且也未發現有人向他匿身之處摸索過來。

「姚泉，你這樣說，是會吃虧的。」

「事實上，我的確只有一個人。」

「看來，你還另有圖謀，否則你也用不着隱藏實力。我就知道殺手小高是你安排的一着伏兵，聽說，你從徐州還帶了不少人來。」

「只有我一個。」姚泉仍然重覆那句話。

「那麼，你就只能分其中的一份。」

「不，我要的全份。」

「姚泉，你不覺得太貪？」

「我來南京，就是爲了要帶回那票紅貨，而且還要帶兩個人同去。」

「帶誰？」

「周海通和唐老三。」

「姚泉，我很爲你惋惜。」

「惋惜什麼？」

「你這個人，樣樣都行，就是不知進退，不識好歹。你可知道在你的前後左右有多少人在侍候你？」

「我數了一下，大概是九個人。」

「佩服，佩服，難怪你這個徐州城的小小偵緝隊長膽敢遠征龍蟠虎踞的南京，不過，你也有疏忽之處，要不要我指正你一下。」

「聆敎。」

「第一，你不該將實力分散，第二，你不該落進陷阱。」

「我倒不以爲我已置身陷阱。」

「九個人，九個高手，不是九根柱子，也不是九塊石頭，你以爲你還出得去？」

姚泉緩緩地說：「唐淑蕙，我第一次跟妳見面時，就領敎了你的潑辣和狂傲。妳知不知道到頭來失敗者都是那些一開始就自以爲會成功的人？」

「嗯！我明白了，你所以這樣鎭定，是因爲你已作安排，姚泉，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到底帶了多少人來？」

「妳想打聽？」

「告訴我，我也好衡量一下，是不是應該繼續聯手。」

姚泉道：「如果你够聰明，妳就應該繼續踐履盟約。」

唐淑蕙道：「問題是，你要了全份，我將一無所得。」

「妳得到的是自由。」

「自由？」

「妳有多少底案，妳自己心頭有數，如果妳助我一臂，妳就不會被追究。憑妳的姿色，一定可以嫁到一個好丈夫，生一大堆娃娃，過一輩子舒服日子。」

「姚泉，你少來這一套，」唐淑蕙的聲音很冷：「我生就了一副四海奔波的性格，過不得舒服日子，否則全身骨骼都會發癢。」

姚泉一直在留意週遭的動靜，他突然發覺又多了一個人；這個人移動的脚步很輕，但是還是有聲音發生。姚泉雖然不能肯定這個人是誰，却可以判斷出那人是向唐淑蕙接近。

這時，唐淑蕙的聲音再度响起：「兄弟們，周老大來了命令，要你們都到九龍橋去。」

一時步履之聲大作，潛伏在四週的人紛紛離去，姚泉不禁迷惑了，周海通爲什麼將這裏的人都調走了？九龍橋那邊，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樹叢中又傳來一個沉悶的聲音：「妞兒！妳下午玩的把戲眞巧妙，現在又讓我找回來了，沒有人能在我手底下跑掉，妳現在總該明白了吧？」

是小高，姚泉不管多麼鎭定，這時也難免雀躍興奮，毫無疑問，是小高脅持唐淑蕙發出了調走那批人的假命令。

這是絕對的答案，唐淑蕙出現了，她的頸項在小高的臂彎裏，小高的刀尖在她的胸膛上。她是被小高推着走過來的。

姚泉很想敎小高將她放開，但他沒有這樣作，一鬆手，這妞兒一定拚命。

如果她眞的一定要拚命，一定是拚她自己的命。

「唐姑娘！」姚泉緩緩地說：「小高的名氣你大概也聽過，他如果找上了妳，妳就是鑽到牛肚子裏去，今天殺一條，明天殺一條，也會將妳從牛肚子裏剖出來。我很想作個和事佬，不過，妳也得給我點謝禮，是不是？」

「姚泉，我認了，要什麼儘管開口，除了一條命有些捨不得，別的不在乎。」

「乾脆！乾脆！我只想問妳三句話。」

「儘管問。」

「妳跟周海通是怎麼聯上手的？」

「我跟他是老朋友，也可以說是老姘頭。」唐淑蕙眞是火爆辛辣，直截了當。

「好！妳這一說，我也不能怪妳了，論情份，妳當然是站在周海通一邊的。我現在再問第二個問題：那票紅貨，是不是在周海通的手裏？」

「我不知道。」唯恐姚泉不信似的，唐淑蕙又補充了一句：「眞不知道。雖然同床共枕，他也不會將這些事情告訴我。」

「好。第三個問題：到底誰是買主？」

「劉鐵軍。」

姚泉實在還有許多問題要問，但他很守信，所以不再提問題，對小高揮揮手說：「放開她！」

小高很聽話，立刻放開了唐淑蕙。他似乎很了解這種女人的性格，雖然鬆開了手，却沒有收起手裏的刀。

唐淑蕙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也許她知道動起手來一定是她吃虧，不如不動。

姚泉揮揮手說：「妳可以走了。」

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都會亟欲轉身離去，而唐淑蕙却沒有動，反而問道：「你再也沒有問題了？」

「我是個言而有信的人，既然有言在先，只問三個問題，我就絕對不會多問。」

「沒關係，你儘管問，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爲什麼對我如此寬厚？」

「愛動的人必須走路，留後路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就不便推托盛情了，」頓了一下，姚泉才又問道：「妳說眞正的買主是劉鐵軍，他有錢嗎？」

「有錢。」

「周海通調查過了？」

「嗯！他本人並沒有足够的錢，因爲他是專幹收贓買賣的，對江湖門路又熟，在南京，也有點小信用，再說，他還會武功，所以，南京各大珠寶店的老闆，集資由他出面收購這票紅貨。」

「可是，劉鐵軍却在暗暗打主意，妄圖用周雪姑爲要挾，逼迫周海通將紅貨交出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見財起意，任何人都會有這種毛病。」

「周海通知道嗎？」

「知道。」

「他沒有暴怒？」

「沒有。」

「爲什麼？」

「海通專橫，暴戾，貪婪，但他並不粗鹵，更不會意氣用事。」

「妳是說他很冷靜？」

「不錯。」

「現在的情勢如何？」

「還在接觸。」

「周海通和劉鐵軍？」

「嗯！劉方想殺價，這是買賣人都會施展的手段，海通則想盡快脫手。我想，這筆買賣是一定談得成的。」

「但是，周海東忽略了另一個危機。」

「你的窺伺？」

「不，我說的是唐老三。這筆紅貨是唐老三和周海通用半騙半搶的方式到手的，周海通鋒芒太露，惹人注意，於是紅貨由唐老三帶來南京，那麼，根據常情判斷，紅貨一定還在唐老三手裏。也許買賣談成了，周海通却交不出貨。」

「會有這種事？」

姚泉道：「我得到了一個消息，唐老三有意獨吞。」

「哼！」唐淑蕙冷笑了一聲，說道：「好計策！」

「好計策？」姚泉實在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當然是好計策，你想離間挑撥，使周海通和唐老三發生內鬨，對不對？」

「妳太低估我，也太輕侮我了。」姚泉並沒有動怒，語氣聽起來仍很溫和：「唐老三是個騙子，周海通是個蠢夫；我對付他們，根本就不要施展什麼手段，這是一個千眞萬確的消息。」

「從那兒來的消息？」

「藍士良。」

「他怎麼知道？」

「唐老三計謀甚高，手底下却沒有功夫，他當然需要武力作後盾。」

「那麼，事成之後，他是不是要分出一部份紅貨來給藍士良？」

「那是必然的事。」

「哼！」唐淑蕙再度冷笑。「你說周海通是蠢夫，其實你也是一樣，唐老三和周海通合作到底，所得是一半，和藍士良打勾結，所得也不是全部。他何不信任原來的合夥人，而去找一個不明心地的新夥伴？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這叫做見利忘義。」

「別人會這樣做，唐老三絕不會。」

「妳因何說得如此肯定？」

「因爲唐老三是個工於算計的人，一利一害，他都計算得非常清楚。」

「那麼，藍士良捏造這個消息，目的又何在呢？」

「要你自己去想。」

「我實在想不出，妳能告訴我嗎？」

「也許想混淆視聽。」

「那麼，他也應該是想分一杯羹的人了。他是屬於那一條綫上的呢？」

每一次唐淑蕙接話都接得很快，這一次却緘默了許久，才開口：「姚泉，你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任何情況落在你眼裏，你都會作最精確的判斷，而你現在却是裝瘋賣傻，東探西問，我眞不知道你的用心何在。」

「唐淑蕙，妳可以走了。」姚泉的聲調很柔和，措辭却相當嚴：「下一次我們再見的時候，妳只有兩件事可做：一是垂手靜站一旁；一是使妳擲出的飛刀，增加速度。否則妳就會死。」

「我可以走了？」

「可以。」

「但我不想走。」

「爲什麼。」

「因爲我還有一件事情沒有作。」

「何事？」

「說服你。」

「我明白，但我希望妳不要白費唇舌。」

「條件很優厚，紅貨交你一半，你拿囘去交差，或者據爲己有，由你自便。」

「我方才就說過了，我要全份。」

「全份是多少，你也不一定清楚。」

「我有一份清單。」

「姚泉，江湖道上的人每個都怕你，也都欽服你，這就是周海通願意妥協的原因，另一方面，他聽說雪姑娘對你的印象也很好，他老子周青山對你也很看重，所以他很不願與你爲敵，如果你逼他過甚，他只有走絕路。」

「其實，他早已走上了絕路。」

「姚泉，你看在周雪姑的份上，也應該抬抬手。」

「我給了他機會，只要他和唐老三携帶那票紅貨到案，我保證免他死罪。」

「姚泉，你應該很了解周海通，一個海闊天空自由自在慣了的人，囚在監牢裏，遠比殺頭還要嚴重，要他到案，是絕對不可能的。」

「其實，妳可以帮助他。」

「如何帮助他？」

「助他投案。」

「姚泉！你實在很天眞，也很可笑，我爲什麼要帮助他投案？」

姚泉微微一楞，但隨後又笑了：「我幾乎忘記了妳是黑道人物，對妳談這些，妳是聽不進去的，好了，你請吧！」

唐淑蕙以很深長的目光看看姚泉，又轉身看了小高一眼，身子猛地一縱，消失在暗影之中。

「小高，」姚泉低聲吩咐：「跟上去。」

小高如飛燕般彈身掠起，跟上去了。

姚泉也要離開，突然一個人影來到他的面前，赫然是那周海通。

「姚老弟！」周海通的聲音很低，很慢：「我實在服了你。」

「哦？」

「你所講的話，我都聽到了，你明知我在暗中，却用這種轉彎抹角的方式使我明白了你的心意。」

「你打算如何？」

「可能有負厚望。」

「哦？」

「江湖道上有太多執迷不悟的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姚泉道：「周海通，如果我要使用武力，

你怎麼辦?」

「兩個字——對抗。」

「你有把握贏?」

「沒有。」

「那又何必……?」

「姚泉!你有許多地方非常達練，但是也會經常說出無理性的話。」

「倒要討教。」

「任何人都有僥倖心，我當然也難免，因爲我也是人。」

「那會使你的女兒傷心。」

「怎麼呢?」

「反抗的結果，必定是血濺五步，橫屍當場，怎不令你女兒傷心?」

「你會那樣絕?」

「刀槍無情。」

「好!現在趁雪姑不在，你就動手吧!」

「周海通，我知道對你這種跋扈飛揚的人，非施展武力無法制服。不過在動手之前，你要坦誠地回答我一個問題。」

「好!」

「紅貨在何處?」

「唐老三手中。」

「唐老三又在何處?」

「不知道。」

「你是不誠心誠意回答問題。」

「的確不知道，我們每天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連絡，或見面。」

「周海通!本來只是一個單純的問題，由於追索下去都得不到答案，看來還得問一連串問題，周海通，我們乾脆把話說明白，如果願意回答，就要實實在在地回答。」

「你問吧!」

「價值連成的紅貨放在唐老三的手裏，他住在什麼地方你也不知道，如果他暗中耍花樣，你怎麼辦?」

「他不敢。」

「他本來不敢，可是財帛的誘惑太大。」

「姚泉，那批紅貨如果不換成大洋錢，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如果沒有我，唐老三沒法子將那批紅貨出手。」

「他找不到買主?」

「當然找得到。」

「賣不到好價錢?」

「他一分錢也收不到，而且還要賠上一條命。任何人看到那批紅貨都會眼紅。」

「告訴你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唐老三已經連結了本地的一批武力，準備獨吞。」

「方才你已經對唐淑蕙說過一次了。」

「你不信?」

「絕不信。」

「周海通，你很自負，也很自信，難怪你敢和我拚上一拚，不過……」姚泉深深吸一口氣，才接着說：「有句話我要先說明，我和你不是爲了較量武藝，也不是爲了鬥氣，是爲了抓你回去歸案，所以，我也許會施展一點不光明的手段。」

「手段人人會用。」

「你的意思是說，你也會用手段。」

「別人對我施手段，我當然也會。」

「你的手段無非是以多擊少，」姚泉是在試探，根據情理推斷，周海通一定有萬全的佈置，否則絕不會如此有恃無恐。但是，以他的視覺和聽覺觀察，四週除了他們之外，再也沒有別人。

「哼!」周海通發出一聲傲慢的冷笑。「我姓周的從出道以來，只有遭受別人圍攻，從沒有率衆圍攻別人。」

「我不同。」

「你不同!你是說，你專門圍攻別人?」

「不錯，因爲我動武的目的是制服對方，並非殺死對方。」

「那麼，你將率領你的手下，聯合對付我了?」

「不錯。」

「但是，這裏並沒有埋伏。」

「所以，我不想動手了。」

「姚泉!我不但服你，也有些怕你，你變化多端，鬼神莫測，難怪徐州道上的朋友都畏你如虎，畏你如蛇，畏你如……」

「但是，你並不怕我。」

「不是不怕，而是怕也無用，人到無路可走的時候，只有拚命。」

「我給你一條路。」

「哦!」

「天明之前，辦好你的交易，帶着你的贓欵離開南京，我算白跑一趟。」

周海通訝異地問：「爲什麼突然決定放我一馬?」

「不是突然決定，……如果我不是一個吃公門飯的人，你在我心目中，也會是一條血性漢子。」

周海通楞神凝望着姚泉，許久之後，才大聲說道：「時間太短，我要辦的事情太多，爲了不辜負你的好意，我可不能躭擱，不說客套話，咱們後會有期。」

說罷，掉頭疾步離去。

姚泉也很快地離開了現場。

× × ×

九龍橋附近現在有許多人，分散多處，情勢幾乎有點混亂，誰也分不清楚誰的立場。自然，大家都拿對方當敵人看。

這些人都隱藏在暗處，只有一個人站在橋中間，他是劉鐵軍。

周海通從橋頭走了過來，在劉鐵軍面前停下，緩慢地說：「我必須在天明前離開南京，如果你沒有誠意作這筆交易，趁早說一聲，我好早作打算。」

「周大掌櫃，作買賣要講規矩，我們要求先看貨，你始終沒有答應。」

周海通道：「我答應你看貨，但你必須帶着足够的錢，中，中，交，農四行的本票，關金票，鉅額大洋滙票，都成。到時，現場估價，就地成交。」

「可以，不過，我要多帶幾個人去。」

「幹什麼?」

「防搶。」

「劉兄!你未免太小看人了，有我周海通在，誰還敢動歪念頭。」

「如果你動歪念頭呢?」

「我?」周海通似是一時沒有弄清楚劉鐵軍話中的含意。

「如果你所說的紅貨只是一個幌子，或者我們議價不合，難成交易……你會放我帶着這筆鉅欵再回來麼?不可能吧?」

周海通喃喃自語地說道：「這件事情眞難辦。」

「我倒有個彼此安心的辦法。」

「說說看。」

「請你將紅貨開一張單子，每一種，帶一件樣品，比如說東珠二十三粒，那麼你就帶一粒東珠作樣品，咱們先估價如何……」

「行不通，」不待劉鐵軍說完，周海通就已大搖其頭。「東珠有大有小，每粒價皆不同，無法拿一粒作樣品，而且首飾件數特別多…：這……根本無法辦到。」

「這……」劉鐵軍的聲音突然一揚：「有了，交換人質。」

「我不明白。」

「我帶貨欵跟你看貨議價，你的人留一個

在我們這邊，如果我受害，他會遭到報復。」

「我的人?誰是我的人?」

「你的女兒雪姑。」

周海通突然變成了一隻發性的猛獸，目中兇焰畢露，口中狺狺有聲，面上神情更是猙獰可怖。

一隻野獸在兇性大發時一定會噬人，一個黑道上的人物在兇性大發時一定會殺人，劉鐵軍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但他並無恐懼之色，好像有所恃仗。

「我明白了。」周海通並沒有大吼大叫，這顯示他並不是一個絕對粗鹵的人，即使在盛怒時也能控制情緒。

「你明白什麼?」

「你方才告訴我，我的女兒遭到別人的挾持，想必是你玩的花樣，結果你帶我來時，我女兒已經恢復了自由，一定是姚泉救了她。」

「周海通!」劉鐵軍冷冷地說：「你對情況作何種判斷，或者你對某一個人信任，這都無關緊要，最緊要的是我們要盡快完成交易，想要完成交易，當然要商妥一個彼此都能安心的辦法。」

「如果我以雪姑爲人質，到時你分文不付，却要拿走全部紅貨，我又怎麼辦?」

「我們是買賣人，絕不會如你想像中那麼壞。」

「買賣人?規規矩矩的買賣人怎會在林中小屋的附近埋伏了那麼多的打手，劉鐵軍!你是塊什麼料子我清楚，可惜你不淸楚我是塊什麼料子。」

「嗨!」劉鐵軍聳聳肩，兩手一攤，作出一副惋惜的姿態。「我們好像愈談愈遠了。」

「不錯。我們是愈談愈遠了。沒關係，南京還有別的買主，就算南京沒人買，天下有錢的人，想買珠寶的人太多了。」

「噯!咱們實在不該爭口舌上的長短，」劉鐵軍一見周海通要撒手，口氣又緩了下來：「人質的事不談，我倒另外有個主意。」

「說說看。」

「南京的金銀玉器店很有幾家大字號，幾百萬大洋一票買賣也是常有的事，你任選一家，我教店東出面，並邀請幾位同行，你將紅貨帶來，不必全部，你高興帶多少來就帶多少來，當場估價，當場交易，你將貨欵帶回收妥，再帶第二批貨來，這樣該不會有問題了吧?」

「我姓周的可沒有那麼婆婆媽媽，只要你眞能邀集幾個金銀玉器的大東家到場，我會將全部紅貨帶去，一次淸楚，這豈不更好?」

「好!好!你看……」

「咱們在大鑫銀樓看貨論價，那兒的地方還很寬敞，咱們從後門進，免得引人注目。」

「嘿嘿，你對南京的銀樓倒熟悉得很。」

「由大鑫的店東主持，另外替我請泰和，寶山，龍翔三家的店東到場陪估。」

「沒問題，只不過寶山的店東上了年歲，這麼晚，只怕……」

「尤其是那位老先生，非要到場不可，告訴他們，到場的人我都奉送東珠一粒，你也有份。」

「謝啦……」

「劉鐵軍!」周海通很嚴肅地說：「有兩件事情我必須說明：第一，除了你和那四位店東之外，我在現場不想再見到別人，第二，現場我要稍作佈置。就算你們可信，也怕別人窺伺。」

「好!好!一切悉聽吩咐。」似乎，除了要他一個人帶錢去看貨之外，什麼都可答應。

「貨欵都準備好了?」

「早就準備了，要關金票，要現大洋，要中，中，交，農四行的本票，隨你便。」

「好!你請吧!半個小時以後我就到。」

劉鐵軍走了，當他在九龍橋的那一端消失時，從另一端立刻就出現了一個人，這人的行動非常快，轉瞬就到了周海通的眼前，是唐淑蕙。

「怎麼樣?」她輕聲問。

「上套了。」

「按計行事?」

「嗯!妳快趕去佈置。」

「海通，你好像充滿了信心?」

「我對自己一向有信心。」

「你好像忘了一個人。」

「誰?」

「姚泉。」

「我心頭，眼裏沒有任何人，但是姚泉我却沒有忘記，誰要忘記他，誰就找死。」

「那麼，你也有巧計安排了?」

「是他安排了巧計，而我則將計就計。到最後，勝方一定是我，中計的絕對是他。」周海通在她的肩頭上拍了一下：「去吧!時間已經很緊湊了。」

唐淑蕙似乎想說什麼，却沒有說出來，點點頭，向橋那一邊奔去了。

小高奉了姚泉的命令跟着唐淑蕙，他當然要跟到底。現在他面臨一個難題，橋上站了一個人，而他必須從九龍橋上過去，怎麼辦?

他立刻有了答案，既然非跟到底不可，既然非從橋上過去不可，那又何必再拖延時間。

心念既定，小高就一縱身上了九龍橋。

周海通凭攔而立，似乎根本就沒有留意要從橋上通過的小高。

小高早就知道橋中間那人是周海通，以前在江湖道上，就聽說過日，前在雨花台也見過，他猜想周海通必然會阻攔。

他並不怕周海通，但是怕躭擱時間，他不願意第二次讓唐淑蕙溜掉。

因此他故意慢慢地走，在將要通過周海通立足之處時才突然加快了脚步。

却料不到，還是被周海通攔住了。

若是往日，小高只有一個動作——拔槍；拔槍之後也只有一個必然的結果—對方準死無疑。

現在不同，他是在給姚泉辦事，一切都要聽命，不得擅作主張。

因此，他在等待，等待對方製造一個可以使他出手自衞的機會。

周海通很沉靜，沒有動武的跡象，他只是輕輕地說：「前面那個女人是我的老婆。」

「怎麼樣?」

「我不喜歡有人跟我的老婆。」

「哦!這條路也是你的嗎?」

「不是。」

「那麼，你憑什麼不准我走?」

「並沒不准許你走，只希望你暫停一下，和我的老婆保持一段距離。」

眼看着前面的唐淑蕙已經下了橋，快走得沒有了影兒，小高心頭一急，那有閑工夫跟周海通說閑話，身子一閃，就要朝前奔去。

周海通自然不會讓他通過，一閃身又將他攔住。

一個職業殺手在這個時候的反應是特別敏銳的，小高的短刀閃電般出了鞘，無情地攻向周海通的要害。

如果不用槍，二人倒是半斤八兩，在橋中間立刻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鬥，一個是脫身心切，一個是竭力攔阻，一時難分上下。

有一個過了橋；這個人是姚泉，他的動作快，而且還縮矮了身子，周海通和小高都沒有發覺。

周海通想想唐淑蕙業已去遠，於是停下來

說：「行了你請吧！」

小高氣得眼睛差點冒血，但爲了要追上唐淑蕙，也無暇與周海通理論，連忙過橋追了上去。

× × ×

在大鑫銀樓的後院，四家大掌櫃都已在等候，劉鐵軍自然也在，五個人誰都沒有說話，似乎每個人的心情都很緊張。

門推開，有人露臉，是唐淑蕙，她向廂房內打量了一下，然後跨了進來。

劉鐵軍冷冷地注視着她，沒有說話。

「姓劉的！」唐淑蕙說話很不客氣：「原想跟你携手發筆橫財的，沒想到反而作了你的買賣對手，對不起，讓我看看貨欵。」

「爲什麼？」

「這是周老大的吩咐，不見貨欵，他不會將紅貨帶來。」

「唐姑娘！這兒裏裏外外都是你們的人，還有什麼好怕的？」

「別跟我說這些廢話，我完全是聽從周老大的吩咐辦事。」

劉鐵軍沒有回答，以目光望着大鑫的店東；似乎唯有他才能作主。

大鑫的店東點了點頭。

劉鐵軍立刻搬出了一個箱子，箱子打開，一整箱關金票。

「這裏共有多少？」

劉鐵軍沒有回答；似乎認爲這種回答是多餘的。他從身上又取出一個大信封袋，從袋中取出一大疊銀行本票，每張的面額都在大洋三千以上。

「嗯！」唐淑蕙喃喃地點着頭。「看來你們倒是很有誠意。」

「紅貨什麼時候到？」

「周老大不是跟你約好了的麼？」

「他說半個鐘頭以內到，現在好像已經差不多了。」

「他一定會守時的。」

劉鐵軍望着唐淑蕙，慢慢地說：「唐姑娘！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何事？」

「現在，裏裏外外都是你們的人，如果周老大不帶紅貨來，而是帶了一大批人來……」

「他帶人來幹什麼？」

劉鐵軍緩緩將箱子蓋上，冷冷地說：「這裏有不少錢。」

「你以爲我們會搶？」

「不得不如此想。」

「你把我們當什麼人？」

「唐姑娘！當什麼人妳難道還不明白？實際上，周老大根本就是那種人。」

唐淑蕙突然不說話了，她的緘默有兩種解釋：不願白費唇舌；被劉鐵軍說到了節骨眼上，不緘默也只得緘默。

奇怪的是，劉鐵軍也跟着緘默了；還有更令人啓疑的現象；那四個大店東自始至終都未發一言，而且面上也無憂慮不安之色。身爲正當商人，還是鉅富，與盜賊之流打交道，四週又是賊人密佈，竟然能安之若素，篤定泰山，這情況太反常。然而精明的唐淑蕙却毫不覺察，神情間還隱約流露了狡詰與得意揉合起來的笑容。

噹！噹！噹……壁上的德國造自鳴鐘敲了九响。

就在最後一响的餘音還在空間盪漾時，周海通倏然出現；就好像從天空落下，或在地底冒出來似的。他臉帶微笑，雙手捧着一個小木箱。

那個小木箱是福建著名的漆器，圖案鮮明，光澤奪目，內行人一看，就知道那裏面必定裝着滿箱珠寶。箱上配着黃光閃閃的銅鈸鏈，自然還加上了一把小鋼鎖。

周海通進門之後，並沒有坐下，小木箱也緊緊地抱在懷裏，向幾位店東和劉鐵軍打過招呼之後，以探詢的目光望向唐淑蕙。

唐淑蕙微微一頷首，她這一個動作的意義非但周海通明白，其餘的人也明白，表示這邊已準備好了足够的貨欵，教周海通放心交易。

但是周海通並沒有立即進行交易，仍然面帶微笑地站在那兒。

劉鐵軍似乎有些耐不住了，他催着道：「亮出你的罕世珍寶吧！幾位大行家正等着估價哩！」

「不忙！」周海通笑着說：「在沒有進行交易之前，我想先聊幾句閑話……呃！有一位名叫唐老三的江湖巨騙，各位大東家不知聽說過沒有？」

那四位珠寶金銀號的店東表情木然，自然都沒有啓口回答，他們似乎連周海通在問什麼都沒有聽清楚。

劉鐵軍皺皺眉接上了腔：「往下說吧！」

周海通神采飛揚地說下去：「我跟唐老三不在一條綫上，但是彼此都早已聽說過，有一天咱們遇上了。先是說些仰慕的話，然後抬起槓來了。他說，用騙術獲取別人的財物是世上最簡單的事，而我却說，用刼掠的方法獲取財物比行騙更直截了當，更容易得手。我們從傍晚抬槓子抬到下半夜，還是沒有分輸贏。」

在場之人，誰也沒有接腔。周海通吁了一口氣，又逕自說下去：「不過，快到天亮的時候，咱們總算抬出個名堂來了。使用騙術，的確很容易使人心甘情願地將財物交出來，不過，臨了脫身較爲困難；而刼掠雖容易得手，便於逃逸，但是被刼掠的人非心甘情願，財物的數目總難達到理想。最後的結論是，兩種方法共同配合使用，效果一定很大。」

除了劉鐵軍略顯訝異之色外，其餘的四位大東家仍然面不改色。

周海通以極爲神氣的聲音說出這番話的主題：「因此我和唐老三決定聯手幹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案子。」

周海通說出這番話之後，以不可一世的神情睥睨在座之人，那副唯我獨尊的傲勁兒，令人扎眼。

劉鐵軍冷冷地說：「周海通！別賣弄了，你們幹的那件大案子已經驚動了黑白兩道，誰還不知？」

「你說什麼？」周海通突然又變成一副痴聾的模樣。

「我說你和唐老三幹的那件案子已經天下盡知，不必再賣弄了。」

「這就奇了！」周海通搖頭幌腦地說：「我和唐老三還沒有採取行動，就已經天下盡知，那不可能吧！」

「什麼？」劉鐵軍倏地一驚。「你和唐老三計劃的那件大案子還沒有採取行動？」

「不過，馬上就要開始了。」周海通輕輕緩緩地說，神情間不帶半點兒緊張。

劉鐵軍的神色不禁爲之一變。

「你很聰明，」周海通向他緩緩走過去。「可惜，唐老三的算計更高，佈局玄妙。其實，我不說你也明白，根本沒有紅貨那檔子事，我們要刼的是擺在面前的這一大箱關金票和許多張中，中，交，農四行的本票。」

劉鐵軍已經聽得够明白了，但是，他仍不由自主地問道：「你們編造了一個紅貨被刼的故事？」

「不錯。」

「那麼，姚泉爲什麼而來？」

「追贓逮人。」

「既沒有那檔子事……」

「有人向徐州府偵緝隊報案，當然，失主也是我的人假扮的。」

劉鐵軍回首去看那四個大東家；奇怪得很，他們都很平靜地坐在那兒，彷彿這些錢都不是他們拿出來的，即使全部被周海通搶走也沒有關係。

周海通冷笑着說：「姓劉的！你動足了腦筋想要黑吃黑，到頭來還是跌進了我的圈套：：不！應該說是跌進了唐老三的圈套。瞧！四位大老闆都在座，他們好像並不反對我帶走這筆錢，難道你會反對？」

劉鐵軍冷冷地說：「這一招的確有些令人想不到。我……我當然不敢反對，因爲這兒已完全被你的人所控制。不過，有一個人一定會反對。」

「誰？」

「姚泉。」

「嗯！姚泉是徐州府偵緝隊隊長，千里迢迢趕來就是要緝拿我歸案，他所以一直忍耐，等待，只不過是因爲還沒有見到贓物。我相信他還會一直等下去，也許會等到頭髮，鬍鬚盡白。」

劉鐵軍顯然不肯認輸，他的目光一轉，又問：「你手中那隻箱子是空的？」

「嗯！」

「裏面既然是空無一物，又何必緊緊抱着它？」

「這你就不用管了。」

「不是管，是關心。你手中抱着那隻木箱，就無法將這些錢帶走，而且，萬一有什麼情況，你也騰不出手來抗拒。」

「你忘記我還來了不少人嗎？」周海通抬起頭來察看牆上的自鳴鐘，這時已是九點過一刻，他突然發出一聲沉叱：「淑蕙！動啦！」

唐淑蕙一躍上前，將裝本票的大封套放進裝關金票的皮箱，將皮箱提在手裏，然後向門口縱去。

這樣一筆鉅欵被人刼走了，那四個大東家仍然沒有變色，眞怪？

周海通沉聲說：「姓周的多謝各位，不過，在分手之前，免不了要說一番狠話，各位靜靜地在這兒待着，若是喊叫，追趕，那就是自找死路。」

這幢宅子裏裏外外都佈置了不少由唐淑蕙帶來的人，但也有不是屬於她的人在附近潛伏；他們是小高和姚泉。

他們蹲在一棵老榕樹的柯枝之間，與那間廂房很近，夜深人靜，對於廂房內的談話自然聽得非常清楚。

「姚大哥！」小高一聽周海通要走，連忙悄聲說：「咱們在何處動手？」

「現在不動。」

「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小高！老實告訴你，我到南京來，不是爲了抓周海通。」

「是誰？」

「唐老三。」

「哦！」小高似是非常意外。

「唐老三積案如山，而且大部份都在徐州做的，所以上面一再催逼，要我緝他歸案。這一回好不容易得到這條綫索，我一定要等到他出現，才動手。」

「姚大哥！以我看，你能抓住唐老三的機會很少。」

「爲什麼？」

「從這個佈局可以看出來，唐老三的計策之高，想要抓他……」

「小高！不是我吹牛，我早就知道他們的手法了，只是不願點穿而已。」

「你早就知道了？」

「嗯！我透過南京方面的公門中人，還跟各銀號的主人密談過。現在那一皮箱關金票都是假的……」

「假的？」

「一疊一疊的白紙，上面各放一張鈔票，最起碼的老千手法，你還不明白？」

「那些鉅額本票呢？」

「那是可以止付的！……最主要的，我曾向他們一再保證，就是那筆小小數目的關金票也要替他們追回來，絕不使他們蒙受損失。」

「難怪那四位店東沒有說一句話……他們出來了。」

周海通提着皮箱在前，唐淑蕙斷後，二人非常謹愼地通過院子。

姚泉似乎唯恐小高蠢動，伸手將小高那隻潑辣的右手緊緊抓住。

劉鐵軍很老實，他並沒有跟出來，顯然，他已得到那四個東家的暗示了。

唐淑蕙不愧是一個黑道上的狠手，她一面斷後，一面將她佈置的崗哨收回來，就好像漁人收網似的一絲也不紊亂。但她心中却彷彿有所顧忌，一面後退一面說：「海通！你不覺得這一大筆錢到手太容易了麼？」

「費盡心血才到手，妳怎還說太容易？」

「我覺得太輕鬆了。」

「這是唐老三的計策高。」

「哼！我認爲事情沒有那樣簡單。」

兩人已退到大門邊，而周海通却沒有繼續跨出去，站在門檻邊，好整以暇地問道：「妳難道發現了什麼？」

「發現了很多，很多！我發現這裏好靜，發現那四個店東太老實；發現姚泉太好說話；發現……」

「好啦！」周海通不悅地說：「妳的確發現了很多，有一樣妳却忽略了，那就是錢在我們手上。」

「海通！」唐淑蕙以牙還牙地說：「有一件事你也忽略了，我們仍然身在虎穴，難道你的脚背上釘了釘子麼？」

周海通悄聲說：「淑蕙！別火！我問妳，妳這些手下可曾叮囑過麼？」

「放心，我一再演練，他們絕對會按計行事。」

「那麼妳退到我身邊，勾着我的胳臂。」

「幹甚麼？」

「不用問，快……」

周海通這個「快」字還在舌頭上跳躍，驀聞長街上傳來一陣急遽的馬蹄聲。

那聲音愈來愈近，馬蹄夾着車輪轆轆之聲，誰也聽得出那是一輛飛快奔馳的馬車。

周海通突然猛喝一聲：「起！」

他和唐淑蕙兩人頓時倒飛而出，剛巧那輛馬車從門前經過，二人不偏不倚地落在車上，算計之準確，實在令人嘆爲觀止。

同時間，唐淑蕙所帶來的手下，立刻蜂湧而出，四散奔逃。

姚泉原想守株待兔，却不曾想到兔子跑得比他的獵槍還要快。毫無疑問，駕車的就是唐老三。他猛地一拉小高，兩人從樹上飛躍而下，明知根本趕不上那輛飛馳的馬車，但還是要盡盡心力。

却想不到奇事又發生了，大街上又有一輛馬車飛快馳來，只聽駕車的人招呼他倆，姚泉也來不及看清楚車上到底是誰，就拉着小高跳了上去。原來是龍少雲。

「是你？」姚泉頗感意外。

龍少雲並沒有說話，全神貫注在手中的韁繩上，這時，兩車只有三十丈左右的距離，雖然一時追不上，前車却也跑不掉。

這時，前車突然跳下一樣東西，姚泉眼尖，發現那東西就是周海通帶去作幌子的那隻木箱。那只木箱一落地之後就蓬地一聲爆開了，聲音不太响，也不見火光，但却冒起了一陣濃烟。馬車如飛般奔馳，很快就衝過了那陣烟霧，前車依然在望，但是，前車却逐漸緩慢，最後終於停了下來。

當兩車相接之際，小高一縱而過，但他立刻發現那輛車上是空的，周海通，唐淑蕙，以及那個可能是唐老三的駕車人都利用那陣烟霧逃走了。小高大驚，龍少雲也氣得頓足，唯有姚泉，反而笑了起來；因爲他發現那口裝着關金票的箱子還在車上，銀行本票也沒有帶走。

龍少雲急得大叫道：「快追！一定是從那條巷子逃走了。」

「慢點！」姚泉打了一個手勢。「我要問你一句話，龍少雲！你到南京來到底是爲了什麼？」

「追那票紅貨。」

「想黑吃黑？」

「笑話！你不妨打聽打聽，我龍少雲可是黑道中的人物。」

「那麼，你是幹什麼的呢？」

「我是一個規規矩矩的武師，這票紅貨是我同幾個弟兄護送的，半途中被周海通刦了。幾個兄弟都遭殺害。」

小高訝異地說：「姚大哥！所謂刦紅貨的故事，不是周海通和唐老三編造出來的麼？怎麼……」

「什麼？編造出來？」龍少雲吹鬍子瞪眼地說：「我那幾個兄弟被殺難道也是假的？」

「龍兄不要激動，」姚泉暗暗拉了小高一把，示意他不要多問。「你可知我的身份？」

「不太淸楚，只是有些懷疑。」

「懷疑什麼？」

「懷疑你是吃公事飯的人。」

「不錯，我是徐州府的偵緝隊隊長。」

「哦！」龍少雲不禁一楞。

「龍兄務必要聽我一句話，周海通就算罪該萬死，也該由王法去制裁他，你不能對他有任何行動。還有，那票紅貨若是順利追回，你暫時不能動，待本案了結之後，你再會同原主到衙門來領回。」

「姚隊長！贓物如何處置，全聽你的。不過，我那幾個兄弟的血海深仇，我一定要親手來報；還有背上那一刀之恨……」

「你絕不可妄動！」姚泉沉下了臉。

龍少雲楞了一楞，才訕笑着說：「其實，我們現在爭論這些問題都是多餘的。贓物不知在何處，人也不知在何方。」

「我知道。」姚泉胸有成竹地說。

「你知道？」

「我們立刻就要去逮捕賊人和起出贓物，龍兄！我再向你提出告誡，殺人是犯法的。」

龍少雲氣忿忿地說：「殺周海通那種萬惡不赦的强盜也犯法嗎？」

「也同樣犯法。」

「好！我寧願綁赴法場受一刀之刑，也要親手宰周海通和那個背後偷襲我的臭婊們。」

「小高！」姚泉聲色俱厲地說：「你聽着：待會兒你多多注意這位龍兄，若是他不能聽我的話，想要逞兇，你的槍就不要客氣。」

說完後，大踏步向前走去。

龍少雲悻悻地一頓脚，也跟了上去。

小高眞是非常聽話，他跟在龍少雲的身後，給予龍少雲相當大的威脅。

姚泉走得並不快，似乎他所要去追趕的人待在某一個地方等他，絕對不會跑掉。

他經過夫子廟，走向貢院前街，來到那座大雜院。龍少雲趕上一步，悄聲問道：「賊人在這裏麼？」

姚泉向他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不要多話，一步跨進了院子。院子裏人影一幌，是姜醉仙，他探頭探腦地問道：「您找誰啊？……咦，這不是藍家大院的姚管事麼？」

姚泉沒去答理他，只將目光投向周青山居住的廂房；燈光明亮，人影搖幌，屋裏有人。

姚泉又回身向龍少雲和小高打了一個手勢，然後大步向周老頭住的廂房走進去。他的步子很重，似是故意告訴廂房裏的人——有人來了。果然，姚泉還沒到門口周青山就出現了。

「周老！」姚泉的稱呼很客氣，神態却很嚴肅：「如此夜深，家裏還有客人麼？」

周青山沉着臉回答：「姚先生！你是來拜訪呢？還是來搜查？」

「我是來證實一件事。」

「哦！」周青山似有所悟地退後了一步。

姚泉立刻趁機逼進了一步，跨進了門檻，直截了當地問：「令郎在麼？」

「在。」周青山倒也很乾脆。

「是來拜見他的父親？是來探望他的女兒？或者這只是預定的計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周青山的聲音提得很高，似是藉機提醒屋內的人。

姚泉不想拖延時間，因此開門見山地說：「周老！請向令郎說聲，我要跟他談幾句。」

「請稍等。」周青山站在那兒沒有動。

「我只跟他說幾句話，不會躭擱太久。」

「請稍等。」周青山仍然沒有動。

「是不是令郎有事忙着。」

「他們父女初次見面，最好不要去打擾他們。」

「周老！姚泉現在的身份既不是爲你診病的大夫，也不是夤夜拜訪的客人，而是一個辦案子的公差，請你立刻通知令郎。」

「好！請稍等。」周青山轉身進入了廂房，然後又在廂房門口露了面。「請進。」

屋內還是那種老樣子，雜亂無章，燈光昏暗，周海通坐在床沿上，周雪姑站在床旁邊，她臉上淚痕猶在，似乎剛才還哭過。

「周海通！」姚泉一進門就說：「現在，咱倆該敞開天窻說亮話了吧！」

「你說，我聽。」周海通非常鎭靜。

「我向你要兩樣東西。」

「哦？」

「一是那票紅貨；一是唐老三的屍體。」

周海通的臉色倏地一變。周雪姑也睁大了眼睛，看看她父親，又看看姚泉，似乎這兩個人在她眼裏都是非常陌生。

良久，周海通的臉上又浮現了笑容，緩緩地說：「姚泉！你能不能聽我解釋？」

「很願意聽聽。」

「所謂紅貨的事，完全是一個騙局……」

「這是舊話了，方才我已聽說過一次。」

「方才？……」周海通微微一楞。

「難道你會吃驚？其實你明知我會暗暗跟着你，也許，你那番話是說給我聽的。」

「那是你誤會了。」

「不說閒話，第二樣東西呢？」

「唐老三？」

「不！我要的是唐老三的屍首。」

「姚先生！我實在摸不淸你的意思。據我知道，他已經離開了南京。」

「活着離開的？」

「當然。」

「紅貨在你手中，他放心走開？」

「他目標太大，找他的人又多，因此不得不走，不得不避。」

姚泉步步緊逼地說：「我的說法就不同了：唐老三的目標太大，不能不殺。」

「不能不殺？」周海通緩慢有力地唸出這四個字，然後訝異地問：「誰殺了他？」

「你！」

「憑據呢？」

「沒有憑據。」

「原來你是胡猜。」

「的確是在猜，却不是胡猜。唐老三精明透頂，若非他已死，絕不可能讓你一個人去交易。周海通！讓我明說了吧！當你發現黑道及官府中人都在追踪你們的時候，你就已經知道那筆紅貨難以脫手了，於是你就想出了這個妙計，使我誤信這只是一個騙局；旣是騙局，我就一定會等到唐老三出面才會採取抓人的行動。其實，這個妙計並非你想出來的，而是另有其人。」

「誰？」

「令尊。」

周青山寒着臉說：「姚先生！我一向很看重你，請你不要信口雌黃。」

「周老先生！」姚泉緩慢有力地說：「你爲什麼要裝病？你能說得出理由麼？其實，你跟令郎早就有連絡了，我是佯作不知而已。」

周青山沉聲道：「捉賊要贓。」

「贓證就在這間屋子裏。」

「姚先生！」周雪姑插上了嘴：「你說贓證就在這間屋子裏，你儘管可以搜。如果搜不出來呢？」

「周姑娘！」姚泉溫和地說：「妳是善良無辜的，我知道妳一直被蒙在鼓裏，雖然我不敢說妳爺爺縱容妳父親爲盜，而周老先生却過份溺愛他的兒子，俗話說，姑息養奸……」

「爺爺！」周雪姑跑過去抱着周青山，嘶聲喊叫着：「眞是這樣麼？眞是這樣麼？」

「別聽他胡扯！」周青山叱喝一聲，又將周雪姑推到一邊，面對姚泉，聲色俱厲地問道：「姚先生！你到底想怎麼樣？」

「要令郎交出贓物跟我到徐州府歸案。」

「你帶了多少人？」

「不多。」

「如果你只帶了幾隻三脚貓，就想將海通

奇人奇技

吳肇鍾的劍指

·麥海雲·

白鶴派的拳術注重較長的距離出擊，突然撲攻，彷如一隻鶴飛撲下來，這一派拳術有些像南粤蔡李佛的拳脚，同是「甩手拳」。白鶴派並非純用拳頭出擊的，就算發拳，那些拳腿也打到盡，彷如白鶴的翅，至於它襲擊的地方，俱是頭部居多，這種情況，表現出白鶴由高處撲擊。

白鶴的拳頭隨時可以化爲「劍指」，這一招相當出色，舉例言之，他用右拳由左上角劈下來，以金星掛角的姿勢打擊對方右邊的額角太陽穴，要是一擊不中，那個拳頭並非打到低處，然後向上出擊，化爲霸王敬酒，轉向對方的下頷發招仰攻，而是把那個拳頭在對方頸子那一部份停下來，即時化拳爲指，把自己的身體從正面姿勢變成側面姿勢，標出去的指頭伸直，練習過白鶴鐵指功的人，那一排手指伸出去，堅實如鐵，不管他擊中對方的臉孔任何一處，勢必發生劇痛，因此之故，他剛剛交手就向敵人的頭部與臉孔密集打擊，恍如白鶴使勁的啄下去，相當厲害。

照吳肇鍾師傅所述，把拳頭化爲劍指這一招，不止是由高處劈下的一捶可以施展它，就算直拳打出，也可以使用劍指之法，向敵人展開凌厲的攻勢，有一招稱做「追魂指」，特別厲害，它是這樣施展的，先行在敵人較右地方發招出擊，突然進攻，右拳右馬，向對方的右邊打去，那一拳並非眞打，只是虛招，而且稍爲停留，希望對方用右手抓住自己的前臂，然後變招，假如敵人並不防範，眞的用右手抓住打來的一拳，那隻手剛剛搭在自己的手腕上面，便即把左手按住他的右邊手踭，隨即反手由他右邊擒拿手的虎口漏空之處抽出來，反手向對方的臉孔飛插過去，那時變方都是認眞作戰的，只用食指和中指出擊，確是劍指，上則插眼，下則插喉，這一招相當厲害，因爲對方已經用右手抓住你的右拳，他那一隻手必然很有勁，如果你忽然擺脫他的擒拿手，改用劍指出擊，他是不容易防範的，因爲他不提防你有這樣快的手法，除非他剛剛抓住你的右拳，就把軀體轉側，然後及時躲避。

劍指並非所有人都適宜練習的，一定要手指夠粗壯堅實，指頭和手掌的骨節握得緊而且苦練插沙，即是一般武林中人稱做「鐵沙掌」，但却化爲用指頭去插，這樣子苦練兩三年，才有剛强的勁，否則，指頭軟弱，碰着對方也沒用。

當然，利用劍指去打出二龍爭珠的一招，插向對方的眼睛，是最厲害的一招，不過，這樣做未必能夠生效，原因是二龍爭珠一定要臉孔對正臉孔，出手再快一點，對方仍可躲閃或擋格，故此，劍指很難向敵人的眼睛攻擊，反而向對方咽喉和氣管攻擊，比較有效，事實上在氣管和食管接觸之處，有一個穴道稱做「天突穴」，這個穴道如受擊，登時呼吸困難，無力戰鬥。

雖然這樣不會打死人，但却能夠使敵人的戰鬥力消失，故此施展劍指出擊，最適宜的就是這個部份。

指劍因爲從拳頭突然變成，由拳化指之際，身體微微偏側一點，突然之間手臂長了三幾寸，本來由拳化指已經長了三寸的，三寸加三寸就是六寸，對方以爲你的拳頭已經打到盡，料不到忽然變指出擊，伸長六寸，隨時會給你打傷，因此之故，追魂指就變成白鶴門的絕招之一。

它稱做追魂指，表示劍指出擊之際，以對方的咽喉突出之處作爲攻擊的對象，它就是上述的天突穴，如果敵人向左閃，則向左攻，向右閃，則向右攻，等如勾魂攝魄，故此稱做追魂。

至於使用二龍爭珠的手法出擊，在白鶴門一向懸爲禁例，原因是一個人的眼睛十分重要，給人挖目，立刻倒地身亡，並非變成瞎子那麼簡單，出手傷人，仍有一個限度，故此劍指所攻擊的部位只是咽喉，並非眼睛。

帶走，那是作夢。」

姚泉冷笑道：「老先生！你的心機終於顯露出來了，如果你是一個正直的人，就不該如此護着你的兒子。」

周海通接嘴說：「你大概也聽說過我大鬧海州的事，如你想自找難堪，那你就找吧！」

姚泉沉聲道：「周海通！你不要不知死活，若不是王法保護着你，你未必能看到明天的太陽。你刦這票紅貨殺害了多少人你心頭總該有數，認了吧！逞強鬥勇可以勝過天下人，卻永遠勝不過天理、國法。」

周海通突然顯現了猙獰可怖的神色，冷聲道：「姚泉！我也要告訴你一句話，你縱可以制服天下人，卻有一個人你永遠制服不了。」

「你？」姚泉的聲音很輕似乎並不吃驚。

「他。」周海通往姚泉身後一指。

姚泉原以為這是周海通的聲東擊西之法，並沒有回頭。這時突聽周雪姑一聲大喊：「姚泉小心……」

姚泉同時也感到一陣勁風自身後襲來，忙不迭地往旁一閃。襲擊者是周青山，他似乎想將姚泉一舉擊斃，是以施盡了全力，他用的是手掌，從那股虎虎生風的勁道看來，他在拳掌上的修為有了相當深的火候。

周海通原是站在姚泉對面的，姚泉一閃，周青山的這一掌正好攻向周海通的前胸。攻擊者似乎沒有料到姚泉會適時避開，作兒子的以為他老子一定會撤招收勢，因而並未閃避。陰錯陽差，情勢立刻逆轉直下。

姚泉是會武的人，他也曾練過拳腳上的功夫，但他絕沒有想到有一天自己會看到中國流傳了數十年的武學精髓。周青山的手掌最少距離周海通的身體還有半尺，周海通已經倒翻出去，身體結實地撞在牆上，又撞回來，他仍然站着，並未倒下。但他的肢體在顫抖，面色灰白，一股鮮血如湧泉般自他嘴角湧出。

姚泉呆了，周雪姑呆了，周青山也呆了。

姚泉只不過是身子發呆，腦子卻還是活的。他想：要想逮捕周青山，幾乎是絕無可能的事，除非是拔槍將他擊斃。但是一個只能擊斃罪犯，而不能將罪犯送到法律之前的捕快永遠是最低能的。

房裏有四個人，誰也沒動，只有掛在床上的帳子在動，一個人從帳子後走出來，是唐淑蕙。在情理上講，她應該立刻奔過去扶住周海通，但她並沒有，只是以仇視目光望着姚泉。

姚泉突然警覺，在場的每一個人幾乎都已狂亂，他隨時都可能遭到殺身之禍。他想離開，也想站到一個較有利的位置以便自衛，但他沒有挪動一步，這一步說不定就是邁向死亡。

「姚泉！」唐淑蕙說話了，很輕，很溫和，和她的神色大不相同。「聽說你是療傷治病的能手，請你看看海通還有沒有救。」

姚泉這才發覺自己也近乎狂亂了，他懂醫術，懂得救人之法，怎麼站在這裏不動呢？

他飛快地縱身過去，完全沒有顧慮到這時在房間內的三個人任何一人都可能向他施以襲擊。他以左臂環住周海通的肩頭，怕傷者軟弱而倒下，右手拉起了傷者的右腕，試探傷者腕脈。姚泉的面孔猛然收縮，吃驚的神色比方才還要厲害，原來周海通的脈搏已完全停止了。

「沒救了？」唐淑蕙的聲音很輕，似乎一切都在她的意料之中。

姚泉沒有回答她的話，其實回答也是多餘的。他將周海通抱起，平放在榻上，掏出一塊雪白的絹帕，擦去死者從嘴角流出來的鮮血。

周雪姑在哭，無聲的哭，也許她自己並不知道已經淚如雨下。

周青山緩緩走到床邊坐下，雙手抱着頭，沒有任何舉動，也沒有任何表示，姚泉原以為他在誤殺他的兒子之後一定會失性狂亂，卻想不到是如此沉靜。

終於，周青山發出了聲音：「我親手將他養大……我一手將他寵壞……我又親手殺了他……這……莫非是老天爺的安排？……報應？……報應……報應啊……」

周雪姑緩緩走向她的爺爺，在老人身邊坐下，摟着周青山肩頭；她大概了解生者比死者更需要安慰。唐淑蕙以怨懟目光投向姚泉，冷聲問：「你還要什麼？難道還不滿足？……」

「姑娘！」突然有人插嘴，是張鐵嘴，他的傷勢復原不像有武功基礎的龍少雲那般快，因此體力軟弱，必須用手扶住門框才站得住。「別怪這位小老弟，倘若他不是吃公門飯，他一定很有人情味……」

唐淑蕙並沒有去理會張鐵嘴，仍然是滿含仇恨的目光，滿含怨懟的語氣：「姚泉！說啊！你到底還要什麼？」

「我要真相。」

「真相？真相全擺在你的心中，你的判斷一絲兒也沒有錯。唐老三死了，是周老先生下手的，我認為他的作法沒有錯，世界上最重要的莫過於他的兒子。」

「那些金銀珠寶呢？」

「在這兒。」唐淑蕙在帳後取出一隻精緻的小皮箱，向姚泉扔過去。照說，姚泉應該打開箱子清點一番，但他沒有這麼作；他顯然很有把握，箱子裏的東西一定是原封未動。

姚泉目光深長地在屋內掃了一圈，然後提着箱子向外走去。經過張鐵嘴身邊時，這位鐵口直斷的測字先生似乎想說什麼，卻又沒說出來。龍少雲和小高就守在堂屋前，龍少雲雙手環抱胸前，背脊靠着門框，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小高則坐在石階上，也是一副意興索然的樣子。姚泉並沒有理會他們，走到院子中站定，揚聲喚道：「藍士良！別躲着啦！我有幾句話要跟你說說。」有一瞬間的靜寂，突然一個人影自屋脊上一掠而下，果然是那藍士良。

「藍老大！」姚泉的稱呼很客氣，神態卻很嚴肅：「你騙我，誆我，這都過去了，我不追究。你和周青山暗中聯絡，故弄玄虛，我都明白。如果這兒是徐州，你早就死過了一百次。……其中牽涉了好幾條人命，你應向本地的偵緝隊交代明白……屋裏出了什麼事，你在屋脊上不會不明白，你可以連夜逃離南京，但你逃不過恢恢天網，你自己多思多想。」藍士良勾着脖子，一句話也沒有說。

姚泉又走到龍少雲和小高的面前：「龍兄跟我回徐州結案……小高！你可知道小趙現在幹什麼？」

「聽說他在你的隊上。」

「你應該學學他。小高！以你的才幹，可以幹我的副隊長。我想先給你一個攷驗，十日之內帶周青山和唐淑蕙到徐州來歸案，這個副隊長的寶座你就坐定了。」

小高沒表示意見，卻將目光望着漆黑的穹蒼。張鐵嘴搖幌地走過來：「姚老弟！我再跟你測一個字，看看你所托的人是否可靠……」

「好！我說一個『言』字。」

「言？又是言！你初見我測的也是這個字。言！無『人』之『信』，『計謀』的一半，呀，不可靠呀……」張鐵嘴抬起頭來，發現姚泉和龍少雲已經走得不知去向了。

「張鐵嘴！」小高站起來，冷冷地說：「往後改行吧！你會測字，卻不會看人……姚泉明知道我不愛吃那公門飯，也明明有意放周老先生一馬，才將這檔子事推到我身上……你！你不是鐵嘴，是張烏鴉嘴！」張鐵嘴很想大笑：小伙子！你以為我不明白麼？姚泉是怎樣一個人，我初見時就看透啦！（全文完）

武林軼事／慧心・文 盧令・圖

張千劍佈陣殺金剛

巧佈奇門陣 火葬四金剛

清代的氣運轉弱，就快陷入無可挽救的境地，那時羣雄稱霸，親王到處招攬奇才異能之士，擴張勢力，用來保護自己。當時有一個親王是八旗裏面的大阿哥，稱做「多魯王」，極有權勢，他的王府在京都一角，連續有十多座宮邸，另有高牆鞏衛，牆內有許多武士精於技擊，簡直是一隊天兵，隨時出擊。

多魯親王聚集了幾十個武林高手，仍不知足，簡直想網羅天下的好漢。他在王府的外牆懸掛了一塊銅鑼，高十五尺，不管是誰，如果此人能夠凌空飛躍，伸拳踢腳，打響銅鑼，王府自然有人走出來跟這傢伙交談，邀請他入內獻技，讓多魯親王欣賞他的武功。一般來說，銅鑼離地十五尺，不管是誰，無法跳得那麼高來向它發拳的，就算武功超卓的人，想打響銅鑼，仍要另想辦法，故此，多魯親王認為用這種方法招引拳腳有勁的人入門獻技，乃是聰明之舉。

如何能夠敲響十五尺高的銅鑼呢？那是一個謎，不過事實上確有十多個英雄好漢是靠那個銅鑼進入王府做武官的，他們並非站在平地上面突然躍起向銅鑼出擊，而是在五十尺過外之處，提起渾身的氣勁，向前奔走，走到銅鑼之前，打了一個觔斗，然後在整體飛躍之際，倒轉過來，變成雙腳朝天，頭向地，再用腳尖向銅鑼使勁踢下去，才有機會打響它。

這樣做是很困難的，不但要在疾走當中打一個觔斗，能夠用腳尖向銅鑼擺出蜻蜓點水姿勢，只是壓了一下，就使鑼聲作響，還要顧慮到這一點，因為銅鑼懸掛之處，貼着石牆，疾走當中，不易留步，就算打響銅鑼，那時他已是整個軀體倒轉，頭部跟地面相距僅有六七尺，避無可避，前面就是石牆，唯一的辦法是用一雙手先行落地，按了一下，打消倒撞下來的壓力，然後在地上滾了幾滾，再站起來。

換句話說，想打響銅鑼一定要腳上有勁，能夠走，能夠釘，又能在倒撞下來的時候雙手按地打滾，才有辦法闖過這一關。

闖了這一關之後，進入王府獻技，另外是一番局面了，如果那個拳師的武功有限，闖得過一關，未必能夠闖另外一關，甚至有可能喪生在四大金剛的腳下，故此，等閒之輩，不敢走這條路投靠多魯親王，免得自尋死路。

四大金剛是多魯親王旗下的武林高手，憑着他們測驗進門投靠的拳師，當然個人的武功根底極好，各有絕招，一個打四個，並非容易取勝。再又為四大金剛互相配合打出來的一套「金剛拳」，招法奇詭，不可思議，王府之外的人，只聞其名，不知道他們的拳腳怎樣施展，亦即無法預防，實情如此，王府雖然在牆外懸掛一塊銅鑼，並非經常有人向它撞擊的。

為了預防某些混飯吃的傢伙，先用瓷片飛擲，打響了銅鑼，然後站在門外。王府除了懸掛銅鑼之外，還頒佈一種規矩，任何人不能以瓦石或其他硬物拋擲到銅鑼上面去，使它作響，又不能用長棍或花槍刺它，借此取巧，希望騙過這一關，倘有其人使用詭計混入王府，一經發覺，便即斬首，處以極刑。

有了這種限制，更加無人斗胆用詭計騙過這一關了，但卻有些人利用那塊銅鑼，借刀殺人，這種情況，實在出乎意外。

多魯親王發覺到幾個月來都有人被捕斬首，死前大呼冤枉，自稱在「長街」那邊聽到帶路之人一番胡言亂語，給他引到王府前面站定，跟着此人飛石擊響銅鑼，馬上轉身飛奔。白天看來，他是無所循形的，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夜幕低垂以後，那就會構成一個陷阱。本來想靠武功進入王府獻技的人，無辜被捕，認為他以石塊打銅鑼，依法斬首，當然是大叫冤枉了。

多魯親王聽到這種謠言，半信半疑，跟侍衛長沙塔爾研究如何防範，免得損害王府的聲譽。

侍衛長沙塔爾說：「長街那邊有許多酒家，品流複雜，人與人之間難保有什麼仇恨，借此陷害一個仇敵，並非奇事，我們不容易派人到那一條街巷查探的，還是派人在王府牆外的大樹橫枝之上，夜間潛伏，有機可乘，然後飛躍下來，把佈局殺人的傢伙抓住，這樣做比較有效。」

多魯親王一向對侍衛長沙塔爾言聽計從，聽了他這番話，喜形於色，說：「沙塔爾，你負責此事，精選二三十人，帶備弓箭，到樹上埋伏。」

沙塔爾奉命派人爬到王府牆外大樹上面，每晚夜色初臨，便埋伏在樹上，不管此計是否有效，仍是奉命辦理。

旬日之後，有一晚，風高月黑，微聞腳步聲，沙塔爾早已派人到樹上恭候，他看見兩人站在銅鑼的前面，另有一人距離較遠之處，忽聞銅鑼聲響，此人轉身飛奔，他就立刻吹號。

躲在樹上的武林高手，早已引弓搭箭，看見有人，沿着林中小徑飛奔過去，又再聽到了號角聲響，不敢怠慢，颼颼的一陣風聲，十多枝箭插在這個人前面的草地，把他嚇得呆了半截。

站在銅鑼下面的兩個拳師聽到弓箭聲，大吃一驚，不敢留在該處，向樹林那邊飛奔過去，不消說，他們也給飛箭嚇窒，不敢再走，跟

着有許多點火光分別從樹下出現，先見二十多名弓箭手，跟着看到六七十個黑衣侍衞，分別從各處隱蔽的地方走出來，他們知道王府裏面有人出動，不敢抵抗，束手就擒。

三個人被帶到多魯親王的大廳，並非同時盤詰，分別讓他們到密室去，個別盤問。三個人都是由侍衞長沙塔爾盤問的，一問再問，知道其中的原委。果然不出所料，長街那邊有人專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借刀殺人，險些被害的兩名拳師，一個姓施，單名一個賓字，耍得一手雙鈎，拳脚也過得去。另外一名輕功特別出色的拳師，姓楊，綽號三眼，以前他是江湖上的夜行人，夜間能夠見物，有如白晝，故有三眼之稱，這兩個人的武功並非上乘，但却不是違法，故此，多魯親王傳令他們在大堂獻技，如果兩人能夠抵擋四大金剛，衝過那一關，便可錄用。

至於轉身向林中飛奔的傢伙，姓宋，臉上有一個酒糟鼻，看來並非正派的人，他給沙塔爾抓住，迫不得已跪地叩頭，願意招供。據他說，京都裏面有一個邪門的高手，姓張，名叫千劍，此人包攬一切惡事，不管是誰，肯付錢的話，什麼人都可以殺，向來有些高手給人帶到王府外牆，跌進陷阱，死於斬首之刑的一種邪惡勾當，就由張千劍包攬。

宋酒鼻自稱有辦法把張千劍引出來，但請親王赦他死罪。

侍衞長沙塔爾不敢作主，回報親王，多魯親王聽了這報告，很是高興，說：「已然張千劍是一個武林高手，那麼，我們設法收錄他作為自己的門士，當然是有利無害的，你立刻設法把他引出來。」

沙塔爾奉命而退，跟着就和宋酒鼻商量，那個姓宋的傢伙一向就喜歡爛嫖爛賭，稍為有辦法找到一些銀両，什麼事也敢作敢為，根本上他跟張千劍只是泛泛之交，不過張千劍想殺那兩個拳師，然後委托他辦理此事，已然現時有更好的主顧，想把張千劍幹掉，他就不會推辭，很快他就跟沙塔爾研究出一個巧妙的安排了，他們兩人在長街的一間酒家裏面進食，但却分做兩圍枱，另有爪牙密佈在那間酒家附近等待張千劍出現。

那間酒家叫做「杏花樓」，雖然長街密佈着邪門的角色，經常有人流血，但在該處來說，杏花樓可以說是比較正氣的一間酒家，打鬥的事情，極少發生，同時掌櫃老黃手下也有十多個武林高手坐鎭，因此之故，來往客商，總是喜歡到那個地方飲宴。照侍衞長沙塔爾的想法，如果張千劍單人匹馬走到那邊去，一定無法逃生，不過，他們的目的只是想把這傢伙捉住，那就比較吃力，不然的話，門內門外埋伏了十多個弓箭手，箭如飛蝗，向他掃射，張千劍就死無葬身之地。

他們王府那邊的人佈置妥當，跟着就由宋酒鼻一個人在那間酒家第二層樓的尾後那個座位坐着喝酒，等候張千劍。

宋酒鼻習慣了每一次幹掉什麼拳師之後，就隨便找一間酒家坐着獨酌，然後暗中叫企堂拿一個半邊銅錢送交張府，到時張千劍看見那一個給利劍斬開的半邊銅錢，試把它跟自己收藏的半個銅錢拼在一起，如果它剛剛拼合，那就相信來人所說的話，知道宋酒鼻在某一個地方等候他。

他跟宋酒鼻已經有四次交易，每次俱是如此，出動之前，先行給他白銀十両，事成之後再給二十両，他故意把尾後那一截銀両的數量增加一倍，預防宋酒鼻收了錢不肯幹害人的勾當。故此作這樣打算，那時他忽聞敲門之聲，叫人開門，企堂被張府的家丁迎入大堂，先行交出半個銅錢給他過目，然後告訴他宋酒鼻已在杏花樓的二樓飲酒恭候，請他從速駕臨。

那個企堂說完，正想轉身，張千劍臉露微笑，說：「老哥也辛苦了，請到後堂跟我們的兄弟乾杯！」

說完，他就把手一揮，跟着有四五個人一湧而出，把那個企堂阿六帶入後進，强迫他喝酒。

張千劍是邪門劍客裏面最出色的一個，幹什麼事情都是特別小心的，他担心企堂佈局抓他，故此把他囚禁起來，到了他跟宋酒鼻見面之後，一切順利，然後返家把他放走，再者，那個企堂如果臉色驚惶，看來好像有古怪，他就不是單人匹馬前往杏花樓酒家，而是帶着七八個家丁同行，準備隨時厮殺。

根本上企堂阿六就不知道侍衞長沙塔爾跟宋酒鼻講妥一切，準備大打出手，故此他的反應很平常，雖是吃驚，並非渾身發抖，張千劍出門之前，向他望了一眼，認為無碍，故此他隻身前去，但却在一個包袱裏面放下二十両銀両。

凡是邪門的人馬，都講信義，如果他沒有銀両交到宋酒鼻的手上，下次他就無法再遣宋酒鼻幹借刀殺人的勾當了，故此他必須帶備銀両。

到了杏花樓，張千劍剛剛走上二樓，就看見宋酒鼻大吃大喝，臉露笑容，他很是高興，左手畧為使勁，便即提着二十両銀子，昂然走向那張方桌的前面，坐着喝酒。

張千劍為人極端機警，就算那個地方毫無異動，他仍要保護自己，他坐在貼近牆角的一個座位，然後放心吃喝，不但這樣，宋酒鼻斟酒的時候，一壺酒分別斟在兩個酒杯，他要看見宋酒鼻先喝那杯酒，他然後舉杯，照他想，如此小心，就算有人埋伏，他也應付得來，因為背後沒有人能夠偷襲，故此他很放心的喝酒吃肉。

酒糟鼻故意編做一派緊張的氣氛，說出他如何逃走，聽到背後刀劍錚鳴之聲，料想那兩個拳師無法再活，他說完就注視着張千劍，好像等候他的吩咐。

張千劍笑了笑，說：「我有一個包袱帶來，銀両就在包袱裏面，多喝一杯，我先行離座，你跟着走出，由你付賬，那些銀両够你大嫖大賭的了。」

說完，他就舉杯互相祝賀。

就在這時，忽然從下邊走上一個彪形大漢來，這傢伙剛到那張桌子前面就站定脚步，目露兇光，大喝一聲：「酒糟鼻，你還記得起我姓謝的鏢師嗎？」

此人自稱姓謝，却沒有說出名字來，作鏢師打扮，好像找酒糟鼻算賬，酒糟鼻聽了，面不改容，先行對張千劍說知，自稱有要緊的事情要辦，說聲：「張爺，少陪了！」然後離座，向前走進一步，跟着發拳。

自稱姓謝的傢伙，根本上就是多魯親王手下的猛將，宋酒鼻絕非他的對手，不過，他此行並非找宋酒鼻算賬，而是想跟他兩人纏着打鬥，希望由二樓打到下邊去，引走了他，才讓埋伏的人出擊，這樣做可以使宋酒鼻擺脫一種麻煩，萬一捉虎不成，張千劍以後跟宋酒鼻見面，未必會因此懷疑他佈局擒虎。這一招是侍衞長沙塔爾想出來的，宋酒鼻早已同意這樣做，故此他跟謝老七交手，打得非常兇，愈打愈起勁，看來不分勝負，跟着兩人倒地打滾，飲客紛紛避開，張千劍定眼看時，宋酒鼻已經和那個對手纏着滾到木梯那邊去，再又看看兩邊的飲客，幾乎全部走到牆角閃避，他覺得有些不妥，不想捲入漩渦，索性站立起來，用手拍打桌子，大喝一聲，叫企堂走近，準備付賬離座。

他沒有帶劍，身上沒有任何一種武器，不過，左手所挽的包袱之內，却有二十両銀，每個銀子一両重，一共有二十個，如果他碰着十多個人圍攻，那些銀子就是變相的飛鏢。

張千劍是邪門劍客裏面的高手，京都那麼大，正人多過邪人，他居然能够站得穩，當然有他的一手，他大拍桌子，大聲叫喊，沒有人回答，他就冷笑一聲，挽起包袱，昂然的離座，走向樓梯那邊。

本來閃避到牆角的一些飲客，忽然有四個人跳出來，攔住去路，說了一聲：「張爺，請留步！」

張千劍的身形手法眞快，他一眼就看出那幾個人來意不善，必須突圍而出，聽了這句話，立刻向前踏進一步，忽然轉身，使用虎尾脚，向背後撑出來，站得比較近的兩名大漢，哎吔的一聲，仰後便倒，另外那兩個漢子立刻亮刀，向他砍劈，張千劍已經身形一變，倒在地上，向橫一滾，使他們劈下來的刀劍落空，這還不算，張千劍從地上站起來的時候，已經順勢把一張方桌的枱脚，抓在手裏，向那兩人一掃。

他們二人的武功不弱，但却鬥不過張千劍那麼機警，刀劍同時作第二次砍劈，剛剛劈在桌子上面，跟着張千劍向前一推，連桌帶人，全部推倒，他很快就戰勝四人，哈哈大笑，向前跨進兩步，飛身躍下。

已然他覺得杏花樓危機四伏，當然不會從樓梯走下去的了，二樓跟木梯之間有一個空洞地方，正好躍下，他並非躍在地上，而是跳到一張擺滿了酒席的圓桌上面，雙脚落在圓枱之上，點了一點，再行飛身躍出，那就不怕地面有人躲着用刀砍他的脚了，憑着這一招，他從六七張桌子上面飛躍，轉瞬就跳到最為靠近門前的一張。

那時他沒有再向門口那邊飛躍了，因為他不知道門外究竟有多少人埋伏，故此，他在那張方桌上面畧為留步，看清楚對方的動靜，然後定奪。

果然不出所料，在門外面眞的有六個人握着鈎鐮槍恭候，那種東西本來是陣上作戰的兵器，表面是槍，其實有兩個倒勾，用來割馬脚，刺馬肚，使鞍上人跌下來，漢人不會用這種兵器的，因此之故，張千劍看見鈎鐮槍，立刻知道那是滿洲人向他尋仇了，忙亂之間，他實在想不起仇人是誰，不過，滿洲人在京都的勢力極大，說不定有親王做後盾，不敢戀戰，就在方桌停步之際，想辦法脫身。

他的眼睛眞快，一眼就看得出在杏花樓裏面上上下下起碼有二十人，全部帶着刀劍或鈎鐮槍的，心裏暗想，在屋內作戰，對方人手太多，說不定打敗一個，再來兩個，這種情況下，自己屈居下風，還是逃到戶外交手好些，主意打定了他就長嘯一聲，向地上躍下。

不過雙脚在地上一點，他就飛出了戶外。

他早已想像到門外有人截擊，故此，他必須走到最為貼近門口的一處，然後向外飛躍，那時，杏花樓仍然做生意，大門打開，毫無遮攔，故此他這種飛躍的姿勢，可以躍出二丈過外，雖然王府有十多人留在戶外，長槍短劍，各種武器，式式俱備，也無可奈何。

他跳到外邊的時候，因為來勢太急，站也站不穩，終於倒地滾了滾，然後站起來，不過，他借着一滾再滾的姿勢，已經伸手到包袱裏面取出銀両來。

說時遲，那時快，他剛剛站起，已經有八個人拔出刀劍圍攻，其中還有一個人用花槍向他當胸刺來。

張千劍不愧是江湖上的邪門高手，他的右手抓着銀両，向前使勁抛出，八個刀客裏面有四個人的臉上給銀両打中，慘叫一聲，倒地流血，另外的三個人持刀，一人持槍，沒有給銀両打中，當然是向他圍攻的，怎料張千劍抛出銀両之後，立刻倒躍，一跳就是一丈。

練武之人，向前飛躍，跳出一丈二丈，並不困難，可是，忽然向後倒躍，能够跳得出四尺的人，已經算是高手了，張千劍居然可以向後一躍就是一丈，這一招是王府所養的刀客夢想不到的，故此他們衝刺砍劈的武器全部落空。到了他們第二次進攻，張千劍已經抛出另外幾枚銀両，四個刀客裏面倒下兩個，剩下來的兩人，知道不是他的對手，雖然纏着打鬥，但却大聲叫喊，盼望埋伏在杏花樓外邊的另外一批武官和刀客知道那一頭猛虎仍未逃出重圍，展開第二次包圍。

張千劍聽到他們大聲呼叫，殺機頓起，赤手空拳向前追擊，那枝花槍向他當胸刺來，他微微一閃，伸手一捋再又飛脚踢出，此人已經重傷倒地，花槍給張千劍奪到手中，把它舞動，轉瞬之間，剩下來的一個刀客，也就吃了一槍，慘叫身亡。

張千劍大獲全勝，不過，他挺槍向南方飛奔的時候，却又給人截住，他知道想返家，這條路已經截斷，無可奈何，只得向相反的一個方向，轉身飛奔，向北方疾走。

在怒火高燃之下，他的一枝梨花槍要得神出鬼沒，見人就挑，那時靠近深夜，長街沒有什麼人走動，故此受傷的人不多，再者，王府的伏兵，俱是在南邊埋伏，北方那邊沒有人，他很輕易地就抓着花槍，衝出了重圍，落荒而走。

多魯親王當時檢點殘兵敗卒，怒不可遏，吩咐侍衞長沙塔爾把宋酒鼻押上大堂，親自審問，當時他懷疑捕虎的消息洩漏出來，使張千劍逃生得那麼容易，後來從受傷的刀客和武將口中分別聆悉，張千劍逃生的經過，然後相信他不是說謊，儘管如此，多魯親王仍是怒火攻心，高聲說：「區區的一個邪門劍客，竟然逃過王府六十多人的包圍！這還了得？張千劍此人非殺不可！」

跟着他命令沙塔爾急派刀客到外邊傳播消息，不管是誰，抓住張千劍，如果是個活口，賞黃金三百両，死了的張千劍，也值黃金五十両。

他的勢力遍佈京都，根本上沙塔爾就是邪正兩路有朋友，當晚就把這個消息傳到京都各處。照沙塔爾的想法，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料想張千劍難逃一死，而且京都內外，都有兵卒澈夜看守，他實在很難逃出城外，更為放心。

沙塔爾的想法太過天眞了，雖然他懸賞那麼多的金子，希望抓到張千劍，但因邪門劍客裏面有許多人是張千劍的朋友，一個人藏在京都之內，捉他有如大海撈針，實在不容易。張千劍走了三日，仍是音訊全無。

多魯親王認為張千劍此人該死，非想辦法把他找出來不可，因此，他就叫人把施賓以及楊三眼帶到大堂來，親自審問，希望從他們的口供獲悉張千劍究竟是何方神聖。

施賓跪下稟告：「我跟張千劍並無交情，不過，聽說他有本領把外來的拳師送入王府，找尋進身之階，故此虛心結納，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機密可告。」

多魯親王審不出口供來，勃然大怒，說：「讓你們試試四大金剛的滋味吧！」

說完就叫兩人在大堂等候，由侍衞長沙塔爾傳令，振臂一呼，便有四個特別巨型的滿洲人走出來，每人都是身高七尺，體重二百磅過外的，綽號四大金剛。他們赤手空拳跟四個巨人作戰，有甚麼辦法抵禦呢？可憐的兩個外來

拳師，交手不到兩個回合，就給金剛抓起來，拋到空中，由另外一個接住，再拋過來，有如玩弄皮球一樣，四大金剛都是武功超卓的，況且他們本身的體型非常厲害，普通人絕非對手，不到半個時辰，施賓和楊三眼就氣若游絲，倒地不起。

收拾了這兩個拳師之後，多魯親王餘怒未息，說：「沙塔爾，那天你曾說過，給宋酒鼻帶到長街找張千劍的，何以你沒有提及宋酒鼻呢？」

沙塔爾聽了就說：「稟告王爺，宋酒鼻那天給阿七纏着打到外邊去，三拳兩腳，已經使他吐血身亡。」

唯一的綫索也中斷了，多魯親覺得十分沉悶，却又無可奈何，想了想，他忽然心生一計，對沙塔爾說：「聽說張千劍是邪門劍客的高手，那幫人未必是烏合之衆，也許有些聯絡，設法抓到一名小卒，就可以從他的身上引渡找尋甚麼秘窟，說不定姓張的傢伙在妓院躲起來，必須把他抓住！」

王爺說的話，誰也不敢駁嘴，沙塔爾知道想抓張千劍，殊不容易，但在多魯親王的臉前，却無法推搪，只好連連點頭，說：「卑職遵命！」

那晚他離開了王府，就到妓院走動，一來他想散散悶氣，二來他覺得王爺所說的話未嘗沒有理由，一向江湖上的好漢，有了銀両，多數把它在賭場技院花掉，故此他抱着試探的心情到若干有名氣的妓院走動，一晚就到過五間妓院，終於在怡紅院裏面由一個名妓鶯兒的口中獲悉：張千劍以及那幫邪門劍客有一個道壇設在東門附近，靠近城牆那邊不遠的一條橫街裏面，有一座大屋，聞說道壇就藏在屋內，那些劍客俱是會施展妖術的，她暗示他切勿單身到那裏去搜索。

沙塔爾聽了，眉心一皺，說：「如果我帶了幾十個武裝勇士前往，這樣做必然打草驚蛇，更加無法把張千劍找出來，這樣吧，你在歡場中鬼混，始終不是辦法，女人總要找個歸宿的，我用銀両替你脫籍，使你變成良家婦女，多花一些錢，不成問題，但却由你探聽張千劍的下落，你願不願意接受這個差遣呢？」

鶯兒聽了喜出望外，說：「賤俾一定替將軍辦妥，三日後請到此地等候回音。」

第三晚，沙塔爾再到怡紅院，見面就問及此事，鶯兒關上了房門，低聲說：「我的朋友當中有人認識那個道壇，壇主並非別人，正是張千劍，他躲在那一座大屋之內，屋裏門戶森嚴，不易闖入，聽說那邊的佈置另創一格，稱做奇門八卦陣，如果你有本領闖陣，我就帶你去，你多帶幾個人入陣也可以，但却不能超過十個。」

沙塔爾聽到這個消息，驚喜交集，喜的是知道張千劍的下落，吃驚的是這傢伙居然佈陣，還透過名妓鶯兒之口，向自己挑戰，如果他沒有勇氣闖進奇門八卦陣，把此人擒獲，那就英名盡喪，反之，入陣挑戰，危機四伏，那時他們是主，自己是客，就算有幾個武林高手同行，仍是門不過對方的，因此，他不覺躊躇起來。

鶯兒說過，不再談及此事，改變態度，蕩態撩人，跟他親熱，又再纏着他喝酒。

沙塔爾終於想出一個辦法來，說：「鶯兒，請你把那間屋的圖形寫下，我會帶兩三個人進去跟他決鬥的，你不必同行。」

鶯兒寫下那條街巷的形狀，指出那間屋就是在橫街轉入小巷第三間，說完她還很鄭重的補充一句：「壇主就是張千劍，目前躲起來不敢露臉，料想他整天都在道壇之內，還有一點，我查到那個道壇稱做百花壇，到時你如何跟他較量高下呢？你可以自行決定，恕我無法再查。」

沙塔爾聽了這番話，有點紊亂，無心欣賞美色，胡亂的喝了點酒，隨卽告別。

回到王府，他就暗自盤算，此事絕對不能讓多魯親王知道，否則，他會傳令五百官兵圍攻奇門八卦陣，到時亂箭橫飛，就有許多老百姓遭殃，至於張千劍，未必跌進網裏，還是另想辦法好些。

他認爲如果四大金剛出頭帮忙自己，勝算極高，根本上那四個巨人頭腦十分簡單，一向聽從他的命令，打定了主意，也就準備一切，翌日晚間，飯罷，他悄然走到四大金剛那邊，對他們說知，已經查到張千劍躲在甚麼地方，但因該處十分陰暗，路窄牆高，弓箭手也無濟於事，倒不如四個金剛一齊帶備鋼盾大刀，殺進那個道壇，問他們是否願意同行。

四大金剛聽了齊說：「我們願意接受大人的指揮，隨時奉命起行。」

沙塔爾喜形於色，說：「那好極了，到了午夜，我們就從王府的後門走出，我們佯說到外邊巡視好了。」

四大金剛欣然點頭，到了深夜，四人結束停當，帶備刀盾，尾隨着侍衛長沙塔爾從後門走出。

沿途有三次哨兵盤問，沙塔爾都敷衍過他們，安然離去。

鶯兒說的地方，確是東門附近，那邊的街巷有闊有窄，俱是大街進入橫巷後再進就是小巷，沒有圖形，很難尋找，因爲鶯兒繪圖送給他，按址搜索，沙塔爾找到該處，看看那座房屋實在不像道壇，只是普通的民居而已，不過，它畧爲有點納罕，轉身向四大金剛說：「我沒有命令之前，你們切勿動手，我先入屋，如果聽到我大聲叫喊，你們就要立刻撞破磚牆直衝進來。」

四大金剛遵命，分別躲在大門外牆的兩邊，沙塔爾抓住門環，使勁拍打，一股錚錚之聲，傳入屋內，有人開門，向他望了一眼，但是，門已開了一綫，屋內微光照映，此人只是鬚髮皆白的老翁，沙塔爾看了不覺倒抽一口氣。

老翁對他說：「客官深夜到訪，是何緣故呢？」

沙塔爾聽了就說：「不瞞老丈說，賤內忽然着魔，倒地打滾，口吐白沫，故此登門求救，請老丈轉告百花壇主。」

他把每一個字都說得清清楚楚，因爲老翁聽覺欠佳，他說了三遍，然後知情。

老翁向他打量幾眼，然後說：「如果你急於請求壇主帮忙，請你說出街巷的門牌，讓我派人到府上驅邪。」

沙塔爾趕快哀求他說道：「賤內就要抉斷氣了，請老丈帶我到壇主面前，求賜符咒靈丹，帶返舍下。至於驅邪之事，翌日再做，仍未爲遲。」

老翁一切遲鈍，很久然後明白他的意思，把那扇木門拉開一點，迎他入內，然後把門關上。

沙塔爾剛剛置身大屋之內，便覺妖氣沉沉，到處陰暗，只見前面有些燭光，他仗着一身武功，腰間帶着寶刀，門外還有四大金剛等候接應，胆子頓壯，大踏步走到前面去。

那個道人盤膝而坐，他看不清楚，索性從地上拔出一條長長的蠟燭來，借着燭光照映，看看此人的面目。

照沙塔爾的想法，那晚圍捕張千劍，他沒有跟對方交手，他看見過張千劍的臉貌，張千劍沒見過他，料想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誰。沙塔爾的燭光剛剛投在道人臉上，他就猛吃一驚，此人正是張千劍，

張千劍向他打量了一眼，說：「你是多魯親王的侍衛長沙塔爾！」

沙塔爾給他一口說穿自己的身份，勃然大怒，說：「張千劍，今天你難逃一死了，我想看看你的劍術如何厲害，請你卸下道袍，跟我一決雌雄。」

張千劍絕不驚慌，冷然說：「沙塔爾，你已經走進了奇門八卦陣，難免一死，我用不着跟你交手。」

沙塔爾哼了一聲，說：「這座房屋如此簡陋，你居然說它是奇門八卦陣，太不自量了，我看不出有何古怪。」

張千劍很冷靜的說：「沙塔爾，你轉身看看，便卽明白！」

沙塔爾聞言，猛吃一驚，以爲背後有刺客襲擊，立刻轉身，閃電般拔出寶刀來。

使他震動的是在他背後坐着一個張千劍，模樣跟眼前張千劍相同，他定眼看時，四方八面都有張千劍盤膝而坐，最少有八個，他提起寶刀砍劈，剛劈下去，給他看見的張千劍就化爲烏有，那一刀明明劈中，但都劈了個空，那時他知道張千劍不是等閒之輩，不敢單獨應戰，索性大聲叫喊。

他練過武功，叫喊之聲，非常响亮，夜間聽來更加刺耳，喊聲剛剛湧起了，就聽到一片轟隆之聲，四大金剛果然依計行事，用鋼盾推倒牆壁，直衝進來。

四個巨人似的金剛，一湧而入，且有寶刀鋼盾，一二百人，也非敵手，沙塔爾看在在眼裏，喜出望外，加強聲响叫喊，使他們聞聲走近。

四大金剛衝到沙塔爾的面前，數人發覺那個地方只是一處大堂，上有屋瓦，並無旁人，對沙塔爾發狂似的叫喊，大感詫異，問個明白，才知道沙塔爾剛才看見八個張千劍，四大金剛說：「侍衛長，你不是眼花吧，我們實在看不見屋裏還有別人。」

沙塔爾定一定神，向上下左右到處注視，果然是空空洞洞，看不見張千劍，他也覺得出奇。

四大金剛接嘴問：「侍衛長，是否要把屋子拆掉呢？」

沙塔爾還沒有回答，已經有一股神秘的聲响凌空而下，說：「最好你們替我拆屋！」

沙塔爾高聲向上叫喊：「張千劍，決些滾出來吃我一劍。」

張千劍仍在暗裏說話：「沙塔爾，留下你這個活口對多魯親王說知，張千劍已經領教，四大金剛死於天火之下！」

屋裏本來是一片黑沉沉的，此言一出，景象突變，那些火自行流動，結爲火牆，厚達一丈過外，把四大金剛圍在核心。

四大金剛雖然勇武絕倫，而且有鋼盾寶刀，但却無法跟烈火相鬥，看到這種景象，驚慌到縮做一團，反而沙塔爾有點英雄氣概，對着火光說話：「張千劍，有胆的走出來，讓我跟你作最後一次決鬥！」

他的語聲剛停，眼前焚燒的烈火忽然向左右兩邊分開，留出一條路，沙塔爾知道張千劍有心放走他，不再考慮，使勁直衝出去。他剛剛穿過火窟，火焰就燒得更加熾烈，把四大金剛圍在核心，至於沙塔爾，一口氣走到全無火光之處，然後站着喘息。

黑暗中，忽有人開口：「四大金剛誅殺漢人太多，應有此報，本來可以把你燒死的，但因你對我仍有用處，故免你一死。」

沙塔爾聽了暗吃一驚，料想四大金剛無法逃生了，不覺黯然，繼而想到自己的安危未卜，心上一沉，就在這時，張千劍的神秘之聲忽然又作响：「沙塔爾聽着，你們把我稱做邪門劍客，那是絕頂謬誤的，滿洲人說的邪門，實際上就是漢人說的正義，每次我把拳師施展借刀殺人之計，把他們幹掉，就是想誅滅傾向於滿洲人的走狗！」

原來漢人想賣友求榮，托庇於王府，尋求一官半職，在張千劍的眼中看來全是走狗，殺不足惜。聽了那番話，沙塔爾然後明白過來，說：「好吧，張千劍，你放我一命，十分感謝，此後各走各路！」

張千劍並不滿意，說：「我留你在京都之內，遲早總會給你們抓出來，我放走你，希望你也把我放走。」

「張千劍，我無權放走你的，你自己早就明白。」

張千劍說：「就快天曉，在黎明之際，你帶我由東城走出，你身上有王府賜給的金牌，隨時可以出入，多帶一個人算是家丁，料想會闖得過這一關，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沙塔爾心上一沉，稍停，向黑暗中開口：「張千劍，要走就走，現時，我也可以帶你出關。」

張千劍卽時現身，原來他就在他前面五尺，不過隔着黑布，剛才張千劍穿了道袍，這時他却穿着刀客的衣裳，看來就像是一個懂得武功的家丁，他向沙塔爾笑了笑，說道：「請侍衛長先走。」

沙塔爾知道在百花壇動手，太過吃虧，形勢危急，不再理會四大金剛的死活了，他索性依照心裏想出的詭計去做，點了點頭，說：「張千劍，你眞是爽快，跟我走吧！」

兩人先到東城，沙塔爾大聲叫喊，自稱乘夜搜索張千劍，知道他在東門城外三里匿伏叢林之內，立刻要出城追趕，叫兵士開城。

他說完就出示金牌，守城的武將以前也是多魯親王旗下的武官，聽了不敢抗命，立刻把城門開啓，沙塔爾帶着張千劍昂然的走出城門，眼見城門關閉，兩人在城牆以外，一片荒涼，他站定脚步，說：「張千劍，剛才你是主，我是客，現時反過來了，這個地方，正是我們兩人交手的沙場，看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請卽發招，讓我看看你是否有一千把劍。」

張千劍笑了笑，說：「我的身上全無刀劍，你却有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刀，叫我如何抵抗呢？」

「閒話休提，動手吧，我知道你是劍不離身的！」

說完，沙塔爾揮動寶刀，一片寒光捲住張千劍，連發幾招。

張千劍始終沒有拔出武器來，避過七煞刀，然後說：「沙塔爾，請你聽我一句金石良言，你騙開城門，兩人出關，就算把我殺掉，你也無法回到王府復職了，四大金剛已經燒死，張千劍給你放走，你如何向多魯親王解釋？」

只是那麼一句，已把沙塔爾嚇呆了，他不知道如何應付，張千劍却有辦法替他解圍，說：「古人說得好，無法逞強，便該落草爲寇，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不必纏着我打鬥。」

這句話傷了沙塔爾的自尊心，他不顧一切，再度發招，大聲說：「張千劍，我可以落草爲寇，但却先行宰了你！」

說完人到刀到，那一手七煞刀是他榮膺侍衛長的本錢，照他想，張千劍手中沒有武器，絕非對手。殊不料張千劍沒有劍也可以鬥得過他，只是無法進攻而已，他繞着荒地走動，由於體型輕便，且又沒有握刀持劍，奔走得更加靈活，沙塔爾亂刀砍劈，恍惚跟影子搏鬥，佔不了上風，一直劈到頭頭暈眼花倒地爲止。

到了他覺醒過來，張千劍已不知去向，他不敢入城向多魯親王報告此事，長嘆一聲，就此離去，此後他沒有再返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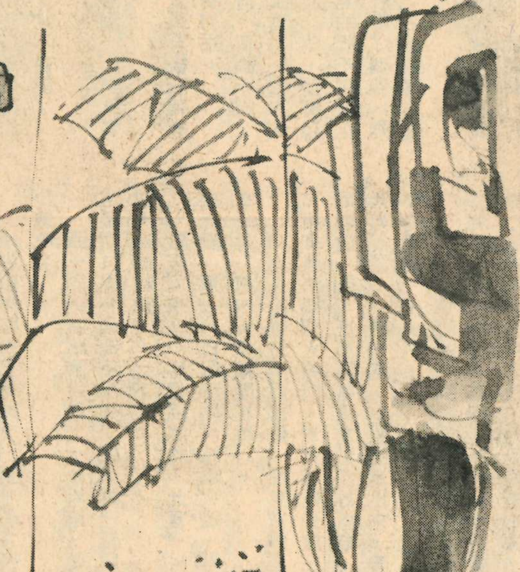
驚魂六記故事

血鸚鵡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三爺偷襲李大娘住宅，一番血鬥，當雙方手下同歸於盡後，武三爺與李大娘親自交鋒，終究是武三爺技高一等，把李大娘擊昏，並點了她的穴道，詎正當武三爺伸手要將李大娘擒下之際，甘鐵匠突自廳外持大鐵鎚衝將過來，武三爺不願戰，要以血鸚鵡藏寶的一半與甘鐵匠均分，作爲携手合作的條件，甘老頭不肯，自認是血鸚鵡的奴才——十三個魔人之一，並說像武三爺這樣的人，非殺不可，當甘老頭說話時，武三爺冷不防地揮起量天尺向甘老頭偷襲，不料，叮一聲，量天尺竟敲在大鐵鎚上——



殺風吹大地

武三爺又吃一驚。

甘老頭冷冷的說道：「你就只懂得這些技倆？」

話說到一半，武三爺量天尺已翻飛，等到甘老頭將話說完他最少已敲了甘老頭二十尺！

叮叮叮叮的一連串金屬交擊聲響，二十尺都敲上鐵鎚！

那個大鐵鎚在甘老頭的手中果眞是輕盈如劍！

甘老頭的鐵鎚雖然靈活，武三爺的目光也夠銳利，鐵鎚迎向鐵尺的刹那，他已經覺察，憑他的身手，應該來得及變換招式，可是那刹那，那把量天尺竟自動投向鐵鎚，完全不受他控制。

那把量天尺本來就是一塊磁鐵，甘老頭的大鐵鎚正是它吸附的對象！

鐵鎚重逾百斤，甘老頭更天生神力！

要不是天生神力，他也使不動那大鐵鎚。

好像那樣的一個大鐵鎚，才只十來斤重的一把量天尺如何能將它吸過來？

不能吸過來就只有附上去！

兩下一接近，自然吸附在一起，那種吸附力根本就不是由人發出，由人控制。

吸附在一起容易，分開可就不大容易了。

武三爺量天尺敲下去之時有如行雲流水，收回去之時却是吃力得很。

他敲了甘老頭二十尺，用的氣力比平時四十尺還要多。

量天尺無疑是非常特別的外門兵器，尤其是那一種吸力，往往使對手不知所措，就算他的氣力與對手相等，一尺在手，他還是穩佔上風。

血腥瀰夜空

李大娘與那個中年婦人的氣力當然沒有他的大，所以他對付她們之時，那把量天尺施展開來，自然就得心應手。

對着甘老頭却是相反。

甘老頭非獨氣力比他大，所用的兵器更是重的驚人。

第二十一尺他再也出不了手。

他不出手，甘老頭出手，鐵鎚飛舞擊下。

武三爺連忙招架！

不招架還好，一招架他整個身形都被甘老頭的大鐵鎚牽制。

量天尺上的吸力絕不會因爲他的不出手而消失。

這種兵器對甘老頭顯然是再用不下去了，而武三爺却毫不在乎，拿着它繼續招架下去。

甘老頭一口氣還了二十鎚！

二十鎚接下，武三爺累得就像爬過兩座大山，竟喘息起來。

甘老頭相反神彩飛揚！

量天尺的吸力對於他也不是並無影響，不過看着武三爺快要倒下，不興奮才怪。

他倏的大笑，大笑道：「倒要看你還接得下我多少鎚！」

笑聲未絕，又一鐵鎚打下！

武三爺量天尺硬接！

噹一聲，量天尺給鐵鎚打彎，武三爺手都似乎軟了。

他沒有將尺抽回，彷彿已沒有那個氣力！

量天尺吸附在鐵鎚上，鐵鎚一收，量尺天亦隨着飛向甘老頭那邊。

那若是還在武三爺的手中，武三爺的人只怕亦連人帶尺飛過去。

甘老頭左手握拳，已等着他的人飛過來。

那刹那，武三爺却已鬆手。

他雖然鬆手，人還是飛了過去，飛向甘老頭。

方才他那副樣子，就像是混身的氣力都已給打散，可是這一飛，簡直就像鷹隼般矯捷，虎豹般兇猛！

他方才那副樣子，莫非只是做給甘老頭看的？

鬆手的時候，他的手已往量天尺上一按，尺吸附在鐵鎚上，這一按就等如按在鐵鎚上！

甘老頭那把鐵鎚本來很有分寸，但多了武三爺這一按之力，分寸就亂了，收回的鐵鎚變了向旁蕩開，空門大露！

武三爺雙拳搶入空門！

老蟈虫那種高手都給他一拳打的重傷，甘老頭縱使比老蟈虫更強，捱上他兩拳，只怕也得倒下去。

甘老頭並沒有倒下去！

砰砰的兩聲，他的胸膛幾乎都已給打塌，人只是一幌，蓄勢待發的左拳這之前已劈下，劈在武三爺的右臂之上！

砉的一聲，武三爺的右臂當場被打斷！

甘老頭拳勢未絕！

這一拳還未打上武三爺的左臂，武三爺的人已飛退！

甘老頭拳勢立收，右手鐵鎚亦落下，他手支鐵鎚，身子仍槍般挺直，活屍一樣的那張臉龐却已眞的一絲血色都沒有。

武三爺飛退半丈，一張臉痛的扭曲，但仍有笑容。

甘老頭的臉容却冰石一樣。

武三爺瞪着他，笑道：「一隻手換一條命，這種生意不怕做。」

甘老頭哼一聲，鼻孔中應聲湧出了鮮血。

他的人突然飛起，鐵鎚亦飛起！

武三爺趕緊抽身暴退！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況那兩拳是否足以要命，他自己也並無多大的信心，所以早就已在防範甘老頭隨時反擊。

這一退又是半丈，他的後背已挨上那張桌子。

甘老頭步步緊迫，一鎚擊下！

武三爺一縮身，坐上桌子，那一鎚間不容髮擊空。

第二鎚相繼擊出！

武三爺看似已很難躲開，可是鐵鎚擊到的刹那，他却已貼着桌面滾到對面！

那刹那之間，鐵鎚亦擊下！

堅硬的桌面砰的給打裂！

一張桌子立時變了兩張，每一張當然就只得一半，放都已放不穩。

武三爺的心亦幾乎給打裂了。

甘老頭重傷之下應該沒有可能再有這麼厲害的攻勢，看來他那兩拳對於甘老頭並無多大影響，更不至要命。

他吃驚都還來不及，那裂開兩邊的桌子已向他撞來！

甘老頭鐵鎚一落，雙脚就飛起，踢在那裂開兩邊的桌子之上！

這兩脚每一脚之上的力道都已過百斤！

雙脚踢出，人就凌空，颯一聲向後倒飛，飛落在一張椅子之上！

他還未坐穩，右手已揮出，手中大鐵鎚脫手，呼的亦飛擊前去！

幾乎同一時，武三爺的左拳已擊出！

裂開的那兩邊桌子來的實在太快，十二個人用的桌子一分爲二，攻擊的範圍更大，他根

本已沒有閃避的餘地。

在他的身後不遠就是刀阱，連退後都已不能。

他只有揮拳。

拳頭當然沒有鐵鎚的堅硬，左來的那半邊桌子並沒有再給打裂，但總算給他打飛！

右來的那半邊桌子卻從他身旁飛過，飛入了刀阱！

桌子激起的勁風亂人衣袂，武三爺的眼睛也給那一股勁風刮的發酸。

他的左手也酸了。

這種感覺還未來，怪異的鈴聲已又響起！

鈴聲箭一樣尖銳，射向武三爺的眼睛，就像支響箭！

這當然並不是支響箭。

鈴聲來自那隻血奴爪上的小鈴，飛射向武三爺的眼睛的也正是那隻血奴！

甘老頭左掌握拳之時，那隻血奴便展翼，飛到了樑上！

血剛從甘老頭鼻孔湧出，那隻血奴就蓄勢待發。

甘老頭的攻勢一展開，血奴的攻勢也已準備展開！

人與鳥之間，彷彿有着一種無形的聯繫，人未必是個魔人，鳥只怕眞的是隻魔鳥。

牠的攻勢現在終於展開了。

武三爺的左手正發酸！

× ×

怪異的鈴聲直似要攝人魂魄。

鈴聲入耳，武三爺便瞥見鳥影，血紅的鳥影！

他的左眼立時亦只見一片血紅！

儘管他的反應已够敏銳，及時將頭偏開，左眼的眼蓋，還是給血奴的利爪撕裂！

鮮血橫飛，也湧入了他的眼眶。

他的左眼雖已模糊，右眼仍看的很清楚，右手雖已折，左手仍够快！

那隻血奴方待飛高，武三爺已將牠握在手中！

悽厲已極的一聲尖叫響徹廳堂。

那簡直已不像是鳥叫！

第二聲更不像鳥叫。

那根本就是武三爺在叫，慘叫。

他的手剛握住那隻血奴，甘老頭脫手飛出的那個大鐵鎚已擊在他的胸膛之上！

百幾斤重的大鐵鎚凌空飛擊，那種威力又是何等驚人！

砉地肋骨碎裂，他的胸膛當場下陷，那柄大鐵鎚，竟就嵌在他的胸膛之上！

他整個身子卻給打的飛起來！

慘呼未絕，他的身子已在丈外，刀阱中墮落！

他混身的氣力那刹那亦已給那一鎚打散，方待握緊的左手不由鬆開！

那隻血奴勉强展翼，但到武三爺飛墮刀阱，仍未能飛離。

鈴聲刀阱中不住响動，血奴彷彿在掙扎。

凌亂的鈴聲，聽來更覺得怪異。

鈴聲中還有呻吟聲。

是鳥在呻吟還是人在呻吟？

人是否也在掙扎？

甘老頭瞪着那邊的刀阱，面上卻木無表情，更沒有發出任何聲響。

整個大廳堂，就只有刀阱下的呻吟聲、鈴聲。

風吹窗紗，燈火搖曳。

燈光已暗淡，血腥味却更濃了。

× ×

呻吟聲很快消失，鈴聲却上了刀阱邊緣。

那隻血奴並不是飛上來，是跳上來！

牠的羽毛已鬆散，眼瞳也彷彿已沒有了神采，卻更覺妖異。

牠繼續跳前，跳向甘老頭。

躍動的鈴聲，短促而單調，聽來更令人心悸。

甘老頭瞪着那隻血奴，落寞的眼瞳更加落寞。

× ×

鈴聲忽變的急促，一而再，忽的又停下。

那隻血奴一躍上了椅手，再躍上了甘老頭的肩頭。

牠突然張咀。

血從牠咀中滴下，滴紅了甘老頭的左胸！

甘老頭並不在乎，他的目光已落在李大娘的面上。

李大娘也正在望着他。

不知何時她已然醒轉過來。

他的面上帶着笑，笑得異常的嫵媚，忽然開口道：「我實在想不到你都會為我拚命。」

甘老頭鼻哼一聲，血又從鼻孔湧出。

李大娘搖頭輕歎，道：「看來你傷的並不輕。」

甘老頭仍是鼻應。

李大娘接道：「你已然預備為我拚命，為什麼只是等在門外，一直等到我的人傷亡殆盡才肯現身？」

甘老頭終於開口。

張咀就一口鮮血，這一口鮮血噴出，他才道：「這樣你才能明白一件事情。」

他的語聲仍响亮。

李大娘奇怪道：「什麼事情？」

甘老頭道：「你的人除了那條老蛔虫之外，其他的根本不堪一擊！」

李大娘苦笑，道：「要我明白這件事情好像並不是只得這種辦法。」

甘老頭道：「這種辦法卻是最好的一種辦法。」

李大娘道：「因為這一來你就可以省回一番氣力？」

甘老頭搖頭，道：「我根本沒有打算將氣力用在你的人的身上。」

李大娘道：「哦？」

甘老頭道：「姓武的不殺他們，我也不會殺他們。」

李大娘道：「你還不敢開罪我？」

甘老頭道：「還不敢。」

李大娘道：「如果敢，相信你早已殺掉他們。」

甘老頭嗯的漫應一聲。

李大娘道：「所以別人殺他們，你當然不會阻止。」

甘老頭道：「當然。」

李大娘道：「我的人死光了對你到底有什麼好處？」

甘老頭道：「或者那我就可以不再做鐵匠了。」

李大娘說道：「不做鐵匠，你打算去做什麼？」

甘老頭道：「做你的手下。」

李大娘一愣。

甘老頭接道：「你那些手下既然死光，當然需要招聘一批新的手下來保護你的安全。」

李大娘頷首道：「的確有這種需要。」

甘老頭道：「你的人死光，武三爺的人也是傷亡殆盡，這附近可以用的人早已被你們網羅，也即是都已盡死在這一役之中，縱使你重金招聘，亦招聘不到的了。」

他一頓又道：「走遠些也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目前，你却必需有個人保護左右。」

李大娘沒有作聲。

甘老頭道：「以你的聰明，自必已看出，這地方已不能再逗留下去，儘管你的身份在目前仍是秘密，在常笑的追查下，遲早不免被揭發，常笑未死，必會捲土重來，憑他的權勢，必能盡量動用官府的力量。」

他笑笑又道：「即使這一戰沒有發生，你的人都在，官府的力量還不是你所能抵禦。」

李大娘點頭，道：「我走來這裏，本來就是因為逃避官府的追緝。」

甘老頭道：「除了官府，現在你還要應付另外一種人。」

李大娘道：「那種人？」

甘老頭道：「盜賊。」

李大娘訝聲道：「什麼盜賊？」

甘老頭道：「譚門三霸天之類。」

李大娘道：「他們只是碰巧路過。」

甘老頭道：「我看就不是了。」

李大娘道：「哦？」

甘老頭道：「譚老大的身上有一顆明珠，這件事你難道不知道？」

李大娘道：「明珠已在我手中。」

甘老頭面容平淡，似乎一些都不覺奇怪。

× ×

王風卻奇怪極了。

他當然還記得那一顆明珠。

那一顆明珠比龍眼還要大，本來放在一個小小的錦囊之中，藏在譚老大譚天龍的貼身衣袋之內。

雖沒有辟毒珠，夜明珠那麼名貴，那一顆明珠無疑已是價值連城。

譚天龍臨死之前，卻送了給他。

那之後，譚天龍手指窗外屋簷下掛着的一個鳥籠。

只可惜他還未將心中的秘密說出，便已斷了氣。

那正是一隻鸚鵡的籠子。

王風雖然想到那一顆明珠可能是太平王府失竊的珠寶之一，譚天龍要告訴他的也可能就是鸚鵡的秘密，却沒有辦法使死人復生。

那一顆明珠他也並沒有留給自己。

入了鸚鵡樓，他就將那一顆明珠送給了血奴。

因為沒有錢，根本就不能住進鸚鵡樓，他身上唯一值錢的東西，就只有那一顆明珠。

除了那一顆明珠之外，他還給了血奴一塊紅色的石頭。

那正是天外飛來，擊碎譚門三霸天的膝蓋的東西，血奴却說那就是魔血滴成的魔石。

吞下了魔血，就可以看見魔王。

血奴將魔血吞下。

魔王並沒有出現，她自己却着了魔，將那一顆明珠塞入了兩腿之間。

塞入去之時是一顆明珠，滾出來之時竟變成她吞下的了那塊魔石。

明珠呢？

明珠現在竟是在李大娘的手中。

這件事是不是很奇怪？

王風伏身承塵上偷窺偷聽，到這下半邊身子都已麻木，他正想轉過半身，李大娘那句話就來了。

他那裏還顧得轉身，凝神傾聽下去。

× ×

李大娘緩緩攤開左掌。

不知何時她已將一顆明珠握在左掌之中。

晶瑩圓潤的明珠，正是譚天龍送給王風的那一顆。

甘老頭一瞟那顆明珠，道：「既然是這樣，你還說譚門三霸天只是碰巧路過。」

李大娘笑道：「就這顆明珠，亦不能證明他們的目的地是這裏。」

甘老頭道：「武三爺憑那個送子觀音的玉像找到這裏，他們為什麼不能憑那顆明珠找到這裏？」

李大娘將明珠收回，沒有作聲。

甘老頭接道：「送子觀音與明珠都不會說話，你可知他們其實是憑什麼找到來？」

李大娘搖了搖頭，說道：「你知道是憑什麼？」

甘老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們能够找到來，其他人也能够找到，外流的珠寶，並非只是一個送子觀音，一顆明珠，那些珠寶可能落在比武三爺，譚門三霸天更厲害，更精明的人的手上。」

李大娘不由點頭。

甘老頭接道：「所以你必須及早離開這個地方。」

李大娘點頭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甘老頭道：「說不定他們之中已有人找到你，只不過懾於你與武三爺的勢力，潛伏在附近，等機會採取行動。」

李大娘道：「這是說，我一定要在高手的保護之下，才能够離開這裏？」

甘老頭道：「我正是理想的人選。」

李大娘笑笑，忽的道：「有一件事相信你還沒有忘記。」

甘老頭望着李大娘。

李大娘道：「我並不是現在才知道你是一個高手，那最少已是七八年之前的事情。」

甘老頭點頭。

李大娘接道：「當時我就已重金禮聘你做保鏢，而且並不止一次。」

甘老頭沒有否認。

李大娘又道：「可是每一次你都拒絕，七八年之後的今夜，你竟然自動提出要做我的手下，我實在奇怪。」

甘老頭道：「一些都不奇怪。」

李大娘只是「哦」的一聲。

甘老頭道：「這之前除了老蛔虫，你手下最少還有十三把刀，四柄劍，在你的眼中，我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價值，現在可就不同了，你經已完全孤立，而我的價值自然相應增大。」

李大娘道：「那又怎樣？」

甘老頭道：「我就可以跟你談談條件。」

李大娘道：「你要我給你多少錢？」

甘老頭道：「一分錢我都不要，我準備向你提出的條件與錢根本就沒有關係。」

李大娘道：「然則你那是什麼條件？」

甘老頭一字字道：「只要你放走一個人，毀掉一張紙，我這條命完全交給你。」

一個人，一張紙。

到底什麼人？什麼紙？

他雖然沒有說清楚，李大娘已明白，她笑望着甘老頭，忽問道：「你認為自己那條命那麼有價值？」

甘老頭道：「以前沒有，現在有。」

李大娘道：「因為現在我已經完全孤立，一定要你保護才能逃出生天？」

甘老頭道：「難道這不是事實。」

李大娘笑道：「你顯然忘記了一個人。」

甘老頭道：「誰？」

「韋七娘！」李大娘格格笑道：「我並未完全孤立，還有一個韋七娘可用。」

甘老頭也笑，笑得很古怪。

李大娘彷彿沒有在意，繼續說道：「憑她的神針絕技，保護我離開這地方相信還不成問題。」

甘老頭只是笑。

李大娘終於留意到甘老頭的表情，詫異地道：「你在笑什麼？莫非你認為韋七娘也是不堪一擊？」

甘老頭搖搖頭，道：「她不是。」

李大娘道：「如果是，她根本也沒有資格做血奴。」

神針韋七娘竟也是個血奴。

× ×

血奴既是鳥，也是人。

十三隻魔鳥，十三個魔人。

除了甘老頭，韋七娘之外，還有十一個血奴。

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他們又是什麼人？韋七娘現在又是在什麼地方？

鸚鵡樓中的血奴是不是也是十三個血奴其中的一個？她現在的處境又如何？

王風不由想到了血奴的生命安全。

雖不過短短三日，對於這個既可愛，又可怕的女孩子，已有了一種關心。

× ×

甘老頭仍在笑，笑着道：「她雖然是個女奴，武功的確並不在男奴之上。」

李大娘亦自笑道：「有她保護我，是不是已經足够。」

甘老頭道：「只可惜她只是血奴保鏢。」

李大娘笑道：「那是我吩咐她那樣做。」

甘老頭道：「是麼？」

李大娘接道：「她也不是保護血奴，只是監視血奴。」

甘老頭忽道：「你仔細想清楚，到底是你吩咐她那樣做，還是她建議你讓她這樣做？」

李大娘沉默了下去。

甘老頭笑道：「她只是保護血奴，這連武三爺都看得出，你却竟看不出來？」

李大娘沒有作聲。

甘老頭笑笑又道：「就因此，武三爺才以爲血奴對你來說也是非常重要，只是管不住，沒奈何由得她在鸚鵡樓過日子。」

李大娘仍不作聲。

甘老頭笑接道：「是以他才有派人擄刼血奴，拿她來要脅你的行動。」

一頓他又道：「他這個行動自然註定失敗，即使他親自出手，韋七娘老蛔虫兩個已不是他所能應付，何况旁邊還有一個不要命的王風，還有一個我？」

李大娘這才開口，說道：「你當時也在一旁？」

甘老頭道：「他殺老蛔虫的時候我也在，是我藏得好，並沒有被他發覺。」

李大娘道：「你就看着他擊殺老蛔虫？」

甘老頭點頭，神情已變的沉痛。

李大娘道：「你似乎忘記了老蛔虫也是個血奴，與你們是朋友，是兄弟！」

甘老頭恨聲道：「那是七年之前的事情，早在七年之前他已經不再是血奴，已經變了是你的奴才！」

李大娘道：「所以你見死不救！」

甘老頭冷笑一聲道：「叛臣賊子，早就該死！」

李大娘道：「你甚至不動聲息，替武三爺隱瞞這件事？」

甘老頭道：「我已經告訴了一個人。」

李大娘道：「韋七娘？」

甘老頭點頭。

李大娘搖頭輕歎，道：「她當然不會轉知我的。」

甘老頭一笑，道：「你知道了老蛔虫的死訊，一定會想到武三爺下一步的目標就是這莊院，是必加强防備措施，預設陷阱，甚至採取行動，那麼，這一戰的結果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李大娘道：「你却是希望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甘老頭並不否認。

李大娘冷笑道：「由始至終你都沒有參予行動，只是袖手旁觀，我的人就算死光，也與你無關的了。」

甘老頭道：「這是事實，我並不是背信負義那種人。」

李大娘悶哼道：「我知道你並沒有違反當年的諾言。」

甘老頭淡笑。

李大娘語聲一冷，忽問道：「韋七娘現在在那裏？」

甘老頭道：「不知道。」

李大娘不大相信，道：「你也不知道。」

甘老頭道：「我只知道她與血奴現在都很安全，並沒有死在武三爺那一夥的刀下。」

李大娘道：「你能肯定？」

甘老頭道：「我告訴她老蛔虫那件事之後，就着她設法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必要時將血奴藏起來，以她的聰明，應該辦得到。」

李大娘四顧一眼，歎了一口氣，道：「看來我眞的已經完全孤立。」

甘老頭亦自歎氣，道：「珠寶雖仍未完全找回，但經已七七八八，你也該滿足的了。」

李大娘沒有作聲。

甘老頭歎息接道：「難道你一定要珠寶完全到手才肯將人放出，將紙毀掉？」

李大娘笑笑，道：「你可有見過嫌錢太多的人。」

甘老頭道：「錢越多無疑越好，但有錢而沒有命，却非獨不好，而且壞透了。」

李大娘道：「這話有道理。」

她一笑，才接下：「我雖然也絕不會嫌錢太多，但生死關頭，却也是無可奈何。」

甘老頭道：「那你是答應了？」

李大娘又歎了一口氣，道：「我將人放出，將紙毀掉只是舉手之勞，要做我的保鏢，只怕你沒有這種能力！」

甘老頭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姓甘的雖然已年紀一大把，氣力還不差。」

李大娘上上下下的打量了甘老頭一眼，道：「你說的倒像是老實話？」

甘老頭目光一掃，道：「你左右那四柄劍盡毀在武三爺的手下，武三爺却被我格殺，這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我說的是不是老實話？」

李大娘道：「只不知這個證明現在是不是還有效？」

甘老頭胸膛一挺，正想說什麼，李大娘下面的話已接上，道：「方才你們那一戰我並沒有錯過。」

這無疑是說，武三爺方才那一拳對她的影响並不大，很快便甦醒過來。

也許她根本就沒有給武三爺那一拳封住穴道。

甘老頭聽在耳裏，神色不覺就變得有些異樣。

李大娘接道：「他那兩拳看來倒不是易挨的。」

甘老頭淡然一笑，道：「那兩拳又算得了什麼。」

李大娘道：「不算得了什麼，只不過已打的你口鼻出血。」

甘老頭淡笑道：「口鼻出血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李大娘冷聲道：「這要看是那裏流出來的血。」

她眨眨眼，接着道：「如果是由內臟流出來，就可慮的了。」

甘老頭道：「你放心，那絕對不是內臟流出來的血，只要你將紙毀掉，將人放出，我這條老命就交給你。」

李大娘道：「我本來有些放心，現在聽你這一說，可又沒有信心了。」

甘老頭詫異地問道：「我的說話有什麼毛病？」

李大娘道：「我將人放出，將紙毀掉後，你就死在我面前，這筆賬你叫我找誰算？」

甘老頭道：「你是說到時我就會一死了之，寧可死也不做你的保鏢，被你控制？」

李大娘道：「我沒有這樣說。」

甘老頭道：「你放心，我說過將這條老命交給你，就完全交給你，絕不會再動自己的主意。」

李大娘道：「我知道你們十三個都是守信重諾，言出必行的人。」

甘老頭道：「你這還担心什麼？」

李大娘道：「担心我沒有辦法延續你的生命。」

她輕歎一聲，接道：「你應該知道，我跟地府的判官，一些交情都沒有，否則還可以請他在生死簿你的名下修改一下。」

甘老頭冷冷的一哼，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李大娘道：「什麼意思你應該明白。」

她忽然問道：「你什麼時候懂得說謊？」

甘老頭不答。

李大娘搖頭輕歎一聲，說道：「武三爺那兩拳分明已打碎了你的內臟，你口鼻的血，根本就是來自碎裂的內臟，你以爲我眞的看不出來？」

甘老頭面色一變，道：「武三爺的說話你也相信？」

他冷笑，接又道：「他不是也說一隻手就換掉我一條命，結果又怎樣，我這條命何曾被換掉，反倒是他自己不單止丟了一隻手，連命都丟了。」

李大娘淡淡一笑，道：「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說到眼睛，聆聽她說話的人即使還未發覺她眼睛的美麗，現在下意識也該注意到她的眼睛的了。

甘老頭却例外。

由始至終他都沒有注視李大娘的眼睛，甚至在迴避李大娘的目光。

對於那一雙眼睛，他彷彿避忌非常。

× ×

美麗而晶瑩，雖則很迷人，那却是一雙魔眼。

武三爺幾乎就死於那一雙魔眼之下。

可是到了他清醒之時，那一雙魔眼便不能再將他迷惑。

只因他的武功高强，內力深厚。

發覺不對路，一有了防備，他的神志就如鐵石般堅定，眼瞳就如火焰般熾烈。

甘老頭的內力雖然更在武三爺之上，對於李大娘的認識當然比三爺更深。

那一雙魔眼在他來說，已不是一個秘密，所以知所防範。

憑他的修爲，心神自然比武三爺更堅定，即使他迫視李大娘的眼睛，也應該不會有多大的影响。

他却一直在迴避李三娘的眼睛。

莫非他的內力現在已大不如前？

× ×

李大娘却瞬也不一瞬的盯着甘老頭。

她眼波欲流，媚笑着接道：「武三爺那兩拳有多重我看得出，他的說話足不足信我也能聽得出。」

甘老頭仍不作聲。

李大娘又道：「你重傷之下，奮力擊殺武三爺，一身的氣力大概已經散得七七八八，但如果立即調息一下，復助以藥物，再活上一年半載，也不是沒有可能，問題是我在一旁盯着，你根本沒有這個機會，又怕我看破，强裝成若無其事與我笑談條件，結果連剩下來的氣力也談掉了。」

甘老頭一張臉不由的死白，但胸膛依然挺高，還是緊閉着嘴巴。

李大娘又是輕歎一聲，說道：「你們都有一身本領，無須一半人，已足以將這裏夷爲平地，要不是忠信兩字束縛，我根本就鬥不過你們。」

她輕歎接道：「你們已然是守信重諾，我當然亦要如此，不答應猶可，一答應就要履行諾言，即使我應諾之後你便横屍於我面前，也得將人放出，將紙毀掉。」

往門外一瞟，她又道：「外面相信還有你的人，如果你一死我就反悔，勢不肯罷休，到時就將我殺掉，你們也不算違背諾言的了，所以你並不怕我出言反覆，也不怕就此拚掉那條老命。」

她又再一聲輕歎，道：「我聽你方才說得那麼眞實，已有些心動的了，只可惜越聽就越覺不能够答應。」

甘老頭乾瞪着眼。

他雖然沒有問爲什麼，那副表情無疑就是問爲什麼的了。

李大娘接道：「你不錯氣定神閒，簡直就沒有負傷也似，但語聲却已逐漸微弱，這一點你自己大概還沒有覺察，其次你未免太着急了，不住的要我答允你的條件，就像是命已不久，不趕快就來不及一樣。」

甘老頭沒有反應，好像知道李大娘的說話並未完。

李大娘果然還有說話，道：「再其次你一再避免與我的視綫接觸，以你的修爲，根本不會被我的魔眼影响，那除非就是你的內力經已衰退。」

她一笑，又道：「對於武三爺的說話我其實仍有些懷疑，這一來，却反而深信。」

她再又歎息，道：「與一個將死之人談條件，請一個將死之人做保鏢，這豈非是可笑得很？」

她眞的笑了出來。

不是媚笑，也不是嬌笑，是帶着揶揄的笑容。

笑着她又道：「我的腦袋沒有毛病。」

她的腦袋已然沒有毛病，又豈會信任一個將死之人，仍能够保護她的生命安全？

甘老頭面色更白，脫口道：「我——」

一個「我」字出口，他突然又閉上嘴巴。

李大娘替他接下去：「你是不是要說你那邊並非祇是你一人，還有一個韋七娘？」

甘老頭點頭。

李大娘道：「我現在倒想跟你們談談，但祇限活人，將死之人我就恕不奉陪。」

甘老頭鼻聲應道：「這句話當眞？」

李大娘道：「如果韋七娘就在外面，你不妨叫她進來？」

甘老頭張口又是一口鮮血噴出，他的面色更死白，厲呼道：「七娘！」

他的語聲已很弱，但仍能傳出門外。

× ×

沒有人回答，也沒有人在門外出現。

門外一片黑暗，風吹鐵馬悠揚，靜夜中聽來，只是蕭索的感覺。

甘老頭的額上不由冒出了汗珠。

李大娘靜靜的望着他。

也不過片刻，甘老頭經已汗流披面。

門外却仍無聲息。

甘老頭忍不住再一聲呼喚：「七娘！」

他的語聲更微弱，緊鎖的雙眉已被汗水濕透，眼瞳中還是深藏希望。

有希望就有失望。

這一次他又失望。

他的眼瞳中終於露出了疑惑之色。

李大娘等到這下，終於亦開口，道：「你叫來叫去，這裏還是只見大娘，不見七娘。」

甘老頭應聲一瞥眼前這個大娘，並沒有接口。

李大娘自顧自接道：「她雖然是一個聰明人，她認爲安全的地方，却未必就是安全的地方。」

甘老頭仍不答話，嘴唇又再抿起，唇邊掛着血絲，花白的鬍子已大半被鮮血染赤。

活屍一樣的臉龐，死白的面，血紅的鬍鬚，扭曲的肌肉，他簡直就已不像一個生人，只像來自地府的惡鬼。

如此深夜，如此環境，看來就更像了。

李大娘竟然一直望着他，絲毫也不驚慌。

她的眼中忽然現出了憐惜之色，輕歎道：「我再給你一個機會好了。」

甘老頭面上的肌肉立時一緊。

他第一次正望李大娘。

李大娘的眼睛清冷如水，却沒有流動。

她歎息着道：「只要你能夠將你那柄鐵鎚從刀阱中拿出來，就答應你的要求。」

這在甘老頭來說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他聽在耳裏，面容反而慘變。

李大娘接道：「你認爲怎機？」

甘老頭慘笑道：「好！」

他雙手扶着椅把，掙扎着站起。

才站起半身，他忽然又坐了下來。

連站他似乎都已站不起來，過百斤重的那個大鐵鎚，他如何還有氣力搬得動？

何況那個刀阱差不多兩丈高下，將鐵鎚從下面拿上來又要耗費多少氣力。

李大娘望着他，搖頭歎道：「量力而爲，不要勉強。」

甘老頭滿面汗珠紛落，慘白的臉龐，忽變的通紅，眼瞳亦激血，一直腰，終於站起了身子。

他正想舉步，蹲在他肩頭上的那隻血奴「唧」一聲，突然從他的肩頭滾落。

鈴聲又響起。

短促而單調的鈴聲，落在甘老頭的手中。

甘老頭抬手將那隻血奴接着，發紅的臉龐又轉白。

鈴聲就在他手中停頓，那隻血奴一動也不再一動，圓大的眼睛雖未闔上，已沒有絲毫生氣。

甘老頭雙手捧着那隻血奴，再一次坐倒椅上。

他混身的氣力都似已崩潰。

鈴聲停頓之時，也就是血奴的生命結束之時。

十三隻魔鳥，十三個魔人。

血奴，是鳥，也是人，鳥已亡，人呢？

×　×

人雖未死亡，氣息已弱如游絲。

李大娘仍在凝望着，眼中却已沒有憐惜之色。

她的眼中又有了笑容，揶揄的笑容。

她分明早就已看出甘老頭根本就再沒有氣力將鐵鎚自刀阱下面拿起來，那說話，那憐惜，不過在尋甘老頭開心。

她的面容雖然美麗，內心却狡猾如狐狸，陰毒如蛇蠍。

甘老頭看得出她在打什麼主意，但只要還有希望，心力未盡竭，他都會竭盡心力，絕不肯放棄。

因爲他是個血奴。

他的生命已不屬於自己。

他的整個生命都已奉獻給魔王，奉獻給鸚鵡！

他的眼仍然睜大，也並未離開李大娘的臉龐。

才不過初秋，多仍遠。

在他的臉上却看到了深多的顏色。

他的面容已如雪白，嘴唇似被凍僵，變成了紫色。

在他的瞳孔深處，却似有火焰正在燃燒！

怒火！

他怒瞪着李大娘！

李大娘似已覺察，却反而笑了。

銀鈴一樣清脆悅耳的笑聲，嬌美動人笑容，整個大堂一時間就彷彿充滿了歡樂。

甘老頭的面容却變的悲憤，瞳孔深處的怒火更熾烈。

笑聲再起時，怒火更似要奪目標出。

他突然站起身子，整個人彷彿又充滿了活力！

他面上的神情却變得瘋狂！

極度的悲憤的確足以使人瘋狂！

×　×

一個人悲憤之下，往往就不顧後果。

一個做事不顧後果的人，與一個瘋子已並無兩樣。

不管是喜樂或是哀怒，任何一種感情一到了極端，其實都足以令人瘋狂，悲憤只不過是容易的一種。

那也許只是片刻的瘋狂，後果已往往不堪設想。

那片刻，已不是人支配感情，是感情支配人。

一個被感情支配的人，還有什麼做不出來的？

×　×

笑聲立時停下，李大娘吃驚的望着甘老頭，道：「你要幹什麼？」

甘老頭厲聲道：「殺人！」

連他的語聲都已變的瘋狂，但顯然並未完全喪失理智，否則他已經出手。

李大娘試探着問道：「殺我？」

甘老頭道：「當然是你！」

李大娘居然還笑得出來，道：「你莫非已忘記了你的諾言？」

甘老頭道：「沒有忘記，但不殺你怎消得我心頭的忿怒！」

李大娘笑道：「有一句說話，不知你可曾聽過？」

甘老頭道：「什麼說話。」

李大娘緩緩地道：「忿怒始於愚昧，終於悔恨。」

甘老頭大笑。「我人已將死，還有什麼悔恨不悔恨的？」

李大娘道：「你就算死了，鸚鵡也不會死的，但我一死，鸚鵡就死定了！」

甘老頭面上的肌肉應聲痙攣了起來。

李大娘笑接道：「你本來就不是爲了自己向我許下諾言的。」

甘老頭一個身子立時搖搖欲墮。

他只憑一口怒氣站起來。

現在他的心中却只有悲哀。

李大娘笑問：「你現在是否還要殺我？」

甘老頭瞪着她，突然一聲狂叫！

血應聲從他口中噴出，他的人同時撲出！

重傷垂危之下，他的身形依然飛快！

他莫非眞的不顧後果？

李大娘大吃一驚，驚呼都還來不及，甘老頭到了她面前。

她衝口一聲叱喝：「你敢！」

甘老頭敢，人到拳到！

李大娘「你敢」兩個字才出口，甘老頭的左拳已打在她身上！

她整個人都被打的從椅上飛起！

甘老頭的右拳跟着打下，却是打在那張椅上！

砰的椅子立時被打碎！

他的拳頭仍有這種威力！

李大娘却沒有被他那左拳打碎，一飛半丈，落在另一張椅上，也就昏倒在那張椅上。

甘老頭那一拳雖沒有將她打碎，已將她打昏。

這一次她眞的昏了過去。

甘老頭的兩個拳頭已練成鋼鐵一樣堅硬，他混身的氣力雖然完全集中於右拳之上，左拳也一樣足以將人打昏。

又豈止氣力，他的怒火，亦完全集中在右拳。

他就將那張椅子當做李大娘，揮拳痛擊！

這一拳打盡他的氣力，也打盡他的憤怒！

×　×

椅碎裂，血奴亦碎裂。

甘老頭揮拳痛擊之時，那隻血奴正握在他的右掌之中！

鳥屍碎裂，羽血紛飛！

他的拳頭已被血染紅，目眦迸裂，眼角亦流下了鮮血。

血中有淚，淚中有血。

「鸚鵡！鸚鵡──」

他斷聲悲呼！

悲呼未絕，他的人已倒下！

×　×

鸚鵡，鸚鵡──

血奴是鳥，也是人。

鸚鵡當然是鳥，是不是也是人？

這個人又是誰？

這個人現在又在何方？

×　×

鸚鵡是誰？

鸚鵡又在何方？

王風忍不住揭起了一塊承塵。

他只望甘老頭並未斷氣，並且能夠回答他這兩個問題。

他看準了落腳的地方，正要跳下去，忽然又將身子縮回，將承塵放下。

是什麼令他改變主意？

×　×

夜深風更急。

風吹衣袂悉索，一個人隨風飄入了堂中。

血奴！

是人不是鳥。

是鸚鵡樓的血奴。

她的面色蒼白一如大病初癒，却另有一種難言的美態。

目光落在甘老頭的身上，她的眼瞳中就有了悲哀。

一轉向李大娘，她的眼簾却又冷如春冰。

李大娘是她母親，甘老頭是她的什麼人？

×　×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這是孝經上面的說話。

這些說話並不一定有道理。

天下間的父母並非完全都是好東西。

不過在那個時候，悖禮的兒女到底還少。

女孩尤其孝順。

那種孝順又豈祗愛，豈祗敬。

她們甚至不惜犧牲一生的幸福來服從父母，孝順父母。

年輕貌美的女孩子下嫁行將就木的老翁，已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出賣自己的肉體來換取金錢，供父母揮霍，讓父母安度餘年也不是。

這種悲劇，一直到現在仍然不時上演。

天下間一直有那種父母，有那種女兒。

「迫不得已」四個字，永遠是那種人的藉口。

這雖然可恥，只可惜有些人，根本已不知道什麼叫做恥辱。

×　×

李大娘又是怎樣的一個母親？血奴又是怎樣的一個女兒？

王風不知道。

這個地方人事的複雜，已不是他就能夠想像。

但無論如何，李大娘總不致於要血奴出賣肉體來維持生活。

只看這座莊院，已可想像李大娘的財富。

安子豪曾經告訴他，血奴是自己喜歡住進鸚鵡樓，李大娘根本管她不住。

這說話他却一直懷疑。

甘願做妓女的女孩子到現在還是第一個遇上。

相識的日子雖短，他絕不相信血奴是那種女孩子。

世間上是不是眞的有由得自己的女兒去做妓女而不肯加以阻止的母親？他同樣懷疑。

他現在甚至懷疑這一雙母女是不是眞正的母女。

×　×

血奴縱身躍過了刀阱，走到甘老頭身旁，俯身輕撫他的蒼蒼白髮。

她雖然沒有任何說話，那一種惋惜已在這一下舉動之中表露無遺。

然後她走向李大娘。

她再次伸出手，而且是兩隻手。

這兩隻手都握上了李大娘的咽喉。

這個時候絕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她更是一點也不像開玩笑的樣子。

冷如春冰的眼瞳透出了怨毒之色，她同樣沒有說話，那一種憤恨亦已然從她的神情，在她的動作之中畢露。

看來她眞的要扼殺李大娘。

這樣的女兒實在少有。

王風第一次見到。

他看不到血奴面上的神情，但只看血奴的舉動，已經嚇了一大跳。

他幾乎沒有撞開承塵撲落。

雖然不知道這其中的恩怨，他也不想血奴變成一個殺母的兇手。

他却連開聲喝止也沒有。

因爲血奴那雙手並沒有扼下去。

×　×

手背的青筋已怒起，血奴的面色更可怕。

她恨的咬牙切齒，一雙手始終沒有扼落。

看來她好像有所顧慮。

是不是因爲母女之間的親情？

不少人的前半生毀在父母的手中，後半生毀在兒女的手中，但殺兒女的固然罕有，殺父母的人同樣少見。

就因爲其間還有親情。

那些例外的如果不是窮兇極惡，就多數因爲要殺的人實在不是東西。

血奴看來並不怎樣的兇惡，李大娘似乎也還不致於完全不是東西。

她雙手終於鬆開。

王風這才鬆過一口氣。

李大娘却始終沒反應，她眞的已昏迷，完全不知自己已在鬼門關走了一趟。（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怒馬香車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二十年在江湖漂泊的玉面修羅杜少恆，返回洛陽，不特家已毀，而母親妻兒也失去踪跡，一自稱曾受其父活命之恩的司馬元，自願效力，助其找尋家人，據他說城中一瘋婆子及一聾啞少女或可提供線索，當他們找到瘋婆子後，才知中人圈套，原來那瘋婆子並不瘋，聾啞少女也並不聾啞，而是敵人引誘他們上當的香餌，詎在司馬元要擒下她們之際，那瘋婆子及少女已遭同黨殺死滅口，這一條綫索遂告中斷。司馬元請杜少恆回家，忽有人投書，邀請杜少恆午夜前往北邙漢靈帝墓前作生死決鬥——

三組生死鬥　一片眞假情

杜少恆前往赴約的漢靈帝陵，在北邙山山頂，陵高三十餘丈，周圍達三里，遠望有如一座小山。

今夜，北風怒號，大雪紛飛，整個大地，都成了一片銀白。

當然，北邙山上，也披上了一件銀白的外衣。

杜少恆是土生土長的洛陽人，儘管他流浪異鄉已達二十年之久，但由于他對北邙山是那麼熟悉，而北邙山的古墓又極少變化，因而即使是大雪封山，他也能輕車熟路地，登上小山頂漢靈帝的陵墓上。

他，居高臨下，但見那些被白雪覆蓋着的古墓，有如無數巨大的銀蛇，蜿蜒起伏，壯觀已極。

雖然荒山上聽不到更鼓，目前這種天氣，也沒法由星斗的位置分辨時刻，但他暗自估計，距三更正的時間，是很接近的。

可是，他游目四顧，除了滿山風雪，滿眼「銀蛇起伏」之外，可以說，連鬼影子也沒發現一個。

「這些鼠輩們該不是跟我開玩笑吧？」他自語着，但語聲很高，顯然是別具用心。

一聲冷笑，劃空傳來：「誰有工夫同你開玩笑……」

杜少恆的反應，快速已極，對方的語聲才起，他已循聲飛撲，因而當對方的話聲一落時，他已快如激矢劃空似地，射落那人身前。

那是一個全身白衣的人，儘管他不曾料到杜少恆的身法會如此快速，但他的反應卻也不慢，當杜少恆射落他身邊的刹那之間，他也身形一閃，立即退入一道黑黝黝的門戶之內。

由于僅僅是那麼匆匆一瞥，因而杜少恆根本沒法看清楚，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杜少恆怔怔地望着那道黑黝黝的門戶，少頃之後，才冷笑一聲道：「這算盤打得不錯，居然連靈帝的墳墓也利用上了。」

那黑黝黝的門戶內傳出一個蒼勁語聲道：「這叫作廢物利用呀！」

杜少恆沉聲問道：「你就是方才給我傳信，並與司馬元有過樑子的那個狗腿子？」

「死到臨頭，還敢口舌傷人！」

「罵你一聲狗腿子，算得了甚麼，待會，我還要取你的狗命哩！」緊接着，又冷笑一聲道：「你們不是廢物利用，是名副其實的自掘墳墓！」

那蒼勁語聲冷笑道：「老夫懶得跟你們咀，你也最好留點精神，以備待會兒作垂死掙扎吧！」

「少廢話！」杜少恆沉聲喝道：「叫你們主子出來！」

「別忙，敝上正在替你安排一頓最後的晚餐，再說，你自己的同伴也還沒來呀！」

「我沒有同伴，也用不着同伴……」

就在他右側十來丈處的積雪中，忽然冒出一個白衣人來，冷笑一聲道：「沒有同伴，難道司馬元不是你的同伴嗎？你瞧！」

不用扭動頭部，杜少恆已看到左前方十多丈處，一道人影疾射而來。

眞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來人赫然就是司馬元。

司馬元沒吭氣，只是向杜少恆微微點了一下頭。

杜少恆淡然一笑道：「司馬大俠此行，是爲他自己的事，暫時不算我的同伴。」

站在他右邊的白衣人笑道：「那麼，這隨後跟來的一位，該是你的同伴了吧？」

不錯，就在司馬元前來的同一路徑上，又有一個不速之客，冒着狂風大雪，疾奔而來。

出人意料的是，這位不速之客的穿着，打扮，都跟杜少恆一樣，甚至面目，也有九成近似。

這一來，自然使得杜少恆，司馬元二人有如墮入五里霧中，作聲不得。

當然，杜少恆心中明白，他自己是貨眞價實的杜少恆，另一個杜少恆是假冒的。

不過，由于不明白對方的用意何在，同時，也由于這一雙包案來得太突然，才使得現場中的人，齊感意外地，一時之間，誰都沒有作聲。

不料那假杜少恆居然搶先向杜少恆叱問道：「你是誰？爲何要冒充我的身份？」

杜少恆苦笑道：「眞够意思，這可正是我要問你的話呀！」

假杜少恆道：「我不在乎你冒充我，因爲，目前的我是一無所有，一無所求，有的只是一大把年紀，和滿身孽債，你冒充我，不但沒有好處，反而會有殺身之禍，我問你，你知道今宵這一個約會的嚴重性嗎？」

這不但恰如杜少恆所說的「眞够意思」，也眞够絕。

因爲，這位假冒杜少恆的人，顯然對杜少恆的過去和現在的一切，都非常熟悉，才能冒充得那麼逼眞，而所說的話，也每一句都是杜少恆所要說的。

此情此景，杜少恆除了苦笑之外，還能有甚麼說的呢？

那假杜少恆更是得理不饒人地，立即接道：「朋友，你現在退出這個是非之地，還來得及。」

那黑黝黝的門戶中，忽然傳出一個比外面的氣溫更爲寒冷的陰冷語聲道：「已經來不及了。」隨着語聲火光一閃，那黑黝黝的門戶中，火把齊明，現出一條長達十來丈的甬道。

在明如白晝的火把照耀之下，一位綸巾羽扇，着八卦道袍，活像戲台上的諸葛亮那種打扮的中年文士，面含微笑，當門而立，分立左右的，是不久之前，去利民當舖傳信的黑衣短裝老者，和藍衫文士，甬道兩旁，分列着十二個全身黑色勁裝的彪形大漢，並各自以大刀斜舉着，交岔成一道以二十四把鋼刀構成的刀，顯得肅殺而又似乎有點滑稽。

杜少恆向甬道中打量了一眼之後，輕輕一嘆，說道：「這位漢代倒數第二任的皇帝，可能是生前作孽太多吧，死後的枯骨，都得不到安寧……」

那位假杜少恆截口沉喝道：「朋友，別替死鬼擔憂，還是快點走吧！」

杜少恆苦笑道：「朋友這番好意，在下只能心領了，你沒有聽人家說過，已經來不及了嗎……」

由于杜少恆出現雙包，而眞的杜少恆又沒設法分辯，也未曾分辯，因而不但甬道中的神秘人物弄不清楚誰眞誰假，連跟踪杜少恆而來的司馬元，也傻了眼，只是以困惑的目光，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

杜少恆當然明白司馬元心中的困惑，因而正容說道：「司馬元，還是你先走吧！」

那站在甬道門口的中年文士搶先冷笑道：「諸位都是有所爲而來，如果就這麼退走了，不怕給江湖同道傳爲笑柄嗎！」

司馬元道：「我倒不在乎這些，不過，閣下請放心，我沒有離去的打算。」

「這就好，」那中年文士精目向眞假杜少恆一掃，冷冷地一笑道：「我不管你們誰眞誰假，姑且都稱爲杜大俠吧……」

假杜少恆連忙接道：「不！杜少恆只有一個，也只有我才是眞的。」

中年文士道：「我已說過，不管誰眞誰假，一體統請！」

說完，並側身擺手，作肅客狀，道：「本門已擺出最隆重的迎賓儀隊，三位總該賞個臉吧！」

假杜少恆雙眉一挑道：「杜某人既然來了，縱然裏面是龍潭虎穴，劍樹刀山，我也得闖上一闖……」

說着，昂首闊步，當先向甬道口走去，當他經過司馬元身邊時，並以眞氣傳音促聲說道：「司馬兄，趕快偕同令友，立即退走，我可以給你們擋一陣……」

這當兒，那中年文士卻呵呵大笑道：「這裏面不是龍潭虎穴，也沒有劍樹刀山，只不過是一個現成的墳墓……」

這時，假杜少恆已走到甬道入口處，杜少恆忽然沉聲喝道：「這位兄台且慢！」

假杜少恆住步回頭問道：「爲甚麼？」

杜少恆接道：「咱們至少該先行問問這位朋友，是甚麼來歷才對。」

假杜少恆道：「你以爲他會告訴你？」

那中年文士笑道：「是的，現在我不會說，但到了裏面，諸位自然會明白。」

假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二位既然一定要見識見識，那就跟我來吧！」

司馬元接道：「在下理當追隨驥尾。」

他，越過杜少恆身前，跟在假杜少恆之後，反而將眞正的當事人——杜少恆拋在最後。

不過，杜少恆似乎根本不計較這些，聳聳肩，邁步跟進。

當他們三人進入甬道時，那兩旁的儀式隊武士忽然將鋼刀互擊，發出震耳金鐵交鳴之聲，並齊聲吆喝着：「敬禮！」

這情形，如果是膽小一點的人，眞會嚇得發抖。

但目前這三位，卻是泰然自若地，昂首前行，咀角並浮現一絲輕蔑的笑意。

甬道盡頭，是一條「丁」字形的甬道。

那中年文士連忙超越而前，並含笑接道：「在下當先帶路！」

沿途所經，每隔一丈，就有一枝松油火把，和兩個跨刀武士，算得上是刁斗森嚴。

而且，裏面分支甬道，四通八達，有如迷宮，如非有人帶路，可眞會有迷失自己危險。

也因爲如此，一路行來，杜少恆與司馬元二人，都將沿途拐角之處，默記在心。

倒是那位假杜少恆，顯得毫不在乎，一路上目不側視地，跟在那中年文士的背後，亦步

亦趨着。

一行人拐彎抹角地，約莫行進了十來丈之後，前頭忽然爆出一聲沉喝：「貴賓駕到！」

緊接着，視綫豁然開朗，已到達一個大廳的入口處。

三位「貴賓」冷眼打量着：只見這個大廳縱深總有十丈以上，橫寬也在八丈左右，高度則在三丈上下。

在這種古老的陵墓中，居然有如此寬敞的場地，如非親自經歷，可實在難以相信。

當然，這大廳是經過新的裝修的，室頂漆成黃色，四週垂着黃色綢質帳幔，在四週那明如白晝的火把照耀之下，顯得富麗堂皇之至。

不過，遺憾的是，整個大廳中，並無甚麼陳設，只有正中擺着兩張已擺上美酒佳餚的八仙桌，和八條長櫈，與這寬敞而又華麗的大廳對照之下，顯得非常不調和。

兩桌酒席上，左邊一桌，空無一人，右邊一桌上，却已有三人在端坐着。

坐在上首的是一個約莫二十上下年紀的年輕人，着一襲白色儒衫，連臉色也襯托得頗為蒼白，不！他的臉上，顯然是戴着人皮面具。

另兩個都是五旬以上的斑髮老者，一着灰衫，一着葛衫，正在向白衫少年諂笑着。

這情形，使得杜少恆目光一觸之下，立卽心中暗忖着：「按說，這個坐在上首的年輕人，應該是正主兒了，我幾時樹上這麼一個年輕的強敵的……？」

那三位，似乎在低聲交談着甚麼，對三位「貴賓」的到達，根本就視若無覩。

那帶路的中年文士，擺手止住三位「貴賓」，他自己却疾步而前，向那白衫少年躬身施禮，道：「啓稟少主，杜少恆已到。」

杜少恆暗中點點頭：「這就是了，既稱少主，背後自然還有老魔撐腰……」

那白衫少年微微抬起頭來，向三位「貴賓」注目問道：「哪一位是杜少恆杜大俠？」

「區區就是。」兩個杜少恆同聲回答。

白衫少年蹙眉問道：「怎麼會冒出兩個杜大俠來？」

杜少恆連忙接口道：「區區才是眞的杜少恆……」

假杜少恆也立卽接口道：「不！我才是眞的。」

白衫少年目注那中年文士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那中年文士躬身答道：「回少主，事情是這樣的，方才在外面……」

白衫少年截口接道：「長話短說！」

「是！」中年文士接道：「他們二位都說自己是杜大俠，屬下只好一併都請了來。」

白衫少年「哦」了一聲，說道：「會有這種事？」

灰衫老者諂笑道：「恭喜少主，這是好事成雙呀！」

白衫少年沉思着道：「兩人中當然有一個是假的，只是，不知那假的杜大俠，是否也够份量？」

葛衫老者含笑接道：「少主，待會，試過便知呀！」

灰衫老者接道：「能够冒充杜少恆的人，身手決不會差到哪裏去。」

「有道理，有道理，」白衫少年點點頭，才向那中年文士說道：「請他們就座，並煩請軍師作陪。」

原來這位中年文士，就是他們的軍師，怪不得作諸葛亮的打扮！

「是！」那中年文士恭應一聲，然後才向三位「貴賓」擺擺手道：「三位請！」

由于兩個杜少恆互不相讓，在中年文士的協調之下，兩個人都並坐上首，司馬元與中年文士則左右相陪。

至于原先那兩個傳信的人，却早已于到達大廳門口時，悄然退走了。

賓主就座之後，那白衫少年才含笑說道：「有請軍師先將所有酒菜都嚐一口，以免貴客生疑。」

「遵命！」

那中年文士恭應着，立卽據案大嚼起來。

杜少恆淡淡地一笑道：「那倒不必多此一舉，在下既然是應召前來領死，早就不在乎如何死法了。」

假杜少恆也笑道：「是啊！與其死在刀劍或拳脚之下，倒不如作一個飽死鬼，還來得實惠一點。」

說完，端起面前斟滿的美酒，一飲而盡。

但杜少恆與司馬元二人，却並未跟進，仍然端坐未動。

白衫少年朗聲大笑道：「杜大俠快人、快語、快事，也算是豪氣可嘉，看來，這位一定是眞的杜大俠了？」

假杜少恆笑了笑，說道：「本來就是眞的嘛！」

杜少恆却冷然接道：「誰眞誰假，暫時不談，現在，請告訴我：咱們之間，究竟有甚麼深仇大恨？為甚麼要刦持我的老母和妻子？還要派人叫我前來領死？」

假杜少恆笑道：「眞是妙極了，你老兄將我要問的話，都一古腦兒問了出來。」

白衫少年笑道：「二位提出的問題，暫時壓後回答，現在我要先行說明一點，我原先所派的信使所說的話，不過是測驗一下杜大俠的膽量而已……」

假杜少恆搶先問道：「此話怎講？」

「這是說，」白衫少年接道：「邀請諸位前來，決不是要諸位前來領死……」

杜少恆接問道：「那麼，目的何在？」

白衫少年道：「目的很簡單，二十年前，『玉面修羅』杜大俠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少年奇俠，如今，更應該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成為當代武林中，極少數頂尖高手之一了。」

「還有嗎？」

「當然還有。也就是為了上述的原因，才派人激使杜大俠前來，咱們共同創造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假杜少恆笑道：「這一番說辭，倒是頗為動聽……」

白衫少年笑問道：「這位杜大俠，是否願意加盟呢？」

假杜少恆道：「目前，我還未便答覆，首先，我要請教，你老弟，啊！對了，稱你一聲老弟，當不至于笑我倚老賣老吧？」

「理當，理當，同時這也是我的光榮。」

「那麼，我首先請教老弟，你所說的驚天動地的事業，究竟是一種怎樣的事業？」

「那自然是獨霸武林的不朽事業。」

「你們這組織，如何稱呼？」

「已定名為天一門，就是唯我獨尊，天下第一門派之意。」

「天一門門主是令尊，還是令師？」

「是家父，也算是家師。」

「令尊上下，如何稱呼？」

白衫少年歉笑道：「這個……很抱歉，暫時還未便宣佈。」

假杜少恆接道：「你，年紀輕輕，却戴着人皮面具，這也有理由嗎？」

「當然有，那是奉家嚴之命，在姓名未公開之前，不許以眞面目示人。」

「你們連姓名來歷都不肯示人，又怎能教人家存心跟你合作？」

「只要杜大俠肯誠心加盟，則加盟本門之後，自然會明白一切。」

「好，這些，暫時不談，現在，你該回答這位也算是杜少恆的人，方才所問的話了。」

由于假杜少恆所問的話，也就是杜少恆所須要問的，因而杜少恆一直只是靜靜地聽着。

目前，假杜少恆這一問，自然使杜少恆更加樂得省點口舌之勞了。

白衫少年笑了笑道：「方才這位杜大俠，問的是一連串的問題，為了回答方便起見，我想，還是請你這位杜大俠問一宗，我答一宗，可好？」

假杜少恆點點頭，說道：「說得也是道理，那麼，我先行請教，你我之間，究竟有何仇恨？」

白衫少年道：「據我所知，似乎談不上有甚仇恨。」

「既然談不上有甚仇恨，為何要刦持我的老母和妻子？」

「杜大俠如何斷定，令堂，令正，和令公子等，是本門所刦持？」

「我是根據太白酒樓，和那個裝瘋子的獨眼老太婆的事實，而作此假設。」

「我不能承認，你這一大膽假設，是猜對了，不過，有一點我必須予以更正，那就是令堂等人，不是被本門刦持，而是受到本門的保護……」

「保護也好，刦持也好，先告訴我，他們目前在何處？」

「這個，只有家父才能回答，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杜大俠，他們三位都過得很舒服。」

杜少恆忽然插口冷笑道：「年輕人，如果你我易地相處，你會相信這些話嗎？」

白衫少年苦笑了一下道：「杜大俠不肯相信，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卽接道：「看情形，二位好像都是眞的杜大俠似的……」

杜少恆冷然一笑，接口道：「這些，與你不相干！」

白衫少年笑道：「是的，這些，似乎與我不相干，只要二位中有一個是眞的杜大俠就行了。」

話鋒略為一頓，又含笑接道：「二位，你們的問題，都已經獲得解答了，是否也該回答我的話了呢？」

假杜少恆搶先說道：「有關加盟你那天一門的事，我不予攷慮。」

杜少恆也立卽接道：「我也一樣。」

白衫少年精目寒芒一閃，冷然接道：「我不妨坦白告訴你們，你們既然進了這古墓之中，除了加盟本門之外，已別無他途可循。」

假杜少恆冷笑道：「你這狐狸尾巴，早就該現出來才對……」

白衫少年截口冷笑道：「杜大俠，難道你不想和家人骨肉團聚嗎？」

假杜少恆忽然飛身而起，向白衫少年疾射而去，口中並怒叱道：「擒住你這小雜種，不怕老的不出來……」

但他這迅電奔雷似的攻勢，被白衫少年身邊的葛衫老者接住，立卽展開一場精彩絕倫的惡鬥。

雙方拳來脚往，一時之間，居然顯得斤兩悉稱，難分軒輊。

假杜少恆搶先出手，杜少恆本人，倒反而像是一個局外人似地，冷眼旁觀起來。

當然，他這種態度是有作用的。由于假杜少恆冒充他，幾乎已到了天衣無縫的程度，而且，由表面上看來，也似乎的確是是友非敵，完全是一番好意。

但杜少恆是老江湖了，深知人心險詐，江湖上鬼域伎倆層出不窮，披着僞善的外衣，而心存奸詐者，可說是隨時隨地都可碰上。

也由于這些因素，他必須冷靜的靜觀發展，看情形再決定自己應該採取的行動。

這一冷眼旁觀的結果，却使得他更為困惑了。

因為，那位假杜少恆的武功路數，也和他完全一樣，此刻使的是他杜家「魚龍掌法」。

這種掌法，有一個特徵，刁鑽、滑溜，令人防不勝防，威力極强，却也是最難練的一種掌法。

而目前這個假杜少恆所使的「魚龍掌法」，其純熟程度，幾乎已與杜少恆本人不相上下，據他的估計，至少已有十五年以上的火候。

像這情形，試想，怎不教杜少恆愈來愈感到困惑呢？

至于那葛衫老者的情形，也使得他大惑不解。

因為，葛衫老者所使的掌法，看似平凡，但實際上，却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功效，饒是假杜少恆的「魚龍掌法」幾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但一時之間，却是奈何他不得。

而更使杜少恆暗中震驚的是，憑他江湖閱歷的豐富，竟然看不出那葛衫老者的一點武功路數來。

其餘的人也都屏息凝神，目不稍瞬地靜坐觀戰，一時之間，除了惡鬥中的兩人的拳脚所帶動的風聲外，整個大廳，沒有一絲雜音。

二十招一過，那葛衫老者才呵呵大笑道：「身手高明，『魚龍掌法』使得得心應手，看來這位必然是眞的杜大俠了。」

假杜少恆清叱一聲，道：「廢話，我本來就是眞的杜少恆。」

葛衫老者道：「杜大俠，既然咱們在拳脚上分不出高下，只好在劍法上一決雄長啦！」

假杜少恆冷笑道：「別向自己臉上貼金，你能接下我百招，再談其他。」

葛衫老者笑道：「也好，老朽一定捨命奉陪……」

那灰衫老者，忽然起身走向杜少恆身前，含笑說道：「這位杜大俠，咱們也活動活動如何？」

杜少恆冷然一哂，點首說道：「在下正有同感……」

但他的話聲未落，司馬元已插口說道：「杜大俠，這一場讓給我……」

話聲一落，立卽飛身向灰衫老者撲了過去，口中並歉笑道：「在下有僭了！」

灰衫老者一面揮掌迎敵，一面笑道：「也好，也好……」

這兩位一經交上手，其精彩程度，比起假杜少恆與葛衫老者那一組來，似乎尤有過之。

灰衫老者的武功路數，與葛衫老者如出一轍，而司馬元掌法的神奇，也同樣使杜少恆看不出路數，只有莫測高深之感。

這情形，使得杜少恆心中苦笑着：「在這短短不到一個對時之內，碰上這麼多的武林異人，和不可思議的神奇事故，看起來，如今的洛陽城，可的確是變了……」

片刻之間，灰衫老者與司馬元也激戰了二十多招，不分勝負。

灰衫老者禁不住揚聲笑道：「少主，您都看到啦！」

白衫少年點點頭，說道：「不錯，我都看到了。」

「屬下恭喜少主，又添了二員猛將。」

「唔……只是不知道另一位杜大俠的情形如何？」

「我想，決不會差到哪裏去。」

那位被稱為「軍師」的中年文士，忽然插

口笑道：「少主，且由屬下攷他一下如何？」

白衫少年笑了笑道：「可以……」

那中年文士目注杜少恆笑道：「杜大俠，請吧！」

於是，這兩位也展開一場龍爭虎鬥。

那中年文士的身手，顯然猶高於灰衫老者和葛衫老者。

但杜少恆表現得很從容，也是打成平手。

當然，他使的也是家傳的「魚龍掌法」。與前面兩組比較起來，杜少恆的這一組，更有一個特色。那就是雙方都表現得很從容暇豫，使得冷眼旁觀的白衫少年，竟然看不出來，他們兩人，究竟是已盡了全力，還是隱藏了部份實力？

三組人員分三個角落惡鬥着。

好在這大廳相當寬敞，雖然有六個高手在惡鬥着，却仍然可以放手盡情發揮。

葛衫老者與假杜少恆的惡鬥已超過七十招，但三組人員仍然都是一個不勝不敗的膠着狀態。那中年文士忽然揚聲笑道：「恭喜少主，這位杜大俠，顯然比另外二位更爲高明。」

白衫少年蹙眉苦笑道：「只是，不知哪一位才是眞的杜大俠？」

中年文士道：「管他誰眞誰假，咱們照單全收就是……」

白衫少年含笑點首道：「對對……照單全收。」

只聽那假杜少恆忽然大喝一聲：「百招之數，只剩五招，你要小心了！」

那葛衫老者冷笑道：「有甚麼壓箱底的功夫，儘管使出來……」

他的話說得很豪放，但行動却恰好相反，話沒說完，人已一個倒縱，隱入旁邊的黃綾帳幔之中。

而且，他們三個人都似乎事先已有默契，葛衫老者才隱入黃綾帳幔之中，另外的灰衫老者與中年文士，也如响斯應地，採取同樣的行動，各自虛發一招，飛身而退。

由於那三位的行動太過意外，而黃綾帳幔之內，情況莫測，因而杜少恆等人都未便貿然追擊，而一時之間，爲之一呆。

也僅僅是這刹那之間的一呆，大廳中劇變又生。

只聽「嘩啦」一聲，三隻巨型鐵籠電疾罩下，剛好將杜少恆等三人，分別困於三個不同的位置。

杜少恆等三人既已受困，那中年文士等三人也由黃綾帳幔內走出，一齊向白衫少年躬身施禮，道：「恭喜少主，大功告成……」

杜少恆等三人無暇去看對方在表功，只是各自打量着那隻將自己困住的巨型鐵籠。

那是用兒臂粗的鐵條所構成，徑約一丈，高約丈五，估計挿入地下的部份，至少也在五尺以上，少說點，這鐵籠的重量，也在五千斤以上。

像這情形，要想憑自己的力量脫困而出，不管你武功有多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旁邊還有強敵在監視着。

因此，儘管被困的三人心中都很焦急，但外表上却表現得很鎭靜，各自以冷眼向對方打量着。

那中年文士目光一掃被困的三人，含笑說道：「三位請放心，我們並無惡意，只是要使三位加盟本門而已。」

那白衫少年也歉笑道：「由於三位不肯合作，才不得不使點手段，這一點，還請三位多多見諒。」

杜少恆披唇一哂道：「對一個階下囚，還用得着請求原諒嗎！」

「不！」白衫少年含笑接道：「從現在起，三位才正式是本門的特別貴賓。」

接着，扭頭向一旁的中年文士得意地笑道：「軍師，你說是嗎？」

中年文士連連點頭，諂笑道：「正是，正是……」

白衫少年精目向鐵籠中的三人一掃，笑了笑道：「我再補充說明一點，從現在起，三天之內，三位都成爲我的唯命是從，忠心耿耿的貼身衞士，信不信由你。」

中年文士正容接道：「少主，目前當務之急，是先行確定哪一個才是眞正的杜少恆，然後，該儘速禀報咱們門主……」

白衫少年截口笑道：「不忙、不忙，像這等天大的喜事，我們該先行好好的慶祝一番才對。」

「少主的意思是——？」

「重行排上酒席，並把樂隊叫來。」

「遵命……」

中年文士躬身一禮，倒退着消失於那黃綾帳幔之後。

直到這時，那位假杜少恆才向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朋友，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現在你後悔了吧？」

杜少恆笑道：「究竟是誰該後悔，咱們各自心中有數就是。」

緊接着，却以眞氣傳音問道：「朋友，你究竟是誰？爲甚麼要冒充我？」

假杜少恆也以眞氣傳音答道：「我是誰，你毋須過問，至於爲何要冒充你，你應該想像得到，那是爲你好……」

「爲我好，我相信，也很感激……」

「先別談這些，現在，你必須聽我的話，如果我們還能脫險的話，暫時由我正面跟他們週旋，你則退居幕後，以便明暗呼應，藉收事牛功倍之效。」

「我們還有脫險的機會嗎？」

假杜少恆道：「有的，北六省中最有名的『神算子』古樸，曾經替我算過命，也看過相，他說我至少可以活到八十歲，同時，我自己也有這份自信。」

「但願如你所言。」杜少恆苦笑了一下。

在一隊女侍們穿梭奔走之下，很快地將殘席撤走，並重新擺上了美酒佳餚。

當然，席面也由方才的兩桌變成一桌，而兩位杜少恆的傳音交談，也被一陣美妙的樂聲打斷了。

隨着那美妙的樂聲，一隊妙齡少女，各自持着不同的樂器，由黃綾帳幔後面載歌載舞而出。

那隊妙齡少女一共二十四個，年紀都約莫十七八，姿色也都是中上之選。

她們應該算是全裸，身上只有胸脯及緊要所在，繫着一片手掌大小的紅綾，襯托上她們那雪白的肌膚，紅白相映，格外醒目，也格外引人遐思。

尤其是輕歌曼舞之間，三片紅綾隨風揚起，妙處畢露，加上那如林粉腿，美妙身裁，以及聞之心醉的靡靡之音，即使是以坐懷不亂聞名於世的柳下惠處此場合之中，也勢將爲之怦然心動。

古墓中的氣溫，與外面的冰天雪地，自然是截然不同，

此刻，加上這批全裸美女的消魂艷舞，更充滿着一片盎然春意。

杜少恆與司馬元二人，臉上一片冷漠，看不出來他們有甚麼感受。但那位假杜少恆却「呸」了一聲道：「一羣不知廉恥的狗男女！」

高踞首座，舉杯待飲，臉浮邪笑，目光在那批裸女身上溜轉的白衫少年，呵呵大笑道：「杜大俠，你這話就不夠意思啦！」

假杜少恆冷笑道：「爲何不夠意思？」

白衫少年口沫四濺，侃侃而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慾，連孔老夫子也說，食色性也，所以，我認爲，在這方面，人與狗是沒有分別的。」

假杜少恆禁不住笑道：「那我罵你們狗男女，可沒罵錯呀！」

白衫少年笑道：「可是，這等於將你自己也罵在內了，想想你的過去，曾經有多少綺年玉貌的少女，自動向你獻身……」

「你怎麼知道的？」

「自然是傳聞而來，而且，我相信這些傳聞，都絕對眞實。」

話鋒略爲一頓，又含笑接道：「也許三位都認爲我是壞人，我自己也不否認，不過，我這個壞人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表裏一致，心裏怎麼想，口中怎麼說，行動上也這麼大大方方的說，不像某些僞君子，假道學，心裏明明喜歡得不得了，暗地裏也玩得昏天黑地，甚至連他自己的媳婦女兒都玩上了，却偏要裝出一臉的道貌岸然，滿口仁義道德去教訓別人，像這種人，才是人狗兩不如的狗男女，連他的祖宗八代都是狗男女。」

杜少恆呵呵大笑道：「年輕人，你這一套理論和作風，我倒是深表贊同。」

假杜少恆却披唇一哂，道：「這叫作臭味相投，那你就乖乖地做他的貼身衞士去吧！」

那中年文士笑道：「怪啦！兩位杜大俠怎麼自己鬥起嘴來？」

「與你何干！」假杜少恆冷冷地頂了一句之後，又向杜少恆沉聲說道：「這位朋友，你要冒充我，我一見你就不順眼，希望你以後少惹我生氣……」

白衫少年「哦」了一聲，目注那中年文士道：「對了，軍師，咱們現在該先將眞的杜少恆找出來才是。」

「少主之意，是——？」

「暫時讓他們失去知覺，查驗一下，誰的臉上不曾經過特別易容術的，誰就是眞的杜少恆，還有，那塊玉珮，也是證明他們眞僞的證物。」

「是是，屬下馬上就去……」

中年文士離去之後，白衫少年才向兩位杜少恆笑了笑道：「二位請儘管放心，我雖然要辨別二位的眞僞，但一經辨別之後，待遇上却並無任何差別，二位同樣都是我的貼身侍衞，也同樣……」

假杜少恆截口笑道：「少自鳴得意……」

白衫少年也截口笑道：「你要是還能脫離我的掌握，我才眞的佩服你。」

他的話聲才落，古墓中忽然傳出一串急促的警鈴聲，和叱喝聲。

白衫少年臉色一變之下，立即向那批仍在載歌載舞，却已露出驚惶神色的裸女們揮手沉喝道：「快退下去……」

一陣尖呼聲中，所有裸女一哄而散，隱入那黃綾帳幔之後。

也就在這當兒，「軋軋」連響，那分別困住杜少恆等三人巨型鐵籠，也隨之徐徐昇起。

這情形，對白衫少年而言，等於是屋漏又逢連夜雨，只見他臉色一變再變之下，向一旁的灰衫老者厲聲喝道：「趕快進去瞧瞧，是誰吃裏扒外，我要活剝他的狗皮！」

三隻巨型鐵籠陷入地下的部份已被吊起，只要再昇高尺許，被困住的杜少恆等人，就可以脫險了。

偏偏就在這當兒，困住杜少恆的那隻巨型鐵籠忽然再度砸落，深陷地下，另兩隻却仍在繼續上昇。

那位被稱爲「軍師」的中年文士也適時趕來，疾聲說道：「娘娘有旨，請少主速避！」

白衫少年疾聲厲言地問道：「抓到奸細沒有？」

中年文士說道：「還沒有，不過，控制中心已經重行掌握住，各處的通道，也已嚴密封鎖……」

這時，假杜少恆與司馬元二人，已就着鐵籠吊離地面尺許高之間，伏地一閃而出。

白衫少年疾聲厲喝，道：「快快截住那兩個……」

中年文士向一旁的葛衫老者一使眼色，簇擁着白衫少年疾退，一面笑道：「少主放心，他們跑不了的……」

這些，本來也不過是警訊發生之後，片刻之間所發生的事。

當假杜少恆、司馬元二人脫困之後，長身而起時，整個大廳已寂無一人，只聽到那黃綾帳幔之後，傳來白衫少年的怒喝道：「快傳分舵主來，我要問問他，所司何事，分宮內居然會有奸細……」

語聲漸遠漸渺，各處傳來的警鈴和叱喝聲，也都已停止，這一座本來是烏烟瘴氣的古墓，這時才算是恢復了古墓應有的寧靜。

假杜少恆目光向杜少恆、司馬元二人身上一掃，道：「二位身上，是否携有寶刄？」

杜少恆只苦笑着搖了搖頭，司馬元却於搖了搖頭之後，苦笑道：「我如果携有寶刄，早就取出來派上用場啦！」

假杜少恆道：「這兒臂粗的鐵條，沒有寶刄，是沒法弄斷的……」

杜少恆沉聲說道：「二位暫時別管我，還是快點逃命去吧……」

假杜少恆截口接道：「你別管，咱們三人同時進來，就該同時出去。」

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別妄想，我們低估了敵人的力量，我想，與其三人都陷在這兒，倒不如你們先行設法脫困爲是，好在短時期內，我不會有生命危險，二位脫困之後，還可以設法來救我……」

司馬元忽然抬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額角，道：「唉！我眞是急昏了頭，爲甚麼不立即從地下着手呢！」

假杜少恆笑道：「是呀！咱們快點開始挖掘……」

這辦法是可行的，尤其那巨型鐵籠陷入地下部份，不過五六尺深，憑他們三人功力之高，裏應外合，共同合作之下，是不消多久，就可以打通的。

也由于這原因，杜少恆也沒再提出異議，並且，三人立即取出隨身兵刄着手挖掘起來。

一開始挖掘，才知道事實不像想像中那麼簡單。

原來地面是以其厚不知幾許的花岡石所舖成，只有那鐵籠陷入地面處，預先留好一個與鐵籠大小一致的圓形隙縫。

像這情形，以普通兵刄去挖掘那堅硬的花岡石地面，那是非常吃力而又收效甚微的。

因此，一開始，三個人的心房爲之往下一沉，互相投過一個無聲的苦笑。

一個陰冷的語聲，由大廳頂上傳下：「別枉費心機了！如果這地面能這麼輕易挖通，這個古墓，也就不成其爲龍潭虎穴啦！」

假杜少恆冷笑道：「我認爲不過是一個蛇穴鼠窩而已！」

那陰冷語聲道：「光是咀硬不管用，你們三個何妨抬起頭來瞧瞧……」

其實，不用抬頭，即使用他們的眼角餘光，也可以看出，四週的黃綾帳幔在徐徐昇起，現出石砌的牆壁和十數道的甬道口來。

緊跟着，一陣疾風過處，四週火把也隨之

熄沒。

杜少恆促聲喝道：「二位請當心，不必再管我了……」

只聽司馬元怒叱一聲：「鼠輩找死！」

假杜少恆也幾乎是同時怒叱道：「賊子敢爾！」

儘管是在伸手不見五指，又是由明乍暗，視力暫時沒法適應的情況之下，但司馬元與假杜少恆二人的反擊，却是準而且狠。

隨着他們的怒叱，兩聲悽厲慘號同時傳出，在古墓中四壁迴音襯托之下，顯得格外令人驚心動魄。

暫時之間，形成一片死寂，連彼此間的呼吸聲也聽不到了。

只有那令人聞之噁心的血腥氣，在逐漸擴大中。

大聽頂上又傳下那陰冷語聲道：「那已經脫困的兩個請聽好，立卽自動放下兵刃，停止反抗，否則……嘿嘿嘿嘿……」

假杜少恆與司馬元二人沒有任何反應，大廳中仍然是一片死寂。

不過經過這一片刻的緩衝，杜少恆的視力，已逐漸能適應，他已隱約地看到，司馬元與假杜少恆二人，雙雙以長劍護身，迅疾地閃入大廳左邊的一條甬道中。

緊接着，却傳來一絲細如蚊蚋，但却很淸晰的語聲道：「杜兄你要多多保重，暫時逆來順受，我會設法來解救你的！」

聞聲知人，那是假杜少恆的眞氣傳音。

杜少恆在心中苦笑着：「但願你們能安全脫險就好啦！」

忽然，一縷令人聞之心蕩的異香，隨風而至。

杜少恆心中「不好」的念頭尙未轉完。

當他醒來時，發覺自己是躺在一張頗爲寬敞的雕花大床上。

室內陳設也頗爲豪華，在室頂柔和珠光照映之下，一個年約十七八的青衣侍女，由一旁盈盈站起，嬌聲說道：「娘娘，杜少俠已醒過來啦！」

「哦！讓我出來瞧瞧。」

隨着這嬌甜而富有磁性的語聲，一串環珮「叮噹」聲過處，一位身着粉紅宮裝的麗人，緩步而入。

這刹那之間，杜少恆已暗中運氣試過，自己的「氣海」穴已被封閉，暫時已形同常人。

好在他已經是迭經大風大浪的憂患餘生，儘管明知自己處境險惡，吉凶未卜，但他却看得開，反而以平靜的心情，向那宮裝麗人打量着。

她約莫是花信年華，很美，也很媚，體態更是纖穠合度，婀娜多姿，說得上是增一分太肥，減一分太瘦的長得恰到好處。

那高挽的雲髻上，一枝金步搖隨着她那輕盈的蓮步而顫動，直似凌波仙子，冉冉而來。

這情形，使得這位算得上是曾經滄海，閱人甚多，而又身陷危境中的杜少恆，也不禁暫時忘去一切憂愁地，爲之怦然心動。

宮裝麗人帶着一陣醉人香風，挨着在床沿上坐下，向着杜少恆美目含情地媚笑道：「杜大俠，你認識我？」

杜少恆的回答也頗爲技巧：「是啊！好像曾經在哪兒見過？」

宮裝麗人笑道：「是嗎？再想想看，究竟是在哪兒見過？」

「哦？我想起來了，是在瑤池王母的蟠桃大會上見過。」

宮裝麗人「格格」地媚笑道：「杜大俠，你將我捧得太高啦！」

「不，我說的是由衷之言，否則，閻王爺罰我下一輩子還打光棍。」

「光棍？有『大情俠』之稱的杜大俠，還能算是光棍？」

「爲甚麼不能算光棍？除了孑然一身之外，妳說，我還擁有一些甚麼呢？」

宮裝麗人俏臉一整，道：「我很榮幸，誤打誤闖，留下來的，居然是你這位眞正的杜大俠。」

「應該說是咱們的緣份不淺才對。」

「此時此地，還能說出俏皮話來，你這位『玉面修羅』也實在是豁達得可以。」

「如果我愁眉苦臉，妳就能同情我，而放我走嗎？」

「那可不一定，」宮裝麗人淡笑着問道：「你也不問問我是甚麼人？」

杜少恆道：「妳是甚麼人，與我不相干，我所急于知道的，是司馬元與那位冒充我的人的情況如何？」

宮裝麗人俏臉一沉道：「你可眞够義氣，不問自己的吉凶，却去顧慮朋友的安危，我問你，那個冒充你的人，究竟是你的甚麼人？」

杜少恆回答得很乾脆：「不知道。」

「不知道，鬼才相信……」

「信不信由你。」

「杜家只有你這個寶貝兒子，也沒有傳人，這是江湖上人所共知的事實，但那個冒充你的人，他的武功路數，却和你完全一樣，這該如何解釋？」

「妳問我，我去問誰？」

宮裝麗人忽然綻顏一笑道：「好，我們且談點別的吧！」

接着，又自我解嘲地一笑道：「你既然不屑問我的來歷，我只好自我介紹一番了。」

「我不反對。」

「我老實告訴你，我是天一門門主的二夫人，也是這兒洛陽分宮的宮主，本門洛陽分舵，也得受我的管制。」

「那位少主呢？」

「少主是我的晚輩，在這兒，他也得聽我的。」

杜少恆笑道：「如此說來，妳的權威，可大得很呀！」

宮裝麗人道：「可以這樣說，所以，你必須對我特別遷就一點，因爲，目前掌握着你生死的，就是我！」

「多謝指點！我可以請教芳名嗎？」

「我複姓公冶，排行十二，以往人家叫我公冶十二娘，但現在人家都叫我娘娘……」

「這娘娘二字，也有解釋嗎？」

「有，因爲本門門主自號五絕神君，所以，所有夫人都被稱爲娘娘。」

「天一門門主自號五絕神君，那一定是一身而兼具五般絕藝的了。」

「唔……」

「但不知是那五般絕藝？」

「這些，我暫時不會告訴你。」

杜少恆禁不住苦笑道：「妳這位娘娘，可眞難伺候，不問妳吧，妳說我不屑問妳，問起妳來，却又故裝神秘。」

公冶十二娘淡淡地一笑道：「隨你怎麼說吧！」

接着，一整神色道：「杜大俠，現在談談有關你今後安危的問題，希望你有問必答，而且要誠實。」

「問出來試試看？」

「最近這二十年來，你呆在哪兒？幹些甚麼？此行到洛陽來，目的何在？」

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妳既然深知我的過去，當知道我是一個滿身孼債的人，所以，這二十年來，我除了以練武來打發日子之外，

主要是在閉門思過，至于此行回到洛陽來，自然是志在探望我的老母和妻子，這回答，妳滿意嗎？」

公冶十二娘也苦笑了一下道：「這些，你說了還是等于沒說。」

杜少恆道：「但我說的，可字字眞實。」

公冶十二娘注目問道：「那慾望香車，是不是你弄的玄虛？」

「不是。」

「你見過那慾望香車嗎？」

「基于好奇心理，我正想見識一番，可是，却始終緣慳一面。」

公冶十二娘黛眉緊蹙，沉思着自語道：「這輛慾望香車可也眞怪，別的地方很少去，却偏偏要在我的轄區內巡遊，難道是冲着我而來的。」

杜少恆問道：「妳也見過那慾望香車？」

「沒有。」

「那香車主人，是否找過妳這位分宮宮主的麻煩？」

「也沒有，而且，最近一兩月，已很少聽到那慾望香車的傳說了。」

「那妳怎能懷疑那香車跟我有關。又怎能斷定那是冲着妳來的？」

公冶十二娘苦笑了一下，門外傳來侍女的語聲道：「啓禀娘娘，少主求見。」

「請他進來。」

隨着話聲，那白衫少年緩步而入，向着公冶十二娘躬身施禮，道：「參見二姨。」

公冶十二娘微微點頭，說道：「免禮，請坐！」

「謝二姨！」

白衫少年雖然是按照他們的家規行禮如儀，應對之間，也中規中矩，但目光與神色之間，不但對他的這位「二姨」沒有尊敬，反而有幾分輕佻的意味。

公冶十二娘却是一本正經地，注目問道：「奸細抓到沒有？」

「回二姨，奸細還沒查出來。」

「那位冒充杜大俠的人和司馬元呢？」

「也沒查出來，那兩個，很可能是獲得奸細的掩護，躲在哪一個隱蔽場所，也可能已經由某一條秘密通道，逃出這古墓了。」

「逃出古墓？可能嗎？」

白衫少年苦笑道：「二姨，這是宋分舵主的忖測，起初，我也不相信，但經過實地搜查之後，我也有點相信起來了。」

「此話怎講？」

「因爲，原先我們認爲是死巷的很多不重要的甬道，經過仔細查察之後，證明那都是有作用的，而且，還好像是按甚麼奇門陣法排列，因此，我們也不敢再行深入，以免誤陷陣法之中。」

公冶十二娘蹙眉接道：「這個，不太可能吧，如所週知，漢靈帝不是一個甚麼有作爲的皇帝，他死後的陵墓中，不會有甚麼……」

白衫少年截口笑道：「二姨，請別忘了，這陵墓年代又久，很可能在我們之前，已有過江湖的高人在這兒經營過。」

「唔……這倒是有此可能。」公冶十二娘忽有所憶地，注目問道：「奇門陣法，應該難你不住呀？」

白衫少年苦笑了一下道：「二姨妳是知道的，神君雖然督促甚嚴，但偏偏我獨對這一門學問沒有興趣，所以，到目前爲止，我懂得的，只不過是一些皮毛。」

公冶十二娘似笑非笑地，道：「書到用時方恨少，現在，你體會到這滋味了吧？」

「二姨，別揭我的瘡疤，好嗎？」

「難道說，爲了這點事情，還得請神君親自來一趟不成？」

「是的，如果不是外面天氣太壞，我已經準備將飛鴿發出去了。」

公冶十二娘俯首沉思，沒接腔。

白衫少年目光一掃杜少恆，然後向公冶十二娘笑了笑道：「二姨，這位杜大俠……」

他，有點吞吞吐吐地，欲言又止。

公冶十二娘俏臉一沉道：「怎麼，你還不死心？」

白衫少年苦笑道：「二姨，一切都已準備好了，而且，張神醫還說，像現在這種天氣，是最適于施行那種特殊手術……」

公冶十二娘截口冷笑道：「我可不管他甚麼張神醫李神醫……」

「二姨，妳這可是爲難我啦！」

「這與你何干？」

白衫少年苦澀地一笑道：「二姨，妳當明白，我是奉神君之命行事。」

公冶十二娘道：「別拿神君來壓我，你也該明白，神君最愛聽誰的話？」

「這是說，二姨要向神君要求，將杜大俠留在身邊啦。」

「不錯，」她却表現得非常自然，好像將一個陌生的男人留在身邊，是一宗極爲平常的事似的。

白衫少年的妬意表現在言語中了：「二姨，妳這是何苦來？妳曾經想過嗎？杜大俠已經是中年人了。」

公冶十二娘冷然接道：「這與你何干！」

接着，又黛眉一揚道：「我就是喜歡中年人那股子善解人意的體貼勁兒，不像毛頭小伙子，只知道自己的須要和滿足自己。」

話鋒略爲一頓，又似笑非笑地接道：「再說，你那位神君父親，不也是中年人嗎？」

白衫少年尷尬地一笑道：「可是，我看得出來，妳並不喜歡我父親！」

公冶十二娘截口笑道：「這些，你至少要等十年之後才能懂得，別打擾我了，走吧！」

白衫少年站起來道：「好！我走，但我不能不提醒妳，妳的要求，神君是不會准的。」

「我有自信，他不准也得准！」她目送白衫少年帶着一臉苦笑離去後，才向杜少恆笑問道：「怎麼樣？已經見識到我的權威了吧？」

杜少恆淡然一笑道：「如果能容許我說一句老實話，妳方才趕走那年輕人，憑的不是權威，而是色相。……」

公冶十二娘截口笑道：「權威也好，色相也好，總而言之一句話，在本門中，能使少主俯首聽命的，除了他的生身父母之外，我是唯一的一個。」

「妳眞了不起！」

「不要譏笑我，你應該感謝我才對。」

「是感謝妳將我留在妳身邊？」

「也感謝我救了你一場刧難。」她，一頓話鋒，才正容接道：「你知道那位張神醫的來歷嗎？」

杜少恆道：「這年頭，浪得虛名的神醫太多了，我哪能知道那麼多……」

公冶十二娘道：「但這位張神醫可不同，他本來是漢代名醫張思邈的後裔，家學淵源，兼以福緣深厚，於無意中獲得漢末神醫華陀所遺留的一本秘笈，再加上神君所傳授的絕代武功，目前，不但醫術獨步江湖，也是本門神君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杜少恆「哦」了聲道：「方才那年輕人就是準備叫張神醫替我動一次特殊手術？」

「不錯。」公冶十二娘點點頭，道：「動過那種手術之後，你武功依舊，但記憶消失，變成一個只有聽命行事的活死人，你想想看，這後果多可怕！」

②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高庸·文　盧令·圖

黑鳳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克用與總管吳濤，合演一幕假戲，騙信了天眞純潔，而又身懷上乘魔功的少女黑鳳凰，認她作爲姪女，帶她離開荒山，來至太原府，居住在鴻賓樓，金克用爲炫耀一下這黑裏俏的純璞少女，特命店家在大堂訂下一副座頭，鴻賓酒樓素負盛名，晚飯時間更是座無虛席，但大多顧客一看空無一人的座頭上擺着麒麟山莊訂用的牌頭，全都避了開去。有太原五虎之稱的沙如冰等一進來便毫不在意地在金克用訂的座頭坐下，掌櫃央告這座頭已被人預訂，沙如冰盛氣地叱道：誰訂的，叫他等大爺們走後再來——

口舌招橫禍

沒等沙如冰話說完，姓李名叫李如堂的，突然發現了桌上的紙牌，一把抓起來看了看，說道：「小沙，瞧這個，麒麟山莊的名號你聽沒聽過？」

沙如冰接過紙牌，端詳了一會，沉吟道：「麒麟山莊……唔！好像聽我老頭子提起過……但不在太原，據說遠在甘肅一帶，倒頗有點名氣……」

陳如剛道：「既然遠在甘肅，怎麼會跑到太原府來訂酒席，一定是有人冒名。」

李如堂接口道：「不錯，麒麟山莊如有人到太原府來，應該先到沙家堡拜會，小沙，你說是不是？」

沙如冰揚揚眉毛，道：「那當然，凡是江湖道上人物經過太原府，誰敢不去拜候我家老頭子，除非他不想在江湖中混了。」

李如堂道：「由此看來，這小子八成是假冒的，等一會他若眞的來了，咱們拿住他先揍一頓，再押去沙家堡，治他一個假冒招搖的罪名。」

何掌櫃忙道：「公子們千萬魯莽不得，小老兒認識這位客人，的確就是麒麟山莊的莊主，金老爺子本人。」

風流受折磨

沙如冰沉着臉道：「你怎麼知道是他本人？難道他臉上刻了字？」

何掌櫃道：「不瞞公子說，金老爺子從前來過太原府，而且，這次是他莊中總管預先來訂的客房，絕對不會錯的……」

李如堂喝道：「去他娘的金老爺子，咱們不認識他，他就是假冒的。」

說着，將紙牌扯碎，擲在地上。

陳如剛用力拍着桌子，吼叫道：「拿酒菜上來，這張桌子咱們坐定了，他要敢不服氣，老子就叫他——」

話才說到一半，突然沒有了聲音，張口瞪目望着樓梯口，就像傻了似的。

大夥兒順着他的目光望去，一個個全都傻了。

× × ×

樓梯口，站着金克用和黑鳳凰。

金克用面帶冷笑，一隻手提着長袍的下擺，一隻手攙扶着全身新衣盛妝的黑鳳凰，目光緩緩掃視了全樓一遍，最後才落在太原五公子身上。

沙如冰等五個人十隻眼睛，却不約而同投注在黑鳳凰臉上，如醉如痴，霎也不霎。

不僅他們五人，全樓食客都停下了筷子，放下了酒杯，目不轉瞬地望着樓梯口。

甚至正在傳酒送菜的酒保夥計，也都忘了工作，有的雙手托着許多盤碟，人已呆了，有的正在替客人斟酒，酒液溢出流了一桌子，斟酒的和喝酒的都沒有發覺。

今夜的黑鳳凰不但美，而且美得令人目眩，因爲她的美，絕不同於一般嬌弱女子，她美在剛健，但剛健中不失婀娜嫵媚，就像一粒光芒四射黑珍珠，別有一番震盪人心的吸引力。

那黝黑的膚色，顯示着她的健壯，那略帶畏怯的眼波，流露出女性柔美的本能，她站在那兒，簡直就是一隻英挺高貴的鳳凰，而不是一隻嬌弱可憐的雲雀。

人們見慣了雲雀，但從未見過鳳凰。

當鳳凰出現，雲雀勢將爲之黯然失色。

金克用暗暗得意，攙着黑鳳凰向正中席位一步一步走過去。

何掌櫃慌忙迎上來，低聲道：「老爺子，眞正對不起，原來替您留的桌子……」

金克用擺了擺手，道：「不要緊，我知道你們生意人的難處，咱們就跟這幾位公子同席擠一擠好了。」

太原五公子不約而同，一齊站了起來。

沙如冰搶着抱拳行禮道：「這位就是麒麟山莊的金伯父吧？小侄沙如冰，家父便是沙家堡堡主，無敵神拳沙鎭山。」

金克用笑笑道：「原來是少堡主，老朽久仰令尊盛名，可惜無緣一會，更想不到沙家堡有這麼一位英俊的少堡主，實在孤陋寡聞，慚愧得很。」

沙如冰忙道：「金伯父太客氣，小侄常聽家父說起，麒麟山莊在西北一帶威名遠播。」

金克用道：「是嗎？令尊既然知道賤名，金某人大約不能算是假冒招搖了吧？」

沙如冰立刻紅了臉，連道：「不敢，不敢！剛才小侄不知道是金伯父，失禮！失禮！」

金克用又笑了笑，道：「剛才好像有那一位朋友在發話，如果金某人不服氣，就叫我怎樣？」

沙如冰的臉頓時變成了豬肝，急道：「那是小侄的幾位朋友在說頑笑話，你大人不見小人過，請多包涵。」

回頭對陳如剛一瞪眼，說道：「小陳，都是你口沒遮攔，胡說八道，還不快向金伯父賠罪！」

陳如剛幾個人的家裏雖然有錢有勢，却不是江湖中人，平時全仗沙家堡的名號逞威風，現在見沙如冰先矮了半截，只得依言低頭……

金克用却哈哈一笑，伸手攔住道：「既是少堡主的朋友，就用不着客氣了，坐下來！今天算老朽做個小東道，大夥兒好好喝一杯。」

沙如冰大感振奮，忙道：「金伯父遠來是客理應由小侄先盡地主之誼，伯父請上坐。」

一面介紹陳如剛幾個，異口同聲，都稱伯父，一面吩咐快上酒菜，自己却緊挨着黑鳳凰身邊坐下。

金克用看在眼裏，暗自冷笑，也不說破。

沙如冰終於忍不住問道：「敢問這位姑娘是——」

金克用輕哦了一聲，道：「我忘記替你們介紹了，她是我的侄女兒，名叫金鳳凰。」

沙如冰誇讚道：「妙美的名字，眞正是人如其名，來！鳳凰妹妹，小兄敬你和金伯父一杯！」

黑鳳凰皺皺眉頭，不言不動，生像是沒有聽見。

金克用舉杯一飲而盡，笑道：「鳳凰不會喝酒，老朽替她喝了吧。」

沙如冰有些失望，忙又用筷子挾了一塊燻鷄，放在黑鳳凰的碟子裏，笑着道：「鳳凰妹妹，你來嚐嚐看，這是此地鴻賓樓最有名的燻鷄，味道與別處大不相同。」

黑鳳凰仍然沒有理睬，但臉上已有怒色。

沙如冰還不識趣，接着更說了一句下流的粗話：「鳳凰妹妹，你就吃一塊鷄吧……」

黑鳳凰不懂那最後兩個字，是另一件東西的諧音，誰知陳如剛幾個人却鬨堂大笑起來。

金克用自然聽得懂，頓時臉色一沉。

黑鳳凰道：「伯父，他們笑什麼？」

金克用道：「沒有什麼，只是說說笑話而已。」

目光一轉，沉着臉對沙如冰道：「少堡主，我這侄女兒的脾氣不大好，玩笑最好適可而止，如果太過份太下流，那就不配稱爲世家子弟了。」

沙如冰若就此收斂，也不會出事，偏偏這小子還自命風流機變，故作不解道：「這話是從那兒說起，我敬鳳凰妹妹吃菜，並沒有失禮的地方呀！」

陳如剛等人立刻接腔，紛紛道：「對啊，主人敬客，難道還敬錯了？」

金克用冷冷一笑，道：「沒有錯最好，反正我金某人招呼已經打在前頭，萬一有什麼不愉快後果，可別怪我言之不預。」

沙如冰嬉皮笑臉道：「金伯父，你儘管放心，本少堡主別的事不敢吹，唯獨對侍候女孩子這點功夫，敢說在太原府算是首屈一指，只要你金伯父不扯腿，我包管侍候得鳳凰妹妹舒舒服服，愉快得一塌糊塗。」

陳如剛搶着道：「一點也不錯，咱們五兄弟別無所長，潘，驢，鄧，小，閑五個字，却是一字不缺的。」

李如堂道：「金伯父，可能你遠在甘肅，不知道太原府的情形，咱們五兄弟可不是沒有來歷的，就拿小沙家裏來說吧，沙家堡是太原第一大家，你今天結識了咱們五公子，以後在太原府就有得混的了。」

五個人互相吹噓，越說越得意，竟把金克用看成鄉下土佬進城，却不知道死在眼前。

金克用有心要讓黑鳳凰露臉闖名號，以利圖謀，難得碰上這幾個色中餓鬼般的紈袴子弟自己找來墊脚，心裏暗笑，也就假裝聾啞，不再從旁攔阻了。

沙如冰幾個見金克用不再多嘴，以爲已被自己唬住了，越發肆無顧忌起來。

五個人中，沙如冰的家勢最大，又坐得離黑鳳凰最近，另幾個却慫恿他出頭，企圖一親芳澤。

陳如剛偷偷撞了沙如冰一下，邪笑道：「小沙，看出來沒有，還是個原封貨哩，加緊些，上啊！」

沙如冰早已心癢難抓，低聲說道：「可是，這雛兒是根四季豆，不進油鹽，叫人無從下手。」

陳如剛道：「你平時的本領都到那裏去了，趁老頭兒不敢多嘴，還不快些！」

旁邊的李如堂等人也道：「小沙，放大膽上，錯過了可惜，常言道：黃鬆黑緊……」

沙如冰燈下看美人，越看越動情，仗着幾分酒意，突然一把握住了黑鳳凰的手，吃吃笑道：「妹妹，你今年幾歲了？」

黑鳳凰沉聲道：「放開手！」

沙如冰醉眼乜斜，涎着臉道：「你不告訴我，我就不放手。」

黑鳳凰臉上陡現殺機，冷冷道：「叫你放手，你聽見沒有？」

沙如冰道：「那我問你的話，你有沒有聽見？」

陳如剛接口道：「是啊，你得告訴咱們，

今年多少歲了，要不然，就罰你吃杯酒……」

話猶未完，黑鳳凰一聲低喝：「去你的！」手臂一揮，沙如冰已像鼻涕般被甩了出去。

這一揮之力，竟將沙如冰甩過三張桌子，撞向樓梯左側的角落裏。

那兒堆放着二三十罈酒，沙如冰一頭撞上，登時破裂，人與酒罈齊滾，酒與鮮血同流。

滿樓食客嘩然驚呼，都站了起來，膽大些的急往後讓，膽小些的忙不迭脚底抹油。

只有金克用端坐不動，恍如不見。

陳如剛等人齊都跳起身來，大叫道：「大家說說笑話，你這丫頭怎麼出手打人？」

黑鳳凰冷冷道：「打了人便怎樣？」

李如堂道：「你不要恃強逞兇，太原府可是有王法的地方，你傷了沙家堡少堡主，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五人中除沙如冰以外，就數陳如剛個頭兒最高大，練過武功，當下擄起袖子，上前一把，抓住了黑鳳凰的衣領，大聲道：「來人呀，先把這丫頭綑起來。」

李如堂和另外兩人立刻一擁而上，抱腰的抱腰，拉胳膊的拉胳膊，有的更存心趁機施以輕薄……

黑鳳凰叱道：「放開手！」

陳如剛等依仗人多勢衆，冷笑道：「休想，你打傷了人，咱們抓你去沙家堡——」

黑鳳凰一聲嬌叱，雙掌齊揚。

只聽砰蓬連响，陳如剛等人應聲由四個方向飛了出去。

摧心蝕骨掌下，四個人當場氣絕，變成了四團軟綿綿的肉堆。

食客們驚呼狂叫，紛紛奪路奔逃，剎那間，桌翻椅倒，全樓大亂。

何掌櫃見出了人命，嚇得混身顫抖，臉色發白，靠在櫃枱邊就像一截木頭。

這時，沙如冰已從破酒罈裏爬出來，目睹四人死狀，心膽俱裂，巍顫顫指着何掌櫃道：「好好看守住殺人的兇手，我同去叫人來，兇手跑了，就拿你頂罪。」

一面說着，一面就向樓梯口跑。

黑鳳凰沉聲道：「站住，你還想逃？」身一閃，已擋在了樓口。

金克用不知什麼時候也到了樓梯口，伸手攔住黑鳳凰道：「不要殺他，伯父還有話對他說。」

沙如冰道：「你們最好多想一想，殺了他們四個還不打緊，我爹同胞三兄弟，只有我這一個獨子，你們敢傷我一根毛髮，沙家堡跟你們沒得完。」

金克用冷笑道：「我們若想殺你，比捏死一隻螞蟻還容易，只是，殺你這種人，反污了我們的手。」

沙如冰道：「那你們有種就放我同去，咱們約一個地點，再決勝負。」

金克用道：「何必另約時地，我們這就跟你一同到沙家堡去，問你父親一個縱子爲惡的罪名。」

沙如冰冷聲道：「你們眞敢跟我同去沙家堡？」

金克用道：「有何不敢。」

回頭對何掌櫃道：「掌櫃的不用害怕，好漢做事好漢當，人是我們殺的，決不會連累你，請你借幾隻蔴袋，將這四具屍體裝了，再借一根扁擔，咱們自去沙家堡了結這件事。」

何掌櫃只要能脫開牽連，自是千恩萬謝，急忙吩咐夥計依言遵辦。

四具屍體，分別裝入四隻蔴袋，扁擔也取到備用。

金克用道：「沙少堡主，這四人都是你的朋友，就煩你挑起這副擔子吧。」

沙如冰怪叫道：「什麼？你要我親自挑運死屍？」

何掌櫃連忙說道：「由敝店的夥計送去好了。」

「不必。」金克用搖搖手，對沙如冰道：「你們五人生前稱兄道弟，狼狽爲奸，現在他們先你而死了，你這後死者理當盡盡朋友義氣。快些挑起來。」

沙如冰哼道：「士可殺不可辱，你們殺了我吧，我決不受這種侮辱。」

金克用冷冷一笑，說道：「你當眞不怕死麼？」

沙如冰道：「當然不怕。」

「好！」金克用點了點頭，冷聲說道：「你既然決定要死，我們也只好成全你的一番心願了——鳳凰！」

黑鳳凰應聲道：「在。」

金克用緩緩道：「剛才這位沙少堡主的話你都聽清楚了？」

「聽見了。」

「此人對你無禮，實屬罪魁禍首，死有餘辜，他既然態度還如此頑強，伯父也不願再攔阻，你就——」

話還沒有說完，沙如冰連忙拾起了扁擔，道：「挑就挑好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沙某人認栽就是。」

平時橫行無忌，目空一切的沙家堡少堡主，終於改行當了「人肉販子」，可憐他自出娘胎，何嘗受過這份委屈，人肉擔子挑在肩上，一步一踉蹌，只差沒有哭出來。

這時候，他眞恨陳如剛幾個，幹嘛平時吃得那樣好，長了這一堆肥肉，好沉重……

× × ×

沙家堡在太原府東門外，靠近罕山山麓，正當通往太行山娘子關的要道。

論形勢，這兒不如麒麟山莊雄偉，論建築，這兒不如威寧侯府有氣派，但是，太原沙家堡在冀晉一帶，頗有幾分名氣，那是因爲沙家一門三傑，手底下的確不含糊，沙家的無敵神掌，當年也曾很露過幾次臉，尤其是大堡主沙鎮山在少林俗家弟子中，算是修爲最深厚，首屈一指的人物。

二堡主沙鎮海和三堡主沙鎮嶽，全部出身少林，練的是外門硬功夫，不好女色，雖已娶妻成家，膝下猶虛，因此，三房人只有沙如冰這一個獨生兒子，難免嬌縱了些，更因爲沙鎮山的母親現仍健在，沙家兄弟又都是極孝順的人，祖母疼孫兒，做父親的爲了承歡，對沙如冰這位寶貝兒子，也只好隻眼閉隻眼睜了。

沙如冰挑着人肉擔子，滿頭是血的走到堡門，看見門口四名持紅纓槍守衛的堡丁，立刻拋下擔子，放聲大哭起來。

四名堡丁急忙迎上來問：「少堡主，發生了什麼事？」

沙如冰回手指着金克用和黑鳳凰，哭道：「快替我把這兩個人圍起來……快去通報老夫人和堡主，這兩個人要殺我……」

堡丁們吃了一驚，齊聲吶喊，挺槍圍住了金克用和黑鳳凰，同時分出人手，敲起警鑼。

堡門口警鑼一起，全堡呼應，响起一片緊急鑼聲。

金克用笑道：「別這樣大驚小怪，儘管派人進堡去通報，就說甘肅麒麟山莊金克用在此，叫你們三位堡主出來答話。」

不等堡丁通報，沙鎮山兄弟三人已經聞警趕來堡門，沙家堡堡丁也潮水般湧到，爲數不下百名，燈球火把，亮成一片。

紅纓槍，鬼頭刀，長劍，鋼鞭……各式兵刃，排成了一道銅牆鐵壁，將金克用兩人困在核心。

沙如冰仗着人多，膽量也壯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向父親和叔父們哭述道：「爹，二叔，三叔，你們三位老人家要替孩兒出氣，千萬不能放過這兩個傢伙……」

沙鎮山沉聲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不許哭，好好的說。」

沙如冰哽咽着道：「孩兒和幾位朋友去鴻賓樓吃晚飯，無意中碰見這兩個人，孩兒好心請他們喝酒，誰知他們却逞兇傷人，把孩兒的四位朋友全給打死了……」

沙鎮山喝道：「逞兇殺人，總有起因，你們是爲什麼引起衝突的？」

沙如冰道：「是爲了……爲了……」

沙鎮山道：「爲了什麼，快說！」

沙如冰道：「爲了大夥兒敬他們酒，他們不肯喝。」

沙鎮山道：「敬酒是雅事，怎麼會翻臉成仇？」

沙如冰低下了頭，吶吶說不出個理由來。

旁邊的二堡主沙鎮海輕輕推了兄長一下，向堡門外呶呶嘴。

沙鎮山抬頭向人圈中一望，神色微變，心中恍然領悟，低聲罵道：「不成器的畜牲，爲父不知告誡過你多少次，今天終於惹禍上門了吧！」

沙如冰垂着頭道：「並不是孩兒招惹他們，都怪陳如剛四個，跟他們開了個小玩笑，那女的就惱了。」

沙鎮山冷哼道：「你還敢推諉？陳如剛那些人，還不是跟着你起哄，事情一定是你領的頭，你當我眞是聾子瞎子！」

沙如冰道：「這次眞的不是孩兒領頭，不然，他們爲什麼殺了陳如剛幾個，却沒有殺孩兒……」

沙鎮山叱道：「畜牲，你還敢狡辯？」

三堡主沙鎮嶽道：「大哥，事已如此，先別只顧責備孩子，咱們應該怎樣處置那兩名兇手。」

沙鎮山皺皺眉頭，低聲問沙如冰道：「你可知道那兩人的來歷？」

沙如冰道：「那老頭兒自稱姓金，來自甘肅麒麟山莊，那女的是他姪女兒……」

沙鎮山三兄弟駭然變色，不約而同道：「麒麟山莊莊主金三太爺？」

沙如冰道：「可是，他沒有帶一個隨從，分明是冒充的——」

拍！

沙鎮山狠狠一巴掌打過去，跺脚道：「該死的東西，你知道個屁！」

這一巴掌打得不輕，沙如冰被打得像風車般連轉了四五個轉身，左邊半個臉頰頓時腫起老高。

沙鎮嶽道：「咱們沙家堡跟麒麟山莊井水不犯河水，小孩子縱有失禮，也就是了，像這樣出手就連傷四條人命，而且將屍體送到沙家堡來，未免欺人太甚，大哥，咱們不能就這樣任人欺侮。」

沙如冰捧着臉，哭道：「他還說了許多看不起咱們沙家堡的話，孩兒氣不過，才跟他們翻臉的，三叔，你要替侄兒作主啊！」

沙鎮嶽重重哼了一聲，道：「打狗須看主人面，我沙老三倒要會一會他金三太爺。」

說着，排衆而出，大步走進包圍圈中。

沙鎮山和沙鎮海恐他有失，也急急追上前去。

三位堡主一露面，四週堡丁們齊聲吶喊助威，紛紛搖槍揮刀，向前逼近。

沙鎮山舉起右手，沉聲道：「不許喧嘩，退開去！」

一聲令下，全場立刻肅靜下來，只聽脚步聲沙沙輕响，堡丁們各自收兵刃，向後退去。

兵刃收回，却添了十幾支火把，使堡門外這片場子，照耀如同白晝。

金克用以手撫鬚，微微點頭道：「不錯，這樣還算得上是個有規矩的地方。」

沙鎮山一抱拳，道：「請恕沙某人眼拙，閣下可就是麒麟山莊金莊主？」

金克用道：「正是老朽。」

沙鎮嶽接口道：「咱們沙家堡一向跟金莊主無怨無仇，彼此井河不犯，就算是小孩子無知，開罪了金莊主，咱們兄弟總還是懂事知禮的人，金莊主不依江湖規矩，出手連傷四命，押屍上門，未免太不將我兄弟放在眼中了。」

金克用笑道：「敢問閣下如何稱呼？」

沙鎮嶽洪聲道：「在下沙鎮嶽，沙家堡中排行第三，怎麼？金莊主沒聽人提到過吧？」

金克用拱拱手，道：「久仰！久仰！原來是三堡主，請教三堡主，可曾知道今日事情的起因和經過？」

沙鎮嶽道：「略知一二。」

金克用道：「那就對了。以事件起因而論，令姪應屬罪魁禍首，沙家堡享譽武林，亦應知道武林同道最戒一個色字，今日令姪不僅結黨橫行，更當衆調戲良家婦女，出言粗鄙下流，如果金某人不依江湖規矩，未將沙家堡看在眼中，今天第一個死在鴻賓樓上的，只怕就是令姪……」

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了一下，目光環顧，語聲突轉冷厲，接道：「以令姪的行徑，百死而有餘辜，金某人殺他不過舉手之勞，爲什麼沒有下毒手？正是因爲念在沙家堡諸位昆仲份上，顧全武林同道的道義，金某人要他親身挑送屍體，就是僅給以薄懲，三堡主若仍然認爲金某人這樣處置未講情面，那金某人就無話可說了。」

沙鎮山兄弟聽了這一番話，都不禁聳然動容。

金克用又指着身邊的黑鳳凰道：「在鴻賓樓上受辱的是我這位姪女兒，忿怒出手的也是她，現在我也把她帶來了，三堡主若認定她有錯，金某人決不循私護短，我一定將她交給三堡主處置，不過，金某人必須事先申明一句話，我這位姪女兒年輕氣盛，脾氣可不大好，如果對三堡主有什麼衝撞失禮的地方，那時還得請三堡主多包涵。」

沙鎮嶽怒喝道：「好！金莊主既然這樣說，我就替你管教管教她——」

沙鎮山急忙攔阻道：「三弟，不要魯莽，咱們自己理屈，何苦逞一時意氣，跟一個晚輩一般見識。」

金克用笑道：「堡主無須顧慮，咱們久聞沙家堡無敵神拳的威名，趁此機會，讓她們年輕人向前輩討教幾招，也是應該的。」

沙鎮嶽忿然道：「大哥聽見了麼，姓金的口氣，好像咱們眞的沒有本事教訓那丫頭了，小弟非會會她不行。」

沙鎮海道：「那女娃兒年紀雖輕，目光却冷厲攝人，必然有特殊武功……」

沙如冰接口道：「不錯，那丫頭出手古怪得很，掌力打中人，竟能將整個人打成一團肉堆，連骨頭全打碎了，三叔千萬要當心。」

沙鎮嶽是個天性容易衝動的人，最受不得激，大喝一聲，振臂而出，戟指着黑鳳凰道：「來！丫頭，咱們較量較量，你究竟有多少本領，儘管使出來。」

黑鳳凰看看金克用，道：「伯父，這人該殺不該殺？」

金克用低聲道：「他不是壞人，不可殺他，你只能用三成功力，給他一點教訓就够。」

黑鳳凰點點頭，緩步迎上前去。

沙家堡的堡丁還怕光綫不够，急忙又添了十多支火把，四週人數逾百，却靜得聽不見一絲人語。

只有火把上跳躍的火光，照着一張張神情冷漠緊張的臉。

沙鎭山向金克用拱拱手，道：「以武會友，不在爭勝敗存亡，希望彼此點到爲止。」

金克用含笑道：「正是，舍姪女年幼無知，還望三堡主手下留情。」

這邊在說着客氣話，沙鎭嶽和黑鳳凰已正面相對，彼此都用冷酷的眼光注視着對方。

沙嶽鎭只覺這女娃兒的目光中，有一股陰隱的殺氣，不敢大意，一面提聚功力，一面緩緩說道：「你出手吧！」

黑鳳凰道：「伯父說你不是壞人，我不想殺你，讓你先出手。」

她說的是老實話，誰知沙鎭嶽却忿然大怒喝道：「你有多大本領，竟敢藐視老夫。」

黑鳳凰道：「我不是藐視你，如果我先出手，只怕會失手殺了你。」

沙鎭嶽簡直差點把肺氣炸，咬牙切齒道：「好！這是你自尋死路，怨不得老夫，以大欺小。」

說着，左脚猛然前進一大步，右拳一式直搗黃龍，當胸搗了過去。

沙家堡無敵神拳全是剛猛路子，拳起處，掌風勁生，威猛無匹，這一拳若是打實了，便是一堵牆也能打穿一個窟窿。

黑鳳凰右足斜退，抬左臂，揚左掌，身子微微一擰，竟然用左手掌部將拳勢硬架開去。

沙鎭嶽一拳走空，立刻蹲馬沉樁，喝道：「好丫頭，你再接老夫三拳！」

脚下前弓後箭，穩如山嶽峙立，變拳却左出右收，右出左縮，一口氣接連擂出三拳。

這三拳他至少用了八成力道，拳勢快如電擊，帶起一片强勁的風雷聲。

拳風呼嘯中，又見黑鳳凰的身子幌如風中蘆葦般前合後仰，左右搖擺，彷彿已無法站穩脚步。

四週莊丁們都忍不住齊聲喝采，以爲這一次黑丫頭萬萬逃不過沙家威震天下的無敵神拳了。

誰知三拳過後，勁風斂止，黑鳳凰竟站在原地寸步未移，絲毫沒有受傷。

沙鎭嶽不禁從心底冒出一股寒意。

在場觀戰的人，莫不楞住——這是什麼武功，居然能在近身數尺範圍內，不避不架，將石破天驚的無敵神拳消弭於無形？

就在衆人驚愕的刹那，黑鳳凰突然一邁步，已欺近沙鎭嶽左側，閃電般揚掌亮拳……

沙鎭山急叫道：「姑娘掌下留情！」

呼叫出口，沙鎭嶽已經悶哼一聲，跌出兩丈多遠。

莊丁們連忙扶起，但見沙鎭嶽混身軟綿綿的，業已無法站立。

沙鎭海急問道：「老三，感覺如何？」

沙鎭嶽搖搖頭，有氣無力地道：「沒有受什麼傷，只是全身骨節好像鬆了似的，提不起力氣。」

沙鎭海臉上變色，回顧道：「大哥請替我掠陣，我去會會她。」

沙鎭山低聲道：「不行，這女娃兒的武功邪門得很，咱們不能意氣用事，折損了一世英名。」

於是，親自舉步而出，向黑鳳凰拱手道：「承姑娘掌下留情，感同身受，請恕沙某人冒昧問一句，姑娘的師門是——」

黑鳳凰道：「我只有師父，沒有師門。」

沙鎭山道：「那麼，姑娘的令師是誰？」

黑鳳凰回頭望望金克用道：「他問這些幹什麼？」

金克用笑笑，緩步走了過來，舉手輕輕攬住黑鳳凰的肩頭，說道：「她是在下胞妹的義女，也是師徒，一向隱居深山，並無門派，沙堡主動問她的師承，不知有何見教？」

沙鎭山道：「見教不敢當，我只是深感金姑娘的武功高明，想必是出身名門大派，不願因爲些許小事，引出大誤會來。」

金克用笑道：「沙堡主太客氣了，令郎若也像堡主如此謙虛，彼此不就成了朋友麼。」

沙鎭山欠身道：「若蒙金兄不棄，沙某願代劣子賠罪，高攀結交。」

金克用哈哈大笑道：「好說，這叫做不打不相識，堡主不記前嫌，咱們還有什麼不願意的。」

沙鎭山喜道：「既如此，請二位屈駕入座，容沙某兄弟水酒謝罪。」

金克用拱手道：「談不上謝罪二字，咱們就叨擾賢昆仲了。」

「請！」

沙鎭山躬身肅客，堡丁們如潮水般向兩側退開，讓出一條大路。

黑鳳凰不解，低聲問道：「伯父，咱們剛才還跟人家打架，現在爲什麼做朋友了。」

金克用微笑着拍拍她的肩，也壓低聲音回答道：「孩子，你不懂，你師父仇家的勢力太大，咱們要替她報仇就得多結交幾個朋友。」

黑鳳凰道：「可是，他的兒子，不是好東西……」

金克用道：「今天他已經受了教訓，以後決不敢再無禮了。孩子，你應該相信伯父的話，來，咱們進去吧。」

× × ×

沙家堡中大排盛宴。

一個是傾心結交，一個是心存利用。這頓酒，喝得十分融洽，唯一遺憾是沙鎭嶽被「摧心蝕骨掌」所傷，臥床調養，沒有參加。

宴後已是深夜，沙鎭山堅意留客，特別撥出後園一棟跨院作爲客房，殷勤招待金克用和黑鳳凰住下。

第二天，又親自赴陳如剛等人家中，軟硬兼施，把命案的事擺平，堅留金克用兩人在堡中盤桓，待如上賓。

金克用見他執意誠懇，也就順水推舟答應下來，安頓好黑鳳凰，却跟沙家兄弟進入秘室密談。

到室中坐下，金克用便取出兩份藏寶圖，將太行藏寶的事大略說了一遍，邀沙家兄弟參加爭奪寶藏。（太行藏寶事詳本書前集「鐵蓮花」。）

同時，他對太行藏寶的由來，說詞也跟當初告訴鐵羽的一樣，堅稱寶藏原屬金家祖產，被蒙古人所掠刦，若能奪回，願與沙家兄弟共同分享。

沙家兄弟怦然心動，不過，他們也耳聞白蓮宮的勢力龐大，尤其事涉威寧侯府和鐵羽，唯恐力有不逮。

老二沙鎭海沉吟了一陣，問道：「金兄說藏寶全圖共分爲四份，現在白蓮宮和威寧侯府都已經獲得全圖，咱們却僅有其中兩份，如何能確定寶藏的位置呢？」

金克用道：「他們事先早已將秘圖複製，才能湊足全圖，威寧侯府有沒有複製，我不知道，但白蓮宮已獲全圖，這是可以確定的，他們仗着人多勢大，必然會前來太行山掘寶，咱們只須監視各處入山道路，暗中尾隨，等他們抵達藏寶地點，甚至在他們掘出藏寶後，再出手攔截，就可以以逸待勞了。」

沙鎭山道：「太行綿延數百里，出入的途徑太多，恐怕很難一一監視。」

金克用道：「這很容易，你們看這兩份圖上的形勢，雖然無法確定藏寶所在，但由圖上文字推測，藏寶處必在太行南端，大約已可辨認。何況，白蓮宮若來掘寶，一定大隊出動，極易打聽，咱們要分別派人守住龍泉關以南隘口，就不怕他們飛過去。」

沙家兄弟都不認識蒙古文，對着兩份地圖瞧了許久，也瞧不出一點門徑，只好點點頭：「咱們立刻派人分頭出發，一有消息，隨時用飛鴿傳報，金兄只管坐鎭堡中指揮全局。」

金克用笑道：「我也不會在此空等，到太原之前，業已派人刺探白蓮宮動靜，算時間，也快要有回報來了。」

沙鎭海道：「我覺得刺探消息倒不難，要顧忌的是白蓮宮高手衆多，咱們是否力量太單薄，需不需要再多約幾位高人帮助？」

金克用立刻搖頭拒絕，道：「不必，人多口雜，反易壞事，白蓮宮雖然有幾名高手，由我這位姪女一人對付已經足够了。」

沙鎭山訝然道：「鳳凰姑娘眞有這麼大本領？」

金克用傲然道：「白玉蓮手下最厲害的，不過是巫山二怪，我這姪女正是他們的尅星，一旦照面交手，十個巫山二怪也是白饒，到時候，你們等着瞧吧！」

沙鎭山試探着道：「據我看，鳳凰姑娘的武功，好像不是中原一般門派的路數。」

金克用笑道：「不錯，她在深山苦練將近二十年，三大魔功都已有九成以上功力，豈是中原一般武功可比……」

忽然發覺自己說漏了嘴，忙又接道：「我是對諸位推心置腹，才告訴你們，這話可千萬別傳到外人耳中，以免白蓮宮的人，先有了準備。」

沙家兄弟這才知道黑鳳凰原來出身魔教，心中駭然，連忙唯唯應諾。

事後，三兄弟私下密議道：「魔教嗜殺，此女一入江湖，將來必定掀起無邊殺刦，咱們沙家堡豈不成了罪魁禍首。」

沙鎭嶽餘恨未消，忿忿地道：「我看姓金的也不是什麼好人，分明想利用藏寶爲餌，要咱們替他賣命對付白蓮宮。」

沙鎭海道：「事到如今，咱們已經上了賊船，千萬不能露出絲毫不滿，否則，金克用一定不會放過咱們。」

沙鎭山沉吟良久，道：「這件事雖說是被形勢所逼，也怪我一念之差，引狼入室，現在後悔已經無補於實際了，咱們只有暗地約請幾位同道趕來相助，進可以不受他的脅迫，分享藏寶財物，退可以抗命保身，不懼他加害。」

沙鎭海點頭道：「這是上上之策，但咱們所認識的友好中，恐怕無人是金克用那姪女的敵手。」

兄弟三人沉思良久，的確想不出一個足堪倚重的帮手來。

好半晌，沙鎭山輕嘆了一口氣，道：「我倒想起一個人，只是，他未必肯跟咱們禍福相共。」

沙鎭海忙問：「是誰？」

沙鎭山道：「若是武功堪與金鳳凰匹敵，除非是天門韓家的鐵骨神功。」

沙鎭海道：「你是說韓駝子？」

沙鎭嶽奮然道：「對！那金鳳凰的怪異掌力專傷人骨骼，韓駝子的獨門鐵骨功，正好跟她相尅。」

沙鎭海搖搖頭，道：「大哥顧忌得對，韓駝子也不是什麼名門正派人物，未必肯跟咱們共禍福，何況，上次他託媒來爲女兒求親，被大哥一口拒絕，必然還懷恨在心，臨危相求，徒招其恥笑。」

沙鎭嶽道：「其實，若以家世名聲而論，天門韓家跟咱們沙家堡倒正是門當戶對，上次大哥拒絕他的求婚，只是耳聞他女兒韓素琴面貌醜陋，怕委屈了如冰……」

沙鎭山道：「不，那韓素琴容貌奇醜，是千眞萬確的事實，絕非僅係耳聞傳說，而且，我上次拒婚，也並不全爲了他女兒貌醜，韓駝子爲人貪鄙，也是主要原因。」

沙鎭嶽道：「正因他爲人貪鄙，又看中了咱們家如冰，小弟認爲他一定會趕來相助。」

沙鎭海沉吟道：「可是，咱們上次拒絕了他，現在又怎好反去求他？」

沙鎭嶽笑道：「這還不容易？解鈴還是繫鈴人，只要如冰親自去一趟天門，小弟保證韓家父女一定兼程趕來。」

沙鎭山面有難色，道：「如冰只怕不會肯去。」

沙鎭嶽拍拍胸口，道：「由我來跟他說，他一定肯去。大哥，你請廻避一下，去絆住金克用，這件事交給我和二哥來安排。」

沙鎭山無奈，只得同意，臨去却叮囑道：「如冰那孩子不是個成器的胚子，此事又非同兒戲，你們千萬謹愼，別弄得畫虎不成，反類其犬，那時就難收拾了。」

沙鎭嶽極口答應，待老大去後，便着人將沙如冰找了來。

果不出沙鎭山所料，沙如冰聽了兩位叔父的述說，把一顆頭搖得跟貨郞鼓似的，連聲道：「不幹，不幹，殺了我也不幹。二叔，三叔，你二位老人家還是另請高明吧！」

沙鎭嶽道：「爲什麼不幹？是爲了那韓素琴容貌生得醜陋？」

沙如冰作嘔道：「豈止是醜陋，那婆娘還出了名的兇悍風騷，聽說她老子寵着她，在家裏已經養過兩個私孩子，每天夜晚都得有男人陪着，今年都快三十歲了，別說出嫁，白送人也沒人敢要……三叔，你就算開恩積德，饒了侄兒吧！」

沙鎭海不禁好笑，道：「你不是喜歡整天在外面尋花問柳嗎？正該給你娶這樣一個老婆，好好管束你。」

沙如冰哭喪着臉道：「我的好二叔，你眞要這樣做，不如殺了我還痛快些。我寧可去廟裏出家做和尚，甚至進宮裏做太監，一輩子也不近女色，也決不娶這種母夜义的老婆。」

沙鎭嶽正色道：「但現在是爲了解救咱們一家的急難，就算死，你也得去！」

沙如冰突然跪了下來，道：「三叔，你老人家平時都很疼愛冰兒，爲什麼一定要逼我去跳火坑呢？」

沙鎭嶽道：「這樁禍患，全因你招惹來的，你當然有責任替沙家堡解除危難，何況，要你去天門韓家，只不過一時權宜之計，事後，三叔保證不會叫你眞正娶她過門。有什麼可怕的？」

沙如冰半信半疑的道：「三叔，眞的只是一條計，你沒有騙我？」

沙鎭嶽道：「三叔說話什麼時候騙過你，這不但是計，而且不必你開口求他們，三叔教你一套說詞，包準韓駝子會自告奮勇，跟你同來沙家堡。」

沙如冰道：「怎麼一套說詞？三叔你先教教我。」

沙鎭嶽道：「你去天門的時候，要裝得規矩老實一些，到了韓家，先別提正事，再設法讓韓素琴跟你見見面，然後故作悔恨的樣子，自稱無福，竟無法娶到像她那樣賢淑的女子爲妻……」

沙如冰尖叫了起來，道：「我的媽呀，那婆娘又惡又淫，又偷人又養私孩子，還配稱賢

武壇逸事

蔡老七拳打田中豐吉

雲山・文

稱做廣東十虎之首的王隱林到了晚年，竟因以前練功過度，或因比武的次數太多，以致雙目失明。當時有一個羊毛起家的富翁，姓蔡，單名一個讚字，喜歡跟武林中人結交，他的兒子蔡懿恭，排行第七，稱做蔡老七，雖然是富家子弟，但却喜歡練武，尤過於乃父，因此，奉養王隱林在家中，希望得到喇嘛派的眞傳武功。

蔡家在香港新界那邊靑山地面有一座別墅，特別闊敞，環境優美，把王隱林奉養在該處叢林別墅之內，建設一個演武堂，另有沙包石担和武器等，給蔡老七練習。

那座別墅的花園裏面還有花樁，那種梅花樁是古代相傳下來的，高低不一，共有三百一十六根，如果脚步不够靈活而且沒有練習過它的人，跳到梅花樁上面去，只是踏穩馬步而已，簡直無法移步，練習過它，那就不同，王隱林雖然盲了一雙眼，仍然可以在梅花樁上面走步揮拳，跟任何人交手，永不跌下來，單是這一點，已經可以看到他的武功確是登峯造極。

當時在本港的法國銀行裏面有一個看門人，姓劉，綽號「簑衣鶴」，本來是順德的劇盜，後來無處投奔，然後逃避到香港來充任看門人，因此沒有匪徒斗胆進門行刼。

蔡老七任法國銀行副買辦，由正買辦黃幸舟的介紹，知道看門人簑衣鶴是個武林高手，他一向對武功很有興趣，故見面不久，便請簑衣鶴表演一些拳脚給他開開眼界。

簑衣鶴有心顯點本領給副買辦看，一聲得令，便即就地開馬揮拳，打出一套五行拳來。

先作龍形，後作虎形，跟着就是豹蛇鶴三種動作，即是龍蛇虎豹鶴互相變化，打得非常出色，拳風虎虎，他以爲蔡老七看了一定讚賞幾句，殊不料蔡老七只是微笑，說：「這種拳法，只能表演，碰着高手，就無法取勝。」

簑衣鶴聽了不服氣，憤形於色，但却沒有開口，蔡老七有心把他挫折一番，使他不要太過囂張，以此招忌，便叫他出手較量一下。

簑衣鶴聽了說：「閣下是買辦的身份，我不敢向你挑戰，因爲我的五行拳出手就要傷人。」

蔡老七哈哈大笑，說：「十年以來，沒有人能够打傷我，如你有本領打傷了我，我就高興萬分，知道自己的弱點在甚麼地方，不但不會怪責，還十分感謝你，閒話休提，請你以全力進攻。」

聽了這番話，簑衣鶴更不服氣，索性把心一橫，大喝一聲，人到拳到。

他是側腰取勢，衝前搶攻，一出手就以連環捶向對方的中上門衝過去，連發三拳，殊不料蔡老七連閃兩拳，到了他第三拳發出，突然用左手擋格，右手閃電般伸過去抓住他的耳朵，使勁一扭。

這一招十分古怪，簑衣鶴沒有想過，自己的一隻耳朵給人握住一扭，竟然痛澈心肺，無法再戰，不能不拱手稱臣，因爲對方連閃兩拳，十分輕易，第三拳僅用左手一搭，已經沒法把對方的橋手壓倒，故此才會給對方抓住一隻耳朵，他本人也是個高手，當然十分佩服。

蔡老七沒有顯過本領，只是這一次，看見過他們二人交手的人，當然是極端佩服的，再又因爲佩服的心理影响，往往在大庭廣衆當中盛讚蔡老七，認爲他一招取勝。不知如何，那些人所談的話牽涉到當時日本柔術教練「田中豐吉」，認爲蔡老七的拳術隨便可以把柔道高手擊倒。

日本人一向都是心胸狹窄的，亦可以說他們渴望研究武功，故此他們聽到有甚麼拳師特別出色，可能擊敗日本的柔道，就要千方百計找上門來。

不過，「田中豐吉」是日本的五段高手，雖然他想跟蔡老七較量，但仍有所顧忌，先行派出高徒三稜大郎登門找他，看看究竟，然後定奪。

那時「三稜大郎」到叢林別墅找蔡老七，表面上是說研究武藝，但却想乘機下手，兩人合力把對方打倒，因爲田中豐吉跟他一起登門找蔡老七，田中看見蔡老七身材瘦削，文縐縐的顯然不是練武之人，心裏輕視他，在三稜大郎沒有動手之前，他已經發招，忽趨前把蔡老七的右臂向背拗曲，打算拗痛了他的手臂，然後較量高下，那時對方僅得一隻左手，當然是會打輸的了，他剛把對方的手臂拗到背後，就以開玩笑的口吻說：「蔡先生，如果我如此拗曲你，你有辦法擺脫嗎？」

中國功夫跟西洋拳或柔道不同，百招百拆，沒有一招是打到對方無法拆開的，因此之故，蔡老七聽了就接咀說：「這一招很易拆開，看招！」

他乘着說話的時候使對方分心，佯轉身用左手向對方的咽喉叉過去，實則下邊使用勾彈腿用脚去撥對方的前鋒馬，當時田中豐吉只顧得上邊，不提防下邊給他一撥，登時摔倒。

他剛剛跌下，就一躍而起，根本上柔道對於偶然之間的傾跌，絕不担心，跌慣了的人，視如無物，但在當時的情形看一跌就等於打輸了，故田中豐吉站起來就對他說「改天有空，請你到我的柔道會繼續玩玩，研究東方的武藝。」

蔡老七欣然點頭。

兩個日本人走開之後，他的助手唐光有些慌張，對蔡老七說：「七叔，你眞的要去日本柔道會跟他們交手嗎？」

蔡老七笑着說：「他既然有心約戰，我已經答應，不能不去，最好當晚就去。」

唐光聽了有所領悟，因爲遲些時日才去，担心他們有甚麼佈置，故此，不去就算數，要是有胆應戰，愈快愈妙，那天的黃昏過後，兩人吃過晚飯就到柔術會找會長田中豐吉。

他們兩人進入柔道會內，看見一班壯漢正在練拳互相抓住對方的衣裳，用脚撥動，跌下就算輸，那是日本柔術的初步功夫，練習功夫，練習腰馬之力。

田中豐吉以爲蔡老七不一定來，就算有胆來，也不會當晚拜訪，故此沒有準備，突然看見蔡老七如此快速到訪，暗吃一驚，不過，他仍很鎮定，表面上露出十分高興的神態歡迎他。那時田中已經穿上日本柔術的練武衣裳，跟蔡老七打過招呼之後，便請他也換過衣裳，準備交手，蔡老七聽了，搖了搖頭，說：「我只知道用中國功夫應戰，不管你使用甚麼拳術，請發招吧！」

蔡老七說完，故意把上半身的衫鈕解開，表示衣裳裏面並無武器，讓他隨意進攻，同時借此誘敵。

果然不出所料，練習柔道的人，多數是抓住對方的衣裳，用脚去撥的，田中看見他解開上衣的鈕扣，心上一喜，便即大踏步走上前來，伸手抓住衣裳下邊，打算用脚撥倒他，或者轉身把他扛在肩上，然後向前一抛，很沉重地摔他一跤。

他的想法早已經給蔡老七看破，預知對方必然使用這種招式進攻，故此田中剛剛伸手執着他的衣裳使勁一搖，還沒有扛到肩膊上面，他就一拳向對方的右邊肋骨打去，田中吃了這一拳，往後傾倒，不過，他的一雙手仍然執住蔡老七的上衣，因此使蔡老七那件衣裳裂開。

唐光看了，覺得田中豐吉決非蔡老七的敵手，相鬥下去，可能使對方受傷，更有可能因傷成仇，伺機報復，靈機一觸，立刻上前打圓場，說：「兩位大師傅確是武功厲害，打得出本門的絕招來，和棋兩勝，各有千秋，今天點到即止，彼此畧施小技，改天再繼續研究好了。」

兩人會意，便不再鬥。

談了一會，蔡老七就含笑點頭告辭。

蔡老七和唐光回到叢林別墅，談及此事，王隱林雖瞎了一雙眼睛，但仍心知肚明，很鄭重的對蔡老七說：「霍元甲就是如此死在日本人手上的，你的武功愈好，就愈加招忌，還是早些避開，此後不要在別人臉前提及日本的柔術，更不要到柔術會那邊去。」

蔡老七恍然大悟，立刻遵照宗師所命，不再滋事，免得惹禍上身。後來因爲革命的火焰燃及中國全境，當時蔡老七滿腔熱血，決心參加革命工作，偕同王隱林一起赴穗，因此他沒有跟田中豐吉再度交手。

革命成功之後，蔡老七重返香港設館授「喇嘛拳」，收了若干門人，至於他的宗師王隱林，則死在廣州，蔡老七厚葬了他。

一代宗師，喪生之前，已然雙目失明，可悲之至！

至於蔡老七用此擊破日本柔術高手田中豐吉的短拳，至今仍然可用，對抗柔道最爲適合，原因是柔道很喜歡把對方扛起來，向前抛去，那時兩人的身體非常貼近，正好使用它。

這種短拳在喇嘛拳是很重要的，喇嘛派的短拳不止是向對方胸腹出掌，還向對方肩膊打下去，有時拉緊對方的手劈去，反手以凹捶來打擊對方的肘，拳頭有勁，可以一拳打折敵人的右臂。大多數人打出短拳俱是柔弱的，因爲它在貼身打出去，不易發力，喇嘛拳的短拳打得快而密，且又有勁，因爲他們平時抓住兩塊鐵牌舞動，練習腕勁，故此能够在一尺之內的距離打出短拳來，仍是很有勁的，那種練功的武器稱做「耳牌」，有許多等級，愈是沉重愈妙。

淑？」

沙鎭嶽忍不住笑道：「這只是恭維話，自然不當眞的，大凡醜人都喜歡作怪，總覺自己並不醜，只要打扮打扮，並不比別人差，你要抓住這一點，送她幾頂高帽子，那韓素琴一高興，必定向你表示親熱，那時候，你要故作怕羞的樣子，欲拒還迎……」

沙如冰簡直要嘔吐出來，連連搖頭嘆氣，道：「我這是作了什麼孽，要受這種活罪。」

沙鎭嶽道：「你活了二十多年，從未幹過一件正事，這次前往天門韓家，就算是受罪也好，做戲也好，一定得把事情辦成功，圓滿回來，所以必須委屈求全，先討對方的歡心，然後提到正事，韓家父女一個爲財，一個爲慾，沒有不中計入彀的。」

略停了停，又接道：「還告訴你一點極重要的關鍵：討韓素琴歡心時，不一定讓韓駝子看見，但跟韓駝子談正事的時候，一定要當着韓素琴在場，却又故意不願她參與密談，這樣才容易成功。」

沙如冰詫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沙鎭嶽笑笑道：「這叫欲擒先縱，那韓素琴一向嬌寵任性，越不叫她參與，她必然越要參與，而女人大都只貪近利，不會冷靜先想後果，只要韓素琴肯了，她爹想不肯也不行。」

沙如冰欽佩地道：「三叔，你老人家既然想得這麼週到，索性請你親自去趟天門韓家吧，三叔看來並不顯老，或許那韓素琴會……」

沙鎭嶽一瞪眼，喝道：「胡說，快去收拾一下，即刻就動身上路。」

沙如冰雖不情願，不敢多辯，只好愁眉苦臉的去了。

沙鎭海注視着沙鎭嶽，意味深長的笑道：「老三，眞想不到，你對女人竟然如此瞭解，是從哪兒學來的經驗？」

沙鎭嶽拱手道：「不敢，小弟所言所行，還不都是受了二位兄長的薰陶教誨。」

沙鎭海拊掌大笑。

幾天來，沙家兄弟心情都很沉重，現在總算稍感輕鬆了些——韓駝子父女雖然未必可靠，總比毫無幫手好。

× × ×

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奉派把守各處入山隘口的人，已携帶信鴿分頭出發，沙如冰也兼程趕往天門韓家寨。

沙如冰是秘密動身的，除了沙鎭山兄弟以外，連老太太也不知道，金克用和黑鳳凰住在後園，當然更不會注意到這位花花太歲已經離開了沙家堡。

三位堡主每天陪伴着金克用，日日盛宴，夜夜笙歌，極盡巴結籠絡。

金克用也好像沉迷於享樂，接連數日足不出堡，似乎眞的打算坐鎭堡中專候各地回報。

沙家堡一片歌舞昇平景象，只有黑鳳凰覺得心煩意躁，悶悶不樂。

她一向匿居深山，不慣拘束，初來沙家堡，感到樣樣都很新奇，時間還容易打發，幾天下來，却又覺得處處拘束，不能自由自在，那些豪華的陳設，豐盛的宴會，軟綿綿的歌舞，已經變得索然無味，甚至穿在身上的綾羅綢緞，以及各種零零碎碎的飾物，全部令人覺得累贅厭煩，尤其要她學着別的女人一樣忸忸怩怩走路，更是蹩扭煞人。

白天，她無可奈何地跟着金克用飲宴應酬，到了夜晚回房，便迫不及待將那些飾物衣衫解脫下來，僅留褻衣短袴，長吁一口氣，才覺混身舒泰，還我本來面目。

有好幾次，她趁着夜深人靜，就這樣褻衣短袴的偸偸溜出後園，越過堡牆，儘情奔馳在曠野中，彷彿又回到那荒寂的山頂，又見到那

嵯嵋積雪和小巧的木屋，直到天色將曙，才悄悄潛回臥房睡覺。

只有這段時刻，她的心情最愉快，遠比那些山珍海味，美酒佳餚更享受。

不過，爲了怕驚動隔房的金克用和沙家堡巡夜堡丁，她不敢每天這樣做，只是偶一爲之，而且行動份外小心謹愼。

這天深夜，從前堡大廳飲宴回來，黑鳳凰突然又興起「夜奔」的衝動。

她匆匆解除身上的束縛，將髮際的配戴一古腦摘下拋在桌子上，長吁一口氣，舒展了一下四肢，便吹滅燈火，悄悄推窗而出。

後園一片寧靜，側耳聽聽，隔房的燈光也已熄滅，金克用大約已經入睡了。

黑鳳凰還怕他沒有睡熟，迎面是堵照壁牆，牆下花木掩蔽，有一條小徑，向左，可通上房，向右，可到前廳。

黑鳳凰前兩次都是越過照壁牆，由牆外那片小菓林穿出，就是沙家堡後側，今夜自然也不例外。

可是，就在她飛身越過牆頭的時候，突然發覺菓林中有人隱伏……

她既未見人影，也未聽到聲音，只是憑一種本能的直覺，發現附近有人隱藏。

這種敏銳的反應，全是從荒山叢林生活中體驗得來。

因爲密林曠野間，少不了有虫鳥的聲音，久居山中，常常能分辨出何者是葉木開合？何者是虫蛇爬行的聲響？大自然的呼吸，小動物的活動，隨時都會發出聲音，這是正常情況。

如果這種聲音突然消失或減少，就表示附近必有反常的變化，若非將有天災，那就是有兇猛野獸在附近潛伏。

弱小動物就憑這種警覺，立刻設法防禦或躲藏。

黑鳳凰在深山中生長大，自然而然也具備了這種警覺性。

菓林內不可能有兇猛野獸，隱藏者必然是人。

她一發現林中有異，脚落實地，立卽伏下身子，迅速退向牆脚陰暗處，屏息而待。

林中那人也發現有人越牆過來，竟啞聲問道：「是莊主嗎？」

黑鳳凰不敢出聲，心裏却在着急，只盼望那人別過來，否則，自己半裸的窘樣如何見得人……

那人叫了兩聲不聞回應，果然從林子裏躡手躡足尋了過來。

黑鳳凰情急，咬咬牙，暗將功力提聚在雙掌上，準備萬一被找到了，只好「殺人滅口」了……

幸虧就在這時候，牆頭上黑影一閃，落下一人，却是金克用。

林中那人忙趨前施禮，道：「吳濤見過莊主。」

金克用低問道：「怎麼樣？有消息了？」

吳濤道：「屬下今天午後剛由天門趕回來，城中情形如常，還沒有什麼發現。」

金克用點點頭，道：「韓家寨那邊情況如何？」

吳濤道：「看情形，韓駝子已經被沙如冰說動，決定帶着他那寶貝女兒前來太原，最遲明天也就到了。」

金克用冷笑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我早料到那醜鬼會動心，他要自尋死路，就讓他們來吧。」

吳濤道：「據說那韓駝子練的是鐵骨神功，已達十成火候，他女兒的功力，更在其父之上，莊主萬不可掉以輕心。」

金克用仰面笑道：「鐵骨神功？哼！就算他是鋼骨，也禁不住摧心蝕骨掌，不過……」

他話鋒一轉，又接道：「目前，咱們人手不足，還得利用沙家堡的力量，暫時我會容忍他們，等寶藏到手，他們就知道金某人的手段了。」

吳濤道：「話雖如此，莊主身在虎穴，屬下無法隨侍左右，還望莊主多多小心珍重。」

金克用拍拍他的肩膀，道：「你放心，這些跳樑小丑，根本不在我意中，倒是你這次獻計奔走，十分辛苦，我會記得你的功勞，事後我要重重賞你。」

吳濤躬身道：「謝謝莊主。」

金克用忽又皺皺眉頭，道：「這幾天，我總覺得有些不對勁，論理，白玉蓮應該早有行動了，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一點消息？」

吳濤道：「太行寶藏爲數不小，在發掘之前，少不得須先準備，難免會躭誤些時日。」

金克用頷首道：「好！你去吧，不要放鬆對各處的監視，一有發現，儘快來告訴我。」

吳濤應話而去，金克用也越牆返回後園，菓林中重歸寂靜。

黑鳳凰又等了一會，才悄悄潛回臥室。

她已經失去「夜奔」的衝動，回房後獨自躺在床上，腦海裏反覆思索着剛才的所見所聞，突然覺得心底生出一股莫名的寒意。

從金克用和吳濤的秘密晤談，可以確定一件事——那就是金克用跟沙家堡表面很親密，暗中却在彼此算計，各懷鬼胎。

而且，金克用對替師父報仇的事隻字未提，關心的只是太行寶藏，也使她深感困惑。

她不知道太行寶藏是什麼？金克用也從未對她提過寶藏的事，她只覺得不解，難道那寶藏竟比報仇的事更重要？如果是，金克用爲什麼要瞞着自己？

二十年來，她唯一親人就是師父，自從師父去世，她唯一親人就是金克用，現在她却發覺「金伯父」有事瞞着自己，不禁興起茫然無依之感。

輾轉反側，無法入睡，終於忍不住穿上衣服，來到金克用臥室外叩門，道：「伯父，請開開門，我想問你一句話！」

金克用大感詫異，急急披衣起身，打開了房門，道：「孩子，你怎麼還沒有睡？」

黑鳳凰自己在椅上坐了下來道：「伯父，我想問問你，太行寶藏究竟是什麼東西……」

金克用吃了一驚，忙道：「你從哪裏聽來這件事？」

黑鳳凰道：「剛才你偷偷出去，在菓林中跟那個姓吳的會面，我都看見了，伯父，你爲什麼從來沒對我提過太行寶藏的事呢？」

金克用急忙以指壓唇，低聲道：「孩子，快別聲張，這件事，是伯父特意安排的一條妙計，聽伯父慢慢告訴你呀……」

說着，佯裝推窗向外面張望了一遍，然後接道：「儍孩子，讓我告訴你實話吧，太行寶藏這件事，根本就是假造的，因爲咱們要替你師父報仇，對方又太狡滑，要想查出她的行踪很不容易，不得已，伯父才故意用寶藏爲餌，引誘對方現身，這是咱們的秘密，你可千萬別隨便洩漏出去。」

黑鳳凰道：「你是說，根本就沒有太行寶藏這回事？」

金克用啞聲道：「當然沒有。伯父只是虛揑一個誘餌，騙那姓白的上當。」

黑鳳凰道：「那麼，伯父怎又說暫時容忍沙家堡，等寶藏到手，再對付他們。」

金克用笑道：「這是伯父怕那姓吳的屬下口風不穩，洩漏了秘密，所以便一齊瞞住……孩子，你年紀輕，從小生長在深山，不知道人間的險詐，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他雖然是我的部屬，也一樣可能會出賣我，自然不可告訴他眞話。」

黑鳳凰道：「這樣說來，世上竟沒有值得信任的人了？」

金克用忙道：「有，譬如我和你，咱們是至親一家人，才值得彼此信賴，跟外人就不能相提併論。」

黑鳳凰道：「那麼，伯父爲什麼連我也瞞着？」

「唉！」金克用輕輕嘆了一口氣，正色說道：「我不是存心瞞你，是因爲你年紀輕，缺少江湖閱歷和經驗，怕你一時說漏了嘴，豈不落得前功盡棄。」

黑鳳凰半信半疑，低頭不語。

金克用輕輕拍着她的肩，柔聲道：「孩子，你一定要信任伯父。這些年來，爲了替你師父報仇雪恨，伯父吃的苦頭太多太多，有些事，你不懂，所以伯父才瞞着你，當今世上，只有你是伯父唯一的親人，你就像我的親生女兒一樣，咱們要相依爲命，一定得互相依賴信任，伯父這樣做，是出於不得已，決不是存心對你隱瞞，你現在明白了嗎？」

黑鳳凰點了點頭。

金克用道：「好了，孩子，回房去睡吧。千萬要記住，這件事是咱們的秘密，絕不能告訴任何人！」

一番話，說得黑鳳凰滿腹疑雲消散，高高興興回房去了。

這次躺在床上，她已經不再有茫然無依的感受，只覺得自己的確太幼稚，毫無處世經驗，今後眞該多聽「伯父」的教誨，多學學江湖中的事機應變。

沒多久，黑鳳凰便安詳地入了夢鄉，隔房的金克用却捏着一把冷汗……

× × ×

第二天晌午時分，三位堡主正在大廳中陪伴金克用閑聊，忽見堡丁飛報：天門韓家寨寨主和小姐到了。

沙鎭山佯作不悅，道：「老韓怎麼偏偏在這時候來？吩咐擋駕，就說咱們不在堡中，改天再去天門回拜吧。」

沙鎭海連忙攔阻道：「大哥，咱們跟韓家寨誼屬姻親世交，這樣囘絕人家，只怕不太合適。」

沙鎭山道：「別管合適不合適，咱們正進行太行寶藏事，他一來，豈不洩露了機密。」

「這——」

沙鎭海望望金克用，似乎很感到爲難。

金克用笑笑道：「這位韓寨主跟沙家堡是什麼關係？」

沙鎭海道：「是多年世交，也是咱們大哥的兒女親家，韓寨主的女兒素琴，就是如冰尚未過門的妻子。」

金克用哦了一聲，道：「既是至親遠道來訪，那有閉門不納的道理。」

沙鎭山靦覥地道：「並非我閉門不納，我是担心他會發現太行寶藏的事，到那時候，他若也想參與分一杯羹，使人不好拒絕。」

金克用道：「這有什麼關係呢？太行寶藏富可敵國，多分一份有如九牛一毛，能邀韓家寨入夥助力，咱們正是求之不得。」

沙鎭山道：「金兄可是眞願意讓韓家寨入夥？」

金克用點頭道：「當然。你們兩家，是親誼世交，我信得過你們三位，當然也信得過韓家寨。」

沙鎭山吁了一口氣，起身道：「既然金兄這麼說，我就安心了。金兄請寬坐片刻，我這就去接他入堡相見。」

金克用也跟着站立起來，笑道：「金某也久仰天門韓家寨的盛名，走！咱們一同去會會他。」

沙家三兄弟沒想到金克用會如此豪爽，暗地可有些慚愧，互相謙讓了一番，聯袂同往堡門。

× × ×

天門韓家寨，也是武林中一方大豪，名聲不在太原沙家堡之下。

韓家寨獨門秘傳的鐵骨神功，在武林也是赫赫有名。可是，不知是因爲練功走火入魔，抑或因爲身有缺陷才奮志苦練鐵骨功，韓家寨的寨主「鐵骨天王」韓天壽，竟是一個駝子。

不僅韓天壽是駝子，他的女兒更是前鷄胸，後駝背，比她老子駝得更厲害。

晉楚一帶，江湖中人有句詞兒，三嵛六石寨，一門兩駝背。便是指的韓家寨和韓天壽父女倆。漸漸，韓家寨的鐵骨神功已不如駝背的名氣响亮，韓天壽三字反而少爲人知，外間都只知韓駝子，不知韓天壽。

身體有缺陷的人，大多自卑，所以，韓駝子出門時不喜歡騎馬，總是坐着八人大轎，轎帑低垂，免得人在背後指點取笑。

他女兒却恰好相反。

韓素琴天生畸形，前凹後駝，更生得滿臉金錢大麻子，兔唇，猴腮，兩隻招風耳朵，一頭枯乾黃髮，那模樣眞是有如無鹽再世，夜乂出海，半夜裏遇見，準能嚇死人。

偏偏這位韓大小姐不知藏醜，每次出門必駿馬扈從，前面四名壯漢騎快馬開道，身邊更有四名侍女簇擁護衞，而這些隨從的男女，又個個容貌俊美，相形之下，越顯得主人奇醜無匹。

韓素琴非但不以爲意，反而覺得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好像就怕別人不知道她生得醜陋似的。

金克用是老江湖，見多識廣，什麼稀奇事沒見過，可是，當他一眼看見韓素琴，不禁嚇了一大跳，差點把午間吃的酒菜全吐出來。

韓素琴剛從馬背上跨下來，全身大紅大綠，滿頭金銀珠翠，正咧着血盆似的大口，向旁邊的沙如冰嗲聲嗲氣叫道：「如冰，過來替我弄一下，我的裙子被馬鞍絆住了。」

沙如冰號稱花花太歲，這會兒威風不知都到那兒去了，垂頭喪氣地，就像個飽受公婆虐待的小媳婦。

母夜乂呼喚，他不敢不過來，肚子裏又滿心不情願，只得一步一挨，拐到韓素琴身邊，替她拉扯裙子。

「唉呀！你是怎麼攪的嘛，把人家的裙子掀得這樣高，差點連褲子也露出來啦！」

沙如冰滿肚子怨氣，眞恨不得一拳搗將過去。可是，他不敢。要說動手打架，十個沙如冰也抵不過一個韓素琴。

氣無可出，用力一扯，「嘶」！裙子破了一條縫。

沒想到韓素琴反而格格笑了起來，手指輕戳着沙如冰的額頭，道：「瞧你這猴急樣兒，昨天撕破我一條裙子，今天又撕破一條，將來，我若嫁給你，恐怕非先做十箱裙子褲子才行哩……」

可笑沙如冰平時專好跟女人胡調，這會兒却臊得連頸脖子全紅透了。

幸虧沙鎭山一聲輕咳，替他解了圍。

韓素琴回頭見是沙家兄弟，連忙盈盈欠身爲禮，道：「素琴拜見三位堡主公公……」

沙鎭山微一側身，道：「不敢當，免禮！免禮！」　②

（未完）

小啓：「四君子」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新派武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血觀音胡八姑獲得花人才的情報，知道龍劍公治長今晚要來行刺，她遣走了長老楊雷公和他的金狼，獨留下擅施暗器，外號多指先生的天狼長老苗箭，僞扮金狼，伏伺暗隅，胡八姑則召來一名叫小潘的銀狼，賜予飲宴後，更偕他共入羅幃，她這一來是要誘使公治長以爲她正在醉生夢死當中。院中無人，房門虛掩，公治長順利地摸入胡八姑房中，也順利地一劍把正伏身八姑身上的小潘點飛，胡八姑苗條的身材已現眼底，公治長無心欣賞，他要做的一件事是要把血觀音變成名符其實的「血觀音」——

香餌釣金鰲　惡鷹攫雛燕

以公治長的身手來說，這當然不是一件什麼爲難事。

他一劍點中小潘的精促穴，當小潘像出水蝦子般，驚呼着彈跳而起的刹那，他劍尖微微一挑一捺，又接着向下面那個赤裸的肉體戳了過去。

他這一劍稍稍向前挪移了三寸左右光景。

當每一對男女重複交叠在一起時，兩個人身上某些重要部份，差不多都是左右對稱的。

他第一劍已能點中小潘右腰下的精促穴，這第二劍戳去的部位，無疑正是血觀音左乳下的心窩要害。

銀狼小潘只是個愚昧無知的渾小子，他狠不起心腸下殺手，對這位血觀音，他則毫不留情。

沒想到他一劍尚未戳下，身後房門口突然響起一個悅耳的笑聲道：「床上躺的，不過是個丫頭罷了，公治少俠又何必與她們這些下人一般見識。」

公治長用不用回頭，也不難聽出這個說話的女人是誰。

到現在他才發覺，原來自己是中了這女人的李代桃僵之計！

至於床上的這個替身，不消說得，自然是那個醜婢美美。

肥婢秀秀痴胖如肉球，當然不適合担任這種替身工作。

小潘穴道被點雖然動彈不得，但知覺並未喪失，血觀音說的話，他這時當然也聽到了。

血觀音的話雖是說給公治長聽的，但也等於同時爲這位銀狼八號解答了一項疑問。這等於告訴他：剛才的「血觀音」爲什麼會那樣不濟事，會那樣承受不了一點小小的衝擊！

只是不知道這位銀狼八號在弄明整個事件的眞象之後，此刻心中又是一種什麼感受？

公治長戳出的劍尖突然間於半空中僵凝。

他沒有立即轉身。

他甚至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因爲他知道血觀音之所以沒有從他背後下手，正表示這女人有恃無恐，已控制了整個局面，什麼時候下手，都是一樣。

他如果輕舉妄動，那只是跟自己過不去。

如今，他也只有一件事可做。

那便是等待！

這女人不立即殺他，顯然是爲了還有話要說，不管這女人要說的是什麼，這段時間都將是他唯一求生路的機會。

血觀音果然又笑着道：「很好，就這樣站着別動，我非常欣賞你這種美妙的執劍姿態。請你站着，讓我多欣賞一會兒。」

公治長只好站着任她欣賞。

公治長站着沒有動，這時另一個人却突然動了起來。

這個動的人是床上替身，醜婢美美。

醜婢美美似乎自始就知道公治長今夜絕傷害不了她，所以從公治長現身到發劍，她一直都很沉着。

直到這時，她才一骨碌滾身坐起，一面取衣披身，一面撒嬌似的道：「娘娘，不管您要不要饒這個人一條活命，但您一定得替婢子先挖下他的一雙眼珠。」

血觀音笑道：「爲什麼？」

醜婢美美作嬌不勝羞，俛首低低地道：「他——他都看到了。」

公治長好氣又好笑，幾乎連隔宿飯都要嘔了出來。

銀狼八號奪了她的貞操，她一點不在意，他差點一劍殺了她，她也沒有提起，只不過因爲光身被人看到了，她就要挖掉這個人的一雙眼珠，你說女人的情感奇怪不奇怪？

血觀音笑道：「他沒有看到，丫頭。你今夜又沒有改變容貌，他若是能看得清楚，就不會誤以爲你是娘本人了。」

這話說得很公道，也是實情。

公治長的確什麼也沒有看到。

不是看不到，而是不想看。他已經知道這對男女在幹什麼勾當，點翻了上面的男人，下面那個四仰八叉的女人，有什麼好看的？

醜婢美美經主人一番慰解，似乎已找回了顏面，立即以衣裹體，下床而去。

血觀音接着又笑了笑，道：「這位公治少俠，你現在可以慢慢的轉過身來了。」

公治長依言慢慢的轉過身去。

血觀音笑吟吟的站在房門口，身上仍是晚簽時那一副單薄的裝束，身後除兩婢之外，別無他人，身上也沒有任何兵刃。

公治長不禁暗暗納罕。

據恩師靈台老人說，這女人除了一套很邪氣的攝心術之外，在一對鴛鴦刀上的成就，也相當可觀。

那對鴛鴦刀，如今何在？

難道這女人一點也不把他放在心上，以爲對付一個像他公治長這樣的人物，根本不必使用兵刃？

這一點公治長絕不相信。

血觀音不是一個歡喜托大冒險的女人，就算她對別人托大慣了，對他公治長她也絕對不敢。

她應該知道，她如今面對着的，是靈台門下唯一的傳人。

她也應該認得他手上的這口誅心劍！

知道這兩件事的人，就決不會托大；不僅這位血觀音不會，任何人都不會。

想到這裏，公治長不禁將一個剛升起的念頭，硬生生的又給壓了回去。

他在看清血觀音手無寸鐵之後，原打算趁其不備，猝然犯難，現在他知道這絕不是一個聰明的好主意。

他還應該繼續等待。

如今雙方面面相對，局勢已對他更爲有利，他不能輕易地糟塌了這種好轉的契機。

血觀音笑吟吟的望着他道：「你可知道，剛才如果我想下手，你現在已不會活着站在這裏聽我說話？」

公治長道：「知道。」

血觀音笑道：「那麼，你又知不知道，我爲什麼不馬上殺了你？」

公治長道：「不知道。」

血觀音道：「想不想知道原因？」

公治長道：「想。」

血觀音笑道：「好，我告訴你。我決定暫時不殺你的原因，是爲了希望能留你下來，替本會去殺一個人！」

公治長道：「殺誰？」

血觀音笑道：「你應該猜得到。」

公治長注目道：「虎刀段春？」

血觀音道：「不錯！」

公治長眼珠子轉動了一下道：「虎刀段春如今就住在對面的貴字跨院，你們天狼會有的是人才，爲什麼不自己動手？」

血觀音道：「這位虎刀的一口斷魂刀，實在太可怕，如果由本會動手，勢必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公治長道：「你們認爲只有我龍劍公治長，才是對付這位虎刀的最佳人選？」

血觀音道：「不錯！」

公治長道：「你們認爲『龍劍』一定勝過『虎刀』？」

血觀音道：「我們沒有這種想法。」

公治長道：「否則——」

血觀音微微一笑道：「你應該懂得我們這樣安排的用意。」

公治長當然懂得。

這種用意誰不懂？

無論換了誰，都懂。

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公治長眼珠子又轉動了一下道：「我是不是非答應不可？」

血觀音道：「你沒有選擇的餘地！」

公治長道：「如果我竟然拒絕了，又當如何？」

血觀音微笑道：「那就證明你不够聰明，是聰明人就不該拒絕。」

公治長道：「爲什麼？」

血觀音道：「聰明人永遠不會拒絕自己活下去。」

公治長道：「這意思就是說：如果我不答應，今夜我就死定了？」

血觀音道：「可以這樣說。」

公治長有心試探這女人仗恃的到底是什麼，故意冷冷一笑道：「只可惜大話經常都是空話……」

血觀音微笑道：「你如果要想證實一下，也很容易。只不過，我必須提醒你：你這種機會，只有一次。一旦遺憾造成，後悔就來不及了！」

公治長不想造成任何遺憾。

他決定繼續等待。

於是，他裝出近乎妥協的神氣，改口問道：「如果我答應下來，事成之後，我有什麼好處？」

血觀音道：「除了活命之外，你還可以得到一個天狼長老的席位。」

公治長又故意思索了片刻，才接着道：「現在我只對一件事表示懷疑。」

血觀音道：「什麼事？」

公治長道：「你們要我去殺虎刀段春，就必須先放了我，我想你們一定會提防我也許口是心非……」

血觀音笑道：「天狼會的天狼長老們，從不爲這種事担心。」

公治長道：「因爲你們有的是定時丹？」

血觀音道：「不錯。」

她笑了笑，又道：「本會的定時丹，分很

奇招絕技

大師父打蒼蠅

希華

凡是武功深厚的人，當然是揮拳踢脚特別有勁的，有些人能够一拳就打死一個活跳跳的人，或者用手掌拍死一隻馬，可是，認眞厲害的拳師那個拳頭不止是能够擊倒相當大動物，甚至可以打死蒼蠅。

你們有沒有聽見過用拳頭打蒼蠅的故事呢？讓我把這麼一頁精采的故事說出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形意拳裏面的老前輩姓郭，名雲深，他是當年形意拳的掌門人，拳法甚妙，有所謂劈，崩，炮，鑽，橫這五種，不管拳或掌，非常有勁，他練習形意拳的火力已經深厚到極點，所謂「去如鋼銼」，「回如鋼鈎」，即是說他的身手不凡，任何一處都可以發揮內勁。

因爲他的拳勁極强，有時他在茶館裏面跟什麼人爭辯是非，勃然大怒，無意中用手掌打在枱面，使勁一拍，整整的一張木桌，就會崩散，甚至四隻枱脚一齊折斷，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功力確是不同凡响。

照理這樣厲害的一個武林高手，不容易找到對手了，但在事實上，却又不然，有些人慕名而至，往往跟他找麻煩的，他實在不願意跟別人過招，原因是錯手打傷了對方，心裏過意不去，倘若處處留力，打來打去俱是平手，則又担心消息傳到外邊去，說他的武功比不上別人，在這種情況下，他就很難應付。

當然他拒絕接見陌生人的，但是因他喜歡到那間叫做楊江酒家去品茗，相當幽靜，有時想跟他過招的人，直接到酒家的二樓坐着恭候，直到他答應過招爲止，那就有可能使他感到沉悶，想來想去他都想不通，究竟減少到外邊品茗次數呢？抑或想出一個辦法來制服那些請求過招的陌生人呢？

這個問題，想來想去都想不通，有一天，他突然想通了，因爲他跟朋友交談之際，表演拳法，一拳打過去，雖然他只是向空中打出，但却跌下兩隻蒼蠅來，於是他就心生一計，借此對付求見的武林高手，換句話說，他跟什麼人晤談，說到武功方面，對方請他過招，他就要求對方用拳頭打蒼蠅，除非那個人能够做得到這一點，否則，他就絕不交手。

憑着這一招，他就能够站得穩，而且不會發生那麼多的麻煩，錯手打傷人，事實上用拳頭打死一隻狗，有資格的拳師很容易辦得到，反之，用拳頭打死一兩隻蒼蠅，就困難得多了，原因是蒼蠅的感覺十分敏銳，無論如何，拳頭不會接觸到牠，甚至拳風未到，蒼蠅已經飛開，只有一種特殊的本領使那個蒼蠅感受到拳風而想飛的時候已經飛不起，大概那一拳打到蒼蠅的身上，相差兩三寸，最爲適合，拳風有勁的人，的確可以用這種勁震傷蒼蠅的，原因是蒼蠅本身很細小，無法支持那麼强大的壓力，故此能够即時墮斃。

多種。定時三天，毒性發作，只是其中的一種，時間最長的，可以熬上三個月，時間短的，只有兩個時辰，便能制人於死命。」

公治長道：「你們打算給我多少時間？」

血觀音道：「兩個時辰。」

公治長並不感覺意外，也沒有冒火的感覺，時間長短，對他都是一樣的。

他根本就不會服用對方那種什麼定時丹。

他的目的，只是拖時間。

不過，爲求逼眞起見，故意緊張一下，却是少不了的。

他瞪大兩眼道：「換句話說：我必須在天亮之前完成使命？」

血觀音道：「不錯。」

公治長道：「我服下定時丹之時，想不殺虎刀段春也不行，你們的顧慮是沒有了。可是，我呢？誰又能向我保證，事後你們一定會給我解藥？」

血觀音道：「沒有人能向你提出這種保證。事實上即使有人保證，諒你也不會相信。」

她笑着又加了一句道：「我只能向你提個提議，供你參攷。」

公治長道：「什麼建議？」

血觀音微笑道：「正如你所說，虎刀段春就住在對面的跨院裏，如果一切順利，這件使命並花不了你多少時間。同時，等會兒我們一定爲你暗中掠陣，如果你得手後，我們不給解藥，那時候你身手自由，儘有時間報復。非至萬不得已，龍劍虎刀都不是本會願意開罪的人物，如果你能會得過意來，我認爲這也許便是一種保證，這種保證也許比任何空口白話的保證更切合實際些。」

公治長沉吟不語，似在作最後的推敲。

是的，這一點他信得過，如果他殺了虎刀段春，這女人也許眞的會給他一份解藥。

就像大喬準備給葛老和魔鞭左天斗服用的那種解藥一樣。

公治長慢慢的點了一下頭道：「好，定時丹拿來吧！」

血觀音轉向肥婢秀秀吩咐道：「秀秀，你送一顆——」

公治長所等待的，正是這一刹那。

血觀音一句話沒有說完，他足尖一點，人劍並起，突然飛身向房門口疾撲過去。

劍尖點去之處，正是血觀音肩後的風眼要穴！

× ×

這一次的血觀音，該不會再是一個替身了吧？

是的，這一次不是。

這一次是如假包換的血觀音胡八姑本人。

只可惜公治長還是嫌急躁了些。

他還是忘了一件事。

他忘了血觀音今夜的仗恃，並不是仗恃她血觀音自己本身。

如果血觀音是仗恃她本人一身武功，他根本不必等到現在，當這女人空手露面時，他便該動手了。

他同時也忘了以這女人像九尾狐般的狡黠，又怎會在這種緊要關頭，轉身去跟女婢說話，而暴露出全身好幾處空門？

如果公治長能想到這些，他就應該想到這無疑是一種攷驗。

攷驗他是否眞具有去殺虎刀段春的勇氣和決心。

× ×

今夜這番折衝，全是出於多指先生苗箭的主張。

如果依了血觀音胡八姑，公治長也許早就喪生在一對鴛鴦刀下了。但是，多指先生苗箭

上述那些話是老前輩孫玉峯在閒談時偶然談及的，他老人家也認爲郭雲深的拳勁掌勁難尋對手。

另外一個人叫陳子正，他是鷹爪門的武林高手，他也是能够打死蒼蠅的，不過，他並非用手指捉住蒼蠅，而是用筷子把蒼蠅夾住，那樣做比較用手掌去捉蒼蠅困難得多。

這一頁故事是偶然發生的，當時陳子正在府中請客，有資格列席的人，都是武林高手，吃吃喝喝，十分高興，他們談了又談之際，忽然聽到有些微細的聲响，其聲嗡嗡，甚爲討厭，座上有些人很講衞生的，竟然避席離去，陳子正認爲那些細小的蒼蠅令到座上客不歡，心裏有點不高興，皺一皺眉說：「些少蒼蠅，想克服牠並不困難，不過，我試把牠克服，但却千萬不要說我借此炫耀自己的本領。」

說完他就把兩隻筷子舉起來，向蒼蠅進攻，初時有五六隻蒼蠅聚在一起，很容易就用筷子夾中，可是，夾了幾次，那就不容易把牠夾中了，僅有兩三隻蒼蠅，他仍然可以用筷子把牠夾住。這種奇技，當然是使座上客震驚的，有一個拳師很恭敬的對陳子正說：「正爺，我們走遍大江南北，遭遇過許多强敵，從來沒有人能够用筷子夾蒼蠅的，正爺的本領，非普通人所能夢想得到請問你如何能夾住蒼蠅呢？」

陳子正說：「當我用筷子向蒼蠅進攻之際，我的筷子已經產生氣勁，把蒼蠅弄暈，那是一種震勁，換句話說，先行把牠震暈，然後夾住，故此，每夾必中。」

上述的話，可能是事實，但却亦有可能是一種傳說，不過，用筷子夾蒼蠅雖然很難，却又不是全無機會，倘若要求過高，必須每次把蒼蠅夾住，那就會困難得多了。最後談談太極拳的老前輩吳全佑，他也表演過用氣勁對付蒼蠅。

那天，他吃過了午飯，偶然有空，找一個姓馬的朋友，他喚做馬森如，馬家有一個女孩，大概七八歲，她正在客廳裏面捉蒼蠅，因爲蒼蠅的感覺十分敏捷，沒有練習過武功的人，當然是很難伸手就捉住牠的，只有一個辦法，在幾隻蒼蠅，一齊飛動的時候，先行伸手過去截住牠飛開的路，忽然一抓，希望抓中一隻，這種詭計大概可以捉住一隻蒼蠅的了，因爲馬家少女的年齡太輕，把牠放進用紙摺成的小鶴之內，然後放牠，讓牠帶着小鶴飛走，故此他必須捉那種叫做麻頭蒼蠅的大蠅。

偶然她看見了吳全佑，你向他求助，他一向就很喜歡她的，不忍心使她掃興，便點了點頭，說：「好的，讓我去替你捉一隻蒼蠅吧！」

那時忽然之間有一隻蒼蠅飛到吳全佑的右手來，他想捉牠，但却辦不到，後來蒼蠅飛開後，再行飛到他左邊的手腕，但見吳全佑使勁一抽，那一隻蒼蠅就此跌在地上，原因是牠捱不起震盪之力，不過，這一頭蒼蠅只是暈去，並非喪生，於是，把牠捉住放進用紙摺成的小鶴之內，過了不久，蒼蠅甦醒，振翼飛開，就連小鶴也帶走了，小女孩看紙小鶴會飛，哈哈大笑，高興到隨處跳躍，驚動家中各人。

後來，這件事傳出去，所有太極拳的後輩，才知道吳全佑使用的一種勁叫做「皷盪勁」，那是相當高深的一種絕招，能够把蒼蠅震暈。

這位大長老却認爲這種大好機會，如不加以利用一番，實在未免太可惜。

他的話其實也有道理。

龍劍虎刀，一個容留不得，但要除去這兩名年輕的殺手，可不是一件容易事，萬一威逼利誘成功，能來個一箭雙鵰，又何樂而不爲？

這世上英雄好漢多的是，但眞正不怕死的英雄好漢，爲數畢竟有限，他不相信一個肯爲金蜈蚣高敬如賣命効力的人會不爲名利動心。

退一萬步說，即使游說不成，也並不致影响整個大局。

他如今就藏身在床後垂幃中，公治長答應下來，結果固然難逃一死，不答應也一樣活不成，費點唇舌，試一試又何妨？

× ×

如今，血觀音胡八姑故意掉頭說話，便是全盤棋局中的最後一着。

胡八姑準備掉頭之前，暗處的多指先生苗箭便已準備好了至少三種以上不同的淬毒暗器。因爲他們事先已經算定，如果公治長存心陽奉陰違，八成必然會在這一瞬間發動突襲。

他們猜對了！

× ×

公治長的動作，不能說不快，但還是比多指先生的三支追魂釘慢了一步。

三支追魂釘，只是這位天狼長老好幾種暗器中的一種。

如果公治長人够機警，身手够靈活，他手中那口誅心劍，眞如傳說中的那樣，有破解暗器的功能，這位多指先生還有七把飛刀，十二支廻旋鏢，廿四粒尖芒珠，以及一蓬根根均能射入敵人骨髓的梅花針，可於下一瞬間，如雹雨般連續發出。

不過，事實上只是這三支追魂釘，就已經足够了。

公治長身軀離地而起，向前掠出不及三尺，突然去勢一頓，便在一聲輕嘀中，從半空摔落下來。

垂幃一掀，多指先生大笑步出。

他大笑着道：「怎麼樣？八姑，我說放倒這小子，易如反掌，要你不必担心，該沒有說錯吧？」

× ×

花十八從沒有在男人手上栽過跟斗。

只要對方不是八九十歲的老公公，或是乳臭未乾的毛小子，她就有對付的方法。

無論什麼樣的男人，她都有方法能整治得對方服服貼貼。

只是這一次她的方法顯然要失靈了。

她眞懷疑她如今碰上的這個男人，究竟是不是一個眞正的男人？

因爲一個男人如果不聾不啞不瞎，就不該對她這樣一個大美人兒如此粗鹵，就算是敵人，也不應該。

「久仰花姑娘的大名，咱們找個地方聊聊怎麼樣？」

這種話她並不是第一次聽到。

當別的男人向她說這種話時，幾乎十之八九腔調中都充滿了曖昧意味，叫人一聽就知道對方轉的是什麼念頭。

而這兩句話，經由這個男人口中說出時，則幾乎每一個字都可以抖落一大堆冰碴子。

他的一隻右手，也像鐵鈎一樣，每說出一個字，勁道便隨着加强一分，直痛得花十八眼淚都流了下來。

但她緊咬着牙齦，連哼也不哼一聲。

她知道向這種男人出聲告饒，無異自取其辱，如果以蠻制蠻，表現得倔强些，說不定反而可以少受一點折磨。

結果證明她完全對了。

那漢子一把抓住她的肩頭，即未再有進一步的行動，他似乎在等待着這頭獵獲物的反抗或掙扎。

最後，他見花十八連動也不動一下，好像有點意外，也好像有點失望，不禁又冷笑了一聲道：「眞不愧是個女光棍，佩服，佩服！」

花十八也報以一聲冷笑道：「你不是要找個地方跟你家姑奶奶聊聊麼？怎麼儘站在這裏不走？」

那漢子嘿了兩聲道：「當然要走，別急，等會兒一定會聊得妳舒舒服服就是了！」

他這兩句話中雖然充滿了狠勁，但在花十八聽來，却不啻吃下了一顆定心丸。

因爲由這兩句話聽來，證明這廝原來也是個男人，也有一般臭男人的老毛病。

只要這廝走上一般臭男人的老路子，她就不愁這廝會翻出她的手掌心。

她身上經常帶有兩支匕首，一支揷在靴筒裏，那是準備失手之後，留給敵人抄搜的，另一支則特別小巧，也特別鋒利，藏於隱密，發現不易，那是她遇上想打她歪主意的臭男人時，隨時準備送對方的一件「禮物」。

她希望很快的便能找到送出這件禮物的機會。

那漢子狠狠的說出兩句雙關語之後，右手一拉，身子往前一貼，便改抓爲挾，緊挾着花十八向一條小橫巷中走去。

× ×

這是蜈蚣鎭上，無數小橫巷中的一條。巷很窄，但很深。

花十八雖是本鎭人，但却是第一次走進這條巷子。

黑衣漢子在近巷底的一家住戶門口停下脚步。

兩扇紅漆大門像是閂得緊緊的，但黑衣漢子手一伸，就給輕輕推開了，兩扇大門朝裏敞開，一點聲音也沒發出，可見門窩子早就上過了油，裏面住的，絕非本鎭居民。

花十八暗暗納罕。

這黑衣漢子，明明也是一頭金狼，目前鎭上的金狼，全歸血觀音胡八姑指揮，胡八姑現住太平客棧，這漢子帶她來這裏是何用意？

難道這裏另外住着一名尚未露面的天狼長老？

還是這廝一時色胆包天，竟敢因私忘公，眞想打她的混帳主意？

黑衣漢子反手關上大門，同時推上鐵閂，仍然沒有發出一絲聲音。

院子很大，很靜。兩廂不見一星燈火，也聽不到一絲人聲或笑語，看上去鬼氣森森的，就像是一座廢置已久的空宅。

黑衣漢子挾着她穿過天井，從一道偏門進入一座像書齋似的小院落，然後便在那個像書房的房子前面站定下來。

房子裏黑洞洞，靜悄悄的，也好像無人居住。但黑衣漢子却站得畢直，連呼吸也彷彿突然停頓。

過了片刻，才聽屋中傳出一個又尖又細的聲音道：「來的可是四郎？」

花十八沒有猜錯。

這名黑衣漢子，果然是頭金狼。第四號金狼，眞正的「金四郎」。

這漢子是金狼四號，屋中說話的人又是誰呢？

若是從聲音判斷，好像是個女人。

一個三十來歲，體質虛弱，也許剛生過一場大病，尚未完全康復的女人。

但她知道，她這種推測絕不正確。

因爲從語氣聽來，屋中人身份一定比金四郎高出很多。

這人不可能是一號金狼柳如風，金狼再上去便是天狼長老，而天狼八老中又只有血觀音胡八姑一個女人。

所以，這人如是一位天狼長老，就絕不會是一個女人。

若是一個女人，就絕不是一名天狼長老。

這正是令人想不透的地方。

堂堂一名天狼長老，爲什麼會有這麼一副娘娘腔？爲什麼會如此顯得中氣不足，像剛生過大病的樣子？

如果眞是一個女人，她既不是一名天狼長老，她又是誰？

金四郎必恭必敬的應了一聲是。

尖細的聲音又問道：「你現在挾着的這個女人，是什麼地方弄來的？」

花十八不覺暗吃一驚。

屋中人的聲音，不僅尖細，而且遙遠，可知此人如今絕非坐在窗戶下，絕不可能透過窗戶看到門外的景物。

但是，這人不但知道金四郎擄來了一個人，而且知道擄來的是個女人，甚至還知道這女人如今正被金四郎挾在脅下。

如果這全是憑一雙耳朵覺察出來的，此人一身功力，豈非太可怕了？

金四郎一點不覺得意外，他似乎深知這種能力，在屋中人來說，並算不了一回事。

聞言立即回答道：「這女人就是過去鎭上美人酒家有名的老板娘花十八，如今是好意坊的管事。」

尖細的聲音道：「你把這女人帶來這兒幹什麼？」

花十八有一種感覺：屋中人不論在天狼會中是何身份，其性別屬於女人，則大概是可以確定的了。

因爲對方似乎對她一點也不感覺興趣。

兩個女人碰在一起，談起話來好像親蜜得要命。

事實上，女人最不感興趣的一種人，便是女人。

屋中人對一個像她這樣名揚關洛的女人，顯得如此冷漠，還會是一個男人？

只聽金四郎回答道：「這女人摸黑時分走出如意坊後門，行動鬼祟可疑，所以屬下便在後面一路跟了下來……」

屋中人輕輕一嘆道：「你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之計了。」

花十八既吃驚，又佩服。

她一時忘了自己的處境，反而替公冶長深深的憂慮起來。

一個血觀音，已叫人應付爲難，屋中這個女人，無論心機與武功，顯然都較血觀音胡八姑更勝一籌。

她眞不知公冶長將以什麼方法來應付這樣兩個女人。

金四郎道：「屬下後來也想到了這一點，只因爲離開已久，再轉回去，亦無濟於事，所以只好拿上了這女人，說不定會主可以從她口中問出一點秘密來。」

花十八不覺微微一呆！

「會主？」

原來天狼會主竟是個女的？

這女人便是天狼會主？

× ×

屋中人又輕輕嘆了口氣道：「你說得也是，門已打開，你帶她進來吧！」

門果然輕輕的開啓了。

花十八被帶進屋內，抬頭一看之下，不覺又是一呆！

你道天狼會主是個怎樣的女人？（未完）